國初鈔本
原本紅樓夢

原本紅樓夢

有正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貳版

▲全部十二冊

原本紅樓夢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印刷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九號　有正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京廠西門　有正書局

分售處　天津　南京　奉天　漢口　揚州　蘇州　杭州　南昌　廣州　成都　有正書局

石頭記序

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夫敷華掞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

石頭記 序 二

一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紙矣狀閥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琅琊寫黛玉之妬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繪玉釵金屋刻畫薌澤羅襦靡靡焉幾令讀者心蕩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褻不可得也蓋聲止一聲手止一手而淫佚貞靜悲戚歡愉不啻雙管之齊下也噫異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然吾謂作者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

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峯路看兩蹊幽處不踰一樹必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秖挹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絃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窺全豹為恨不知盛衰本是迴環萬緣無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轉語而萬千領悟便具無數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葉以求之者其與開卷而寤者幾希

德清戚蓼生曉堂氏

石頭記目録

卷四

卷六

石頭記 目錄 六

第一回

甄士隐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靈之説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女子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将已往所頼天

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護短一併使其泯滅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露堦柳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束筆閣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俚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照傳復可悦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列位看官你道此書何

来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来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来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荒唐也）無稽崖（無稽也）煉成高經十二丈（照應十二釵）方經二十四丈（照應副十二釵）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合週天之數）只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峯下（妙自謂墮落情根故無補天用）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煅煉後性方通甚哉人生不學也）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啼慚愧一日正當嗟

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這是真像非幻像也）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拏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好處（好極今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此大不歡喜）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然後好携你到隆盛昌明之邦（伏長安）詩禮簪纓之族（伏榮國府）花柳繁華之地（伏大觀園）温柔富貴之鄉（伏紫芝軒）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之不盡乃問道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

奇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籠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

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曰我師何太癡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别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情閑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汚穢臭屠毒筆墨壞人子弟又

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詞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

為哄人之以下百餘今本無有覺不合

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要世人喜悅檢讀只愿他們當那醉飽淫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

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以為何如空空道人聽了此話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本名再細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

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録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絶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　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以下係石上所記之文）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是金陵）有城曰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妙極是石頭口氣）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開口先云勢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街內有個仁清巷（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伏筆）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世路寬平者最少）皆呼作胡蘆廟（胡塗也故假語從此興也）廟旁住著一家鄉宦姓甄（真假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名費廢字士隱（托言將真事隱去也）嫡妻封氏（風因風俗來）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源）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所謂）

（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蓮（設法應憐也）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勢日無多）士隱於書房中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知是何地忽見那廂来了一僧一道（是從青埂峯下袖石而来接得無痕）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結了這一干風流寃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寃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

道此事說来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妙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靈也全用幻）有絳珠草一株（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時有赤瑕宮（按瑕字本註玉小赤也又玉有病者以此命名恰極點紅字二）神瑛使者（點玉字二）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卻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在五內便鬱結成一段纏綿不舒之意近日這神瑛使者

今本絳珠仙草常説我無此水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云云而上面並无神瑛下世字樣向讀至此甚以為怪絳珠所謂我也同去走一遭所同者為何人殊不可解今讀原本乃知今本將近日遠神瑛使者凡

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點幻字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漑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的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幻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真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為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

心偶熾一段無端刪去遂至文理不通如此不能不嘆原本之佳矣

此段百餘字今本無之

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去。其情癡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世上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

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荅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可便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於士隱。士隱接了

看時。原是塊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又點幻字云書已入幻境矣）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無極太極之輪轉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隨行皆不過如此）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醒得無痕不落舊套）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

奶母正抱了英蓮来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来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来時只見從那邊来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此是幻像）瘋瘋顛顛揮霍談咲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説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要進去那僧指着他大

笑口念了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癡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来歷只聽得道人説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刼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虚幻境銷號那僧道妙極妙極説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跡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来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癡想忽見葫蘆廟内寄居一

窮儒姓賈名化(假話也)字時飛(實非也)別號雨村者(雨村者村言粗言粗語也言以粗村之言演出一段假話)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微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在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

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誆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庭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環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卻亦有動

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古今窮酸色心最重那甄家了環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窓内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寛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了環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藍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説的什麽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無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説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

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来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隠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了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隠家宴已畢乃具一席於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来邀雨村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懐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来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
對天長嘆。後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
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
因問老先生何興。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
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

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
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意。說着。便同士隱
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
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
戶絃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覺豪興。酒
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
月當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得接步履於雲霄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

喜明歲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去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

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言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妙禍起也此因事命名）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

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音信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調治不想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壁大抵也因劫數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六將一條街燒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

下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的熄去也不知燒了幾家只可憐甄氏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將就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賀變携妻子與兩個了環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封肅（風俗）本貫大如州人氏（託言大縣如是之風俗也）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兒女壻這等狼狽而來心

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賀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拏出来託他隨分就價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免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説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一味好吃懶做等語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有積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到街上散散

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脫麻屣鶉衣口内念著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說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說神仙好　惟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說些什麽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要寫情要寫幻境偏先寫出一篇奇人奇境來）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　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　蛛絲兒結滿雕梁　綠

紗兒今又糊在蓬窓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卧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後日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袍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塲。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了衣裳。誰不解得世事如此有龍象力者方能放得下那瘋跛道人聽了拍

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背着。竟不知回家。同了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了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知音信全無。無奈何。少不得依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了環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過活。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然也無可如何了。這日甄家大了頭在門前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

丫環於是隐在門内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内抬着一個烏紗猩袍的官府過去了環到發了怔自忖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裡會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来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勢跳躍情裡生情借幻說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筆而情裡偏成癡幻試問君家識得否色空空色兩無干

第二回

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兩大筆以冒之。誠是大觀。世態人情。盡盤旋於其間。而一絲不亂。非具龍象力者。其孰能哉。

回開首十行并詩二八字乃作自序之批極為中肯今本所無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國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

使先敘出榮府。然後一一敘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閒反癠瘭。開筆即寫賈夫人一死。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又於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豁然矣。然後於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

出實雖寓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則是反逆隱曲之筆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来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来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壻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来問你他是你女壻便帶了你去親見

太爺面稟省得亂跑說著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肅家內人各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来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来本府新任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曾與女壻舊日相交方纔在門前過去因看見姣杏那了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壻移住於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来說了一回話臨走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

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姣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姣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這丫環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

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因此十分得寵却說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兩年便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性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貲本並家小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擔風袖月游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已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於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了今只有嫡妻賈氏生了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

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之處暫且歇下。幸而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丫環，這女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看看又是一載的光景，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

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折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副舊破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曾游過些名山大剎，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

有個翻過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朧腫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荅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来意欲到那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欵步行来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都中古董行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不讚出則文不靈活而冷子興之談吐似覺唐

突矣這冷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来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别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没有子興道到没有什麼新

閙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咲道你們同姓實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論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踈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寧榮兩門也都蕭踈了不比先時的光景

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踈了冷子興道正是說来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路北東是寧國府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還有蓊蔚泱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冷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何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

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駭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

公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生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

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聽方纔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著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

外郎了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得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一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就奇了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裡即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這人來歷只怕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覺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件擺了無

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只把些脂粉釵環抓来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来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他說起孩子話来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到好笑不好笑將来色鬼無疑了雨村駭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来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

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

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推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

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富貴公侯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温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

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曾有人

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寶號還要尊榮寫出女兒二字之尊貴清淨潔極之至文盖[illegible]如無明本[illegible]對待今本改爲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艸更覺希罕尊貴便索然無味失此奇之本旨矣

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一個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裡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厮們道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說

腮腮字今改作眼字……是

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癡。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温柔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他尊人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聽得裡面女兒們笑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說情討饒。你豈不愧羞。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

叫姐妹起來。你說好笑不好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亦不錯。政老爺之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妾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

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那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他在家時原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蜜字每每如是寫的字遇著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

有此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女又不足駭矣可傷其母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有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到不知其好歹只眼

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二十来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内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咲道可知

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那管正邪只顧筭别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别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門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算還酒賬方欲走時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来這等村野地方何幹雨村聽說忙回頭看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先自寫幸遇之情於前而叙借口談幻境之情於後世上不平事道路口如碑雖作者之苦心亦人情之必有

雨村之遇姣杏是此文之總冒故在前冷子興之談是事跡之總冒故叙寫於後冷暖世情比比如畫

有情原比無情苦生死相關總在心也是前緣天作合何妨黛玉淚淋淋

評非詞非
或為作者
撰亦未可

第三回

我為你持戒。我為你吃齋。我為你百行百計不舒懷。我為你淚眼愁眉難解。無人處自疑猜。生怕那慧性靈心偷改。

寶玉通靈可愛。天生有眼堪穿。萬年幸一遇仙緣。從此春光美滿。隨時喜怒哀樂。遠却離合悲歡。地久天長香影連。可意方舒心眼。

寶玉啣來。是補天之餘。落地已久。得地氣收藏。因人而現。其性質內陽外陰。其形體光白溫潤。

天生有眼可穿。故名曰寶玉。將欲得者盡皆寶愛此玉之意也。

天地循環秋復春。生生死死舊重新。君家著筆描風月。寶寶玉玉顰顰解愛人。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蓋言如鬼如蜮也亦非正人正言）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

雨村領其意作別回去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

細

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周旋協佐方可少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

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遽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二字二名俱頌德而來與子興口中作証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汚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正月初六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入都。豈不兩便。雨村唯

此自應點黛玉二字今本忽又去真不可

妹兄弟扶今本刪去弟二字亦合

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物。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執意要他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育。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二個小童。依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了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

小童拏著宗姪的名帖。（此帖抄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夫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又更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雨村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因寶釵故及之一語過至下回）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這方正文起頭處此後筆墨與前兩回不同）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

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這林黛玉常聽見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三等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止恐被人恥笑了他去。（寫黛玉自幼之心機）自上轎進入城中。從紗窻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先從街市寫來）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脚門有人出入。

正門上有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先寫寧國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様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箭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来。另換了三四個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厮上来。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厮退出。衆婆子上来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黛玉下了轎。黛玉扶着婆子的手。

進了垂花門。兩邊是抄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一個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臺階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說。剛才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来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子。一面聽得人回話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

...肝肉叫着
...哭起來寫來
極有筆力極
有神情不言
入哭而大哭
可知矣今本
於哭字上加
一大字便將
此句妙處一
概抹却

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寫盡天下疼女兒的神理）叫着哭起來（幾千斤力量寫此一筆）當下地下伏侍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一時眾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當下賈母一一的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

...即冷子興
...所云二句今
...刪去却甚
是

一時只見三個奶嬤嬤並五六個了環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為迎春寫照）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脩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為探春寫照）第三個身材未足形容尚小（渾寫一個更妙必個個寫去則板可笑近來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臉面）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畢肖）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過各歸坐了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

捨我而去今平改為先我而逝頗失老母悲女口吻又衆人改為家人亦不合

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来。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来。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略止住。總為黛玉自此不能別往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為黛玉寫照衆人目中只此一句足矣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来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

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来了一個癩頭和尚。奇奇怪怪一至於此通部中假癩僧跛道二人點明情癡幻海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因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愛哭的偏寫出有人不教哭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顛顛。說了這些不經之談。是做書者自註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人參原當自養榮衛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為後菖蔞伏脉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

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另磨新墨銳筆獨出熙鳳一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繡幡開遙見英雄俺也）黛玉納想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原有此一想）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了環圍擁著一個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衆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挂珠釵。（頭）項下戴著赤金盤螭瓔珞圈。（頸）裙邊繫著豆綠宮縧雙魚比目玫瑰珮。（腰）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穿福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罩翡翠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為熙鳳寫照）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熙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文字作眼）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道。這是璉嫂。黛玉雖不認識。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

的學名王熙鳳。（奇想奇文以女子曰學名固奇然此偏有學名的反到不識字不曰學名者反若彼）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諒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的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纔算見了。况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却是極淡之語偏能恰投賈母之意）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来招我。你妹妹遠客纔来。

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言。（反用賈母勸他熙鳳之術亦甚矣）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一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来了。帶了幾個人来。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来。熙鳳親

為捧茶捧菓。總從黛玉眼中寫出 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已放完。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並無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拏出兩個來。給你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拏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再送來。試看他心機 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深取之意 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婆

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了一個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了黛玉手。

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黛玉之心機眼力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纔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有為大觀園伏脉試思榮府之園今在西後之大觀園偏寫在東何不畏難之若此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著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子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追魂攝魄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

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著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舅母容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是了遂令兩三個嬷嬷用方纔的車好好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

嬤嬤引着便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這一個穿堂是賈母正房之南者鳳姐處所通者則是賈母正房之北）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房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方知這便是正經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是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歲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一邊是玻瓈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照日月　堂前黼黻煥雲霞（實襯）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先虛陪一筆）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正室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

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筯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著時鮮花卉。並茗椀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椀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此不過畧叙榮府家常之禮數特使黛玉一識階級座次耳餘則繁）老嫫嫫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寫黛玉心意）本房內了環們忙捧上茶来。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了環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一個了環走来笑說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嫫嫫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著一張炕桌。桌上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在西邊下首。亦是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来了。便往東讓。黛玉料定是賈政之位。（寫黛玉心到眼到但云為賈府叙坐位豈不可笑）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彈墨椅袱。（三字有神此處則一色舊的）

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令小說中不論何處則曰商彝周鼎繡幃珠簾孔雀屏芙蓉褥等樣字眼近聞一俗笑語云一庄家人進京回家衆人問曰你進京去可見些世面否庄人曰連皇帝老爺都見了衆罕然問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拏一金元寶右手拏一銀元寶馬上稍一口袋人參行動人參不離口一時要屙屎連擦屁股都是鵞黄綾子所以京中連掏毛廁的人都富貴無比試思俗稱官用富貴字眼者悉皆庄農之流也盖彼實未身經目覩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又一人嘲作詩者亦往往愛說富麗話故有胫骨便成金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之誚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坐。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點綴官途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

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四字是作者痛哭是這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睬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與甄家子恰對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

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極憨頑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一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有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到還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裡拏着他的兩三個小子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

以囑咐你別睬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都荅應着（不寫黛玉眼中之寶玉卻先寫黛玉心中已早有寶玉矣幻妙之至自口中之後余已極思欲一見及今尚未得見狡猾之至）只見一個丫環來回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黛玉從後房門（後房門）由後廊往西（是正房後廊也）出了角門（這是正房後西界墻角門）是一條南北寬過道南邊是倒座三間抱厦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

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的小廝垂手侍立王夫人隨携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這是賈母正室後之穿堂也與前穿堂是一帶之屋中一帶乃賈母之下室也記清便是賈母的後院了寫得清一絲不錯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桌椅不是侍夫人用膳是恐使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禮耳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裡

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環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佈讓外間伺候著媳婦丫環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環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咽完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夾寫如海一派書氣最妙今黛玉見了這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

西餐將完時有玻璃杯來水一盂以爲洗手之用某隨員不之知誤飲之西人傳爲笑柄亦此類也

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總寫黛玉以後之事故只以此一件小事畧爲一表也余看至此故想日前所聞王敦初尚公主登厠時不知塞鼻用棗敦輒取而啖之必爲宮人鄙誚多矣若黛玉不漱此茶或飲一口不爲禁婢所誚乎觀此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過人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好極稗官專用腹隱五車書等語是睜眼瞎子罷了。一語未了。只聽院外一聲脚步響。了環進來笑道。寶玉來了。余爲一樂

黛玉心中。正疑惑著這個寶玉。不知怎生個憊懶人物懵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這蠢物却不是那蠢物却有個極蠢之物相待妙哩心中正想著。忽見了環話未報完。已進来了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著束髮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此非套滿月蓋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則皆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者不知此意色若春曉之花。少年色嫩不堅牢以及非天即貧之語余猶在心今閱至此放聲一哭鬢若刀

眼如桃瓣今不改為異如懸膽寫別種美男子則可寫寶玉媚態鬢目似仍用眼如桃瓣為當吾欲證之普天下讀此看之女子以為當否

裁眉如墨畫臉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真真寫殺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著一塊美玉黛玉一見寫寶玉只是寶玉寫黛玉只是黛玉從中用黛玉一驚寶玉之面善等字文氣自然籠就要分開不得了便吃一大驚怪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正是想必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

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著銀紅灑花半舊大襖仍舊戴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色灑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粉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合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時務　愚頑怕讀

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時難耐凄涼　可憐辜負好時光　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紈袴膏粱此兒形狀有意思當設想其像合寶玉之來歷同看方不被作者愚弄）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服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厮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別兩彎似蹙非蹙罥烟眉（奇眉妙眉奇想妙想）一雙俊目（奇目妙目奇想妙想）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

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更奇妙之至多一竅固是好然則未免偏僻了所謂過猶不及是也）病如西子勝三分（此十句定評不寫衣裙粧飾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見黛玉舉止容貌亦是寶玉眼中看心中評若不是寶玉斷不知黛玉終是何等品貌）寶玉看罷因笑道（看他第一句是何話）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瘋話與黛玉同心却是兩樣筆墨觀此知玉卿心中有則說出一毫宿滯皆無）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裡就筭是舊相識認今日只做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妙極奇語全作如是等語）

焉怪人謂曰癡狂 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亦是真話 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與黛玉兩次打諒一對 因問妹妹可曾讀書。自己不讀書卻問別人妙 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字。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個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寫探春 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

癡狂之癡字今本無端刪去不知寶玉之病癡為根本今將為狂病失作者之本意矣

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如是等語焉得怪彼世人謂之怪只瞞不過批書人 又問黛玉。可也有玉無有。奇極怪極癡極愚極焉得怪人目為癡哉 衆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也無。奇之至極又忽將黛玉寫成一極痴女子觀此初會二人之心則可知以後之事矣 因答道。我沒有那個。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古子了。嚇得地下衆人一擁爭

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如聞其聲恨極語却是疼極語）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一字一千斤）寶玉滿面淚痕。哭道。（千奇百奇不寫黛玉泣反寫寶玉淚）家裡姊姊妹妹都無有。單我有。我說無趣。如今来了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無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個来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權當殉葬之禮。盡你妹妹的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攷作常得見女之意。因此他只說無有。這個不便自己

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戴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環手中接来。親與他戴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别論了。（所謂小兒易哄余則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云）當下奶娘来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間煖閣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碧紗厨裡。等過了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跳出一小兒）我就在碧紗厨外的床上狠妥當。何必又出来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

一個奶娘並一個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奶娘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了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新雅不落套是黛玉之文章也）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了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妙極此等名號方是賈母之文章最厭近之小說不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嫣紅香翠等俗字）外亦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嬤除

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了環外另有五六個洒掃房屋来往使喚的小了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厨內寶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了環名喚襲人者（奇名新名必有所出）陪侍在外大床上原来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亦是賈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一鴛鴦今珍珠又伏下一琥珀矣以下乃寶玉之文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心素喜襲人心地純良肯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

亦有些癡處。只知此鵑又極好最厭近今小說中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了寶玉。心中眼中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情性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嬤嬤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在卸了粧悄悄地進来。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黛玉第一次哭却如此說今兒纔来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来。倘或摔壞了那玉。豈

黛玉問玉之來歷一段今[illegible]無之計少十餘字舉[illegible]黛玉初來[illegible]應將玉置[illegible]不理刪去[illegible]段者不知[illegible]用意之所在

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快休如此。將来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傷感不了呢快别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麼個来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来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上面有現成穿眼。癩僧幻術亦大奇矣讓我拿来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来。省過賈母。因往王夫

人處来。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来的書信看。又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来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仗勢力。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来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絳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乾。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第四回

陰陽交結變無倫。幻境生時即是真。秋月春花誰不見。朝晴暮雨自何因。心肝一點勞牽戀。可意偏長遇喜嗔。我愛世緣隨分定。至誠相感作癡人。

請君著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世途。作者淚痕同我淚。燕山仍舊竇公無。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了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至守中承繼以来便說女子無才便

有德故生了李氏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幾個賢女事蹟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取名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無聞無見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於此終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毋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

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傳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是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賣與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拏賣主。奪取這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小人的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蹤。只剩得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

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拏兇犯。剪惡除兇。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地之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此放屁的事。打死人命。竟白白走了。再拏不來的。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族人拏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正要發籤時。只見案邊立的一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籤之意。雨村心下甚為怪異。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人皆出。只留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便忘了我了。雨村道。却

且將羨慕世情之意一併寫出矣

說豈有不坐之禮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坐了雨村便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這一省難道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做得常遠如今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貴大鄉紳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人家不但官爵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這一件

人隨俗流本來面目之久矣雨入世已深蘆廟已是塵影事門忽而提起頭一想自如雷之震者之用意矣今本刪此二字誤

鬧二字今刪去加入不得寺院蒞宦況九不知熱鬧字包括此字而有餘

十分面善却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罷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了清冷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一時間雨村那裡辨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

口碑下之小註是門子所抄護官符原有之註解非批語也今本全行刪去謬極

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其口碑排寫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云（此等人家豈必欺霸方始成名耶總因子弟不肖招接匪人一朝生事則百計營求父為子隱羣小迎合雖暫時不罹禍網而從此放膽必破家滅族不已哀哉）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尚

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二十都中現住十房原籍十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豐年大雪　真珠如土金如鐵（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庫帑銀行商共八房）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道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才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

之辭也。不单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戚在都在外者本自不少。老爺如今拏誰去。兩村聽如此説。便笑問道。據你這樣説來。却怎麽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去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説。不但兇犯逃躲的方向。我已知道。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細説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人。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官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守着此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不喜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的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定要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再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知道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鄉去。誰知又不曾走脱。兩家拏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把個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二日前。偶然見了這丫頭。欲買了就進京的。誰

知閙出事來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
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裡自有兄弟奴
僕在此料理並不為此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這且
別說老爺你道這被賣的丫頭是誰雨村笑道我如
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大恩人呢
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
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
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
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

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他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
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
雖然出脫得齊整然大概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他
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裡帶來的
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
作者要說容貌勢力要說情要說幻又要說小人之居心豪強之脫大了結前文舊案鋪設後文根基點明英蓮收叙實叙等項諸事只借先年之沙彌今日門子之口層層叙來真是大悲菩薩千手千眼一時轉動毫無遺露可見具大光明者故無難事誠然
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
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

親爺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己歎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聽得馮公子三日纔令過門他反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景等拐子出去命內人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了環相看況他是絕風流之人品家裡又過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兩三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纔畧解些自以為從

念未遂反花了性命是語今本定改爲花了送了命何

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薛家了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渾名人稱獃霸王最是天下頭一個愛弄性的且使錢如土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性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嘆道這也是他們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受了拐子數年折磨纔得個頭路且又是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来薛

家僅有錢
未嘗貴也
本以富貴
字易有錢
字非是
今本於不
議論他下
一人字亦
當

家縱比馮家有錢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未必及
馮淵之定情於一人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
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判斷纔
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今日何翻成了個沒
主意的人了小的聞道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
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
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見賈王二公的面
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況皇上隆恩
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

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實不能忍為者門子冷笑道
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只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
不聞古人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
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
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
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主意在此老
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拏人原兇
是自然拏不來的原告因是自然要將薛家族中及
家人拏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

暴病身亡。合族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淵魂已追索去了。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所拐之人。係某鄉某姓氏。按例處治。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得。五百也得。與馮淵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就無

甚緊要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銀子。想也就無話說了。老爺想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或可壓伏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甚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姓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此顛倒。雨村便徇情枉法。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既判了此案。疾忙作書二封與賈政並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

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雨村誠恐他說出當日貧賤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遠遠充發了他纔罷。當下且不說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從五六歲時就是性情奢侈。言語放傲。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

幾個字。終日惟有鬬雞走狗。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盡賴祖父舊日情分。戶部掛了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舊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初見生得肌膚瑩潤。舉止嫻雅。當日父親在日。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超十倍。自父死後。見哥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

字為事只留心針黹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隆恩除選聘妃嬪外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挑選擇為公主郡主之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翁死後各省中所有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趂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趂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筭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打點

下行裝細軟以及餽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物擇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見那拐子賣英蓮見他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来奪人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囑托族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親妹子竟自起身長行去說人命官司他竟視為兒戲以為花上幾個臭錢無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忽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想進京去有個嫡親母舅管轄不能任

今本改姨娘家為姨爹家口吻不合便宜二字改為寬敞却佳

意揮霍如今却好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無人進京居住那守看的人也難定他們不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一進京原該先拜親友或是在你舅舅家或在你姨娘家他們家的房舍極是便宜咱們先去寄住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了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工夫反一窩一塊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

母親道你舅舅家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況這幾年來他們常常稍書來要咱們進京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家自必苦留咱們且忙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守着舅舅姨父處住着未免拘束不如你各自住着任意施為既然如此你自去挑所房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别了這幾年却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只得分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

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並見敘濶一番又引見了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說姨太太有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恐有人引誘生事偺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束些兒子若另住在外恐他縱性惹禍遂連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自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

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和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深恐姨父管約拘緊。料必不得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居下。一面使人打

掃自家的房屋。再作移居之計。誰知自來此間住了不上半個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一半。但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在族長乃是賈珍。彼係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大小事體。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餘。不過看書下棋而已。其用筆墨

何等靈活能足前攝後即境生文真到不期然而然所謂水到渠成不勞著力者也餘事多不介意。況梨香院相隔兩層房子。又另有街門别開。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行事。因此把薛蟠移居之念。漸漸消滅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他寫一寶釵之來。先以英蓮事逼其進京。及以舅氏官出。惟姨可倚。輾轉相逼來。且加以世態人情。隱躍其間。如人飲醇酒。不期然而已醉矣。

第五回

萬種豪華原是幻。何嘗造孽。何是風流。曲終人散有誰留。為甚營求。只愛蠅頭。一番遭遇幾多愁。點水根由。泉湧難酬。

此章回目今本作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梦而無春困葳蕤一詩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題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别紅塵

曰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孽人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國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此等實非別部小說之熟套起法）如今且說林黛玉（不叙寶釵反仍叙黛玉蓋前回只不過欲出寶釵非實寫之文耳此回若仍續寫則將二玉高擱矣故急轉筆仍歸至黛玉使榮府正文方不至於冷落也　令寫黛玉神妙之至何也因寫黛玉實是寶釵非真有意去寫黛玉幾手又被作者瞞過）自在榮府以來賈母

客無參商今本改為似漆如膠黛玉此時僅十餘齡之小女子耳乃易入此形迹可疑之四字汙黛甚矣

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寶玉身分可知）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且靠後（此日寫賈母）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别個不同（此句細思有多少文章）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合意順畧無參商不想如今忽来了一個薛寶釵（總是奇峻之筆寫手健跋似新出之一人耳此處如此寫寶釵前回中畧不一寫可知前回中迥非十二釵之正文也）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寶釵二人一如嬌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此乃世人

性分甘苦不同為至論今少此數十

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隨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人（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實是難寫亦是係千部小說中所未敢寫者）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此一句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人皆似我黛玉之為人方許他妬此是黛玉缺處）寶釵卻渾然不覺（這還是天性後文則是又加學力了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秉來的一片愚拙偏僻（四字是極不好卻是極妙勿被作者瞞過）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此反謂愚拙偏僻正從世人意中寫也）其中因與黛

玉同賈母一處坐臥故略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八字定評有趣不獨寫寶玉黛玉二人亦為古今人親密者作當頭棒喝）這一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又字妙極補出近日無限垂淚之事矣　此仍淡淡寫來使後文來得不突然）寶玉又自悔語言冒撞前去俯就（又字妙極凡用二又字如雙峯對峙總補二玉正文）那黛玉方漸漸的迴轉來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元春消息動矣）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攜了賈蓉夫妻

二人来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来就在會芳園（隨筆帶出妙字義可思）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這是第一家宴偏為此草草寫如晉人倒食甘蔗漸入佳境一樣）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来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叔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丫環等道嬤嬤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来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借賈母心中定評）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溫

柔和平乃衆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又夾寫秦氏出来）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見一副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甚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按此聯極俗用於此則極妙蓋作者正為古今王孫公子劈頭下一金針）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忙說道出去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要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

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一嬷嬷說道。那裡有叔叔往姪兒屋裡睡覺的道理。秦氏笑道。噯喲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又伏下文隨筆便來得隙便入精細之極）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侯門少年紈袴活跳下來）眾人笑道。隔這二三十里。帶去見的日子有哩。說著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刻骨吸髓之情景如何想得來又如何寫得出）

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妙畫）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艷極淫極已入夢境矣）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設譬調謔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瞞過也）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連神仙也住得了。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

抱過的鴛鴦枕。於是眾奶母伏侍寶玉臥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一個再見）媚人（二新出）晴雯（三新出名妙而文）麝月（四新出尤妙看此四婢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並）四個了環為伴。秦氏便分咐小了環們。好生在廊簷下。看著貓兒狗兒打架。（細極）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此夢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竟不知立意何屬）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罕逢。飛塵不到。（一篇蓬萊賦）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此處過一生。縱然失了家。我也願意。

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去。（百忙中點出小兒心性）正胡思之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

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寫出終日與女兒廝混最熟）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蹁躚嫋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

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
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迴風舞雪
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
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娥眉顰笑兮將言而
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仍行羡彼之良質兮
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爍文章愛彼之貌
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
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
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游

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
奇矣哉生於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
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按此書凡例本無讚賦前有寶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二人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
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是
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天之上
忘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警幻仙姑是也（與首回中甄士隱夢景一照）
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人世之女怨

男癡因近来風流冤孽（四字可畏）纏綿於此處是以前来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添紅樓夢仙曲十二支（點題盖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細極）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坊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面橫書四個大字乃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領畧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盲了（奇趣妙文）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癡情司結

啼夜怨春
秋悲四司
名皆各有
義今本改
怨為暮哭
與啼合掌
如原本遠
甚

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虛陪六個）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正文）兩邊對聯寫著

春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嘆（便知二字是字法最為緊要）進了門來見有

十數個大廚皆用封條封著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廚上封條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正文點題）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常聽二字神理極妙）怎麼只有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兒呢（貴公子的口氣）警幻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善者錄之下邊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愚之輩則無冊可錄

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寫著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個寫著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將又副冊厨門開了拏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上首頁上畫著一幅畫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過是水墨烘染的滿紙烏雲濁露而已後有幾行字寫著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夭壽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幾句言詞寫著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罵死寶玉却是自悔）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一副冊厨門拏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著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畫後書云

種並荷花一莖香（却是咏菱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一帶林中掛一釵雪裏埋本有仍舊有改為金運雪裡玉掛林限者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下再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著四株枯木木上懸著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釵也有四句言詞道

可嘆停機德（樂羊子妻事） 堪憐咏絮才（此句薛）

玉帶林中掛 金釵雪裡埋（寓意深遠皆是生非其地之意）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只見畫著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櫞也有一詞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也有四句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望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轉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汙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判曰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座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獨坐看經
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旁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拆字法）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
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其
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畫著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道他天分高明性情頴慧（通部中筆筆貶寶玉人人嘲寶玉語語謗寶玉今却於警幻意中寫出此八字來真是意外之想此法亦他書中所無）恐把天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是哄小兒語氣）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為前文葫蘆廟一點）

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是夢中景妙）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幙畫棟雕梁說不盡那光搖朱户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一個所在（已為省親別墅畫下圖式矣）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絳珠是誰請觀者細思首回）故我

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竒筆竒文寶玉聽如此說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貴公子豈容人如此厭棄反不怒而反欲退實實寫盡寶玉天分中一段情痴來若是薛阿獃至此聞是語則警幻之輩共成虀粉矣一笑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妙警幻是與情種子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國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秉性乖張性情怪譎

雖不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引入正路幸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可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一段敘出寧榮二公來足見作者深意說畢攜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知

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已而大家入坐小環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隱哭字）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閒時漬粉污（是寶玉心事）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著幽微靈秀地（女兒之心）無可奈何天（女兒之境兩句盡矣）寶玉看畢無不羨慕

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環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與千紅一窟一對隱悲字）飲酒之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

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唱道開闢鴻濛故作頓挫之筆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丑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箇中人三字極妙不知誰是箇中人然則石頭亦箇中人乎作者與觀者亦箇中人乎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反成嚼蠟矣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今之翻劇本看戲者殆從警幻學來說畢命小環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過寶玉接起一面看一面聽其歌曰作者能處處慣於自佔地步又慣於陡起波瀾又慣於故為曲折最是行文秘訣

第一支

紅樓夢引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非作者為誰余曰亦非作者乃石頭也都只為風月情濃趁着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愚字自謙得妙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懷金悼玉四字有深意讀此幾句反厭近之傳奇中必用生旦副末開場瘰贅太甚

第二支

終身悞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

虛花今奈
終虛話是

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第三支

枉凝眉 一箇是閬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箇枉自嗟呀一箇空勞牽掛一箇是水中月一箇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語句潑撒不負自創北曲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 自批駁妙極 但其聲韻淒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来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 妙設言世人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追其隱

第四支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 天倫呵 須要退步抽身早 悲險之至

第五支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来抛閃恐哭損残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命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探鄉聲口如聞

第六支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中誰知嬌養幸生来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畧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堪與湘卿作照廝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

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数應當何必枉悲傷

第七支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復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太高人愈妬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来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

喜冤家（冤家上加一喜字真新真奇）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頑彀覷著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歎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題只十二釵却無人不有無事不備）

第九支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甚麼天上夭桃盛（此休恰甚）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

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落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結著長生果（喝醒大眾是極）

第十支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送了卿卿性命（警拔之句）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如大廈傾昏慘慘似將盡燈呀

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見得到是極過來人觀此能不放聲一哭

第十一支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第十二支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

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簪纓光閃閃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正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第十三支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六朝妙句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深意他人不解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是作者見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句不可更一字不可改

第十四支

飛鳥各投林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二句總寧榮與樹倒猢猻散作反照 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前生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將通部女子一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 又照看葫蘆廟

歌畢還又歌副曲 是極香菱晴雯輩豈可無亦不可再 警幻見寶玉甚

無趣味 自站地步 癡兒意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女子在內其鮮豔嫵媚有似寶釵其嬝娜風流則又如黛玉 雖為雙燕極妙 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 真極 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 色而不淫四字已濫熟于各小說中今却特聚

其說批駁出矯飾之非可謂至切至當亦可以喚醒衆人勿謂前人之矯詞所感也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之所致也色而不淫今偏翻案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不見下文使人一驚多大膽量敢如此作文寶玉聽了唬得忙荅道仙姑差矣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休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

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二字新雅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妙蓋指薛林而言也字可卿者許配於汝今夕良辰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仙閨幻境風光尚然如此

何況塵世之情景哉。而今以後。萬望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不得不然耳 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這是情之未了一著不得不說破 於是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如此方免累贅 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二人因携手出去遊玩。忽至一箇所在。但見荊榛滿地。畧露心跡 狼虎成群。凶極試問觀者此係何處 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若有橋梁可通則世路人情猶不算艱難特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句以

消其念可謂善於讀矣 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可思 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看他忽轉筆作此語則知此後皆是自悔 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水響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下去。唬的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的襲人輩衆了

環們忙上來摟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裡摟得無痕跡歷來小說中之夢未見此一醒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了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細又是照應前文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奇奇怪怪之文令人摸頭不着雲龍作雨不知何為龍何為雲又何為雨矣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道得在夢裡叫將出來正是

一枕幽夢同誰訴　千古情人獨我癡

總評

將一部全盤點出幾個以陪襯寶玉使寶玉從此倍偏倍癡倍聰明倍瀟灑亦非突如其來作者真妙心妙口妙筆妙人

第六回

風流真假一般看借貸親疎觸眼酸總是幻情
無了處銀燈挑盡淚漫漫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嫗一進榮國府

題　朝叩富兒門。富兒猶未足。
曰　雖無千金酬。嗟彼勝骨肉。

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元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來。問道是怎麼了。寶玉紅

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箇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紅了臉。遂不敢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畢晚飯。過這邊。襲人忙乘奶娘了環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萬不要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着便把夢中之事。細細說與襲人聽了。然

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事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授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禮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人不同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中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

好忽從千里之外芥頭之微小小一箇人家向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從此一家說來到還是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細細言來方纔所說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子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

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壻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

一心一意幫趁著女兒女壻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下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心中未免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嗔著我多嘴偺們村庄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碗的飯你皆因年小時節托著你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咱雖離城住著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

打劫偷去不成打劫是一事偷是一事此係口頭成語今本刪去偷字不合

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拏去罷了在家跳蹋也不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倒底大家想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不成狗兒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租的親戚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此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

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到不拏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

的腰還粗呢。劉氏在旁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們門上去的。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試風頭再說。劉姥姥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個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與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劉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曾往他家去走了一淌兒過。又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的。到還是捨着我這副老臉去磞一磞。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挈來。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

臉磞一磞本作碰一磞字與臉有照應仍磞字為是是沒銀子挈來四句今刪去不合

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此在家時應先用教訓再教說話到榮府門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至將見鳳姐又教了板兒幾句話今本將第一回改成同一字句未免嫌複

蹭到角門前蹭字好今本改為蹲字非是

笑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姥便起来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纔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𨓜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姥姥帶他進城找至榮寧街来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彈彈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蹭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叠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櫈上說東談西的劉姥姥只得蹭上来說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来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

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来那些人聽了都不揪睬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墻角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来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悮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遶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姥聽了謝過遂手携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鬧炒炒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厮鬧

跳躥躥三字活畫此孩子神情今本刪去此句不可解

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差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躥躥引着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大大媽有個老奶奶来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内聽說忙迎了出来問是那位劉姥姥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坐罷劉姥姥一

辟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了頭倒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到長的這麼大了又問些别後閒話再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来的劉姥姥便說原是特来看看你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姥如此而来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

顯弄自己的體面。聽如此說。便笑道。劉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叫你見了真佛兒去的。論那人來客去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他只管春秋兩季的地租子。閒時只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拏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我們這裡又不是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奶管家了。你

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叫鳳哥的。劉姥姥聽了。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我今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略可推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待。今兒寧可不會太太。到要見見他。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裡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着我什麼。說着。便喚小

了頭子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些閑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咳我的姥姥告訴不得你了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條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来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兒說着只見小了頭回

来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姥說快走快走這一下来吃飯是個空子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了回事的人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来先至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已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来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

便作了主意今本加一個字不通

將劉姥姥起初来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来請安當日太太是長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来了等奶奶下来我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他進来先在這裡坐著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方出去領了他們進入院来上了正房臺磯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毡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来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姥斯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

来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得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纔要稱姑奶奶忽見稱周瑞家的是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斟了茶来吃茶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

底下又墜着一個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亂愰劉姥姥心中想着這是個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獃想時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到唬的轉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子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来了平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来請你說着都迎出去了劉姥姥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率漸入堂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這邊来

等候聽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来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盤碗森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姥姥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来招手兒叫他劉姥姥會意於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向他囑咐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来只見門外鏨銅鈎上懸着大紅洒花軟簾南牕下是炕炕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

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兒家常帶著紫貂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著桃紅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皮褂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拏著小銅火筯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內的灰漫漫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頭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著

了這纔忙欲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姥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道我們家艱難走不起來在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

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麽不過是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况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事就罷得閒就回看怎麽說。周瑞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着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狠

就帶進來　本改為帶　進現對句法　妥

要緊的。你就帶進來。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什麽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逛逛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劉姥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有什麽說的便罷。若有說的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劉姥姥會意。未語先飛紅了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也

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來也少不的說了劉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厮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來了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脚響進来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才夭喬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沒藏處鳳姐笑道你只管坐著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来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

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来鳳姐道說遲了昨日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笑著在炕沿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就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有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著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賈蓉笑道那裡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拏了樓門的鑰匙傳幾個妥當人来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

說我親自帶了人拏去別由他們亂碰說著便起身出去了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示下那鳳姐只管漫漫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姥姥心身方安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裡連吃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導你了打發偺們作煞事來只顧吃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人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棹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著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

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為一姓，當年又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一回，却也沒空了他們。今兒來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奶裁奪著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吃畢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打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

應前在家時敘事句

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該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進來接著管些事，都是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著這裡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用的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教你空回去的。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使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先拏了去

心裡便突突的一句萬不可少今本卻偏刪去

罷那劉姥姥先聽見告難只當是沒有心裡便突突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渾身又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麼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旁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聽了笑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日那包銀子拏來再拏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作件冬衣罷若不拏着可真是怪我了這錢雇了車子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

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劉姥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拏了銀錢隨周瑞家的來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正緊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劉姥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裡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的上話來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的屋子

裡坐了片刻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的兒女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總評

夢裡風流醒後風流試問何真何假劉姥乞謀蓉兒借求多少顛倒相酬英雄反正用機籌不是死生看守

第七回

苦盡甘来遞轉。正强忽弱誰明。惺惺自古惜惺惺。世運文章操勁。無縫機關難見。多才筆墨偏精。有情情處特無情。何是人人不醒。

回標題今改為送宮賈璉戲熙甯國府賈會秦鍾初之亦甚妥然細按作之意卻並注重送宮及賈璉之鳳二事惟尤氏獨請鳳寶王初鯨卿視為別之事件以列入回且夫婦之戲應視為平常之事

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題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誰是惜花人○

曰　相逢若問何名氏○家住江南姓本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不回鳳姐卻回王夫人不交代處正交代得清楚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環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文章只是隨筆寫來便有流麗生動之妙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了環名金釧○

不必特為出死僅由端家的聽一陣笑聲有賣璉聲接着其中戲璉璉戲誰能分別必標曰賈戲熙鳳何見而云然賈璉戲熙則亦已矣與送官花涉而忽冠三字於上端撮合不甚矣第二行間下今本加道字無理

金釧寶釵互相映射妙和一個纔留了頭髮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石上頑○蓮卿別來無恙否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向內掀嘴兒○畫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的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總用雙岐岔路之筆令人估料不到之文只見薛寶釵○自入梨香院至此方寫穿著家常衣服○好寫一人換一副筆墨另出花樣頭上只揷著釵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了環鶯兒正描花樣子呢○一副繡窓仕女圖虧想得周到見他進來○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

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不成（一人不漏一筆不板）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得空便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麽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来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吃幾劑藥一勢除了根纔是小小的年紀到做下個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幾許銀子錢的

憑你什麽名醫仙方不見一點兒效後来還虧了一個秃頭和尚（奇奇怪怪真如雲龍作雨忽隱忽現別人逆料不到）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帶来的一股熱毒（熱毒二字畫出富家夫婦圖一時遺害于子女而可不謹慎）幸而我先健壯（渾厚）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故也假是顰鳳輩不知又何如治之）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裡弄来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些（卿不知從那里弄来予則深知是從放春山採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煩廣寒宮玉兎搗碎在太虛幻境空靈殿上炮製配合者也）周瑞家的因

問道不知是個什麽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凡用十二字樣皆照十二金釵）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

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丸成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拏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栢（歷著寒涼知著甘苦雖離別亦自能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謂香可冷得天下一切無不可冷者）煎湯送下（末用黃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釵世間皆有者）周瑞

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就埋在梨花樹下（梨香二字有著落並未虛虛白設）周瑞家的又道這藥可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做冷香丸（新雅奇甚）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發病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以花為藥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意妙文悅我等心目便當浮三白讀之）周瑞家的還

欲說話時忽聽得王夫人問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許多省力處不得此竅者便正寫下千分扭揑）薛姨媽忽又笑道（忽字又字與方欲二字映射）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著叫香菱（二字仍從蓮上來蓋英蓮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之意此改名之英蓮也）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小錦匣子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做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枝昨日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

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罷。妙文今古小說中可有如此口吻者 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戴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寶丫頭古怪呢。古怪二字正是寶卿身分 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可知周瑞一回正為寶菱二人所有 說著。周瑞家的拏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曬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

個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出明英蓮 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一擊兩鳴法二人之美並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可卿靈妙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人則死板之至故遠遠以可卿之貌為譬似極扯淡然都是天下必有之情事 金釧笑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都搖頭說記不得了。傷痛之極亦必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思鄉一段文字 周

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不作一筆安逸之筆）如此周瑞家的故順路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了頭子都在抱厦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了環司棋與探春的了環待書（妙名賈家四釵之妙暗以琴棋書畫四字列名省力）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

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房內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了環收了周瑞家的答應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環們道在那屋裡不是（用畫家三五聚法寫來方不死板）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屋內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菴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笑（總是得空便入百忙中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事一筆能令千百筆用又伏後文）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把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

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做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来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裡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環入畫来收（曰司棋曰待書曰入畫後文補寶琴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便覺新雅許多）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来的你師父那秃歪拉往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兒就来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又虛陪一個于老爺可知尚僧尼者皆愚人也）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

（妙年輕未諳事也一應騙布施哄齋供諸惡俱是老秃賊設局寫一種人一種人活現）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都是誰管著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著（明點愚性二字）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来了余信家的就趕上来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一人不落一事不忽伏下多少後文）（豈真為送花哉）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来穿夾道從李紈後窓下過（細極李紈雖無花豈可不寫者）（故用此順筆便墨間帶出使觀者不忽）越西花墻出西角門進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了頭豐兒坐在鳳姐的門檻子

只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 二字著緊 擺手兒叫他往東房裡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正拍著大姐兒睡覺呢 從不重把寫一次有一次新樣文字 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奶子搖頭兒 有神理 正問著只聽那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著房門響處平兒拏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 妙文奇想阿鳳之為人豈有不著意風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聲價亦且無妙文可賞若不寫之又萬萬不可故只用柳藏鸚鵡語方知之法略一皺染不獨文字有隱微亦且不至污瀆阿鳳之英風俊骨所謂此書無不妙 平兒便進這邊來

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麽周瑞家的忙起身拏著匣子與他說送花之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拏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又拏出兩枝來 攢花簇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 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去 忙中更忙密處不容針此等處是也 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麽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

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已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偏兒的來了劉姥姥我自已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這幾枝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說你女壻前兒因多吃了兩盃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

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他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個繞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你且回去等着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沒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如此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的那樣兒了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又生出一小段來是榮府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穿揷直用一送花到底太板不是此筆墨矣）誰知黛玉

此時不在自已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妙極又一花樣此時二玉已隔房矣）周瑞家的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来與姑娘戴寶玉聽說先便說什麽花拏来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来了（照他夾寫寶玉）開匣看時原来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此處方細寫花形）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一看（妙看他寫黛玉）便問道還是单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在黛玉心中不知有何邱壑）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吾實不知黛玉

心中有何邱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也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姐你為什麽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了来寶玉道寶姐姐在家做什麽呢怎麽這幾日也不過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了頭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来問姨娘姐姐安（和林姑娘四字著眼）問姐姐是什麽病吃什麽藥論理我該親自来的說我纔從學裡回来也著了些涼異日再親来說著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

来這周瑞家的女壻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着眼）近因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来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来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又是甄家）送了来的東西我已收了（不必細說方妙）偺們送他的趂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阿鳳一生奸處）王夫人道你瞧誰閑着只管打發四個女

人去就完了又當什麼正經事問我（虚描一事真真千頭萬緒紛上）鳳姐又（蟬一回兩回中或不能寫到阿鳳之事然已有阿鳳在彼處手忙心忙矣觀此回可知矣）笑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請我明日過去逛逛明兒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沒事有事都害不著什麼每常他来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单請你可知是他誠心請你散淡散淡别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荅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曾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来辭賈母寳玉聽了也要

俇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了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妾了環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手携了寶玉同入上房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因說你們請我来有什麽東西孝敬就獻来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道奶奶今兒不来就罷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来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

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何不去俇秦氏道寶叔叔要見我兄弟今兒巧来了瞧一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麽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太過来就罷了（委屈二字極不通卻是至情寫愚婦至矣）鳳姐兒道既這麽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来我也瞧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珍憐珠惜此極自相矛盾卻都極入情蓋大家婦口吻俱如此耳）人家的

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被人笑話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硃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見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

腼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手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不知從何處想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兒的手就叫他身旁坐了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分明寫寶玉却先偏寫阿鳳）方知他學名叫秦鐘（設云情種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便是此書大綱目此話大諷刺處）早有鳳姐的了環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裡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做主意拏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

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抹骨牌。不在話下。一人不落又帶出强將手下無弱兵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淡淡寫來那寶玉自一見了秦鍾人品。心中如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了。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這一句不是寶玉本心之語却是古今歷來膏粱紈袴之意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

羔。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一段痴情翻賢賢易色一句筋斗便伏此後朋友中無復再敢假談道義虛話倫常矣秦鍾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群。不羣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正在此更兼金冠繡服。嬌婢侈童。這二句是貶不是獎此八字遮飾過多少魑魅紈袴秦卿目中所鄙者秦鍾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貧富二字中失却多少英雄朋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作者又欲瞞過衆人忽又二字寫小兒得神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寶玉問讀書亦想不到之

大奇事秦鐘見問便因而實荅（四字普天下朋友来看）二人你言我謡十来句後越覺親密起来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説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眼見得二人一身一體矣）於是二人進裡間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来囑咐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他他雖然腼腆却性子倔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實寫秦鐘雙映寶玉）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

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来問寶玉要吃什麽外面有只管去要寶玉只荅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寶玉問讀書已奇今又問家務豈不更奇）秦鐘因説業師於去歳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再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温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説完便荅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内可以附讀

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温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裡亦可家祖母因説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日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事忙不便爲這小事

美事今本作義事

來聒絮寶叔果然度小姪可以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去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那天色已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會牌筭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說傳晚飯飯畢因天黑了尤氏說先派兩個

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人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可知罵非一次矣）尤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又惹他去（便奇）鳳姐道我成日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

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吃酒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事權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備齊了地下衆人都應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

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記清榮府中則是賴大又故意錯綜的妙）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

得便罵了兩句使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做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是醉人口中文法　一段借醉奴口中閑言補出寧榮往事故特為天下世人一笑耳）鳳姐在車

上說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偺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廝見他撒野不堪了只得上来幾個揪番捆倒拖到馬圈裡去焦大亦發連賈珍都說出来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衆小廝們聽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来唬得魂

飛魄喪也不顧别的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塡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的聞得便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竪眉瞪目亂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混浸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要細問等我回去回了老太太仔細搥你不搥你唬的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了鳳姐道這纔是等回去偺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你學裡念書去要緊說著

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正為風流始讀書。

總評

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至死。周婦之談。勢利之害真凶。作者具菩提心。於世人說法。

第八回

幻情濃處故多嗔豈獨顰兒愛妬人莫把心思
勞展轉百年事業總非真

第八回

攔酒興李奶母討懨　擲茶杯賈公子生嗔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眾人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著實的稱贊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旁幫著說過日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来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

午賈母便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寧可遠遠路罷了當下眾嬤嬤了環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嬤嬤了環只得跟隨出来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

了穿堂便向東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来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着趕上来一個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嘮叨半日方纔去了這老嫫嫫又叫住問你二位是往老爺跟前去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来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

的頭領名喚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七個人從賬房裡出来一見了寶玉趕来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的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来打躂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携他起来衆人都笑道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字兒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裡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賛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幺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

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寶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来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了環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著来快上炕来坐著罷命人倒滚滚的茶来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著打發人瞧他他在裡間呢你去瞧他裡間比這里煖和那里坐著我收拾收拾就進来和你說話兒寶

玉聽說忙下了炕来至裡間門前只見吊著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著漆黑油光的髮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洒線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口內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来連忙起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著說著讓他在炕沿上坐了

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人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到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去。從頭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紋纏護。這

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

費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物等語謗余之誚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
靈　莫失莫忘
寶　仙壽恒昌
玉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呆作什麼鶯兒嘻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笑說道原来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

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别聽他的話沒有什麽字寶玉笑央好姐姐你怎麽瞧我的了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了叫天天戴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麽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黄金燦爛的瓔珞掏了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讖亦畫形相

圖式

不離不棄

音云 不離不棄

芳齡永繼

音云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到與我的是一對鶯兒笑道是個癩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凉森森甜甜的幽香竟不

森甜甜的香竟不知何香氣妙也今奉改一陣陣香不知是何味既曰香又曰不知何氣味謬

黛玉已走進来句今改為已搖擺擺的来搖搖擺擺樣搖罵薛買環等人

知是何香氣遂問姐姐燻的什麼香我竟從来未聞見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来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走了進来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喲我来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

何今本以后笑瀟湘

不解這意及字極有意今本刪非是

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說道要来時一羣都来要不来一個也不来今兒他来了明日我来如此間錯開了来着豈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姐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寶玉道取了我的斗蓬来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講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来着不過㝍来預備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

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娘那裡擺茶菓了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允李嬤嬤出命小厮們都各散去不提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聽了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個須得酧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吃

一鍾李嬤嬤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别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捱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儘着他吃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了環們讓你奶奶們去也吃一杯搪搪雪氣那李嬤嬤聽如此說

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這裡寶玉又說不必溫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颭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家雜學傍收的難道不知道酒性最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結在內以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呢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命人煖來方飲黛玉嗑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環雪鴈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那裡就冷死

我了雪鴈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惱難道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的從家裡送來不說

了頭們太過於小心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薛姨
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
時寶玉已是三鍾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
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說說笑笑的那肯
不吃寶玉只得屈意央告媽媽我吃兩鍾就不吃了
李嬤嬤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
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了酒垂
了頭黛玉慌忙的說別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
只說姨媽留著呢這個媽媽你吃了酒又拏我們來

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
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那李嬤嬤便向
黛玉笑道林姑娘你不要助著他了你到勸勸他只
怕他還聽些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著他也不犯
著勸他你這媽媽也太小心了素日老太太又給他
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一口也不妨事必定姨
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嬤嬤聽
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
比刀子還尖你這算了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著把

黛玉腮上一擰說道這蹔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不是喜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别怕别怕我的兒来了這裡沒好的給你吃别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是醉了就跟着我睡因命再盪酒来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来李嬤嬤因吩咐小了頭們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来悄悄的回姨太太别由他的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去了這裡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

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了環樂得討寶玉的喜歡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酸筍鴨皮湯寶玉痛嗑了兩碗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滐上茶来大家吃了薛姨媽放了心雪雁等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進来伺侯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俗們来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邉怎麼找俗們呢說着二人便

我瞧罷三字使舍有與你戴意在內而身分恰好今本定須明明道出改爲我與你戴添五字拙哉

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蓬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戴上斗笠那了頭便將大紅毡斗笠往寶玉頭上一遏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的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瞧罷寶玉忙就前來黛玉用手輕輕攏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上將那一朶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回說道好了披上斗蓬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蓬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

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到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因命兩個婦女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管待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李嬤嬤怎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了想有事纔去了寶玉跟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

自已卧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說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丢了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的。這會子又這麼問我。我還怕別人貼歪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聽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握著。說著便伸手攜了晴雯的

珍大奶奶是對晴雯說話口氣今本改大嫂子非是

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便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裡間門斗上。新貼的三個字。看着絳芸軒。黛玉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這麼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一看。只見襲人和衣睡著在那裡。寶玉笑道。好好。太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裡吃早飯。有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

沏茶即泡茶京語也今本改作斟誤矣

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了。你可吃了。晴雯道你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嬤嬤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拏來給我孫孫吃去罷。他就叫人拏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沏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麽又沏了這個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嘗嘗

寫李媽媽與寫焦大是同一用意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養作祖宗似的兩語作者有深意寓焉今本不應刪去

就給他吃了。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望地下一擲。豁郎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來問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麽孝敬他。不過是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養着祖宗似的。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並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慪他頑。先聞得問字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來

用自己的手帕包用自己二字是眼今本竟刪去

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来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沏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軋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来伏侍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内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線纏眼皮愈加餳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頭上摘下那通靈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戴時便冰不著頸子那寶玉就枕就

分本作秦鍾不拜此是家丁回話口氣總以秦相公為是

睡着了李嬤嬤等已進来了聽見醉了不敢前来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来拜寶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饑飽不便只

管在我這裡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一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去禀知他父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習舊課。正思要合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

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個機會。又且賈家現今司塾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贄見禮必須豐厚。一時又不能挐出。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的封了二十四兩禮親身帶了秦鍾。來代儒家拜見。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閒爭氣。豈肯令朝錯讀書。

總評

一是先天啣來之玉一是後天造就之金金水相合是成萬物之象再遇水而遇寒雖有酒漿豈能助火因生出黛玉之諷刺李嬤嬤之咩呃晴雯茜雪之嗔惱故不得不收功靜息涵養性天以待再舉識丹道者當解吾意

第九回

君子愛人以道不能減牽戀之情小人圖謀以霸何可逃侮慢之辱幻境幻情又造出一番曉粧新樣

石頭記　卷一

回回目今本訓劣子李貴申飭嗔頑童茗烟閙書房矛茭中飭無關惜而亦列入目視為要事其謬一此書於寶玉往往贊似諷觀譬對寶玉之言知乃以劣子字指賈寶玉謬二情友入為此回正文閙學乃從戀風中生出者今正文一概抹其謬三閙學非茗烟一人稱曰頑童則茗烟自然包攝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閙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鐘相遇（妙不知是怎樣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先到我這裡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人送了信是日一早寶玉未起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得停停妥妥坐在炕沿上發悶（神理可思忽又寫小兒學堂中一篇文字亦別書中之未有）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

在內閙學之回而金榮之敲詐賈瑞之偏袒賈薔之挑撥至金朋友之擲硯茗之掄書包皆在閙中何以獨指茗烟其謬四今本有此四謬愈知原本之佳

見寶玉醒來作寶玉起來寶玉不起改作見寶玉来均不如原本

服量着些今本作時時體量襲人對寶玉口說不應如是

的因笑問道好姐姐（開口斷不可少此三字）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閙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量着些（書正語細囑一番蓋襲卿心中明知寶玉他並非真心奮志之人襲人自別有說不出来之話）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道大

本作脚罏罏也交出了你可逼他們那一懶賊删去字添字幾成語

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看脚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逼著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到外頭我自己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笑纔好說著俱已穿戴明白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未免也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

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若俗筆則又云不在家矣試思若再不見則成何文字哉所謂不敢作安逸苟且塞責文字）正在書房中與相公們閒話見寶玉進来請安回說上學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字連我也羞死了（這一句纔補出已往許多文字是嚴父之聲）依我說你竟頑的是正理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的門（畫出寶玉的俯首挨壁之形像来）衆清客們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的手走出

去了。賈政便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來了三四個大漢。打跧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寶玉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說道。你跟他上了幾年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閑了。先揭揭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唬得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閧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

了。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虛應故事。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念。只是先把四書講明背熟。是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寶玉站在院外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可聽見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著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

身好今冬抽身便索無味

誰敢望請只求你聽一兩句話就完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鐘已早来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此處便寫賈母愛秦鐘一如其孫至後文方不突然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妙極何頃挫之至余已忘却至此心神一暢一絲不走又来至黛玉房中来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来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製咩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如此總一句更妙黛玉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寶姐姐去必有是語方是黛玉此又係黛玉平生之病寶玉笑而不答竟同秦鐘上學去了原来賈家之義學離此不遠不過一里之遙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助為學中之費特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之長專為訓課子弟令寶秦二人来了一一的都相見過讀起書来自此二人同来同往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留下這秦鐘住上三天五夜和自己的衆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

守己二字正應下句隨心所欲今本都改為守禮不知紅樓夢者言情之書非言禮之書也寶玉不守禮夫何待言惟其不守己斯為寶玉之罪作者一字之皮裹陽秋也彼改者烏能領會此旨
今本作秦鍾不敢當何迂

不甚寬裕。又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後。秦鍾在榮府便熟慣了。交代的清寶玉終是不能安分守己的人。寫寶玉總作如此筆一味的隨心所欲。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情說道。俗二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此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肯當不得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號。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伏一筆自寶秦二人

腼乃靦

今本無面字不知所紅者為何物

来了。都生的花朵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腼腆溫柔。未語先面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凡四語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寫盡古今情種人也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都背地裡你言我語。淫污之談。佈滿書房內外。伏下文阿獃爭風一回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来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此束脩禮

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說。[先虛寫幾個淫浪蠢物以陪下文方不孤不板]更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此處用多情二字方妙]亦不知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一併隱其姓名所謂具菩提之心秉刀斧之筆]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號。一個叫香憐。一個叫玉愛。雖都有竊慕之心。將不利於孺子之意。[詼諧得妙又似李笠翁書中之趣語]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寶秦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

個。也不免繾綣羨愛。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與寶秦。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自為避人眼目。[小兒之態活現掩耳偷鈴者亦然世人亦復不少]不意偏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又畫出歷來學中一羣頑皮來]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眾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

瑞[又出賈瑞]一掌管。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擠眼使暗號。二人假作出小恭。走到後院說私已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妙問。真真活跳出兩個小兒來。]一語未了。只聽背後咳嗽了一聲。[太急了些。該再聽他二人如何結局。正所謂小兒之態也。酷肖之極。]二人唬的回頭看時。原來窓友名金榮者。[妙名。盖云有金自榮。廉恥何益哉。]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誰

許你們這樣鬼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拏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偺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的飛紅了臉。便問道。你拏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拏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

但不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亦是當日好友因有了香玉二人便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便無了提携帮助之人他不說薛蟠棄舊迎新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他了（無恥小人真有此心）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来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来雖不好呵叱秦鐘却拏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的搶白了

書妙處在送飛燕意兩經外而今此段忽加在後院親摸屁股等語不知改者與此書何究何仇汙之毀之是嗚呼使本不發現此究殆終海底矣

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閑話玉愛偏又聽見了不忿兩個人隔著桌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商議著怎麼長短金榮只顧得意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你道這一個是誰原来此人名喚賈薔（新而艶得空便入）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

兄二人最相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不知又編出些淫污之詞賈珍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給房舍命他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亦不免招謗難怪小人之口）內性又聰明雖應名来上學不過虛掩耳目而已仍是鬭雞走狗賞花閱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貶賈珍最重）下有賈蓉匡助（貶賈蓉次之）因此族中人不敢觸逆他他既和賈珍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

自己要挺身出来報不平心中且又忖度一番（這一忖度方是聰明人之心機寫得最好看最細緻）金榮賈瑞都是薛大叔的相知素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先曰薛大叔次曰老薛寫盡驕傲紈袴）豈不傷了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大家都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息口聲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作出恭走至外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又出一茗烟）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如此便好不必細述）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而且又年輕不諳事今聽賈薔說金榮

今至此加
齷齪等語
不堪入目
嗚呼改者

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利害。下次越發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聽了這話。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来找金榮。也不叫相公。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麽東西。賈薔便跺一跺鞾子。故意整整衣服。看了看日影兒。說是時侯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由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来。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的事。管你甚麽相干。你是好小子出来動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室中子弟都怔怔的癡看。賈

罪較之毀
名閭應加
等

瑞忙吆喝。茗烟不許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撒野。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好看之極）尚未去時。從腦後颼一聲。早見一方瓦硯飛来。（好看好笑之極）並不知係何人打来的。幸未打着。却又打在旁人坐上。這坐上便是賈蘭賈菌。這賈菌又係榮府近派元孫。（先寫一寧派又寫一榮派互相錯綜得妙）其母亦少寡獨守。這賈菌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一同坐。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個不怕人。愛淘氣的。（要知沒志氣小兒必不會淘氣）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

掄字好是京話活畫當時情狀今本改爲搖字不知所云

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著反落在他座上正打在面前將個硯水壺打了個粉碎濺了一書墨水（這等忙有此閒處用筆）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好聽煞）罵著也便抓起磚硯來要飛（先瓦硯次磚硯轉換得妙極）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的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是賈蘭口氣）賈菌如何忍得住他見按住硯他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這邊掄了來（先飛後掄用字得神好看之極）終是身小力薄卻掄到半道至寶玉秦鐘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得豁啷

一聲響軋在桌上書本紙片筆墨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軋得碗碎茶流（好看之極不打著別個偏打著二人亦想不到文章也此書此等筆法與後文踢著襲人悮打平兒是一樣章法）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個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窄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一下亂嚷道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三個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都嚷道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好聽之極）（好看之極）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

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裡勸一回。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趁勢幫著打太平拳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著手兒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李貴等幾個大僕人。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口不一。這個如此說。那個如彼說。(妙如聞其聲)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人。一頓(處治的好)攆了出去。秦鐘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子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拏褂襟子給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

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按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他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什麼書。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偺們沒理。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

賈說賈瑞且正字是乖下的干禺當因說正字樣所光說不怕惱我也今改為不是字過於輕且亦不用說不怕你矣

是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如聞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所以這些兄弟纔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還不快些作個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裡念書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俗們到来不得。我必回明白了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

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的親戚來。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衚衕的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也。唬我們來了。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李貴忙亂喝不止。說道。偏這小狗肏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道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問他去。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

烟進来包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去。等我去他家就説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又以賈母欺壓更妙李貴忙唱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説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好容易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個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説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反要邁火坑。茗烟方不敢作聲兒。此時賈瑞也恐怕鬧大了。自己不干凈。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寶玉説。不回

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来禁不起賈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説。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强不過。只得與秦鐘作了一個揖。寶玉還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説。俗語説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點氣兒。磕個頭。就完事了。金榮無奈。只得進前来與秦鐘磕頭。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篇寫賈氏學中非親即族且學乃大衆之規範人倫之根本首先悖亂以至於此極其賈家之氣數即此可知挾用襲人之風流羣小之惡逆一揚一抑作者自必有所取

第十回

新樣幻情欲收拾可卿從此世無緣和肝益氣
渾閑事誰識今朝尋病源

人也没的說今本少一人字文理不貫矣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這奴才不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勾搭

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爭什麼閑氣。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的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裡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裡茶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

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咱們也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這學房再要找這麼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己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請安。又會奉承

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却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家中又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家裡走走。瞧瞧寡嫂姪兒。閑語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裡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崽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忒勢利了。況且都作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著向他到這個田地。

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鍾他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母親聽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麽在那裡站得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到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聽了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去說了看是怎麽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

車進來見了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麽不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道他怎着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怠動話也懶怠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用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

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取來倘或我這裡無有只管往璉二嬸子那裡要去倘或他有了好歹再要這麼一個媳婦這麼的模樣兒這麼一個情性的人兒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歡喜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焦的我了不得偏偏今兒早辰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屈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

又重今本作心多不重字下得妥極當勝於多字百倍

他們昨兒學裡打架不知那裡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他了裡頭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了什麼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把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聽見了有人欺負了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羣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的是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聽了這事今日索性連

早飯也不吃。我聽見了。我方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去了。我纔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有好大夫。我為他這病上。我心裡到像針扎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半日話。把方纔在嫂子家裡那一團要向秦氏論理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這麼聽着實在也沒見人

說有個好大夫。如今聽見大奶奶這個不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叫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這尤氏說道。讓這妹子吃飯去。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鐘欺負了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有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待的也很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

方回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来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麽說的事情麽。尤氏答道。倒沒說甚麽。一進来的時候。臉上倒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又叫讓他吃飯。他見媳婦這麽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麽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裡尋個好大夫来。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躭悞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口氣兒。人怎麽說

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篇。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人一日輪流到四五遍来看脉。他們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子。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換四五遍的衣裳。坐起来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那換了的衣裳。任憑是什麽好的。可又值什麽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不值什麽。我正進来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来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麽了。我纔告訴他說。媳

婦忽然身子有好大不爽快。因為不得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無妨。所以我這兩日心裡着實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精明。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在他家住着呢。這麽看來。竟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裡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拏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想來明日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瞧。等這個張先生來

瞧了。再說罷。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壽日。到底怎麽辦。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我去受眾人的禮。莫若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隲文。你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刻去。這比受眾人的頭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家的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麽東西來。連你後日也

不必來。你若心裡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不敢去的。且叫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去。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正說著。賈蓉上來請安。尤氏便把上項的話一一交代了。并說。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去請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告訴他。賈蓉一一的答應著出去了。正

遇著方纔去馮紫英家請那張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拏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張先生去。那張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待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太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了太爺就是了。太爺的名帖。實不敢當。叫奴才拏回來了。哥兒替奴

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来昇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来昇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時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来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仰之至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来見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

今本將此兩大爺悉改作大人蓋因後回見賈珍時有大人字樣不知對家丁說話仍以用大爺字樣方合

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把賤内的病源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先看過脈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也不曉得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好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

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寧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次數寧神胗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此胗畢脉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房裡炕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

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脇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息應當有這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敎也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

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要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都不能說這麼真切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個真實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說道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那衆位躭擱了要在初次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躭悞到這個地位也是應有此災實在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

夜間睡得著那時又添了二分拏手了據我看著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忒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水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日子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前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虛症

候來。待用藥再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土炒二錢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酒炒二錢　白芍炒二錢　川芎一錢五分　黃芪三錢

香附米製二錢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炒二錢　真阿膠蛤粉炒二錢

延胡索一錢五分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

終究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一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於是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痛快。想必用藥也不錯。賈珍說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來

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出來。吽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惡奴之凶頑。而後及以秦鍾來告。層層尅入。點露其用心過。當種種文章逼之。雖貧女得居富室。諸凡遂心。終有不能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於著筆時何等妙心繡口。能道此無碍法語。令人不禁眼花撩亂。

第十一回

幻景無端換境生○玉樓春暖述乖情○閙中尋靜渾閙事○運得靈機屬鳳卿○

石頭記　卷二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六大捧盒。有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来。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来。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就有人来了。先是賈璉賈薔到来。先看了各處的坐位。並問有什嗎頑意兒沒有。

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来家。所以並不敢預偹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来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偹着呢。次後又有邢夫人鳳姐兒寶玉都来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

来散散悶看着衆兒女熱鬧熱鬧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原要来着呢因為晚上忽看見寶兄弟他們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明時候就一連起来了兩次今日早晨畧覺身子倦些因吽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来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今日不来必定有個原故若是這麽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兒媳婦身上有

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麽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怠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来邢夫人接着說道別是喜罷正談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来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過學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

今本改作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麽趣不及原本之含渾大凡說病有不諱

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麽樣大見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還强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纔戀戀不捨得去鳳姐兒聽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這個年紀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麽樣了人還活着有甚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

口氣以賅含渾為妙

方回尤氏道方纔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欵待一家子遵太爺的話并不敢來太爺聽了甚喜歡說這個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急急的刻了出來印一萬張散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如今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爺們吃飯去呢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的病到底是怎麽着賈蓉皺皺眉說道不好麽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

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阿還是在園子裡吃去好小戲兒預備在園子裡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於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荅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麼鳳姐兒說道大

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的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們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的人都笑起來了於是尤氏的母親并邢夫人王夫人鳳姐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叔叔哥哥兄弟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別的一家子的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

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着人持了名帖送壽禮来都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面禮单都上了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舊例賞了衆人都讓吃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兒媳婦我再過来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他到怕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

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来園子裡来寶玉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於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来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要站起来鳳姐說快别起来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麼着了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

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合二叔在上房還未喫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强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己女孩兒似的待嬸娘的姪兒雖説年輕却彼此相敬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之中除了嬸子到不用説了别人也從沒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要强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

着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寶玉正然瞅着那海棠春睡圖並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聽了秦氏説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雖心中十分難過但只怕病人見了衆人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到不是來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個樣子因説道寶兄弟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們説那裡就到得這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紀的

人畧病一病兒就這們想那們想的這不是自己到給自己添病麼賈蓉道也這病也不用别的只是吃得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别在這裡只管這們着到招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太那裡又埶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過去罷我畧坐一坐兒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来了這裡鳳姐兒又勸了秦氏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鳳姐兒纔望秦氏說道你好養着罷我再来看你合該

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個好大夫来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是神仙也能治得病治不得命嬸子你道我這病不過是捱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們想病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是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纔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麼病治不好呢咱們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這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别說一日二錢人参就是二觔也能彀吃得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裡去了秦

說遭話兒病人自知起能多談二回話之所以鳳姐了不覺眼兒一紅今改爲多說句閒話大

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嬸子常過来瞧瞧我。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說遭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来看你。於是鳳姐兒帶領跟来的婆子了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遶進園子的便門来。但見

黃花滿地。綠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踈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數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来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来。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說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是大爺到這裡来。賈瑞道。也是合該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

有作說眼睛不觀看者一面挐不住的而無一三字者得自然少一透理亦不夯不通

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裡來這不是有緣麽一面說一面挐眼睛不住覷着鳳姐兒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起說你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那裡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閑了偺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見人鳳姐兒假意含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麽

於聽了下無端心中暗想道七屠蛇足們挐住酒極好說得極寫得鳳態如畫加入兩便索然矣些些字着者下為斟酌無此些解何意

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再不想到今日得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益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挐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一面步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樣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一重山坡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了鳳姐

本作合一
了頭小子
那裡頑只
入一小字
將寶玉身
與了頭身
一齊拖下
不為著者
屈吾不鮮
為寶玉與
頭等叫屈

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鬼似的於是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唱了有幾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合一群了頭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了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欵步提衣上了樓來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尤氏便笑道你娘兒兩個忒好

既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母親前理應週全一遍今本無此三句殊屬疎漏

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他住着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週全了一遍仍同尤氏坐一桌上吃酒聽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太們在這裡我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出了你點兩出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荅應了一聲方接過了戲单從頭一看點了一出還魂一出弾詞遞過戲单去說現在唱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出也就是時

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歌歌他們又心裡不靜尤氏說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會子去纔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旁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嗎去了尤氏笑道那都像你這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纔叫

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家人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都在車旁邊侍立等候着呢見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嬸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歌歌罷於是上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拏眼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纔拏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閙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

看秦氏秦氏有幾日好些幾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
賈蓉好不心焦且說賈瑞到榮府来了幾次偏都遇
着鳳姐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
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
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說這幾日也未見添病也
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是
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
說道你們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
明日你後日再去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

景倘或好些兒你回来告訴我我也喜歡喜歡素日
愛吃的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一一荅應
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来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
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於
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
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
今現過冬至又無怎樣或者好也未可知嬸子回老
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
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

道明日再給你送過来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著回去回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荅應著就出来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無法了你也該將一應的東西後事用的也該料理料理冲他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慢的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話去呢尤氏道你可

緩緩的說別嚇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来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他說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畧好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来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了鳳姐說道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荅應著出来見過了王夫人到了房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裡沒有什麼事平兒方端了

茶来遞了過去說沒有什麽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来我收了再瑞大爺使人打聽奶奶在家無有他要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道這畜生合該求死看他来怎麽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爺因為什麽只管来鳳姐兒遂將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把話都告訴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天鵞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好死鳳姐兒道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来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將可卿之病將死作幻情一劫又將賈瑞之遇唐突作幻情一變下回回歸幻境真風馬牛不相及之談同範並趨毫無滞碍靈活之至飄飄欲仙默思作者其人之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必宋玉子建一般心性一流人物

第十二回

反正從来總一心。鏡光至意兩相尋。有朝敲破蒙頭甕。緑水青山任好春。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来了。鳳姐急命快請進来。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来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益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来。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腳。不得来。鳳姐道。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

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漸漸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来。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嫂天天也悶的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来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天閒著。天天過来替嫂子解解悶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那裡肯往我這裡来。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前一點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

有說有笑極疼人的（奇妙）我怎麼不來死了我也愿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虫一點不知人事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着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道放尊重着別叫丫頭們看見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叫去正是叫來也）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

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着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裡人過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内已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户已鎖到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

聲。東邊的門也都關了。賈瑞急的也不敢作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彀。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又無攀援。這屋内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去叫西門。賈瑞瞅的背着臉。一溜烟抱着肩。竟跑了。幸而天色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

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況且撒謊。因此發狠。到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内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

讀文章其苦萬狀（禍福無門 惟人自名）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空閑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就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别計令他知改過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别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别冒撞了（伏的妙）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别來賈瑞道來來死也要來（不差）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

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專能）（忙中寫閒 狡猾之極）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纔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等不見人影右等不見聲響心下自思道别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是胡猜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

字好今本去殊不雅

纔你又認他沒的說字好今本之

娘親爺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已褲子硬幫幫就將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著捻子照道誰在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奇絶直臊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嬸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這邊等著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拏你劉纔你又認作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

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謝你賈薔道你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畢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拏來命賈瑞寫他兩個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羅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告訴族中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于叩頭賈薔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

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著不是又生波瀾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條路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先去哨探了再来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得少刻就来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仍息了燈細出至院外摸著大臺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你只蹲著别哼一聲等我們来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裡心下正盤算只聽頭頂上

一聲響嘩拉拉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来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住口更奇不敢聲張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顫只見賈薔跑来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脚兩步從後門跑到家裡天已三更只得叫門開門人見他這般景况問是怎的少不得撒謊說黑了失了脚掉在毛厠裡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了一回恨再想一想那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內一夜竟不曾合

眼自此滿心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個
常常来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
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人尚
未娶過親邇来想著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兒告了消
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寫得歷歷病源如何不死呢）因此三
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内發膨脹口中無
滋味脚下如棉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
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
不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胡

說亂語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
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觔下去也不見個動
靜（說得有趣）倏忽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著
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来吃獨參湯代
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来尋王夫人命鳳姐
秤二兩給他（王夫人之心慈若是）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
太太配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
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
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你婆婆那邊問問或是

你珍大哥哥那府裡再尋些来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夫寫王夫人）鳳姐聽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来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来共湊了有二兩去（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好但鳳姐之毒何如是耶終是瑞之自失）那賈瑞此時要命心勝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別来無恙否）来化齋口稱專治冤孽之症賈瑞偏在內就聽見了直著聲叫喊（如聞其聲吾不忍聽了）說快請那位菩薩来

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了）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来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其言也哀）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是士隱所擔背者乎）取出一面鏡子来（凡看書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哭矣）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裏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鏨著風月寶鑑四字（明點）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玄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專治邪思妄動之症（逼真）有濟世保生之功（逼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

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照看（所謂無能紈袴是也）千萬不可照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只照他的背面（記之）要緊要緊三日後我來收取管教你好了說畢佯常而去衆人若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拏起風月鑑來向反面（所謂須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摟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麽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招手叫他（奇絕）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寫得奇峭真好筆墨）

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一聲一睁眼鏡子從裡吊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攤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拏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真醉生夢死也）賈瑞道讓我拏了鏡子再走（可憐大衆齊來看此）只說這句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拏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睁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落下來

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凉漬濕一大攤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腐儒一謗）若不早燬此物（凡野史俱可燬獨此書不可燬）遺害於世不小（腐儒）遂命火來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來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於鐵檻寺（所謂鐵門限是也先安一

開路之人以俻秦氏仙柩有方也）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来弔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一或三兩或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來卻為身染重疾寫書特来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

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妥貼
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了僕
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儒家正心道者煉心釋輩戒心可見此心無有
不到無不能入者獨畏其入於邪而不反故用
心煉戒以縛之請看賈瑞一起念及至於死專
誠不二雖經兩次警教毫無翻悔可謂癡子可
謂愚情相乃可思不能相而獨欲思豈逃傾頹
作者以此作一新樣情種以助解者生笑以為
癡者設一棒喝耳

第十三回

生死窮通何處真。英明難遏是精神。微密久藏偏自露。幻中夢裡語驚人。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胡亂二字奇）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阿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

日相好我不得不走過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一語貶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

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

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提醒多少熱心人）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後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

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恤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

閑言少敘却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恓也不和人頑耍（與鳳姐反對淡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突然文字）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俱慌忙上來摟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

無不納嘆今
都作悶悶

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伏的妙）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那長

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了氣的人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隨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来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

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床上（妙非此何以出阿鳳）然後又出来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璜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来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内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

料理儘我所有罷了〔儘我所有爲媳婦是非禮之談父母又將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惡奴酒後狂言及今復見此語含而不露吾不能爲賈珍隱諱〕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鐘並尤氏的幾個眷屬〔伏後文〕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讖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寃洗孽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

本刪去賈
見父親不
七字

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益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而已寧不可嘆〕出在潢海鐵網山上〔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

沒有人出價買句今本改也沒有人買起夫以京師入千金買棺且僅一買府乃知改者必指大無疑事記中時氣叫事迹如數偶金之寶石月萬金之名等類印成府千萬字悉數云變爲數千數萬金字樣了氏等意中明世界上去此等昂貴之必爲筆誤無殺殺然改之

了事○就不曾拏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幇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贊○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拏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賈政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忽

可今之改紅樓者其識見何等也若要就抬來能的是薛大口氣今本作若是要就來有大爺雖不明何至與小販無異依此看來改者不明措大直是形計珍恨不能代氏之死映下瑞珠他也觸而亡他字迹皆從此句生今本無端刪此句甚不合

又聽得秦氏之了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了環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愿爲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爲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諸各遵舊制行事○自然不得紊亂○兩句寫盡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

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官內相戴權（妙大權也）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著讓至逗蜂軒（軒名可思）獻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拏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

寧府今本應天府乙科今本作卯科

俗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忙中寫閒）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俗們的要捐（奇談畫畫閹官口吻）快寫個履歷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裡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拏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

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并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你又吃虧了不如平準一千二百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

伏史湘雲一筆十六字乃小註今本乃誤刻史湘雲三字列入王夫人邢夫人之上誤甚

靈位今本均作神位

接著便又聽喝道之聲原來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伏史湘雲一筆）那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是有服親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來（是來往祭弔之盛）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

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孽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煩記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裡面無人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

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著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裡来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来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来了唬的衆婆娘忽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来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個拐踱了進来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

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来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来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来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

孩子家與
孩子畧有
同小孩子
含有年輕
之意今本
去一家字
極

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著。還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妹頑笑著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嬸嬸不看姪兒姪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著。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

道步田地
賈珍愛媳
情過於分
也今本都
此五字
段今本少
十字便無
曲折

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恥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還不妥。巴不得遇見這事。今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

管管。便是我有不知道。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作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著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拏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

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凡有本領者斷不越禮接牌小事而必待命於王夫人者誠家道之規範亦天下之規範也看是書者不可草草從事只見那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裡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句有神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

然後又說了一會閑話方繞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麽樣鳳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回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兒来至三間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約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正是（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當豈獨家庭國家天下治之不難）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總評

借可卿之死又寫出情之變態上下大小男女老少無非情感而生情且又藉鳳姐之夢更化就幻空中一片貼切之情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感之象所動之萌深淺誠偽隨種必報所謂幻者此也情者亦此也何非幻何非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見

第十四回

家書一紙千金重。勾引難防囑下人。任你無雙

肝膽烈。多情念起自肴齏。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静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来昇聞得裡面邀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来整治

本於取紙
下加一旺
便成来旺
看奇極奇

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来旺媳婦拏了對牌来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来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行来至儀門口方交與来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釘造簿冊即時傳来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来查看又限於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来聽差等語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来昇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来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

鳳姐正與来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聽覷。只聽鳳姐與来昇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喚進来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人客来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

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叶他四個人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人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来。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

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
古董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和守
這處的人算賬賠補來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
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你有
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
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
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
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
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

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
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
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
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撣子笤
箒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氈蓆痰盒
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
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
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
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

擺茶又端四句寫盡情形如繪 平無

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弊。次日一概都蠲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来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勤勞。（不畏勤勞者一則任專而易辦一則技癢而莫遏士為知己者死不過勤勞有何可畏）天天於卯正二刻就過来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群。便有

平奶子下稻粳米粥子

堂客来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福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旛。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水懺。又有十三衆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

二字寫燈行動極爲得本無此

忙接聲二字從

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来至寧國府大門上門燈廊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来揭起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兒簇擁着鳳姐進来寧府諸媳婦迎来請安接待鳳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滚將下来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

戚重今寫出今此二字是誰誤今本無纔不聽話纔字亦無此照原本有聲有有今兒覺得早又睡迷司口氣今本改有今兒了一步不知其之所在

端過一張大圈椅来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於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忙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来勸鳳姐方纔止住来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来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厦内来按名查點各項人数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慌張愧懼鳳姐冷笑道（凡鳳姐惱時偏偏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悞了原来是你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都来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

来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次正説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来了在前探頭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閒又慣用曲筆又慣錯綜寫真妙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麽王興媳婦巴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説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説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説話時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来却

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来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指兩件説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筭清了来取説着擲下帖子来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因問你為什麽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説就是方纔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的

命帶出打
十板子下
着一面又
下對牌有
有色鳳姐
嚴躍躍紙
今本既無
字擲下對
又移在後
如此好文
被其無端
改可惜可
段如拖人
拖人執牌
諭的忙去

繳清再發給那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来都沒有人了本来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来喝命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出去說與来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聽說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来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要挨打的只管悞說着吩

諭以及那
身不由己
要進来叩
明日誤的
四十後日
十要挨打
只管誤等
均係極妙
文字今本
槪删去誠
知是何肺

咐散了罷窓外衆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國榮國兩處執事領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絶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一段阿鳳之威勢費此筆墨）這繞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因私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来坐秦鍾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偺們去了他豈不煩膩（純是體貼人情）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說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厦鳳姐纔吃飯見他

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來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登記

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樣咱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

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之的身子上生瘡還擱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接得好）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跧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

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一時去了恐有些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

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
物。一並包藏。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好生在外
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別
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最要緊）等
語。趕說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要走了困不
覺又是天明雞唱。便梳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因見
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
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
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

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室胡亂歇了
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
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
接靈人口。裡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
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
顧自己送殯去站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
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
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
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

飯也沒工
吃得兩句
鳳姐事之
耳今本作
飯無心坐
不當是有
事語氣矣
下文心中
十分歡喜
不相印合

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
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
也沒工夫吃得坐臥不能清淨若到了榮府寧府的
人又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
鳳姐如此心中到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
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於是合族
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
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臥於內室一應
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

天洪建兆
不易之朝
今本無

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腳的或有不慣見人
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但不及鳳姐舉止舒
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裡
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寫秦氏之喪卻只為鳳姐一人）一夜
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
天明吉時已到一班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
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
家孫婦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那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做出来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又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

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筭来亦有十来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旁彩棚高搭設席張

靜王水溶 本作世榮 以原本為

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難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已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

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水溶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在旁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

寶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却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来的何不請来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来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閒話賛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来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内好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大抵事之不理法之不行多因偏於愛惡幽柔不斷請看鳳姐無私猶能整齊喪事況丈夫輩受職於廟堂之上倘能奉公守法一毫不苟承上率下何有不行

第十五回

欲顯錚錚不避嫌英雄每入小人緣鯨卿些子
風流事膽落魂銷已可憐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著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著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帶著束髮銀冠勒著雙龍出海抹額穿著白蟒箭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換此一句如此其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

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裡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綵絛親自與寶玉帶上（鍾愛之至）又携手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勝於老鳳家聲未可量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體寶玉聞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提携果如是言

亦廕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姿格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猝竟無敬賀之物此即前日聖上親賜

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為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

未車者言下輛而坐車也此句極合京語口吻今本改作同車來見直率

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著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著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寶玉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寶玉必不依鳳姐真好才情）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不一時只見

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蹿下來扶車回說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了再走眾小廝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著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著寶玉的馬搭著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上來同

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將眾庄漢攆盡那庄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来帶著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向所使其名為何（凡膏粱子弟齊来着眼）小厮從旁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寶玉聽了（也蓋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

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聰明人自是一喝即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寶玉又問小厮們這又是什麼小厮們又告訴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来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来亂嚷別動壞了眾小厮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沒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裡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寶玉笑道此鄉大有意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

地厌重下尤甚數有厌二字今刪去者殆知北地情手

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了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了頭快過來。那了頭聽見去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處處點情又伏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卻留心看時內

中並無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了頭懷裡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意人生難聚亦未嘗不如此也〕一時轉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旛寶蓋。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旁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

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来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来了原来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以備族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

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奈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為不足另生技業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忘及先人之常保其樸哉近世浮華子弟齎来着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便住在這裡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真真辛負祖宗體貼子孫之心）即令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

方便。（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尼姑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来作下處。原来這饅頭菴。就是水月菴。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出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自己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鐘。往水月菴来。秦業年邁多病。（伏筆）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鐘便只跟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帶領

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另至淨室。更衣淨手畢。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産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来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来請奶奶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糊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著鳳姐。

且說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来。寶玉笑道。能兒来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

笑道你别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麽這會子還哄我（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總作如是等奇語）秦鐘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鐘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姸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不愛寶玉却愛秦鐘亦是各有情尊）今智能見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來秦鐘笑說給我（如聞其聲）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我難道手裡有蜜（一語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果點心他兩個那裡吃這東西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亦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

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開口稱佛畢竟可嘆可笑）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菴（才字妙）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一財字上發出）那年都來我廟裡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取金哥打發人来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

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聽了此信也不管清紅皂白便来作踐辱罵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来（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必是張家懼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禮守備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言進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賄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理屈此作者巧摹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神處奇處摹一人一人必到紙上活現）只得著人上京来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如今的是張家要與府尹攀親）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

與老爺最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就情願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

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拏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扯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厮做盤纏使用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拏的出來阿鳳欺人如此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

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
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
就忙的不知怎麼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
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
小事見奶奶妥貼率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
重金體纔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
勞乏更攀談起來總寫鳳姐聰明中痴人誰想秦鐘趂黑無人
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
秦鐘跑來便摟著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著這算什

麽再這麽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
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
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
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
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
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
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作聲二人不知是
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
了二人聽聲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

什麼寶玉笑道你到不依偺們就叫喊起来羞的智能趂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来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别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説等一回睡下再細細的筭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拏来塞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筭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曽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

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偹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事借未見真切淡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邱壑在焉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来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著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曽安插可以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

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一舉更添一得）便向寶玉道我事都完了你要住少不得率性辛苦一日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不細）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貼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

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卻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情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回再見

總評

請看作者寫勢利之情亦必因激動寫兒女之情偏生含蓄不吐可謂細針密縫其述說一段言語形跡無不逼真聖手神文敢不薰沐拜讀

第十六回

請看財勢與情根。萬物難逃造化門。曠典傳来空好聽。那如知己解温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黄泉路

話説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来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綫）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於無可奈何且自静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磨也奈何）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

氣吞聲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畏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来也不消多記（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一對亂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癡人同来一警或萬期）

共入于怙然自得之鄉矣一日正是賈政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閙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来降旨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

只得急忙忙去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来往探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竚立那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說同賈母便喚進賴大来細問端的賴大禀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後来還是夏太監出来道喜說

大家正驚惶之際忽爾使洋洋喜氣盈腮忽爾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曰洋洋曰得意作者深文也今今不解此意全行刪去

一聞降旨閤家如有所失

俗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来老爺出来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於是都按品大粧起来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菴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

聞喜信閤如有所得正得意之又插入此失意事如妙文非作剖心絞腦能有此故因此寶玉中悵然如所失夫寶心中所得果何物所者果何物總極深皆寶玉攻心妙樂也今却改作悵不樂抑何陋乃爾

視秦鐘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死了此時痛悔無及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眼前多少閙熱文字不寫却從萬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閙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寶玉）

何失己否看無何在

一人連用為何如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種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不知此後文秦鐘死去將何以慰寶玉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屢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

此回專寫悲喜變幻為人世情態故曰悲喜交接豈有悲喜交集一成語作者不之知而務後人改正也一笑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正寫悲喜變幻無有窮盡作者真是才子今本將喜慶改作慰慶全失本旨矣品度二字好今本作忖度非是

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總為掩過寧榮兩處許多瑣細閒筆處處交代清楚方好啟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讀書中瞬息觀此便可省悟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拏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

收回暫且無話。（畧一點黛玉情性趕忙收住正留為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家來見過眾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補阿鳳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並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眾丫環參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

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裏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著了。我苦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殊不知我是捻著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獨這一句却不假）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

抱怨坐山觀虎鬬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死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哥還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著（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致了那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問兒寧有不玷平兒者乎）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

面了。[這世面二字單指女色也]還是這麽眼饞肚飽的。你若愛他不值什麽。我去拏平兒換了他来如何。[奇談是阿鳳口中方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也是吃著碗裡看著鍋裡。這一年来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未到]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且並將香菱身分寫出来矣]也因姨媽看著香菱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卻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来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贊方知蓮卿尊重不虛]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親過了

半月也看得馬棚風一般了。說到這裡可惜了的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尖猾幻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門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麽事巴巴的打發了香菱来。[必有此一問]平兒笑道。那裡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筭也沒了。說著又至鳳姐身邊悄悄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来早不送来。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来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走了来

回奶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来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已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著接了過来吽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鳳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鳳姐聽了笑道我說你姨媽知道你二爺来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来了原来你這蹄子調鬼說話時賈璉已進来鳳姐便命擺上酒饌来夫妻對坐

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只陪侍著賈璉對飲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来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嬤嬤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嬤嬤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棹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狠嚼不動那個倒沒的矼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狠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拏了去趕著吽他們熱来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来的惠泉酒趙

嫫嫫道我嗑呢奶奶也嗑一鍾怕什麽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寶玉之李嫫嫫此處偏又寫趙嫫嫫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兩兩遥對却無一犯筆相重一事合掌我這會子跑了来到也不為飲酒到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説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麽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嘴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荅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来那裡用不

石頭記　卷二　九

著人所以到是来和奶奶来説是正經靠著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嫫嫫你放心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麽不知他那脾氣的拏著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强你疼顧照管他們誰敢説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説錯了我們看著是外人你却是看著内人一樣呢説的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嫫嫫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来了若説内人外人

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嬤嬤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趣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劉老爺叫你作什麼（一段趙嫗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

從頭細細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荅上用趙嫗討情作引下用蓉薔來說事作收一餘者隨筆順寫畧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賈璉道就為省親（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來）鳳姐忙問道（忙字要緊特于鳳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關鉅要非同淺細是此書中正眼矣）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也）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致）鳳姐笑道可見當今隆恩歷来聽書看戲古時從来未有的（於閨閣中作此語直與擊壤同聲者也）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

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原故（補近日之事起下回之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間閑閑敘出觀者已又醒大半後再用蓉薔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却多少贅瘤筆墨此是避難法）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當然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

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贊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旨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之情天倫之

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一段閒談補明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也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駁我沒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屬無味說

起當年太祖皇帝倣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老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是粗心看去則說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點出阿鳳所有外國奇玩等物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

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嗳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只希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

石頭記 卷二 十三

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最要緊語人若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着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轉至北邊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

大可以蓋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著忙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罷。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合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

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著來管家兒子兩個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量了打量。笑道。你能在這個行麼。這個事雖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著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

纛旂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不用從京裡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著等置辦花燭綵燈並各色簾籠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再不畧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絕斷處）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

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和嬸嬸討兩個人呢（寫賈薔乖處如見）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獃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著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又悄悄向鳳姐道嬸嬸要什麼東西吩咐我開個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著一逕去了（阿鳳欺人處如此忽又寫到利欲真令人一嘆）

也這裡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来孝敬賈璉笑道你别興頭纔學著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来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著回事人来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来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来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来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

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兩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拐角墻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東邊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兩處又甚近湊来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

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妙號隨事生名）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来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先程日興等些人安挿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説便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单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

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説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来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個個如此又非此秦鐘意切）這日一早起来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前照壁間探頭縮腦寶玉忙出来問他作什麽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閒文）寶玉聽説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来還明明白白怎麽就不中用

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總是他家的老頭子来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裡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来不許多躭閣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来車猶未備（頓一筆方不板）急的滿地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景茗烟等跟隨来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目覩蕭條景况）遂蜂擁至他內室唬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母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妙這嬸母弟兄是特来等分絕户家私的不表可知）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時矣（余亦欲泣）寶

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景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矼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床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蠟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玉来了連叫兩三聲秦鐘不睬寶玉又道寶玉来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的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鎖来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数語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就去又記念著

家中無人掌管家務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笑余請諸公莫笑且請再思又記掛着父母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笑更可痛哭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更奇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鐘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礙處正鬧着那秦鐘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

石頭記　卷二

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來調侃世情固深然游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這纔筭是小說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調侃寶玉二字妙極確極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

下八行今皆無之秦云我今日知自悞了語是書中旨何得刪

他們也無益於我們（神鬼也講有益無益）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民陰陽並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會意愈奇却董竅）別管他陰也別管他陽沒有錯了的衆鬼聽說只得將他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見寶玉在側乃勉強嘆道怎麼不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寶玉携手垂淚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只此句便足矣）秦鍾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纔知自悞了（誰不悔遲）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長逝了下回分解（若是細述

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總評

大凡有勢者未嘗有意欺人奈群小蜂起浸潤之左右伏首下氣奴顏婢膝或激或順不計事之可否以要一時之利有勢者自任豪爽鬪露才華未審利害高下其手偶有成就一試再試習以爲常則物理人情皆可不論又財貨豐餘衣食無憂則所樂者必曠世所無要其必獲一笑百萬是可不惜其不知排場已立收斂實難從此勉强至成蹇窘時衰運敗百計顛翻昔年豪爽今朝指背此千古英雄同一慨歎者大抵作者發大慈大悲願欲諸公開巨眼得見毫微塞本窮源以成無礙極樂之至意也

第十七回

寶玉係諸艷之冠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豪華雖足羨離別却難堪博得虛名在誰人識苦甘好詩全是諷刺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寫盡無厭貪痴之筆

今本回目下可作榮國府歸省慶元宵四下回又作皇恩重元妃省父母未免重複不如原本之切合也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怡紅院迷路探深幽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帮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每於此等文後便用此語作結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書大旨）又不知歷幾何時（年表如此寫亦妙）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

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游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也覺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游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聽了

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點雨村照應前文）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如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

和暖大家去俇俇（音光字去聲出諧聲字箋）說著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戚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此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一會就來了寶玉聽了帶著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賈政引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邊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掌說寶玉尚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如此偶然方妙若特特喚來題額真不成）

文矣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關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窗隔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群墻（門雅墻雅不落俗套）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掩映的好）眾清客都

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乍入其中一時難辨方向用前後這邊那邊等字正是不辨東西）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故如此寫方可細極）其中微露羊腸小逕（好景界山子野精于此技山是小逕非行車輦通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指此等處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於省親之時已得知矣）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引導自己扶了寶玉逶

迤進入山口（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蓋後文十二釵書出入来往之境方不能錯落觀者亦知身臨足到矣今賈政雖進的是正門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園羊腸鳥道不止幾百十條穿東度西臨山過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逕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路寫之足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轉折而經也）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留題處便精不必限定鑒金鏤銀一色惡俗頗及棗梨之力）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知幾十個原来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

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来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補明好）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来寶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調今（未聞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有者）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此論却是）莫若直書曲逕通幽處這句舊詩在上到還大方氣派衆人聽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過贊了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著進入石洞来只見佳木龍葱奇花閃爍一帶

橋跨港今均作石橋港

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於石隙之下（這水是人力引來做的）再進數步漸向北邊（細極後文所以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門是諸釵日相來往之境也後文又云諸釵所居之處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來）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流瀉雪石磴穿雲（前已寫山至寬處此則由低處至高處各景皆過）白石為欄環抱池沿石橋跨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前已寫山寫石今則寫池寫樓各景皆過）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諸小逕之咽喉要路）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

頗好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於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寶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妥況此處雖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

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纔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寶玉道有用瀉玉二字莫若沁芳二字（果然）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賛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聯來寶玉聽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要緊貼切水字）

隔岸花分一脉香（恰極工極綺靡秀媚香奩正體）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先稱賛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覧（渾寫兩句已見經行處愈遠更至北一路矣）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裡面數楹精舍有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不犯超手遊廊）堦下石子慢成甬路上面小小二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裡面都是合著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裡間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清泉一派開溝僅尺

許灌水入墻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着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一點筆）衆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可不有）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余亦如此）又一個是睢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先就要議論人家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

今日任你狂言亂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作（又一格式不然不獨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體）方纔衆人可有使得的寶玉見問答道都似不妥（明知是故意要他盤駁議論樂得肆行施展）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果然妙在雙關暗合）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煙尚綠（尚字妙極不必說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

幽窗棋罷指猶涼（猶字妙尚綠猶涼四字便如置身於森森萬竿之中）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棹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處合式配就的（大篇長文不如此頓則成何說話）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

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緒景況）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趕來（寫出忙冗景況）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取靴桶內靴掖裝的一個紙摺畧節來（細極從頭至尾誓不作一筆逸安苟且之筆）看了一看回道粧（一字一句）蟒繡堆刻絲彈墨（二字一句）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綵線絡盤

花籬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椅圍床裙罩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是極倏爾青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敘所居之處若稻香村瀟湘館怡紅院秋爽齋蘅蕪院等都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恍然不知所窮所謂會心處不在乎遠大抵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佈置耳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牆頭皆用稻莖掩護配的甚好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木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

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閱至此又笑別部小說中一萬個花園中皆是牡丹亭芍藥圃雕欄畫棟瓊榭珠樓畧不見差別賈政笑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為妙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旁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更恰當若有懸額之處或再用鏡面石豈復成文哉忽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氣色来一肚皮千溪萬壑只在這石碣上眾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

（客不可不養）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道方纔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别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纔都稱了賈政與衆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清明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

好大家想着寶玉却等不得了（又換一格方不板）也不等賈政的命（忘情有趣）便説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旂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妙在在字）一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忘情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村的妙衆人聽了益發鬨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孽障你這孩子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説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

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公然自定 名妙 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荅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都怪他獃癡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别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

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揑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為地。非其山而强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浣葛處（採詩頌聖最恰當）

好雲香護采芹人（采風采雅都恰當然冠冕中不失香奩格調）

賈政聽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畧用套語）（一束與前一頓破格不板）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映之巧可知）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個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於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條折

帶朱欄板橋來。此處繞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點綴亦不可少後文寫蘆雪广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非一幅死稿也度過橋去。諸路可通。補四字細極不然後文寶釵來往則將日日爬山越嶺矣記清此處則知後文寶玉所行常徑非此處者也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兩見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懷中不寫主山而主山處處映帶連絡不斷可知矣皆穿墻而過。好想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以釵顰對峙有甚難寫者也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皆

無。更奇妙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更妙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處皆還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此工程也連用幾或字挺昌黎南山詩中學得賈政不禁笑道。有趣。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覺生色更覺重大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薜荔藤蘿。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

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金簦草見字彙玉蕗見楚辭茝蕗雜於麋蕪茝葛芸芷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實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想来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做藿蒳薑蕁的也有叫做紫綸絳組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以上蜀都賦）如今年深歲久人不能識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嘆差了也有的（自實注一筆妙）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樣止法）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

俱是超手游廊便順著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兒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前二處一曰月下讀書一曰勾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斷語皆妙）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到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院泣斜暉衆人道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此二聯皆不過爲釣寶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旁不敢嘖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

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著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如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詩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妥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

嫻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想來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園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帶通賈母臥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出一帶來的諸欽始便於行也只是太富麗了些眾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正面細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

處書以何文眾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仍歸於葫蘆一夢之太虛玄境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眾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不漏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

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繞遊了十之五六。總註妙伏下後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漸寫雨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脉千里橫雲斷嶺法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游也。雖如此。倒底從那一邊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畫家著意於山若不講水又造園圃者惟知弄

荼蘼石壅笨塚輒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着此園大槩一描處處未嘗離水蓋又未寫明水之從何来今總補出精細之至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究竟只一脉賴人力導之功園不易造景非泛寫也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收的方不突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龍罩菴蘆雪广凸碧山莊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諸處於後文遂致蘅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來了。賈政笑道。到

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着一逕引人遶着碧桃花（怡紅院如此寫來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未寫其居先寫其境）俄見粉墻環護綠柳周垂（與萬竿脩竹遙映）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游廊相接院中點綴幾塊山石一邊種着幾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眾人贊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裡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妙名）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

之說罷了眾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體貼的切故形容的妙）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誕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語駁盡）眾人都搖首贊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階又至簷不肯輕意寫過）賈政因問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眾人都道好個崇

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這幾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法式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

萬福萬壽皆用篆形花紋妙極今本却皆以正體字相代

周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筆墨使人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虫之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又供諸人同學一戲洵爲妙極或卍福卍壽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篆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魔其中詩詞啞謎以及各種風俗學文一槩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絕一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可咲近之園亭行動便以粉油從事一槅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槅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極且滿

墻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於壁上之瓶也）桌屏之類雖懸於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來焉能如此一段極清極細後文鴛鴦瓶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處不必細表）眾人都贊好精緻想頭難為怎麼想來（誰不知此贊）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

過鏡去益發見門子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廚錦槅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寶玉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又寓水）眾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眾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眾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仍在前

分本將下回數十行移入此回實屬不妥

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大路豁然大門前見（可見前進来是小路逕山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之正甬路也細極）衆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於是大家出来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𨑨不足也不想𨑨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寶玉）聽說方退了出来下回分解

總評

好將富貴回頭看總有文章如意難零落機緣君記去黃金萬斗大觀欄

第十八回

一物珍藏見至情。豪華每向閙中爭。黛林寶薛傳佳句。豪宴仙緣留趣名。為剪荷包綰兩意。屈從優女結三生。可憐轉眼皆虛話。雲自飄飄月自明。

今本此段連在上回紅樓一書人間至情之書也書中之事除寶黛交涉之事外即謂之他無一事可也此回黛玉傳詩實為書中之一聚要節目乃今本回目易以人倫樂寶玉之才藻字樣是以紅樓為倫理學書矣一何迂腐至此

第十八回

慶元宵賈元春歸省　助情人林黛玉傳詩

却說寶玉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幾個小廝上来攔腰抱住都說今兒虧我們老爺繞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来問了幾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繞那些詩比是人的都强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寶玉笑道每一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上来解荷包那一個解

扇囊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抱了起来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衆奶娘丫環跟上見過賈母知不曾難為著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𣵀了茶来見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来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

袋兒繞做了一半賭氣拏過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趕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是必有之事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談情者亦不能說出真情痴之至文也）可知是怕人拏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

了香袋（情痴之至若無此悔便是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便走（這却難怪）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聲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淚來（怨之極正是情之極）拏起荷包來又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這方是寶玉）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

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眾奶娘了環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只別叫他們拌嘴不許扭了他眾人答應著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著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拏起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著嗤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

作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點過二玉公案不可少）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閙熱非常（四字特補近日千忙萬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事也）

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補出女戲一段又伏一案）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兒皆不中用促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釵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熈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

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烟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段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鴛鴦素雲平兒等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如今父母俱已亡過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了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因此方使妙卿入都）現在西門外牟尼庵住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傅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

今本第十七回至備車轎去迎接句止十八回起句作話說彼時又有人回云云

此靜居後来自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補出妙卿身分不凡心性高潔）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荅應了出去命書啟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迎後話暫且閣過此時不能表白（補尼道一段伏一案）又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回請鳳姐開庫收

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環等衆皆一時不得閑的寶釵便說偺們別在這裡碍手碍脚找探了頭去說着同寶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閑頑無話王夫人等日日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兎雞鵞等類悉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幾卷經咒賈政方畧心意寬暢（好極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弛怠）又請賈母等進園色

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此筆墨却只因一個葬花塚）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益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一語帶過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留在後文細寫）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

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按品服大粧園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是元宵之夕不寫燈月而燈光月色滿紙矣）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抵一篇燈賦）靜悄無人咳嗽（有此句方足）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帳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一太

監騎大馬而來。(有是禮)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
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
拜佛。(暗貼王夫人細)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
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麼着老太太
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於是賈母等暫
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各執事人。帶領太
監們用酒飯。一時傳人一擔一擔的挑進蠟燭來。各
處點燈方點完時。忽聽外邊馬跑之聲。(靜極故聞之細極)一
時又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神異畫出內家風範)

(石頭記最難之處別書中摸不着)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說來了來
了。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姪在西街門外。賈
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
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形容畢肖)至西街門下
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畢肖)半
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
隱隱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銷
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
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

掃塵等類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黃綉鳳版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來扶起并邢王兩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門入儀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燈花相映時時細

此時以下至正經為是段今本節去

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峯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得能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經為是（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

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花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紬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燈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洞洞上一面匾燈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回賈

此段今本亦已節去

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来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石兄自謙妙可代荅云豈敢）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来添了寶玉

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每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侗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形猶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贊寶玉偏才盡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

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難然想來到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一駁一解跌宕搖曳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體貼戀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擬一句補前文之不暇起後文甾商至後文四晶溪館黛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應閑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

聽了。即忙移換。（換的週到可悅）一時舟臨內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寶鏡四大字。（不得不用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妙是特留此四字與彼自命）於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庭燎最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看罷。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陛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等於月臺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一絲不亂精緻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昭容再傳諭曰免。於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厮見。一手攙賈母。一手攙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裡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石頭記得力擅長全是此等地方）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

俱在旁圍遶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到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說完不可不先說不可說之不痛不可最難說者是此時賈妃口中之語只如此一說方千妥萬貼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理之至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府掌家

執事媳婦領了環等行禮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所謂詩書世家守禮如此偏是暴發驕妄自大賈妃聽了忙命快請又謙之如此真是世界好人物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命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了環抱琴等前所謂賈家四釵之外暗以琴棋書畫排行至此始全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敘些離別情景深字妙

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虀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芥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沐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遺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外愿我后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

也貴妃竊勿以政夫婦殘黎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殿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勿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寶林二人益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因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至此方出寶玉）賈母乃啟無諭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

去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攔於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只此一句便補足前回許多文字）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贊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

免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匾額）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此一匾一聯書於正殿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園之名）

有鳳來儀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怡紅快綠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曰澣葛山莊
正楼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斜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雅而新紫菱洲荇葉渚等名
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
秋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故意留下秋爽齋凸碧山莊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處為後文另換眼目之地步又命舊有匾俱不
必摘去於是先題一絕云

御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不長於吟咏妹輩
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
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
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
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

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别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荅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筭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只一語便寫出寶黛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地方）只得勉强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强湊成一律（不表薛林可知）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　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　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偏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象耀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　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便牽強三首之中還筭探卿畧有作意故後又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起好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湊成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此四詩列於前正為瀟湘杜下韵也

凝暉鍾瑞 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脩篁時待鳳來儀。確極文風已着宸遊夕。孝道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

本起句改宸遊增悅……雖切頌聖究欠自然

再為辭。好詩此不過頌聖應制耳猶未見他長處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 匾額　落想便不與人同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末二首是應制詩余謂寶黛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寶卿有生不屑為此在黛卿實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想賈妃只命

他字今本改為貴人二字此乃小兒女私語不如他字較為傳神

一匾一詠。倒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請看前詩卻云是胡亂應景彼時寶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與蘅蕪院二首。正作怡紅院一首。起草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道。他此他字指貴妃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道。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神童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

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見問。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得寶卿奚落但就謂寶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特正耳唐錢翊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此等處便用硬証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從何落想穿揷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叶你師父。再不叶姊姊了。寶釵亦悄悄的

笑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姊姊妹妹的誰是你姊姊那上頭穿黄袍纔是你姊姊你又認我這姊姊来了一面説笑因説笑却又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一段忙中閑文已是好看之極出人意外）寶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獨作四律大費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處（寫黛卿之情思待寶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想着便也走至寶玉前悄問可都有了寶玉道纔有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録前三首

罷趂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説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妙極）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眼前寶玉打開一看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這等文字亦是觀書者望外之想）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来儀　　臣寶玉謹題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起便得住）竿竿青欲滴个个緑生涼迸砌妨階水穿簾碍鼎香（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過今偏翻案）莫摇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翠濕迴廊是題蘅蕪院佳句今本又作濕衣裳衣裳與曲逕字對仗欠一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院蘿薜助芬芳（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刻畫入妙）輕烟迷曲逕冷翠滴迴廊（甜脆滿頰）誰為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雙起雙收讀此首始信前云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等批非泛泛妄批駁他人到自己身上則無此能為之論也）綠蠟（本是玉字遵寳卿改似較玉字佳）春猶捲（是蕉）紅粧夜未眠（是海棠）凭欄垂絳袖（是海棠之情）倚石護青烟（是芭蕉之神何能如此工）

（恰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對立東風裡（雙收）主人應解憐（歸到主人方不落空　王梅隱云咏物體又難雙承雙落一味雙寫則不免牽強此首可謂詩題兩稱工極切極流離嫵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顰口氣）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樑（阿顰之心臆才情原與人別亦不是從讀書中得來）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稱阿顰）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

賈環染病自應補出今本刪此三句節故未免疎漏矣

為前首之冠遂將𣸪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如此服善妙）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百忙中點出賈蘭直使一人不落）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處調養故亦無傳（補明方不遺失）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拏戲目來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

個花名单子少時太監出來只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之敗）第二齣乞巧（長生殿中伏元妃之死）第三齣仙緣（邯鄲夢中伏甄寶玉送玉）第四齣離魂（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點之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二句畢矣）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類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

官極好再作出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脚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盡風月等文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藝稍優出眾此一人則拏腔作勢唬眾恃強種種可惡使主遂之不捨責之不可雖欲不憐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眾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載原非本脚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時能壓眾喬酸妬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覩身親之人現形於紙上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確然非領畧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觀此泥然嚼蠟亦不知其神

賈薔扭他不過妙也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便隱許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可知尤物了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游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寓通部人事一篇熱文卻如此冷收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畧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聽了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

意二柄沉香拐拄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魚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鏡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寶玉亦同此（此中忽夾上寶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禮四端外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丫環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分金錁一雙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園中管理工程陳設荅應並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青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却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親一次

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慟偏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妙極之讖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詳之語為讖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讖只看他用一偏字便隱諱自然之至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攙扶出園去了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鋪排非身經歷開巨眼伸大筆則必有所滯罣牽強豈能如此觸處成趣立後文之根足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說法學我佛闡經代天女散花以成此奇文妙趣惟不得與四才子書之作者同時討論臧否為可恨耳

第十九回

彩筆輝光若轉環心情魔態幾千般寫成濃淡
兼深淺活現癡人戀戀間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眷（補還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一門也）不必細說且說寧榮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拃掙著

與無事的人一樣（伏下病源）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茶晚間纔得回來（一回一回各生機軸總在人意想之外）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寫出正月光景）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總是新正妙景）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

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真真熱鬧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形容刻薄之至弋陽腔能事畢矣閱至此則有如耳內喧嘩目中撩亂後文至隔墻閒褭晴絲數曲則有如魂隨笛轉魄逐歌銷形容一事一事畢肖石頭是第一能手矣滿街之人個個都贊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必有之言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丫環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

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這裡素日有個小書房內曾掛著一幅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那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

望慰他一回（極不通極胡說中寓出絕代癡情宜衆人謂之瘋傻）想着便往書房裡來到窓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亂）乃大着膽子舔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開口便好）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標致到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

今疊用可子不知此六用可憐子便覺語心重勝於用千萬可子多多此消息難與人言

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脚道還不快跑（此等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來）一語提醒了了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活寶玉移之他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目未曾親覩者又寫寶玉之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

寫不出来 今本無

〔為更甚其國圖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寶玉囈兒至癡至呆囫圇不解之語中其詩詞啞謎酒令及衣食奇玩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猶為二著〕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大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鮮奇文竟寫不出来的〔若都寫的出来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耶〕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夢〔又是一個夢只是隨手成趣耳〕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成文但在人意拾取耳此皆信手拈来隨筆成趣大游戲大會悟大解脫之妙文也〕所以他的名字

叫作卍兒〔音萬〕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来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趣近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逛去一會子再往這裡来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遮飾方纔之過故設此以悅寶玉之心〕寶玉道不好仔細看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来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

我的主意偺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麼呢〔妙寶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寶玉所挾故以城外引悅其心寶玉始悅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被挾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況寶玉哉況茗烟哉文字筍楔極細〕茗烟笑道好好到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必不可少之語〕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隨姓成名隨手成文〕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

〔隨手伏脉千里〕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茶並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放下心来〔精細周到〕嗐了一聲笑道〔轉至笑字妙神〕你也忒胡鬧了〔該說說得是〕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細〕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

腥字好是北京語氣今本偏要改作不干淨三字

慌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頓挫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硼見了人或是遇見老爺街上人擠車硼馬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嬤嬤們打你該說說的更有理茗烟撅了嘴便道二爺罵著打著叫我帶了來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賊花自芳忙勸罷了既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醃臢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

羞慚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茶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紙上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妙不寫襲卿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寫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家常情事他書寫不及此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拏來鋪在一個炕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撇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用四個自己字寫得寶襲二人

素日如何親洽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其安富尊榮之寶玉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是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後回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口角等未到之過文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毡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人戒嘆因笑道○既来了○沒有空去之禮○好歹嚐一點兒○也是来我家一遭○得意之態是纔與母兄較爭以後之神理最細說著○拈了幾個松子穰○惟此品稍可一拈別品便大錯了吹去細皮○用手帕托著○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畫出

纔收淚之一女兒是好形容且是寶玉眼中意中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當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這裡來○又換新服○他們指晴雯麝月等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必有是問閱此則又笑盡小說中無數家常穿紅掛綠綺綉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究竟反是寒酸俗態也寶玉笑道○珍大爺請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来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呢○襲人道○悄悄的○

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想見二人往日情長〕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頂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個東西〔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寶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貶玉原非大觀者也〕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

的是磞見人〔細極〕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衆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砲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到難為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

八知嫌人家髒是北京口頭語今本於髒字上加一

這些了環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了頭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人人都看不過獨寶玉看得過）因嘆道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個樣兒（說得是原該說）別的媽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好寶玉雖不吃乳豈無伴從之嫗嫗哉）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入妙）只知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蹧蹋越不成體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寶玉）這些了頭們明知寶玉

字那失京口氣

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他們不着（調侃入微妙妙）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那李嬤嬤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辰睡覺等語（可嘆）了頭們總胡亂荅應有的說好一個討厭的老貨李嬤嬤又問道這盖碗裡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拏匙就吃（寫聾鍾奶姆便是聾鍾奶奶姆）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過下無痕）回來又惹氣了（照應茜雪楓露茶前案）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這等話語聲口必是晴雯無疑）李嬤嬤聽了又氣

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且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了頭什麼阿物兒雖暫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媼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個了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

聽這聲口必是麝月無疑李嬤嬤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我不知道呢照應前文又用一攆字屈殺寶玉然在李媼心中口中畢肖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過至下回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淌在床上不動嬌態已慣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羸的誰知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别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

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了環們回說李嬤嬤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足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到好擱在這裡到白蹧蹋了（與前文失手碎鍾遙對通部襲人皆是如此一絲不錯）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必如此方是）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眾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令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若見過女兒之後沒一段文字便不是寶玉亦非石頭記矣）襲人道

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贊嘆兩聲（這一贊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語只此便抵過一大篇文字）襲人道嘆什麼（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回來）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補出寶玉）（素喜紅色這是激語）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活寶玉）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狠怎麼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妙談妙意）襲人冷笑道實在好的該給你家作奴才麼（妙答寶玉並未說奴才二字襲人連補奴才二人最是勁節怨不得作此語）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勉強如聞）說親戚就使不得（更強）襲人

道。那也搬配不上。說得是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總是故意激他寶玉笑道。你說的怎麼叫我荅言呢。我不過贊他好。正該生在這深堂大院裏。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妙號後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稱妙號到生在這裏這皆是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非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安婉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又說不得好色

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聽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痴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爹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嗐了兩聲。寶玉心思另是一樣余前評可見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襲人亦嘆自有別論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了這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不覺吃一驚。余亦吃驚忙

丢下栗子問道怎麽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得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他們上来就贖我出去的呢○即余今日尤難為情況當日之寶玉哉 寶玉聽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麽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别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麽是個了局○說得極是 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是頭一句駁故用貴公子聲口無理 襲人道○從来没這道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也没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别說你們○一駁更有

理 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自然 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第二層仗祖母溺愛更無理 襲人道○為什麽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寶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周密之至 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我却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来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百忙中又補出湘雲来真是七穿八達得空便入 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来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

侍的你好是分內應當不是什麽奇功我去了仍舊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再一駁更覺精細有理）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自然）心內越發急了（原當急）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急心腸故入於霸道無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

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三駁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賈府自慈善寬厚等事）寶玉聽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的理無留的理）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見疑）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旁通活是寶玉）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可謂見首知尾活是寶玉）說著便賭氣上床睡去

了。〔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原来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補前文〕他就說寶玉至死不放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著老子娘餓死的理。〔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不補傳之〕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可謂不幸中之幸〕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淘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

什麽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寶玉問哭一句對針〕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来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来與襲人口中針對〕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伏下多少後文〕大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又伏下多少後文先一句是傳中陪客此一句是傳中本旨〕因此他母子兩

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愚寶玉不知何意且看後文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一件閒事一句閒文皆無警甚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一段情結妙甚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四字好所謂說不得不好也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聰明賢良說不得癡呆愚昧也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四字妙評確甚任情恣性。四字更好亦不涉於惡亦

不涉於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味任性耳最不喜務正。這還是小兒同病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原來如此今見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不獨解語亦且有智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謂伶俐多智之人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頭子們將栗子拏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淚痕滿面。正是無可奈何之時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聽

這話有文章。（寶玉不愚）便說道。你到說說。我還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難說了。（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俗們素日好處再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頸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疊疊語活見從紙上走一寶玉下来如聞其呼如見其笑）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兩三百不成話卻是寶玉口中）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此評者所謂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請諸公如何解得如何評論所勸者正為此偏於勸時一犯妙甚）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跡。還有知識。（灰還有知識奇之不可勝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甚）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難言奇瑰愈妙）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

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寶玉又誚謗讀書人，恨此時不能一見，如何誚謗。）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著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便又氣又愧，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話，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怨世人謂之可殺，余却最喜。）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寶玉目中猶有明明德三字，心中猶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人

謂之瘋傻不肖。）這些話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又作是語，說不得不乘覺然，又是作者瞞人之處也。）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併是婦女心意。）調脂弄粉。（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寶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忽又作此一語。）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此一句是聞所未聞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責也。）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獨冗冗。）

為兒女之分也你若果都依了便拏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實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解語也二人正說著見秋紋走進来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嬤嬤来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来照應前鳳姐之文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時表則是表的寫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鐘各盡其神妙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来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

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挫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著因而和衣淌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来煎好剗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視為下文留地步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了環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閒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去上来推他道好妹妹纔住了好姐姐又聞好妹妹大約寶玉一日之中一時之內此六個字未曾輟離口角妙甚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

醒。（玉若是別部中書寫此時之寶玉一進來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狀醜態邪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蕩是也）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㑟㑟。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補出嬌怯態度）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病來。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寶玉又知養身）黛玉只合著眼說道。我不困。只畧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所謂只有一顰可對亦屬怪事）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偺們說話兒。寶玉

道。我也歪著。寶玉見沒有枕頭。（纏綿密切入微）因說偺們在一個枕頭上罷。（更妙漸逼漸近所謂意綿綿也）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拏一個來枕著。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髒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睜眼）起身（起身）笑道。（笑）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妙語妙之至想見其態度）請枕這一個。說著就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拏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倒下。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

之細看（想見其纏綿態度）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妙極）寶玉側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遥與後文平兒於怡紅院晚粧時對照）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脉脉意之綿綿）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又是勸戒語）幹也罷了（一轉細極這方是顰卿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勸）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不見別人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補前文之未足者）吹到舅舅耳裡又使大家不乾淨惹氣（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笞撻何能使大家不乾淨哉今偏大家不乾淨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責子遷怒於衆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鬱難堪難禁代憂代痛一齊托出）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可知昨夜情切切之語亦屬行雲流水矣）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却像是淫極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冷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正是按許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黛玉不自知骨肉中之香耳）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有理）寶玉搖頭道未

拉上這麼些是京語今本將麼字刪去蓋疑為不通也

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自然）黛玉冷笑道（冷笑便是文章）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活顰兒一絲不錯）我有的是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活畫）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

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如見如聞）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畫）笑道我有奇香你有煖香沒有（奇問）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一時原難解終遜黛卿一等正在此等處）因問什麼煖香黛玉點頭嘆笑道（畫）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的是顰兒活畫然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

去字為一句不能二字為一句是傳神之筆今本加一要字於去字上改為要去不能四字乏味之至

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去不能偺們斯斯文文的淌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畫）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先總）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只不荅寶玉只怕他睡出病来（原来只為此故不暇防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特此一件耳）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

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說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一個林子洞黛玉笑道真是撒謊自来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知道這些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說林子洞裡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昇座議事（耗子亦能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令之耗子猶穿壁嚙物其昇座者置而不問哉哈哈）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乘此打刼些来方妙（議問是這事宜乎為亂矣）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

的小耗子（原來能於此者便是小鼠）前去打聽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廟裡原來最多）（妙妙）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箭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去了只剩下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玉老耗

並眾耗見他形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少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這三句暗為黛玉作評諷的妙）此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眾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玉滾在香玉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防此法不能防矣可惜這樣才情這樣學術却是一耗耳）眾耗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

耗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就變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說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余亦說變錯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玉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前面有試才題對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亂話前無則可此無則不可蓋前係寶玉之懶為者此係寶玉不得不為者世人誹謗無礙獎舉不必）黛玉聽了番身爬起來按著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著便擰的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

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妙）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原多（妙諷）只是可惜一件（妙轉）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與前拭汗二字針對不知此書何妙至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黛玉之諷則偏

（兩趣此則正而趣二人真是對手兩不相犯）這會子偏又有記心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嚷聲吵鬧起來。後回再見。

總評

若知寶玉真性情者。當留心此回。其與襲人何等留連。其於畫美人事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憐惜。其於黛玉何等保護。再襲人之痴忠。畫人之惹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痴情。千態萬狀。筆力勁尖。有水到渠成之象。無微不至。真畫出一個上乘智慧之人。入於魔而不悟。甘心墮落。且影出諸魔之神通。亦非泛泛。有勢不能輕登彼岸之形。凡我眾生。掩卷自思。或於身心少有補益。小子妄談。諸公莫怪。

第二十回

智慧生魔多象。魔生智慧方深智慧寂滅萬緣根不解智魔作甚。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失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云寶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顰兒等人前方露亦知後回許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越在雨村等經濟人前如痴如呆實令人可恨但雨村等視寶玉不是人物豈知寶玉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知接談也寶玉之情痴痴是真乎是假乎看官細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

已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媽媽和襲人叫喚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襲卿能使顰卿一贊愈見彼之為人矣觀者諸公以為何如）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寶釵如何觀者思之）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媽媽拄着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你起來這會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様的渦在炕上見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

媚子哄寶玉。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臭銀子買来的毛了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媽媽不過為他淌着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来只管聽他說哄寶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話。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

媽媽聽了這話。益發氣起来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拏下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了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来。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来勸說。媽媽。你老人家就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媽媽見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清。可巧

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賬聽得後面聲嚷動便知是李媽媽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媽媽笑道好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你還不知道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滚熱的野雞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拏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媽媽腳不

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强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寶釵黛玉隨着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一陣風来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旁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

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著病○別只想著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裡○遇著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

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了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淌一淌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淌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嬤嬤鬬牌解悶○寶玉記著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色尚早○彼時晴雯綺霞

那麼些亦京語今本不應删去麼字

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問道你怎麼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堆着那麼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裡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媽媽子們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了頭子們也伏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裡看着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

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笑道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見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拏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還沒吃到上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着拏了錢便摔簾子出去

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搖手○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咱們到要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著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著○一徑出去了○

閑上一段兒女口舌卻寫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寶玉寶釵身邊還有一人雖不及襲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褻等患方不負寶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留著麝月一語寶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

等文伏脉卻又輕輕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稟天真之性善惡不一往後漸大漸生心矣但觀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妒嫉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令人憐愛護惜哉然後知寶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當繡幙燈前綠窗月下亦頗有或調或妬輕俏艷麗等語不過一時取樂買笑耳非切切一味妬才嫉賢也是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寶玉何甘心受屈於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該感晴雯金閨繡閣中生一方法

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語○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時○到薛姨媽這邊

来閑[illegible]彼時正月内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却都是閑時因賈環也過来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習看他亦如寶玉並没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来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後来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個六點下該鶯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拏起骰子来恨命一擲一個作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幺（嬌態如此）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

骰子偏生轉出幺来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然後就拏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幺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没規矩難道爺們要賴你還不放下錢来呢鶯兒見寶釵說不敢噴聲只得放下錢来口内嘟囔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在眼裡前兒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了頭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拏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

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哭了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兒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誰怎麼了賈環不敢嘖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絲兒不錯）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著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堂

原來四語頗任今本將原不改為料定又刪節為三語甚不合

姊妹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氣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獃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

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竪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著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樂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你如今自招煩惱難道算取樂頑了不成不如快去為是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在那裡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荅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的鶯兒欺

石頭記　卷二

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臺盤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竪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趙姨娘

也不敢啧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這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幾個錢就這麼個樣兒賈環見說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鳳姐道虧你還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麼下流狐媚子我先

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個不尊重恨的哥哥牙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抓出來呢喝命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一段大家子弟妄吆喝如見如聞正為下文五鬼作引也余為寶玉肯效鳳姐一點餘風亦可繼寧榮之盛諸公當為何如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妙極凡寶玉寶釵正閑相遇時非黛玉來即湘雲來是恐漏泄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此則寶玉久坐忘情必被寶卿見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舊之情有何趣味哉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咱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

忙同寶玉一齊来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来。忙問好厮見。寫湘雲又一筆法特犯不犯　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的。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的。黛玉冷笑道。我說你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来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淌。就說這話。林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吽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来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

你倒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别人說笑一會子。又来自己納悶。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著你自己作賤了身子呢。林黛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来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林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到不如死了乾净。林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净。寶玉道。我說我自己死了乾净。别聽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

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此時寶釵尚未知二人心性故来勸後文察其心性故擲之不問矣這裡林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窓前流淚沒兩盞茶的工夫寶玉仍来了蓋寶玉亦是心中只有黛玉見寶釵難却其意故暫隨彼去以完寶釵之情是以步坐仍来也林黛玉見了越發哽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賦語温言来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又来作什麼橫竪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来死活憑我去罷

寶玉道我也為的是你的心今改為我的心看甚是細思未免淺率夫云我為我心玉於是云我即你心我心你心我所以此看皆為的你的心是深層說法

了寶玉聽了忙上来悄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踈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踈第二件你先来偺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纔来的豈有個為他踈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難道為叫你踈他我成了個什麼人了呢我為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未必解不過述寶林二人之語耳

石頭既未必解寶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隨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寶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寶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萬不可將此二句不解錯謗寶林及石頭作者等人

林黛玉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嘔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倒反把青肷披風脫了呢

真正奇絕妙文真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

寶玉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炮躁就脫了林黛玉嘆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饑著吵吃的了

一語仍歸兒女本傳却又輕輕抹去也

二人正說著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

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黛玉笑道偏咬舌子愛說話連這二哥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著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他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

可笑近之野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如太真之肥飛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於別個不美矣今以咬舌二字加之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獨不見其陋且更覺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于紙上掩書合眼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然後將滿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糞窖可也

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便比世人好也不

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林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来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纔現在我眼裡笑的衆人不了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上能耳聞其音目覩其形

總評

此回文字重作輕抹得力處是鳳姐拉李媽媽去借環哥彈壓趙姨娘細緻處寶釵為李媽勸寶玉安慰環哥斷唱鶯兒至急為難處是寶釵論心無可奈何處是就拏今日天氣比黛玉冷笑道我當是誰原来是他冷眼最好看處是寶釵黛玉鳳姐拉李媽云這一陣風玉麝一節湘雲到寶玉就走寶釵說等著湘雲大笑大說顰兒學咬舌湘雲念佛跑了数節可使看官於紙

第二十一回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之三十回猶不見此之妙此回嬌嗔箴寶玉軟語救賈璉後回薛寶釵借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强英雄今只從二婢說起後文則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襲人之寶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寶玉也今日之平兒之賈璉亦他日之平兒他日之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可救耶箴與諫無異

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乎救與强無别也甚矣但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也他日之身微運蹇亦何如是耶人世之變遷倏爾如此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寶釵今日寫平兒後文寫阿鳳文是一樣情理景况光陰事却天壤矣多少眼淚洒與此兩回書中

此回襲人之大功直與寶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弟分上。却丟開手罷。好極妙極玉顰雲三人已難解難分插入寶釵云我勸你兩個看寶玉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踈真好文字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語是顰兒口吻雖屬尖利真寶堪憂堪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好二你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四人正難分解。好前係三人今忽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有人来請吃飯。方往前邊来。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管哼哼不已則成何文字那天早又有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来。大家閑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前文黛玉未来時湘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来。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搬着手說道。我要饒過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来。寫得湘雲與寶玉又親厚之極卻不見踈遠黛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值寶釵来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

（雲寶玉則隨賈母命湘雲已去黛玉既来年歲漸大寶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黛玉一處也）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来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来睡次早天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時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一個睡態）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又一個睡態寫黛玉之睡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憐湘雲之態則儼然是個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人俱畫個個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寶

玉見了嘆道（嘆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曰喜也）睡覺還是不老實回来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說道這早晚就跑過来作什麼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来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来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邊黛玉起来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来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鵑雪雁進来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拏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趂勢洗了

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彎着腰洗了兩把紫鵑付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就不少不用搓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

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吊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妙談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黛玉在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

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有神理有文章因鏡臺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拏起來賞玩。何賞玩耶寫来奇特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是襲人勸後餘文因又怕史湘雲說。好極的是寶玉也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摝着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幾改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裡的工夫。寶

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這個了頭。聽說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寶卿初試以下漸成知己蓋寶卿從此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寶釵便在炕上坐了。好逐回細看寶卿待人接物不疎不親不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蜜之情形諸聲色令日便在炕上坐了蓋深取襲卿矣二人文字此回為始詳批於此諸公請記之慢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四字包羅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壞然襲人固佳矣不書此句

是大手眼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近何也寶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豈於寶釵前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寶玉欲近之而恐一時冒瀆故不敢狎犯也寶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致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寶玉之形景已泥于閨閣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離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顰兒與寶玉實近之至矣卻遠之至也不然後文如何凡較勝角口諸事皆出於顰哉以及寶玉軋玉顰兒之淚枯種種孽障種種憂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辨哉此一回將寶玉襲人釵顰雲等行止大概一描已起後大觀國中文字也今詳批於此久後不忘矣釵與玉遠中近顰與玉近中遠是要緊兩大股不可粗心看過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

你問我麼我那裡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寶玉如此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只是你從今以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醋妒妍憨假態至矣盡矣觀者但莫認真此態幸甚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好可知未嘗見襲人之如此技藝也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與顰兒前畨嬌態如何愈覺可愛猶甚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偏麝月來好文章道姐姐怎麼來如見

(如聞)麝月道我知道麽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又好麝月)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咳道不理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拏一領斗蓬來替他剳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也仍合目粧睡(寫得爛熳)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你又怎麽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

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為什麽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是什麽話了襲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了頭進來寶玉拏一本書歪着看了半日因要茶抬

水秀二字甚新今本卻改為清秀不知是人詩中蘇州女兒嫩如水亦此意也

頭只見兩個小了頭在地下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水秀（二字奇絕多少嬌態包括一盡今古野史中無有此文也）寶玉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了頭便說叫蕙香（也好）寶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原俗）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麼蕙香呢（好極趣極）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花襲人三字在內說的有趣）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

在外間聽了抿嘴而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大出房（此是襲卿第一功勞也）也不和姊妹了頭等廝鬧（此是襲卿第二功也）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拏書解悶或弄筆墨（此雖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稗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喚眾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了頭（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悞批者一生亦為此所悞於開卷凡見如此人世人故為喜余反抱恨蓋四字悞人甚矣被悞者深感此批）寶玉用他他變盡方法籠絡寶玉（也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思如何）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面頓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

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以後越來勸寶玉恐勸此是第一大病也若拏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寶玉重情不重禮此是第二大病也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此意却好但襲卿輩不應如此棄也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寶玉三大病也寶玉看此為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有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玉一生偏僻之處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

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暢然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奇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減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

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
陷天下者也。直似莊老奇甚怪極之想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
便忽然睡去。一夜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此猶筭襲人之
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寶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刻於身心無所裨益能有一
時之閑閑自若亦豈非襲卿之所使然耶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
衾上。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卧亦不成文字來同卧更不成文却云和衣衾上正是來同卧不
同卧之間神奇妙絶之文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諸意外。更好可見玉卿
的是天真爛熳之人也近之所謂歎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殊不知上古淳風便推
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

夜和姊妹廝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
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晝夜
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
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睬他。寶
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
人將手推開。又自和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
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
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裡去梳洗。再遲了就
趕不上。說得痛快寶玉道。我過那裡去。問得更好襲人冷笑道。

你問我我知道你愛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聲鵝鬬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著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比不得你拏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這方是正人直勾起花解語一回文字）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拏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

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寶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急襲人笑道（自此方笑）你也知道著急麼可知道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翻出昨日的莊子來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卻將醜語怪他人（罵得痛快）

非顰兒不可真好顰兒若云知音者顰兒也至此方完箴玉半回

寫畢○也往上房来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来○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請大夫来胗過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别病○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雖險○却順○到還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来○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衆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盖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挐大紅尺頭與奶子了頭親

齋戒二字是對射後文賈璉之醜態今改作安歇

近人丁裁衣○幾個一面寫得如見其景 外面又打掃淨室欵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回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来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内有清俊的選来出火○不想榮國府内有一極不成器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妙名 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更好渾虫更多也 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来往年紀○生得有幾分人○才見

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更妙）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内懼嬌妻外懼孌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於璉只恨沒空令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走三淌去招惹惹得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爲

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多渾虫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會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魂飛魄散也不用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淫極虧想得出）使男子如卧綿上（如此境界自勝西方蓬萊等處）更兼淫態（總爲後文寶玉一篇作引）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化在他身上（親極之語趣極之語）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著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到爲我

髒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火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裡還管什麽娘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可以噴飯）一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成相契（趣文相契作如此用相契掃地矣）一日大姐毒盡癍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卧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煩絮次日早起鳳姐往上房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

蹄子三句本删去然此三句寫北京下流綹舉動如

綹青絲来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内（好極不料平兒大有襲卿之身分可謂何地無才盖遭際有別耳）便走至這邊房内来拏出頭髮来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麽（好看之極）賈璉看見著了忙搶上来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用手要奪口内笑道小蹄子你不趂早拏出来我把你膀子撅折了平兒笑道你就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著他来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来告訴他看你怎麽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好聽）（好看之極迥不犯襲卿）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来（驚天駭地之文）

今本於此加入賈璉聽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數句看官們試設身處地思之此時此際尚有不鬆手而仍搶者乎然則何勞後人加入此無情理之數語

不知下文如何了結使賈璉及觀者一齊喪膽 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兒拏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一兩件細細的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 奇 平兒笑道不丟萬幸誰還多添出些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失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 好阿鳳令

著頭傳神本改作揺

人膽寒 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著平兒殺雞抹顏使眼色兒平兒只粧著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奶親自翻尋一遍去 好平兒遍天下懼內者來感謝 鳳姐笑道傻了頭 可嘆可笑竟不知誰傻 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僧們翻著了 好阿鳳好文字雖像閨中兒女口角小事讀之不無聰明得失痴心真假之感 說著尋了樣子上去了平兒指著鼻子愰著頭笑道這件事怎麼回謝我呢 嬌俏如見

牙癢難撓形容絕妙今本改為眉開眼笑亂謝二字中包含許多話在今本都删去

迴不犯襲卿麝月一筆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跑上来摟着心肝腸肉亂叫亂謝平兒仍拏了頭髮笑道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出這事来賈璉笑道你只好生收着罷千萬别給他知道口裡說着瞧他不防便搶了過来笑道你拏着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了妙設使平兒收了再不致泄漏故仍用賈璉搶回後文遺失方能穿㨗過脉也一面說着一面便揣於靴掖内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東西過了河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扯謊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歡被平兒奪手跑了急的

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狹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醜態如見淫聲如聞今古淫書未有之章法平兒在窓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妙極之談直是理學工夫所謂不可正照風月鑑也難道圖你受用一面叫他知道了又不得見我鳳姐醋妬於平兒前猶如是況他人乎余謂鳳姐必是甚於諸人觀者不信今平兒說出然乎否乎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把這醋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畧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

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無理之甚却是妙極趣談天下懼内者背後之談皆如此）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了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裏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兩個人不在屋裏說怎麼跑出一個來隔著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窗内接道你可問他到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好）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没有我在他跟

前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正是没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笑字妙平兒反正色鳳姐反陪笑奇極意外之文）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著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摔簾子進來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已絕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到伏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話賈璉聽說忙道你兩個不卯又拏我來作人我躲開你

們鳳姐道我看縣到那裡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收後

淡雅之至正是

淑女自來多抱怨　嬌妻從古便含酸二語包盡今古萬萬世裙釵

總評

不惜恩愛爲良人方是溫存一脉眞俗子妬婦渾可笑語言偏自涉風塵

第二十二回

禪理偏成曲調。燈謎巧隱讖言。其中冷暖自尋看。晝夜因循暗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好）你到底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裡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有心機人在此）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

石頭記　卷三　二

往年怎麼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就是了（此例引的極是無怪賈政委以家政也）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来若果然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妹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

道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還怪你說着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一段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懼內之旨最奇者黛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不聞為他作生辰卻云特意與寶釵寶非人想得著之文也此書通部皆用此法瞞過多少見者余故云不寫而寫是也且說史湘雲住了幾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兩字評倒黛玉是以特從賈母眼中寫出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貲

二十兩寫出太君高興世家之常事耳喚了鳳姐來交與他置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上幾兩巴巴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来作東西這意思還叫我賠上果然拏不出来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掯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来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兒弟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别苦了我們這個彀酒的

鼓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和我梆梆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寃到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回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向日所喜者說了出來（看他寫寶釵比顰兒如何）賈母更加歡悅次日

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另有大禮所用之戲臺也侯門風俗斷不可少）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皆有（是賈母好熱鬧之故）就在賈母上房排了幾席家宴酒席（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將黛玉亦算為自己人奇甚）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又轉至黛玉文字亦不可少也）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林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

賍着人借光兒今本删去賍着人三字非是

看那一齣我好點林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看這會子犯不上賍着人借光兒問我（好聽之極令人絕倒）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偺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摺西遊記（是順賈母之心也）賈母自是歡喜然後命鳳姐點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寫得周到想得奇趣實是必真有之）便點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加喜歡然後命

黛玉（先讓鳳姐點者是非待鳳先而玉後也蓋亦素喜鳳嘲笑得趣之故今故命彼點彼亦自知並不推讓承命一點便合其意此篇是賈母取樂非禮莚大典故如此寫）黛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偺們只管偺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裡白聽白吃已經便宜還讓他們點呢說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點了一齣（不題何戲妙蓋黛玉不喜看戲也正是與後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時不過草草隨衆而已非心之所愿也）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接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

深醉閙五臺山寳玉道只好點這些戲寳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寳玉道從来怕這些熱鬧寳釵笑道要説這一齣熱鬧你還筭不知戲呢（是極寳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學問如此寳釵是也）你過来告訴你這一齣熱閙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韻律不用説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何曾知道寳玉見説的這般好便湊進来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寳釵便念道慢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

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没缘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来去無牽掛那裡討烟簑雨笠捲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此闋出自山門傳奇近之唱者將一任俺改為早辭却無理不通之甚必從一任俺三字則隨緣二字方不脱落）寳玉聽了喜的拍膝畫圈稱賞不已又賛寳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戲罷還無唱山門你到粧瘋了（趣語今古利口莫過于優伶此一詼諧優伶亦不如此急速得趣可謂才人百技也一段醋意已見）説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来細看時益發可憐見（是賈母眼中）因問年紀

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命人另拿些肉菜與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寶釵心裏也知道。便一笑不肯說。（寶釵如此）寶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不可少）史湘雲接着笑道。到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卻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史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來。翠縷道。忙什

麼。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裏作什麼。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麼意思。（此是真惱非顰兒之惱可比然錯怪寶玉矣亦不可不惱）寶玉聽了這話。忙趕近前拉他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

逕二字是
忿忿之行
今本卻刪

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說他拏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反為出不是來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叫萬人踐踹（千古未聞之誓懇切盡情　寶玉此刻之心為何如）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著一逕至賈母裡間忿忿的淌著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剛到門檻前黛玉便推出來

字好寫出
玉無限懊
今本改為
字

將門關上寶玉又不解何意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寶玉在此時一勸便惱　了襲人見機甚妙）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起來開門只見寶玉還站著在那裡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關只得抽身上床歪著寶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終究是為什麼起林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該給你們取笑兒的拏着我比戲子給衆

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有笑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不嗜一聲何便無言可辯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來正言彈妬意一篇中顰玉角口後收至掛子一篇余已註明不解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顰之心則洞然可解否則無可解也身非寶玉則有辯有答若是寶玉則再不能辯不能答何也總在二人心上想來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

不他自惹輕賤呢是這主意不是這卻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這好情一般也惱了顰兒自知雲兒惱用心甚矣你又拏我作情到說我小性兒顰兒卻又聽見用心甚矣行動肯惱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問的卻極是但未必心應若餘如此將来淚盡夭亡已化烏有世間亦無此一部紅樓夢矣寶玉見說方纔與湘雲私談他已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他二人怕生隙方在中調和不想並未調和成功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按原註山木漆樹也精脈自出豈人所使之故云自寇言也自相戕賊也源泉自盜等語源泉味甘然後人爭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聰明多知之害也前文無心云看南華經不過襲人等惱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不知用於今日大解悟大覺迷之功甚矣市徒見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篋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則彼時只曾看外篇數語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過幾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機方續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幾篇句便續則寶玉彼時之心是有意續莊子並非釋悶時偶續之也且更有見前所續則曰續的不通更可笑矣試思寶玉雖愚豈有安心立意與莊叟爭衡哉且寶玉有生以來此身此心為諸女兒應酬不暇眼前多少現有益之事尚無暇去做豈忽然要分心於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閨閣外並無一事是寶玉立意做出来的大則天地陰陽小則功名榮

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隨分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當作有心則謬矣只看大觀園題咏之文已算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總不見再吟一句再題一事據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順手拈了一本莊子在手且酒興醺醺一芳愁默默順不計工拙草草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鼓詞或如鍾無艷赴會其太子走國等草野風邪之傳亦必續之矣觀者試看此批然後謂余不謬所以可恨者彼夜却不曾拈了山門一齣傳奇若使山門在案彼時撿著又不知於寄生草後續出何等超凡入聖大覺大悟諸語錄来　黛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寶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莊筆而來蓋余亦偏矣可笑阿鳳是機心所悞寶釵是博知所悞湘雲是自愛所悞襲人是好勝所悞皆不能跳出於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筆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看他只這

一筆寫得寶玉又如何用心於世道言閨中紅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偺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然女兒戲視世道如虎狼矣誰云不然想到其間也毋庸分辨回答自己轉身回房來顰兒云與你何干寶玉如此一回則曰與我何干可也口雖未出心己悟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無此一部書矣看他下文如何轉折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則去來則來又何氣哉總是斷不了這根孽腸忘不了這個禍害既無而又有也便說道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也別說話寶玉不理此是極心死處將來如何回房淌在床上只是瞪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一說就惱只得以他事來

解釋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管誰什麼相干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與顰兒之語之相干也上文來說終存於心却於寶釵身上發洩素厚者惟顰雲今為彼等尚存此心況於素不相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盡矣襲人見這話不是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這個形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先及寶釵後及眾人皆一顰之禍流毒於眾人寶玉之心實僅有一顰乎襲人笑道他們既隨和你也隨和豈不大家彼

寶玉能出家看稍有此一哭之因批云此是忘機大悟世人所謂瘋顛二語妙極得未曾有

此有趣寶玉道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條来去無牽掛拈案叫好當此一發西方諸佛亦来聽此棒喝參此語錄談及此句不覺淚下還是心中不淨不了斬不斷之故襲人見此景况不肯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此是忘機大悟世人所謂瘋顛是也翻身起来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已悟已覺是好偈矣寶玉悟禪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亦由情可笑

因此亦填亦子是跟上文來今本改作又字非是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是猶未正覺大悟也因此亦填一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此處亦續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曾見續今却見之是意外之幸也蓋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禪悟天花散漫之文也自已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礙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墮落無成也不寫出曲文何辭却要留於寶釵眼中寫出是交代過節也誰想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故以尋襲人為由来視動靜這又何必總因慧刀不利未斬毒龍之故也大都如此可嘆襲人笑回已經睡了黛玉聽說便要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住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說着便

將方纔那曲子偈語悄悄拏來遞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寶玉因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嘆（是個善知覺何不趁此大家一解齊證上乘甘心墮落迷津哉）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黛玉說無關係余正恐顰玉從此將來必無關係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矣不想顰兒視之爲漠然更曰無關係可知黛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蓋寶玉一生行爲顰知最確故余聞顰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證之方信也墮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損人利己者余此愿是矣試思之可發一笑今自呈於此亦可爲後人一笑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今而後天地間豈不又添一趣談乎凡書皆以趣談讀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說畢便携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却不同湘雲分爭有趣）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看其

詞曰（出自寶釵目中正是大關鍵處）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何因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看此一曲試思作者當日發愿不作此書却立意要作傳奇則又不知有如何詞曲矣）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曰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来的這些道書禪機最能移性（拍案叫絕此方是大悟徹語錄非寶卿不能談此也）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来存了這個意思都是從我這一隻曲子上来我成了個罪魁了說著便扯了個粉碎遞與丫頭們快燒了罷黛

玉笑道不該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癡心邪話三人果然都往寶玉屋裏來一進來黛玉便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你有何貴你有何堅拍案叫絕大都尚未荅此機鋒想亦不能荅也非顰兒第二人無此靈心慧性也寶玉竟不能荅三人拍手笑道這樣鈍愚還參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還未盡善我再續二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方乾淨拍案叫絕此又深一層也亦如諺云去年貧只立錐今年貧錐也無其理一也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

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出語錄總寫寶卿博學宏覽勝諸才人顰兒却聰慧靈智非學力所致皆絕世絕倫之人也寶玉寧不愧殺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譏諷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彼

彼時不能答就算輸了豈參禪機鋒在隨問隨答不得用擬推敲今本將彼時二字改作他字真是門外漢

時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的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已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著四人仍復如舊。輕輕抹去也心淨難三字不謬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你們大家去猜。猜著了。每人也作一個

進去。四人聽說。忙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拏了一盞四角平頭紅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一個。眾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眾小姐猜著了。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娘自驗是否。寶釵等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贊。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便猜著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此處透出探春正是草蛇灰線後文方不突然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半日。一併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

揣心機（寫出猜謎人形景看他偏於兩次戒機後寫出機心機事足見用意至深至遠）都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迎春賈環也交錯有法）小姐們作的也都猜着了。不知是否。說着。已將寫的答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亂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詩筒身邊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錄暫收之共歸至窩前不致有亡也或苗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綾素為之不一想來奇特事從不知也）一柄茶筅。（破竹如帚以淨茶具之積也二物）

（極微極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大家小姐）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說的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個。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愛在房上蹲。（可發一笑真環哥之謎諸卿勿笑難為了作者摹擬）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一個枕頭。一個獸頭。（戲他好才情怎麼想來）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

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越發喜歡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圍屏燈來設於堂屋命他姊妹各自暗暗的作了寫出來粘於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著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玩物上房懸了綵燈請賈母賞燈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人又一席地下婆娘丫環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

（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地下婆娘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著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娘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旁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惟有唯唯而已（寫寶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斷寫不出此二句）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是捫口禁言（非世家經明訓者斷不知此一句寫湘雲如此）黛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語（黛玉

如此與人多話則不肯豈得與寶玉語更多哉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照他寫寶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公府千金自己又天性從禮合節前三人之長並歸於一身前三人向有揑作之態故惟寶釵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見踰規越矩也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笑索飲長者又以為樂其無禮不法何如是耶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想不及此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弟取樂的賈政忙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

啞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兒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以兒子半點賈政如此余已淚下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著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要罰若猜著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打一菓名的是賈母之謎

賈政已知是荔支便故意亂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與

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打一用物（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必字暗隱筆字妙極）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了寶玉寶玉意會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果然不差便說是硯臺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綵送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盤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

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道是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此元春之謎纔得僥倖奈壽不長深可悲哉）

賈政道這是爆竹嗄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是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此迎春一生遭際惜不得其夫何）

賈政道這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道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段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别離 此探春遠適之讖也使其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致流散也悲哉傷哉

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答是又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墨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此惜春為尼之讖也公府千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夫

賈政道這是佛前海燈嘎惜春笑答道是海燈賈政

心內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響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亂如麻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飄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益發清淨孤獨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用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內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於色只得仍勉強往下看去只見後面寫著七言律詩一首却是寶釵所作隨念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總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人皆賈氏之人也實非賈氏人是以無誕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詩句。更覺不祥。皆非永遠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纔的精神減去十之八九。只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道。或是他身體勞乏。亦未可定。又兼恐拘束了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即對賈政云。你竟不必猜了。去安歇罷。讓我們再坐一會。也好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

忙答應幾個是字。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復去。竟難成寐。不由傷悲感慨。不在話下。且說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可自在樂一樂罷。一言未了。早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脚。滿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一個做的不恰當。如同開了籠的猴子一般。寶釵便道還像適纔坐着大家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裡間忙出來揷口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令你寸步不離方好。適纔我忘了。爲什麽不當着老爺

觀此益足徵寶玉未曾作謎今本補入寶玉一謎于中殊失作者本意

攛掇吽你也作詩謎兒若如此怕不得這會子正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扯着鳳姐兒扭股兒糖似的只是厮纏賈母又與李宮裁并衆姐妹說笑了一會也覺有些困倦起來聽了聽已是漏下四鼓命將食物撤去賞散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下該當早起明日晚間再頑罷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作者具菩提心捉筆現身說法每於言外警人再三再四而讀者但以小說古詞目之則大罪過其先以莊子為引及偈曲句作醒悟之語以警覺世人猶恐不入再以燈謎伸詞致意自解自嘆以不成寐為言其用心之切之誠讀者忍不留心而慢忽之耶

第二十三回

羣艷大觀中。柳弱繫輕風。惜花與度曲。笑看利名空。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摹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

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思想發到各廟去居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著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物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便坐轎子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拏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承應倘或散了夥若再用時可是又費

兒晚上是語今本作將兒字改日字殊可必且昨日

了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個事情管管我依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物這件事出來我保管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罷了只是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兒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

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家廟裡鐵檻寺去月間可派一個人拏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聲用走去叫來一點兒不費事的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就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也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

睍上四字合之實非京語也

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逕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来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横竪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兒。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来見賈璉夫妻兩個。感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的。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

數發給三個月的供給来。白花花二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一塊。攝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拏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了大脚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来。坐上車。一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

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

喜的無可不了乃是喜到無可奈何之恐福奉寶哥心情最為洽留今本改為覺之不勝未

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來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忠去後便來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自猶可惟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可不可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弄那

况平板無味好似打了個焦雷登時掃去興頭二句極妙今本删改殊不解其故

扭的好似扭股兒糖今本删去好似二字亦不合

個忽見了丫環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聽了好似打了個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著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去住他分付你幾句不過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來分付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著他老嬤嬤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了三寸挨到這邊

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霞綉鸞綉鳳等衆了環都在廊簷下站著呢一見寶玉來都抿著嘴兒笑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悄的笑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連忙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裡正不自在你還奚落他趂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裡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探惜並賈環四個

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荒踈忽又想起賈珠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娘分付說你日日外頭嬉遊漸次踈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若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的答應了幾個是王

因這幾件上件字今本誤作年字不通娘娘分付說你日日外頭嬉遊今本作分付你說顯句二字使不通

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娑著寶玉的頸頭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寶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只從太太分付了。襲人天天晚上想著。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個了頭。賈政道。不管叫個什麽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

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個了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個名字。王夫人忙又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動氣。賈政道。究竟也無礙。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詩艷詞作工夫。說畢。斷喝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太太等你吃飯。寶玉答應了。慢慢的出去。向金釧兒笑著伸伸舌頭。帶著兩個老嬤嬤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妙這便拾玉之

是鳳姐掃雪處一絲不亂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裡一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叫你作什麼寶玉告許他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去淘氣分付分付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裡寶玉便問他你住那一處好林黛玉正在心裡盤算這事忽見寶玉問他便笑道我心裡想著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的更覺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

二人正計較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的日子好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爽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四個了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環不算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八字寫得滿園之內處處有人無一處不到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閑言少敘且說寶玉

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鬭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他曾有幾首即事詩雖不好却倒是真情真景略記幾首云

春夜即事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蟇更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默默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

言頻

夏夜即事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

絳芸軒裡絕喧譁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

（眉批）郎翠袖今改作女奴知女奴與懷二字不應且與第句侍兒重真可謂點成鐵矣

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撥索

烹茶

冬夜即事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鸘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郎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録出来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

（眉批）中生煩惱甚妥今本為靜中生

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贊因此竟有人来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益發得了意鎮日在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来發悶園中的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内不自在便懶在園内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不進園去真不知何心事）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的不耐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寶玉不曽

看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并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脚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見了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拏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著走呢寶玉那裡捨的不拏進園躊躕再三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拏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己密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在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

今坊間刻本皆作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向疑花過風落有雜盡過且一大半憑空倒下無數將寶哥塗傷乎今見原本乃係半可為之失笑

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情不情）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来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躊躇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寶玉回頭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擔著花鋤上掛著花囊手内拏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来把這個花掃起来撂在那水裡我纔撂

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蹧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寫黛玉又勝寶玉十倍癡情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趂早兒給我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好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

微腮帶怒薄面含嗔微字兩字下得極

別告訴別人去。真真這是好文章。你看了。連飯也不想呢。一面說。一面遞與了林黛玉。林黛玉把花具都且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工夫。將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雖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寶玉

> 妙今本均改爲桃腮不但全失本意且與薄面二字對仗亦失矣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早又把三字與上面豎眉瞪眼等句相呼應且又係一轉筆今本改作就把兩字便將所有妙處一概失卻

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還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叫我吊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吞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說的林黛玉嗤一聲笑了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苗兒

不秀是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裡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罷寶玉聽了忙拏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一語度下）這裡林黛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自

已悶悶的有原故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下只聽見墻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孩子演習戲文呢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妙法必云不大喜看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却一喜便總不忘方見契得緊唱道是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聽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

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躭悞了聽曲子再側耳時只聽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處忽覺背上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總評

詩童才女添大觀之顏色埋花聽曲寫靈慧之幽閒妒婦主謀愚夫聽命惡僕殷勤淫詞胎邪開楞嚴之密語闡法戒之真宗以撞心之言與石頭講道悲夫

第二十四回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書中之大文字。聊醒看官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大有深意存焉。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林黛玉倒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了頭唬我這麼一跳好的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他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着一面說着

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試問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棋不論盤書不論章皆是嬌懸女兒神理寫得）（不即不離似有若無妙極）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果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牀沿上

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玉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後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

褪了鞋等韈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戴着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聞那香油氣不住用手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叫道襲人你出来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寶玉道左勸不改右勸不改你到底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

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條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燥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覺聽寶玉這樣說便笑道俗語說的搖車裡的爺爺拄拐的孫孫雖然歲數大山高遮不過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若寶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兒子不是好開交

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兒你到書房裡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耍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厮圍擁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次後便喚人來帶哥兒進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倒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

別人又命人倒茶來。一鍾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得黑眉烏嘴。那裡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摩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和賈蘭便使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

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合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姐妹妹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裡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

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去辭別了賈赦同姊妹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

一段為五鬼魘魔作引

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嬸再三的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嬸跟前提我今

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作什麼我那裡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還要到興邑去走一淌須得當日趕回來纔好你先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兒早了我不得閑說着便回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裡回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幫襯我有一件

事用此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裡按數送了銀子來（甥舅之談如此可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錯了就要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拏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鋪子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包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

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狠不知好歹也倒底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的吃的是吃的穿的是穿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倒乾淨我父親没的時節我偏又小不知事後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中作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就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田兩間房子如今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着舅舅要個三升米二

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計算兒你但凡立的起來到你大房裡就是他爺兒們你見不著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嘻和嘻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了你們三房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妙極寫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加一倍畢肖却又是背面傅粉法）往家廟去了他不虧能幹此事如何輪到他呢賈芸聽他嘮叨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

吃了飯再去罷一句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道沒有米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三二十個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個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妻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逕回歸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

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漢罵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了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鄰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閒錢專慣打降吃酒如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出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這會子往那裡去賈芸

街坊是京語今本改作街鄰足見改者不解京語

道告訴不得你平白地又討了個沒趣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麼不平事告訴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且別氣聽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要不是你令舅我便罵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若用什麼東西只管拏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住了這些年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從沒有和

此段十數語頁不可少今本皆刪去

張口亦是空[illegible]此頁共三

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分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裡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卻因人而施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燥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倒也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張口

用今本以為不雅悉刪去可笑

此段倪二語今本亦悉刪去

但只是我見你所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卻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放賬給你使圖賺你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你圖你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你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便拏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

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著急的倪二笑道這不是話天色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邊有點事情去你竟回去還煩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他們早些關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甚麼要緊的事叫我們女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來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著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磞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希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

的要起来怎處心内猶豫不決又想道不妨等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銅錢舖裡將那銀子稱一稱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喜歡收了銀子来至家門先到隔壁將倪二的信稍與他娘子方回来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来便問那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来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留的飯在那裡小了頭子拏過来與他吃那天已

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鋪裡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来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来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拏着大高笤箒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来叫小廝們先别掃奶奶出来了賈芸忙上来笑問二嬸嬸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着鳳姐出来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塲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上来請安鳳

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来我們這裡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時常記罣着要来瞧瞧都不能来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嬸来說嬸嬸身子生得单弱事情又多虧嬸嬸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個兒的累的不知怎麼樣呢鳳姐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止住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

嚐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只因他身上捐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把這香舖也不在這裡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著送與親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拏這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便是狠有錢的大家。也不過使個幾分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

石頭記　卷三　十三

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嬸嬸來。往年間我還見嬸嬸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下。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因此想來想去。只有孝順嬸嬸一個人。纔合式。方不算蹧蹋這東西。一邊說。一邊將一個錦匣舉起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聽這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歡喜。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

著你這樣知好知歹的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說你說話兒也明白心裡有見識看官須知鳳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不是見物而喜若說是見物喜便不是阿鳳矣賈芸聽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曾提我的鳳姐見問纔要告訴他與他事情管的那話便忙又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倒叫他看著我見不得東西似的為得了這點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令兒先別提起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閑話便往賈母那

阿霞齋今本列作綺散齋

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著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齋書房裡來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腳一跺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引泉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纔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沒下來焙茗道今兒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替你哨探哨探去說著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

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别的小厮都頑去了。正是煩悶。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了頭。生的倒也細巧乾淨。那了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好焙茗走來。見那了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了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了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

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什麼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了頭冷笑了一笑。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去有什麼話。明兒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了他。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了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的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過口裡應着。他倒給帶信呢。賈芸聽這了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

他的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了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逕回家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這事嬸嬸休提

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嬸嬸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成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昨兒又來尋我賈芸道嬸嬸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思昨兒還求嬸嬸如今嬸嬸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嬸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子事耽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

這樣嬸嬸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嬸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的時候来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花說畢令人駕起香車一逕去了賈芸喜不自禁来至綺霞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

來便寫個領票来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数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銀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数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也便按数收回不在話下這裡賈芸又拏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至此便完種樹工程一者見得趲趕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盛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

二者又為避難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樹其價怎麼買定幾株豈不煩絮乎如今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著他進來說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把這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的生日接了回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雖還有幾個作粗活聽喚的了頭估量著叫不著他們都出去尋夥覓伴的頑去了不

想這一刻的工夫妙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寶玉的房中見得時時原有人的又有今一刻無人所謂湊巧具一也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三字不可少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嬤嬤走進來妙文字細密一絲不落非批得出者寶玉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兒說罷罷不用你們了是寶玉口氣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拏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

一本作黑鴉鴉的頭髮不原本黑鬒也

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裡繞從裡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響寶玉一面吃茶一面六個一面仔細打量那了頭是神情並不覺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鬒鬒的好頭髮挽著個髻龍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與賈芸目中所見不差寶玉看了便笑問道神情寫得出你也是我這屋裡的人麼妙問必如那了頭道此問方是龍絡前文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了頭聽說便冷笑了一聲道神理如畫認不得也多豈只我一個從來我不遞茶遞水拏東拏

西眼見的事一點兒不作那裡認得呢寶玉道你為什麼不作那眼見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兒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嘻嘻哈哈的說笑著進來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一手撩著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了頭便忙迎去接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一個人來接水

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来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来東瞧西望並沒個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来走到那邊門內便找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姐們一個沒有是我進去了纔倒了茶姐姐們便来了秋紋聽了兜臉便啐了一口罵道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

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著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来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拏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水送東西的事咱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著只見有個老嬤嬤進来傳鳳姐的話說明兒有人帶花兒匠進来種樹叫你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著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

誰帶進匠人来監工那婆子道說什麽後廊上的芸哥秋紋碧痕聽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內却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来這小紅本姓林又是個林小名紅玉紅字切絳珠玉字則真通矣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寶玉妙文便都把這個字隱起来便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入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来命人進来居住偏生這一所

兒又被寶玉佔了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理的了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況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心內著實妄想癡心的向上攀高爭奪者同来一看每每的要在寶玉面前顯弄顯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靈牙利爪的那裡還能下的手去不想今兒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心內早灰了一半爭名奪利者齊来一哭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嬤嬤說起賈芸来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盤筭翻来復去沒個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

紅玉你的手怕子我拾在這裡呢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唬醒方知是夢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冷暖時只自知金剛卜氏渾閑事眼中心言中意三生舊債原無底任你貴比王侯任你富似郭石一時闊風流願不怕死

第二十五回

有緣的推不開。知心的死不改。總然是通靈神玉。也遭塵敗。夢裡徘徊。醒後疑猜。時時兜的上心來。怕人窺破笑盈腮。獨自無言偷打咳。這的是前生造定今生債。

此回標題今作魘魔法叔嫂逢五鬼通靈玉蒙蔽遇雙真改得[illegible]好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来方知是夢因此翻来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来就有幾個了頭子来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條汗巾子便来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

名喚他来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是寶玉心中想不是襲人拈酸）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不知好字是如何講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兒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若不好起来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悶悶的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窓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了頭在那裡掃地都擦脂抹粉簪花插柳的（八字寫畫蠢鬟是為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粧艷飾插金戴銀的襯寶釵黛玉也）獨不見昨日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晃出了房門只粧着看花兒這裡瞧瞧那裡望望一擡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翻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幾回非余妄擬）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那個了頭在那裡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這裡的噴壺還沒有收拾了來呢你到林姑娘那裡去把他們的借來使使紅玉答

本改作悄的向瀟湘去原本悶的是

應了便走出來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回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文字到此一頓狡滑之至）展眼過了一日（必云展眼過了一日者是反襯紅玉挨一刻似一夏也知乎）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

賈環抄經明明在王夫人房中今本作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裏坐著見寶環下了學是則賈環抄經應在薛姨媽房下矣加入薛姨媽一句與下文擁樓矛盾

時又叫彩霞倒茶今本彩霞均作彩雲誤

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釧對上面玉釧金釧甚是今本作何苦討人厭

見賈母不去自己也便不去了○所謂一筆兩用也倒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個金剛咒捧誦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上燈燭拏腔作勢的抄寫○小人作得意者齊來一玩一時又叫彩霞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兒來剪剪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擋了燈影○衆丫環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的來○暗中又伏一風月之隙倒了一杯茶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

今本作彩雲咬著牙不如原本咬著嘴唇情景如畫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是成語今本衍下句改為不識好歹四字

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鳳姐是從王子騰家回家何等問着王夫道來且與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句不接改得底謬之至

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答理○被我也看出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風月之情皆係彼此孽障所牽雖云惺惺惜惺惺但亦從孽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女慕村夫者尤多所謂孽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語說了不多幾句話○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

矩說了幾句（是大家子弟模樣）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鞾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去摩挲撫弄他（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來一哭）寶玉也搬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你還只是揉搓一會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裡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著便叫人拏個枕頭來寶玉聽說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

照他眼睛　下面眼睛　及動相牟　應刪去

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著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卻每每暗中筭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喲了一聲滿屋裡眾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桿燈挪過來又將裡外間屋裡的燈拏了三四盞看時

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命人来替寶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的上炕去替寶玉收拾著一面笑道老三還這麼慌脚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来也不管管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来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

那趙姨娘素日三句亦是[illegible]嫂遣五鬼之張本今本刪去非是

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走去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出来幸而眼睛竟没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賈母明日問怎樣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總是為喫緊五鬼一回文字）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来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笑（兩笑壞極）道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看著叫你燙了橫竪有一場氣生的明日憑你怎麼說去

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是因前面已是罵也今本改作罵一頓不合

罷。（壞極總是調唆口吻趙氏寧不覺乎）王夫人命人好生送去。寶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一天門。就覺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打發人来問了兩三遍回来不曾。這遍方纔回来。又偏生燙了。林黛玉便趕著来瞧。只見寶玉正拏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来問怎麼燙了。要瞧瞧。寶玉見他来了。忙把臉遮著搖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經筆墨）林

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這件癖性。（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經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伏淡寫處亦不少觀者實實看不出）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攙髒。（將二人一並真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因笑道。我瞧瞧燙了那裡了。有什麼遮著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来。強搬著顏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麼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悶悶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此原非正文故草草寫去）過了一日。

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一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搯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

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趕著問這有個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子信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磕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麼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幾觔香油點上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

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也好做這件功德的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隨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的太妃他許多的愿心大約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畧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觔再還有幾家也有五觔的三觔的一觔的都不拘数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觔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

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為寶玉若捨多了倒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倒折了福也不當家花花的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觔合准了每月来打躉關了去馬道婆念一聲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来吩咐以後大凡寶玉出門的日子拏幾串錢交給小子們帶着遇見僧道窮苦好施捨說畢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問安閒逛了一回一時来至趙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

了頭倒杯茶来與他吃。馬道婆因見炕上堆著些零碎紬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沒了鞋面子了。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甚麼顏色的。弄一雙鞋面給我。趙姨娘聽説。便嘆口氣説道。你瞧瞧那裡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来。有的沒的。都在那裡。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説。果真便挑了兩塊收将起来。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

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将来熬的環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也不難。趙姨娘聽説。鼻子裡笑了一聲。説道。罷罷。再別説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也不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説。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来。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

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得忙搖手兒走到門前掀簾子向窓外看看無一個人方来向馬道婆悄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教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来也虧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聽說鼻子裡一笑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敢怎樣暗

裡也就筭計了還等到這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裡有道理心内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裡算計我倒有這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来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說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屈

還猶可若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算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有些什麼東西能打動我趙姨娘聽這話口氣鬆動了便說道你這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麼不得馬道婆聽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雖手裡沒什麼也零碎攢了幾兩梯已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拏些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文契給你你

此大事如大家私寫五百兩銀欠契不得多今本偏作五十兩知檀改此者必為窮大無疑

要什麼保人也有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謊說着便叫過一個心腹婆子來耳根底下戚戚喳喳說了幾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來果然寫了個五百兩銀子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模走到廚櫃裡將梯已拏了出來與馬道婆看看說道這個你先拏去做個香燭供養使費可好不好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口裡應着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揣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裡掏了

半晌掏出十個紙鉸的青面白髮的鬼來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裡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纔說完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進來找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見寶玉近日燙了臉總不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自覺無趣便同紫鵑雪鴈做了一回針線更覺煩

悶便倚著房門出了一回神（所謂閒倚繡房吹柳絮是也）信步出來看階下新迸出的稚筍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中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圍著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進入了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林黛玉笑道今日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日我打發了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裡去了林黛玉笑道

我可是倒忘了多謝多謝鳳姐兒又道你嘗了可還好沒有說完寶玉便說論理可倒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嘗着怎麼樣寶釵道味倒輕只是顏色不狠好些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来的我嘗着也沒什麼趣味兒還不如我每日吃的呢林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寶玉道你果然愛吃把我這個你拏了去吃罷鳳姐笑道你要愛吃我那裡還有呢林黛玉道果真的我就打發了頭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来就是了我

姐笑道倒你三句不少今夲郄去二行黛云了他們家點茶葉此你既吃了們家茶及九行你給們家做了婦三句今均刪去大

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来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便来使喚了鳳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說這些閒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来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向寶釵道真真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作夢你給我們家做了媳婦少什麼指寶

這玷辱了誰呢誰字好今本改作你字未免庸突

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還玷辱了誰呢。林黛玉抬身就走。寶釵便叫顰兒急了。還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沒意思。說着。便站起来拉住。剛至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来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個坐。獨鳳姐只和林黛玉說笑。正眼不看他們。寶釵方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内的了頭来說。舅太太来了。請奶奶姑娘出去呢。李宮裁聽了。連忙叫着鳳姐等走了。趙周兩個也忙辭了寶

玉出去。寶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来。又道。林妹妹你先略站一站。我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裡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寶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裡有話。只是口裡說不出来。此時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来。掙着要走。寶玉道。噯喲好頭疼。林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亂嚷亂叫。說起胡話来了。林黛玉並了

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來時寶玉益發拏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顫且兒一聲肉一聲放聲慟哭於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璉賈環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一干家中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眾媳婦丫頭等都来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園来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焉用雞犬然輝煌富

今本刪去此五行余却甚表同情然批者却替為大章法足見好惡之難同也

麗非處家之常雞犬閑閑始為兒孫千年之業故於此處必用雞犬二字方是一筏騰騰大舍）眾人益發慌了周瑞媳婦忙帶著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來抬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裡丟不下那裡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了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那裡（忙中寫閑真大手眼大章法）當下眾人

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玉皇閣的張真人。種種喧騰不一。也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看看日落。王子騰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來瞧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來瞧望。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愈發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了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晚派

了。賈芸帶着小子們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着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賈赦還各處去覓僧尋道。賈政見不靈效。着實懊惱。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裡見些效驗。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寶玉躺在床上。益發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

口無不心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事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這幾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餐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自是稱願（補明趙嫗進怡紅為行法也）到了第四日早辰賈母等正圍着寶玉哭時只見寶玉睜開眼說道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也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

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裡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奇語）（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猫鼠兒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

寃孽二字是此書要旨今本作寃結遜原本多矣

哭賈政在旁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難過便喝退趙姨娘自己上来委婉解勸一時又有人来回話兩口棺槨都作齊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聽了如火燒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材一疊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正鬧得天翻地覆没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念一句南無解寃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聽見這些話那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来賈政雖不自在奈賈母之言如何違拗想

如此深宅何得聽的這様真切心中亦希罕命人請了進来衆人舉目看時原来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僧因鳳道因玉一絲不亂）見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様但見

一足高来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長官

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人口不利故特來醫治賈政道倒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裡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石且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觀者著眼方可讀石頭記）故不靈驗了（讀書者觀之）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頂上取下那玉來

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峰下一別轉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往後再看矣）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鍛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冤孽償清好散場

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守着不許別人進來等句今本皆無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卧室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說話讓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着人去趕那裡有個踪跡少不得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守着不許別個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醒來說腹中饑餓賈母王夫人

彌陀佛比人還佗今年改作如來佛不知如來佛乃娑婆世界之佛彌陀佛乃極樂世界之佛香乃知檀改此書者不但不知佛法即佛典之事迹名號亦均茫然可笑甚矣

如得珍寶一般旋熬了米湯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來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聽消息聞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眾人都不會意惟惜春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彌陀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眾生這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愿賜福消灾今日纔好些又管林姑娘姻緣了你說

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再不跟著好人學。只、跟著鳳姐貧嘴爛舌的學。一面說。一面摔簾子走出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慾深魔重復何疑。苦海寬河解者誰。結不休時寬日盛。井天甚小性難移。

第二十六回

一個是時才得傳消息。一個是舊喜化作新歌。

真真假假事堪疑。哭向花林月底。

都漸漸混熟了今本改作便熟了可笑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了環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拏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丟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

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紅玉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了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這裡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文代井井有法）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裡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了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

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裡倒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来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樣。閨言中叙出黛玉之弱草蛇灰線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究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

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願。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筭年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筭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别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

非守誰一輩子兩誰字用得好下面誰守是睛指寶玉且影射芸兒的是妙語今本刪去一誰字改爲誰守一輩子味同嚼蠟矣

氣晴雯綺霰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着老子娘的臉衆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筵席（此時寫出此等言語令人墮淚）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你這話說的卻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熬煎（卻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實是寫寶玉不如一鬟婢）

石頭記　卷三

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方纔說話（文字又一頓）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拏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倒是誰的也等不得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腳來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内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一

面說一面出神總是畫境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拏了去了便向佳蕙道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道他等著你你還坐著閒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著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著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嬤嬤從那邊走來奇文真令人不得機關紅玉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裡來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說好好的又

同他一齊今本改作別同他一來與前幾義相反奇

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奇文神文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著他去叫了見遂心語李嬤嬤道可怎麼樣呢妙的是老嫗口氣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是私心話神妙李嬤嬤道他又不癡為什麼不進來紅玉道既要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總是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慢慢的套出有神理李嬤嬤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了頭

子或是老婆子帶他進来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紅玉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神情另出花樣）一時只見一個小了頭子跑来見紅玉站在那裡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麽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了頭子墜兒（墜兒者贅也人生天地間已是贅疣況又生許多寃情孽債是可為之一歎）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来說着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来了（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那賈芸一面走

一面把眼向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却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二十回中篇篇句句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来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内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窓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個大字

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来匾上是恁樣四個字（傷哉轉眼便紅稀綠瘦矣可嘆）正想著只聽裡面隔著紗窓子笑說道快進来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得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罵四）文章閃爍（陳設）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了頭来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金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靸著鞋倚在床上拏著本書看見他進来將書擲下早堆著笑立起身来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来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了環端了茶

来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著話眼睛却溜瞅那了環細挑身林龍長臉面穿著銀紅襖子青緞背心白綾細褶裙不是別個却是襲人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都把那有名人口都記了一半（一路總是賈芸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亂）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来寶玉又在旁邊坐著便忙站起来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總寫賈芸乖覺一絲不亂）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

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妙極是極況寶玉有何正經可說的）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幾個誰家自北靜王公侯駙馬諸大家包括盡矣寫盡紈袴口角　對芸兒原無可說之話故閒敘）那賈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来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

他說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
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
我罷我看他拏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
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在園內的人失落的
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
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
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
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
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

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停着些走口裡一長
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
母在那一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了漸漸入一個月多
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
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纔剛那個與你說
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便叫小紅你問他
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
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看見他的
手帕子我有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

出賈芸回来找紅玉不在話下（至此一頓狡滑之甚）如今且說寶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麽又要睡覺悶的慌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来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来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麽葳蕤越發心裏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悒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

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来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作什麽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作什麽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逕来至一個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與後文落葉蕭蕭寒烟漠漠一對可傷可嘆）舉目望門上一看只見匾上

寫着瀟湘館三字。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未曾看見先聽見有神理)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有神理真真畫出)寶玉在窗外笑道。為甚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拏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

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了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妙極可知黛玉是怕寶玉去也)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吃。

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沏碗我吃○紫鵑道○那裡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笑道○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來再舀水○說著○沏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來拏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

石頭記 卷三 十二

的○一面哭著○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家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著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墻角邊一陣哈

哈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掐着手跳了出来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裡出来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来是哄他薛蟠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媽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噯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還跪着做

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来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大西瓜這麼長一尾新鮮的鱘魚這麼大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豬你說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

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来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兒又纔来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来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来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来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来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来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

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来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著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欵原来是庚黃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来命人取過筆来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别是這兩字罷其實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来是

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著。小厮来回。馮大爺来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来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来了。眾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著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

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打圍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来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咱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

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来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拏大杯来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倒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

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一則還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剌剌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来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来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樂去了倒底打

發人来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甞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来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他叫他留着送人請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環倒了茶来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卻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来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麼了一步步

行来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来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来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會再往怡紅院来只見院門關着黛玉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来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内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来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来罷林

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恐怕院內的了頭沒聽真是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聽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已又回思一番雖說是母舅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正是回去

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又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貌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一聞此

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真是花魂點點無
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
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喜相逢三生註定遺手帕月老紅絲幸得人語
說連理又忽見他枝並蒂難猜未解細追思圖
多疑空向花枝哭月底

第二十七回

葬花吟是大觀園諸艷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花日諸艷畢集之期。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只取其韵耳。

此回回目今
下作寶釵戲
彩蝶黛玉泣
殘紅卻佳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閉了門。方轉過來。猶望著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方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什麼

日淚自乾寫
出瀟湘無限
深愁今本改
爲自淚不乾
無味之至

此數句今本
刪

常常的便自淚自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曲。只得用話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著床欄杆。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上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

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千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颻花枝颭颭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同了大姐香菱與衆丫環們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

寶玉說有一句話請說來句今本刪却不知刪却此句則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一語未免向覺唐突

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下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們去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着便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林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

罷了二字寫出寶釵滿腹猜忌今本删去

一隻玉蝴蝶今本改作一雙

玉嬛疑罷了到是回来的妙想畢抽身回来剛要尋别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隻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蹁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来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撲只見那一隻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去了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来只聽滴翠亭裡邊咸咸查查有人說話原来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隔子糊

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拏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拏来給我罷又聽道你拏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来不成又荅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尋了来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拏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别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我拏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况且他再三

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拏我這個給他，筭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個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偺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偺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偺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

玉蟬玉蝶亦兩金玉因緣謂作者無心未之能信

他們豈不燥了。況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說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

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裡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

祇此數語便為黛玉結下一大冤孽讀者死意吾不信也緊接下寫鳳姐一層亦有深意

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連忙棄了眾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作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打量。見他生的乾淨俏麗。說話知

趣因笑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麽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喲你原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許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

為遇鴛鴦卒是何神

放著一捲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来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拏去再裡頭床頭間有一個小荷包拏了来紅玉聽說抽身去了一回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来站著繫裙子便趕上来問道姐姐可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抽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来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紅玉聽了纔往稻香

村來頂頭的只見晴雯綺霰碧痕紫綃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鑪子也不爖就在外頭逛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鑪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爖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霰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着將荷包舉給

雯又自結究竟凡小傳須知皆紫贈而作

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個樣這一遭半遭兒的筭不得什麽過了後兒還聽得麽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筭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裡紅玉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

了起來。纔將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拏去了。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

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拏著腔兒。哼哼唧唧

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破落戶纔好○鳳姐又道○這一個了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作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頭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不理

令兒抬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樣伶俐了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

只叫紅兒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饒不挑倒把他的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麽怨的他媽鳳姐道既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笑道愿

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著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剛說著只見王夫人的了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癡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

了下來將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直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個光景來不像是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去了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

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顆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存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

王道我這麼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過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器沒處擱的古董再就是紬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鏤的香盒兒膠泥垜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不值什麼拏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包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者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

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個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作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

登時沉下臉来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作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有什麼他也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益發動了氣。将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

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忒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来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說我存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来罷。顯見的是哥哥妹

妹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著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越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著他。說著。只見寶釵約著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度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

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著。哭的好不傷感。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閨。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淚暗灑　灑上花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未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强如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 卷三 十六

總評

幸逢知己無迴避密語隔窗怕有人總是關心
渾不了叮嚀囑咐為輕春
心事將誰告花飛動我悲埋香吟哭後日日歛
雙眉

第二十八回

茜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蓋琪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説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

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来亦到無可尋覔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覔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覔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覔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林黛玉

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想着抬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忽抬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

撂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嘆道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姑娘也愛吃連忙乾乾淨淨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

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我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寳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白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寃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眼淚林黛玉耳内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中不

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寳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憑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駡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還得你伸明了緣故我纔得脫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昨

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了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了頭們懶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他們就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

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踈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

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六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到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燥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

搥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盡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還不殼龜大的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算為奇只在羣藥裡算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

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拏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著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媽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謊口裡說著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著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著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著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

不是撒謊這到是有的上日薛大哥親自來向我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貴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聽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来和我尋他說妹妹就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掐下来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来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合麵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

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拏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為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沒當家花花的就是墳裡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臉望著林黛玉說却拏眼睛瞟著寶釵林黛玉便拉王

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支吾著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侮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著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著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著只見賈母房裡的了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了頭走那了頭說等著寶玉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咱們走我先走了說著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

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淌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

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羼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站着蹬着門檻子拏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

横豎我自已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説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了頭叫紅玉的我要叫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麽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説着便要走鳳姐兒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回來罷説着便来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

娘吃了什麽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麽好的我到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了頭吹熨斗坑上兩個了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麽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麽呢纔吃了飯這麽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了頭説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説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

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作什麼呢因林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去抹骨牌呢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那骨牌纔來了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

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林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裁的林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干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抽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至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

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到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雙壽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

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

笑道你把那梯己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拏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丢下想着你來又記挂着他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拏拏住了

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此唱一曲為直刺寶玉）

唱畢笑道你嗑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嗑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

石頭記　卷二十八

大海遂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寶玉拏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箇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麽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

你如令一亂令到嗑十大海下去斟酒過來。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壻覓封侯。

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說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通不懂。怎麽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

粒金蒪令跋作玉液波

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於是拏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蒪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

拈起一片梨来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便道是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說畢端起酒来唱道
你是個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古

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的話
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 纔
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雞肉說道
雞聲茅店月
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將来終身指靠誰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
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荳蔻花開三月三是歌曲中絕妙好詞今本改作荳蔻花開便平

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

眾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

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

說完便唱道

荳蔻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裡鑽 鑽了

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上打鞦韆 肉兒小

極樂奇矣此下清息俗人那得知之

本改作嫁男人是烏不如原本字遠甚

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便拈起一個桃來說道

桃之夭夭

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

日不言語了馮紫英道快說來怎麼悲薛蟠急的眼

瞪的鈴鐺似的便說道女兒悲咳嗽了兩聲又說道

女兒悲嫁了個大烏龜

眾人聽了都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

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怎麼不傷心呢眾

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來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麽愁薛蟠道

女兒愁繡房攛出個大馬猴

眾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要篩酒寶玉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麽眾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沒好的了聽我說罷

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

眾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

女兒樂一根⿰毛及⿰毛必往裡戳

眾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眾人都怔了說這個什麽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蒼蠅嗡嗡嗡

眾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

吽作哼哼韻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到別躭悮了別人家於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

配鸞鳳真也看着看着字是京語與早音略同以其義則言配鳳得成功之意也今本改作巧字亦通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着呀看天河正高 聽瞧樓鼓敲 剔銀燈同入鴛鴦幃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拏起一朶木樨來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暖

衆人道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菡怔了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

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麽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拏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菡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菡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

句話借問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

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静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别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来給我繫著寳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将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拏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来拉著二人道放著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来幹什麼快拏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来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寳玉回至園中寛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寳玉道馬上丢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寳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拏著我的東西給那些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裡沒個算計兒再要說幾句又恐嘔上他

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連忙一頭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趂早兒拏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究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

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主了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日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著命小丫頭子來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多

著一個香如意。一個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只多的一個香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拏出來都是一分一分寫著籤子。怎麼說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拏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

綃乃寶玉中之婢令改作紫鵑免於情理合寶玉一送物均用已了環渴呼紫鵑特之理

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淌。說著便叫紫綃來拏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拏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著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

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

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黛玉道。昨日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著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著。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著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裡呢。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與寶玉一樣。心裡愈發沒意思起來。幸

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遇見寶釵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来寶玉在旁邉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

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獃了寶釵褪了串子来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麽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来瞧了一瞧原来是個獃雁薛寶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来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説着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来寶玉不防

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世間最苦是癡情。不遇知音休應聲。盟誓已成了。莫遲誤今生。

第二十九回

清虛觀賈母鳳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小不適意事來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難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大旨

此回專寫寶黛二人癡病此一癡字為一部全書之要吾亦為此一回中之要指下面第十五頁明敘二人癡病故回目曰癡情女也今本無端改為多情女誠百思不得其故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林黛玉將手帕子摔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黛玉搖着頭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遂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了。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兒

你們不去我去句甚自然今本改為我自家去加了自家二字於情理口氣均不合

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偺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都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閑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展展的看。賈母聽說笑道。既這麼說。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趕情好。就只是我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日我在正樓上。你在兩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好不好。鳳姐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

又向寶釵道你也去逛逛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姐妹去逛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還笑道還是這麼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子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日跟了老太太逛去這句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的聽了這話誰不愛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待

去他也萬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歡喜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轎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一樣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獨坐一乘八人大亮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一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惜春探春

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盖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寳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待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的是金釧兒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丫頭們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再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娘並跟出門

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蹭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斷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說笑不絶周瑞家的過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家笑話說了幾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寳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的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笏披衣帶領衆道士在

路旁請安賈母的轎剛至廟門以內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坊土地本境城隍各泥胎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姪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來攙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拏着剪筒照管各處的蠟花正欲得便瞧瞧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內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野牛肏的朝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

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拏拏拏打打打賈母聽了忙問道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兒上去就攙住賈母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燈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慣了那裡見的這個勢派可憐見的倘或一時唬着了他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

一手拏着燭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他起来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通說不出話来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珍答應了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層的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進入三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帶去給他幾個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来幾個領了下来賈珍站在堦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

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扣着帽子跑了来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這裡地方大今兒不承望来這麽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帶了你那院裡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幺兒們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来了一個閑人也不許到這裡来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麽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扣着鈕子從鐘樓裡跑出来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

還受着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道問着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拖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芹賈萍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璜賈𤨒賈璨等也都忙帶了帽子一個個從墻根下慢慢的溜上來賈珍又問賈蓉道你站着作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要馬一面抱怨

道早都不知作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捆着手呢馬也拉不來待要打發小廝去又怕後來對出來說不的親自走一淌騎馬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去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我論理比不得別人應該在這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賈珍知道這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兒後又作了道錄司的正堂曾經先皇御口親

封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録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在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偺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撏了你的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躬身陪笑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起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小姐奶奶納福一向沒到府裡

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到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狠乾淨我說請哥兒来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笑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来忙上来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請了安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了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

把個孩子逼出病来了。張道士道。我前日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歡喜讀書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来。賈母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寶玉還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

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呵又一大笑。又道。前兒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的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可如今也打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罷了。来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

過給他幾兩銀子也罷也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了頭的寄名的符你也不換了去前兒虧你還有那們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料娘娘來做好事就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拏了一個茶盤子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

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兒笑道你手裡拏來也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乾不淨的怎麼拏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拏出盤子來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到像和我們化布施來了眾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也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頭地獄鳳姐兒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拏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

化布施到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們着你老天拔地跑什麽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壯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暑熱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了捧了出去這裏賈母與衆人遊玩了一回方上樓

去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希罕都沒什麽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在房裡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内看時只見也有金鐄的也有玉玦的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貫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都是那裡来的何必這樣這斷不收的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

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收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們捧了這個跟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到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事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遭蹋了這些東西要捨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拏錢施捨罷

說畢張道士方退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賈母在正樓上坐了鳳姐等佔了東樓衆了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倒在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着申表焚香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個小了

頭子捧著方纔那盤子賀物自己將玉帶上用手翻弄一件一件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拏了起来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這麼一個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来是湘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住在我們家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

湘雲有這件東西便將那麒麟忙拏起来揣在懷內一面揣著心裡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裡揣著却拏眼睛瞟人只見衆人到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著他點頭兒似有贊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裡不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林黛玉笑道這個東西到好頑我替你留著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寶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拏著說著又復揣起来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来了

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作什麼我不過沒事
来逛逛一句話說完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来
原来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了
猪羊香供茶食之類的東西送了来鳳姐兒聽見了
忙趕過正樓来拍手笑道噯呀我就不防這個只說
偺們娘兒們來逛逛人家只當偺們大擺齋壇的来
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得預備賞封兒只見馮
家的兩個管家娘子上樓来了馮家的兩個未去又
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来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

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近親友世家相
與都来送禮賈母纔後悔起来說又不是什麼正經
事我們不過閒逛逛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了
人因此雖看了一回戲至下午便回来了次日便懶
去鳳姐兒又說打墻也動土已驚動了人家今兒樂
得還去逛逛那賈母只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寶玉說
親的事来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氣
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
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

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又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去吃不時来問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作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起說親心中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也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之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到比往日別人說話

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来道我白認得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来直問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来寶玉又道昨兒我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準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林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回的話来今日原是自己說錯了又是著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

此段寫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痴病第八行上又寫黛玉偏生也是個有癡病的兩癡字是此回要旨故回目為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也今本將回目改為多情女謬極

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的親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裡生氣来㧱我来殺性子原来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癡病況從小時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對既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這些邪書僻傳凡遠近親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留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他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

瞞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着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解煩惱反来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白有了你你竟心裡沒我我心裡這意思只是口裡說不出来那林黛玉心裡想着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方見得待我重而毫

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了兩個心了那寶玉心裡又想着我不管怎麽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同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知我近不知我遠那林黛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就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你是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

来卻都是求近之心弄成疏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咽口裡說不出話来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玉来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麽勞什東西我軋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公然不動寶玉見不碎便回身找東西来軋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說道何苦来你又軋那啞吧物件有軋他的不如軋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都忙

進來勸解後來見寶玉下死力軋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軋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上都氣黄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軋他倘或軋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

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紫鵑因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校証這會子他這個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

也由不的滴下淚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凉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去開了手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拏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扇着見三人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的傷起心來也拏帕子擦眼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强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姑娘拌嘴林黛玉

石頭記 卷三

聽了也不顧病起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別人再給他穿好的去襲人忙摟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方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竪總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軋玉不知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作

一件正經事的来告訴也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一齊進園来瞧他兄妹襲人急的抱怨紫鵑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道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来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沒話問起来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了寶玉去了方纔平復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的生

日家裡擺酒唱戲請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已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熱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道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兒反不往他們家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得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好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二人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

寶黛二人令乎作寶林二人不安

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的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你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生不嚥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黛二人耳內原來他二人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是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此說的滋味

都不覺潛然淚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洒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嘆却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的小厮們和他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是罵小子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子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着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兒賠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那寶玉聽

了不知依也不依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一片哭聲，總因情重。金玉無言，何可為証。

第三十回

借扇敲雙玉。是寫寶釵金蟬脫殼。銀箸劃薔字。是寫癡女夢中說夢。脚踢襲人。是斷無是理。竟有是事。

此回回目今本作椿齡畫薔當仍以此原本為是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劃薔癡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角口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那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到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

不上我們這門了今本將這字改為的字這的兩字細為比較還是這字妥

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林黛玉欲荅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来賠不是来了林黛玉聽了道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道寶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這會子又来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到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

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麽氣一面說著一面進来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林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来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滚下淚来寶玉笑著走近床来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著到像是咱們又拌了嘴似的若等他們来勸咱們那時豈不咱們到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

你要打要罵憑著你怎麽樣千萬别不理我說著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林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别叫人知道他們拌了嘴就生分了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也全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黛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来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

癟字今本作迴

麼你家到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到把這話告訴人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脹低了頭不敢嘖一聲幸而屋裡沒人林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說不出話來見寶玉癟的臉上紫脹便咬著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顱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拏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

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雖然哭著卻一眼看見了見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著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拏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寶玉見他摔了手帕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林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林黛玉將

手一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麽涎皮賴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没說完。只聽喊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跳了進来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們好了没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来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没見你們兩個有什麽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麽又成了烏眼雞呢

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著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頭叫了頭們一個也没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麽。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及至我到那裡說和。誰知兩個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笑對說。倒像黃鷹抓住了鷂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那裡還要人去說和。說的滿屋裏都笑起来。此時寶釵正

生我又不了今本作生的又不了無端的去一我字理亦不通

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日惱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寶釵笑道這也多禮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日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

了寶玉聽說便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閃笑道怪不得他們拏姐姐比楊妃原也體豐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著可巧小了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了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你頑過你再疑我你和素日嬉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跟前該問他們去說的靛兒跑

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方
纔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
閃去了林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
纔要搭言也趂勢取個笑不想靛兒因找扇子寶釵
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笑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
什麼戲寶釵因見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
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
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
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

連這一齣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子
這叫負荊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荊請罪你們
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是什麼負荊
請罪一句話未說了寶玉林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
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於這些上雖不通但只
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問人道你們大
暑天誰還吃生姜呢眾人不解意便說道沒有吃生
姜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詫異道既沒人吃生姜怎
麼這麼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

過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慚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寶釵鳳姐去了林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著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了心自已沒趣又見林黛玉來問著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林黛玉多心說不得忍著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目今盛暑之際又值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著手到一處一

處鴉雀無聞從賈母這裡出去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了頭子手裡拏著針線卻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旁邊搥腿也乜斜著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撥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寶玉寶玉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

墜子一撥撥字寫得當時情事如畫今本改作摘字試問耳上墜子能否勝此一摘否耶如果是摘金釧能不吃驚呼痛耶

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明日和太太討你偺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麽金簪子吊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你這個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拏環哥兒同彩雲去寶

玉笑道憑他怎麽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打了個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罵只管罰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

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来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来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来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来只見赤日白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

薇正是花葉茂盛之時寶玉便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拏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顰兒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奇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女到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内一個卻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来寶

一時興至恐忘了故在地下畫着推敲今本刪去了故二字不通

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了故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劃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不覺的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

地字今本改作地字不通

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次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釵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嬝嬝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相去只管癡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去數一數十七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着他

子一定有什麽說不出的大心事纔這麽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麽熬煎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单薄心裡那裡還擱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來刷刷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到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

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隐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了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麽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喲了一聲覺得渾身冰涼低頭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聲不好了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掛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子都放了學進園来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

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内把些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内頑要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下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的門山響裡面方聽見了估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誰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麽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要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的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你怎麽大雨裡跑什麽那裡知道是爺回来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便抬脚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駡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拏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

噯喲。原来是你踢在那裡了。襲人從来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麽樣。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来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麽大。今日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就偏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

起別人来。寶玉道。我纔剛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你安心了。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些小了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他們也沒個怕懼兒。你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纔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已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下疼的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到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

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睡不穩忽夜間聽見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来悄悄的秉燈来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来噯喲一聲睜開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麽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我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他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 卷三

總評

愛衆不常多情不壽風月情懷醉人如酒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嬌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情情。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總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的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

的手笑道。這一鬧不打緊。鬧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麼。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

問其原故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悅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

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比如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

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嗟短嘆偏生晴雯上来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来怎麼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来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

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何苦来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發顫因說道你不用忙將来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来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来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来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過

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麽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黄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個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别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的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正明公道連個姑娘還沒挣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

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麽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你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當著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麽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是為了事進来勸開了大

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究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彀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

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他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拏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

這個心使碎了使字回應上文樁樁事蹟在內今本改作使字無味之至

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了鬟見吵鬧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来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扶起来。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来。襲人見寶玉流下淚来。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来。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来。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黛玉道。

二哥哥不告訴我。問他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了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拏你當嫂子。寶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擱的住你来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来死了。到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

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作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後。就有人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

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又來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嬌慣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說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像什麽。叫人看見像什麽。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麽睡着呢。晴雯沒的話。嗤的又笑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

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拏了水來偺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可也不用洗了我倒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

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來拏菓子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更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扇子原是搧的我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拏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聲響就故意的打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

拏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拏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著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嗤嗤又聽幾聲。寶玉在旁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幾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拏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

搬了出來。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著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著。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

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中坐著。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許多丫環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

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閨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
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
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
起身寛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
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嬸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
釵在旁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别人
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兄
弟的袍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
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

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頭上掛的那燈
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来大
家掌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倒扮上小子好看
了林黛玉道這筭什麽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来
住了沒兩日下起雪来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
拜了影回来老太太的一個簇新的大紅猩猩毡斗
蓬放在那裡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
就拏了個手帕子攔腰繫上和了頭們在後院子裡
撲雪人兒去一交栽在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

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寶釵笑向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們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咭咭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裡来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麽着。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娘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来。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麽。寶釵笑道。他不想着别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别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来了。笑道。雲妹妹来了。怎麽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麽不来。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麽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多謝你記念。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来了。說着。拏出手帕子来挽着一個肐膝。寶玉道。甚麽好的。你倒不如把前兒

送来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眾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那絳紋石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来。你就把他也帶了来。豈不省事。今兒巴巴的自已帶了来。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来還是他。真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来。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說話。拏進来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得我先告訴来人。這是那一個了頭的。那是那一個了頭的。那使来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了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来。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横豎我来給他們帶来。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眾人聽

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麽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的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頑頑湘雲答應了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

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麽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偺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湘雲道花

此處與原本不同

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荅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個陰陽不成。陰陽

兩個字還只一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看著日頭叫太陽呢。筭命管著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的明白

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顆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偺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拏幾件東西。因想不起個什麼來。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縧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

娘道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倒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說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笑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著湘雲拏手帕子握著嘴呵呵的笑起來。翠縷道說是了。就笑的這樣。湘雲道

天規矩者言人道之規矩也

狠是狠是翠縷道人規矩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狠懂得一面說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晃在那裡翠縷聽了忙趕上拾在手裡攥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拏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来的好奇怪我從来在這裡沒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拏来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采輝煌的一

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来了笑問道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作什麽呢怎麽不找襲人去了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来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来了連忙迎下来攜手笑說一向别情景况一時進来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来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摸掏掏了半天阿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

西你收起来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也有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因說道

不知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草蛇灰線在千里之外

第三十二回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懷人詩一絶讀之堪合此回故録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盡處
解到多情情盡處　月中無影水無波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説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来拏笑道虧你棟着了你是那裡棟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来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荅襲人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

住着晚上你同我説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害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説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来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説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作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拏出小姐的欵来你既拏小姐的欵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来了必定趕来先瞧瞧你你不信

你問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麽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兒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笑道我只當林姐姐給你的原來是寶釵姐姐給了你

不必說了了字今本改為話字不妥

我天天在家裡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麽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著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這話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麽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怪嗔我贊了寶姐姐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旁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是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了叫我惡心只會

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筭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因笑道既

這麼說我就替你做了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就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拏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

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計的女孩子說紮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拏了一個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也就信了拏出去給這個瞧給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来他還叫着人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呢大夫又說道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

今年半年四字今本作今年半年来句法不妥

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拏針線呢正說着有人来回說興隆街的大爺来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拏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鞾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面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驚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寶玉道罷罷

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来。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世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来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髒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就咳了

那林姑娘見你你字今本作他字應仍用你字為是

一聲。拏起腳来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来。真真寶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赸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道後来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来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

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要趕来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来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帕鸞絲。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因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来。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

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来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

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服出來。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

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黛玉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甚麼金。又甚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

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

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卻也怔怔的望著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

口裡說著。卻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站著。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拏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著。一時林黛玉走開。他還站著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不敢說。今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著。只等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得魂銷魄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襲人送扇子來。羞得滿面紫脹。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見寶釵從那邊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

出什麼神呪。這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裡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了。由他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道。噯喲。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麼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倒是你

說的是。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著雲丫頭的神情。再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那雲丫頭在家裡竟一點兒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

家裡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噥着使罷要勻淨的等明兒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

只說是你做的六字不可少今本無端刪去

我也不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在家裡做活計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信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

我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兒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下井裡打水。見一個尸首。趕著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還只管亂著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贊嘆。想素日同氣之情。

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卻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中。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著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在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

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幾下攆了他下去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道姨媽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頑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媽也不必

你妹妹們者指迎探等人也今本改作姊妹們已非人將戚了戚戚爲各了飢更與上句不合矣

勞神念念于茲若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妹妹們的新衣服拏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了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灾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

然是個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媽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倒做了兩套拏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媽放心我從来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来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寶釵来了却掩了口不說了

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来拏了去了再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世上無情空大地人間少愛景何窮其中世界其中了含笑同歸造化功

襲人湘雲黛玉寶釵等之愛之哭各具一心各具一見而寶玉黛玉之癡情癡性行文如繪真是現身說法豈三家村老學究之可能夢見者不禁炷香再拜

石頭記 卷四

第三十三回

富貴公子。侯王應襲。容易在紅粉場中作罪。風流情性。詩賦文詞。偏只爲鶯花路間留滯。笑嘻嘻哭啼啼。總是一般情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賞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眾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內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走着。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

往裡走。可巧兒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在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咳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

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来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来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来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来往為什麽今日打發人来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走出来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来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

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爺承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史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裡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

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轉諭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來寶玉也不知是何緣故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說著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道現有據證何必還賴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裡寶玉

聽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史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著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

氣的目瞪口歪一面送出那長史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快打賈環見他父親唬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道你跑什麼跟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逛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了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

所以繞趕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使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興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將眼一看衆小廝小廝們

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拉着太太的了頭金釧兒强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拏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是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

了一個個都是咬指咬舌連忙退去那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聲拏寶玉拏大棍拏索子綑上把各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往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干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稍信偏生没個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姆姆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

跺脚跺字今改作手字

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作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的寶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

忙又退出是今本改為忙亂着

等語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在櫈上舉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眾門客見打的不像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醸壞了到這步田地還来解勸明日醸到他弒君殺父你們纔解勸不成眾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極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

穿衣出来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趕往書房中来慌的眾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来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

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益發勒死了以絕將来之患說着便要繩索来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死勸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拏繩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未喪母者来細玩既喪母者来痛哭）說畢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来賈政聽了此話

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緑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汗巾看由豚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来苦命的兒吓因哭出命苦兒来忽又想起賈珠来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去那李宫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别人還可惟有宫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

喘氣的走来今本加上搖頭二字

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正没開交處。忽聽了環来説。老太太来了。一句話未了。只見窓外顫巍巍的聲氣。説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净了。賈政見他母親来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来。只見賈母扶著了頭。喘氣的走来。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説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来。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説。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聲道。你原来和我説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没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説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

下含淚説道。為兒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説。便啐了一口。説道。我説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説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是怎麽教訓你来。説著也不覺滚下淚来。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著。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

乾答應之乾字今本删去非是

你大家乾淨說着便命人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乾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乾淨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苦

叩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罣寶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環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麽個樣兒還要攙着走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櫈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送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

自悔二字今作跌為自己不妥

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塲。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道。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麽。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去。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

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麽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不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麽得知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習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

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脚。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近前來。經心伏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嚴酷其刑以教子。不情中十分用情。牽連不斷以恩媚。有恩處一等無恩。嚴父慈母一般愛子。親優溺媚。總是乖淫。蒙頭花柳。誰解春光。跳出樊籠。一場笑話。

第三十四回

兩條素帕。一片真心。三首新詩。萬行珠淚。襲卿

高見動夫人。薛家兄妹空爭氣。自古道情是苦

根。苗慧性靈心的。回頭須早。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来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来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来襲

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来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聽丫環們說寶姑娘来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拏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来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

曰心中大暢曰令人可玩可觀皆寶哥癡病與眾人不同處今本必欲删改之至與世人同

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掩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掩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

一心理此種人不許讀此書

殃横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謂糊塗鬼祟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寶玉原來還不知道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

今兒明兒今本全改為今日明日頓失京話口氣

時說出寶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来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麼樣細心的人你何曾見過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就說什麼的人襲人說出薛蟠来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放恣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来看你你好生養著罷方

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此二語必不可少今本何故刪去

的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来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倒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

別胡思亂想句下今本加入要想什麽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裏去取了十八字此書中此二語最多且出之王夫人鳳姐等口内時余猶每見其無味今必加入寶釵語中真屬胡鬧

纔我拏来的藥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麽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朶裡。雖然彼時不怎麽樣。將来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内着實感激寶釵。進来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寶玉默默的淌在床上。無奈豚上作痛。如針

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個丫環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来。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来。訴說忠順府拏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来。哭說為他投井之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泣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来。

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就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餘熱未散走兩淌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

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況已是活來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来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的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取笑開心呢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

已進来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
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来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
来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嗑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睡
去接着周瑞媳婦吴龍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
有年紀常往来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来襲人
忙迎出来悄悄的笑道嬸嬸們来遲了一步二爺纔
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
他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
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荅應送他們出去剛

要回来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来口稱太太叫一個
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
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
在房裡我去了就来說畢同那婆子逕出了園子来
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
来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来也罷了你又丢了他来
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
穩了那四五個了頭如今也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
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来一時聽

不明白。倒就悞了。王夫人道。也沒話說。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著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纔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結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拏那糖醃的玫瑰滷子

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香露來。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胡亂蹧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拏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拏了來。襲人道。只拏兩瓶。來罷。多了也白蹧蹋。等不彀。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拏了兩瓶子來。付與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

銀盖鵝黃簽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麽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簽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遭蹋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吽站着我想起一句話来問你襲人忙又回来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兒挨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麽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見你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嚷出来吽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

佔着戲子人家来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别的原故襲人道别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掩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太别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麽生氣的你只管說来襲人道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将来做出什麽事来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人吽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

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快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单弱况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壞了所以就縱壞他我常常苦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了若打壞了將来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滾下淚来

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筭是造化了要這樣起来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兒太太提起這話来我還記罣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心疑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

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没甚麽别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

人忙回道太太别多心並没有這話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没事常說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

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来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字来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来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

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内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周全我何曾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翻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名聲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日既說了這樣的話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

来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命調来嚐試果然絶妙非常因心下記罣著黛玉要滿心裡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来（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一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麽搭訕呢寶玉想了一

想便伸手拏了兩條手帕子撂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拏了帕子往瀟湘館来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来忙拍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来滿屋黑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荅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来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来給

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着悶着實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来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筭不解何意這裡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手帕子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

解贈今本為勞惠贈字不免有巾氣

再令人私相傳遞於我可懼我自己每每好笑想来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纏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抛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窓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来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至

二更寶釵方回來原来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調唆了人来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次都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閑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牙道不知好歹的寃

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来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麽薛姨媽道你還粧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已過去了不必較証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鬭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

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先疑惑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那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賍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纔罷分明是為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拏我来作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兩下

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令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進去寶玉打死我他替我償了命大家乾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閂来就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拉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来薛蟠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来寶玉活一日我擔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又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個樣兒不說来勸媽你還

反鬧的這樣别說是媽便是旁人来勸你也為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来了薛蟠道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别說多的只拏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我們見過十来次的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

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個寶玉鬧的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到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拏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正配你留心了見寶玉有那勞什骨子你自

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住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裏安歇不提這裏薛姨媽氣的亂顫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知那孽障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裏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整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去薛

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保重些兒就是哭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能成曠世希有之事

叢寶玉意中諸多輻輳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

凡人作臣作子出入家庭廊廟能推此心此志何患忠孝之不全事業之不立耶

第三十五回

情因相愛反相傷何事人多不揣量黛玉徘徊
還自苦蓮羹甘受使兒狂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看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纔

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環媳婦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

如今雖然是五月裡天氣熱倒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濕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

勝於雙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唬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

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来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来滿屋内陰陰翠潤几簟生凉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来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来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来作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知道他又過来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

来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来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進来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上撞磕着了来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低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

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靜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那裡說起来的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妹從来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閑逛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来了。薛姨媽道。你要有這個恒心。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

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来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孝順媽多疼妹妹。反教娘生氣。妹妹煩惱。真連個畜生也不如了。口裡說。眼睛裡禁不起也滚下淚来。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来。寶釵强笑道。你鬧彀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哭起来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何曾招媽哭来。罷罷。且丟下這個别提了。叫香菱来倒茶妹妹

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過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炸去了。寶釵道。黃燈燈。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了環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淌在榻上。

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荅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禁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小荷葉兒蓮蓬兒的湯還好。鳳姐在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筭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人做去。鳳姐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回

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回說。管廚房的說。四副湯模子都交上来了。鳳姐兒聽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先接過来瞧時。原来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副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花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都

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這個。也不認得這是什麼用的。鳳姐兒不等人說完。便笑道。姨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来。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起来了。說着接了過来。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拏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湯来。王夫人道。要這些怎麼。鳳姐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寶兄弟

提起来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姨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上個俊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著作了。在我的賬上領銀子。婦人答應著去了。寶釵在旁笑道。我来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来。鳳丫頭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

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来得呢。他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媽强遠了。你姨媽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姐兒嘴乖。怎麼怨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說話的。又有不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是单是只會說話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

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及寶丫頭。薛姨媽聽說。笑道。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贊林黛玉的。不想贊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

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咱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姨媽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不然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連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襲人笑道。你站了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襲人笑道。可

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們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兄弟作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閒着的了頭多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他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

處他天天也是閒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了園中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了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衆婆娘了頭們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

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飯在這裡放添了東西来鳳姐荅應出去便命人往賈母那邊去告訴那邊的婆娘快往外傳了幷了頭們快都趕過来王夫人又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見探春惜春兩個来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自不消説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用手巾裹著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

了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了四雙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傢伙来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来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王釧兒在那邊便命王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拏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来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荅應同著

玉釧兒出来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来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来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兩個来的怎麼碰巧一齊来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来玉釧便向一椅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来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来了却倒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来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没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来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筋来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没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

他還是哭喪著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摸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使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悅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湯拏了來我嚐嚐玉釧兒道我從來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過來嚐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

我只管躭悞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帶動我少不了忍著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淌下罷那世裡造了孽的這會子現世現報教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嗤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捱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嚐了兩口湯寶

玉故意説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麽好吃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説方解過意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説道你既説不好吃這會子説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的了頭們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傅二爺家的兩個媽媽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説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媽媽來了那

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故與别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習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過來其中原來有個原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聽人傳説才貌俱全雖目未親睹然遐思遥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癡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妹要與豪

門貴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躭悮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母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二句話那玉釧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合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

兒倒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麽說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卻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痛不痛玉釧兒合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合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

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湯了手倒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個獃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談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合魚說話見了星與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蹧蹋起來那怕

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寶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寶玉之不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寶玉乎是贊寶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寶玉乎是嫌寶玉乎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着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忘了你煩你來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着也沒事都替我

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且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顏色呢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呢或是石青的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蹬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拏了來

窓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留下兩個小了頭聽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寶玉道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姓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呼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呌鶯兒如今

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嬌憨婉轉。語笑如癡。早不勝其情了。那禁又提起寶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裏。好姐姐細細告訴我聽。鶯兒笑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外頭說道。怎麼

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裏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

通靈玉已被金線絡住。犨兒絕望矣。[illegible]本有作寶[illegible]叫薛蟠遣人送菓子者。[illegible]作薛姨媽遣人來問者

盡一疊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
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纔剛太太打發人
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送來
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
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就吃
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笑道從來沒有的事叫我
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
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
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

本有作寶 叫薛蟠遣 送菓子者 作薛姨媽 人來閑者 姨媽與寶 皆甫從怡 院出去所 閑答皆不 合 打是昨日 何得叫他 兒過去狀 夫人日氣 往如此今 以作他人 不要

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與寶
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
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
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
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環送了兩樣菓子來
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
散散心太太着實記掛著呢寶玉忙答道若走得了
必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
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剛那菓子

掙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是以情說法警醒世人黛玉因情凝思默度忘其有身忘其有病而寶玉千屈萬折因情忘其尊卑忘其痛苦並忘其性情愛河之深無底何可泛濫一溺其中非死不止且汎愛者不專新舊疊增豈能盡了其多情之心不能不流於無情之地究其立意倏忽千里而自不覺誠可悲夫

第三十六回

造物何嘗作主張。任人稟受福修長。劃薔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

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益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丫環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寶釵輩常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

今人但抱守一部四書謂世界道理止於此矣遂將他書焚卻嗚呼此紅樓之所以作也今本此將三句刪去此種人不許讀此種書果依此說寶哥之福不如戲子矣

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眾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

問平兒道這幾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識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個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容易也

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遷延著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趁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刻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著一個人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了頭好就吩咐下月好放給月錢的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

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著我吃個雙分子不為過餘了鳳姐答應著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頭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

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数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麼不按数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了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了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了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着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

這兩分的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数吽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

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裏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姨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

笑。忙又忍住。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好丫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拏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以後凡事有趙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就是了。鳳姐一一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姨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

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後文連呼二聲我的兒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寶玉四字愈令人墮淚加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愧寶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淚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淚也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字寫得出者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了頭總有放縱

的事到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全且渾著等再過二三年再說罷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上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著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蹭著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

樣刻毒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别作他娘的春夢明兒一畧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偺們了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個丫頭一面駡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寳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寳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說就要洗澡便各自散去寳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寳

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寳釵便順着遊廊来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竪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来至寳玉房内寳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旁手裡做針線旁邊放着一柄白犀拂塵寳釵走近前来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那裡還有蒼蠅蚊子還拏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寳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来了我倒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

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著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夹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窄小。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著。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著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

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頸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畧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著便走了。寶釵只顧看著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由不得拏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

與襲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卻来至窗外隔著紗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隨便睡著在床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線傍邊放著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景况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来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原好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拉過他来道走罷我想起襲人

来他說午間要到池子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裡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去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来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他們可曾進来寶釵道沒見那們進来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

的寶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来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環来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来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来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荅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寶玉喜之不盡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淌

回来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著落終究算什麼說了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唬字妙爾果像）（明決男子何得女子唬武）從今以後我可看誰来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寶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作了强盜賊我也跟著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

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窩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聒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命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

聖不任。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的時。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脫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

十二個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来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来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来。公然不動。寶玉素習與别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别人一樣。因近前来身旁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嫋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

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遂出来。寶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来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問薔哥兒那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来了。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紮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頭頭往裡

走。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臺。賈薔笑道是個玉頂金豆。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来。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起来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悶的無個開心我先頑個你看。說著便拏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眾女孩子都笑道

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笑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牢什古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是弄他来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的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雀兒放了一頓把那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

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拏了他來弄這牢什古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叫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着又哭起來賈薔忙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了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癡了這纔領會了劃薔深意自

已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度盤算癡癡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答自此深悟人生情

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暗傷心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為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者不必十分妄擬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說明兒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

裡又住得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看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

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眾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愿不假）倒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夫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步。棃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慎哉慎哉。

第三十七回

海棠名詩社林史傲秋閨縱有才八斗不如富貴兒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祠及賈母起身寶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逛蕩直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

今日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著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春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於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侵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後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痌瘝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

今本改作踏雪而來却忘其為嘗鮮荔聞秋棠時也

鞅務結一二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竪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竊同叨棲處於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銀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於脂粉若蒙綽雲而來妹則掃花以待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拏

著一個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遞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口等著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匠（直欲噴飯真好新鮮之字）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如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

一笑二字乃作者自加批詞非信中語也故作雙行小字今本誤為書收語謬甚

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令人噴飯 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台安男芸跪書 一笑

寶玉看了笑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著你便把花兒送到我房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 都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艷請來省卻多少閑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來則必至齊犯寶玉終成重複之文 眾人見他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探

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這社的黛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 必得如此方是妙文 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讓我讓的各有主意儘管說出來大家平章 正經大事已妙且為平章更妙 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個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 寶釵自有主見 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壇前日春天

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亂說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又是一篇文字分敘單傳之法）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偺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黛玉可人也）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個别號彼此稱呼則雅（未起詩社先起别號）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佔的（最妙）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寳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且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芭蕉起個到好探春笑道有了

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頓脯子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妥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黄女英洒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

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看伊一讓便勾出一美號来）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惜春迎春都問是什麼。（迎春惜春固不能吝言然不便置之不叙故捧他二人問近日諸豪宴集之時坐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偏好問亦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們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呢。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確當的狠。（果真確當形容的畫）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好。（又點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與後文先伏一線行文妙絶）寶玉笑道小

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赧顏如聞）探春道你的號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只挨次一個一個亂起便不成文）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三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作什麼。（假斯文）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

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是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若

是要推我作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個都是要限定的若是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我自想好笑的我起了個主意反

叫你們三個来管起我来了。寶玉道。既這樣。偺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方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情願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便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

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纔我来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来。（真正好題）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作。古人詩賦。也不過都是寄性寫情耳。若都是看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話）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来。

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了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了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押頭一個韻定要這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篇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拏四塊那了頭便拏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作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了環們嘲笑看他單寫黛玉迎春又命了環炷了一枝夢甜香原来這夢甜香只有三寸来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好香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来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来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下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完快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麽黛玉也不理

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並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看探春的稿上寫是

咏白海棠 限門盆魂痕昏為韻

斜陽寒草帶重門　苔翠盈鋪雨後盆

玉是精神難比潔　雪為肌骨易銷魂

芳心一點嬌無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謂縞仙能羽化　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 寳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

自携手甕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階影

冰雪招来露砌魂 看他清潔自厲

淡極始知花更艷 好極高情巨眼能幾人哉

愁多焉得玉無痕 看他諷刺寶黛二人

欲償白帝憑清潔 看他諷刺林妝到自己身上是何等身分

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倒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門　七節攢成雪滿盆
初浴太真冰作影　捧心西子玉為魂
曉風不散愁千點　宿雨還添淚一痕
獨倚畫欄如有意　清砧遠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令人閱之有別致）
碾冰為土玉為盆（料定他與別人不同）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是推瀟作。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似有不服之心）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

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的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呼作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不著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是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入妙襲人看他如何終此詩社）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

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是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寶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拏了三百錢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

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日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吽後門上的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來這裡拏錢。不用吽他又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拏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緣頭却索出觀者不理會不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索）却見槅子上碟槽空著。（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樣摳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隨空若忘却前文此句不能解矣）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

看我我看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支去的還沒送来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呢何必用這個晴雯道我何嘗不這樣說他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支纔好看（自然好看原該如此）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带来你再瞧那槅子儘上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来呢秋紋笑道想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說這是自己園裡

的纔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拏下来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拏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拏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别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平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拏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单薄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

事小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也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服就賞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

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寧可不要沖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氣秋紋忙問給誰屋裡誰的我因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喜歡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

領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別的事眾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拏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了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

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紋了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日又可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

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来襲人打點齊
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来宋送也隨事生文向
他説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来如今
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媽道姑娘只
管交給我有話説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
人聽説便端過兩個小搯絲盒子来先揭開一個裡
面裝的是紅菱和雞豆妙兩樣鮮菓又那一個是一
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説道這都是今年偺們
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来與姑娘嚐嚐再

前日姑娘説這瑪瑙碟子姑娘留下頑罷這絹包兒
裡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噥着
些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
二爺不知還有甚説的姑娘再問問去回来又別説
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見在三姑娘那裡秋紋
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麽詩社呢又都作詩想
来没話你只去罷宋媽媽聽了便拏了東西出去另
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
等著你宋媽去後不在話下寶玉回来先忙着看了

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什麼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媽媽已經回來回覆道生受與襲人道

乏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我來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起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日又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他後來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

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挐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强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可見是好文字不管怎麽有了）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更奇想前四首已將形容盡矣此二首不知從何處著筆）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

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不要重了我們一面說一面看詩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落想便新奇）

種得藍田玉一盆（押得穩）

自是素娥偏愛冷（不脫自己將來形景）

非關青女亦離魂

秋陰捧出何方雪（壓倒羣英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

却喜詩人吟不倦

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妙

皆道好詩好詩又往下看寫道

蘅芷堦通蘿薜門　也宜墻角也宜盆更妙

花因喜潔難尋偶　人為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乾風裡淚　晶簾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訴　無奈虛廊夜已昏

二首真可壓卷是奇怪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壓卷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贊到了都說這個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

先罰了我個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笑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如何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卻於此刻方寫寶釵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你還不彀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孀孀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

拿出來做這個東西也不彀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日送了幾觔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媽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幾簍極肥大

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裡取出幾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贊他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視了你偺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姐當作親姐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叫一個婆子來出去

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媽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日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數子）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脚若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頭一件只要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

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著昨日作了海棠詩我如今要作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想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是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花虛字通用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雙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

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個也夾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贊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說來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

想了二個一共湊成十二個了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無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解語使人不禁狂喜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

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味者菊影菊夢二首第十第十
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妙
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
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
事何苦為韻所縛偺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
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那些難人湘
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偺們
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
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

明日貼在墻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
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
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作趕著
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倒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
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薛家女子何貞俠總因富貴不須誇發言行事
何其嘉居心用意不狂奢世人若肯平心度便
解雲釵兩不暇

第三十八回

美人用别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興利除弊之文也。此回纔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復札。總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纔起社後。用不即不離閒人數語數折。仍歸社中。巧活之筆如此。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家怎麼反擾他的豈發可笑）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必如此問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必是王夫人如此荅方好）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

今本作跨水接峯

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知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来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窻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来挽着賈母口裡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如見其勢如臨其上非走過者形容不出）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邊有兩

三個丫頭扇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扇風爐燙酒呢賈母歡喜道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妙極此處忽又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勢不作一眞筆也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

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像他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倒底被那木釘把頭磞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疾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完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氣就不小神差鬼使磞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

一個窩兒因為萬壽萬福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看他忽用賈母語閑閑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笑笑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

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竪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麽近之暴發專講禮法竟不知禮法此似無禮而禮井井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擺桌子要杯箸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明雖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

拏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剝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湯的熱熱的拏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菉豆麵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在那邊廊上擺了兩桌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

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嗑呢鴛鴦笑著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揚頸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

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脣邊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的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奶說出來的話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兒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倒喝

了一碟子醋他也算會攬酸的了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向着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旁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兒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噯呀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瞎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是個報應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

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
高聲笑回道二奶奶来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
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
夫人等聽了也笑起来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
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
著荅應了高聲又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
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了
一回黛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夹子肉就下来
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手也有看花的

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說
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
罷了若高興明日再来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
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樣
說咱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吩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
林姐姐多吃了湘雲荅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
說你兩個也別吃了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
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来命
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咱們且作詩

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嗑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限韻的原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

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綉墪倚欄坐著拏了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拏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窓檻上掐了桂花擲向水面引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拏著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如畫家有欑三聚五疎疎密密真是一幅百美圖）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會又擠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

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拏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非寫壺正寫黛玉）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天性也）丫環看見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蠏。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拏一個杯

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個蘅字。（妙極韻極）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寫一個瀟字。（這兩個妙題料定黛玉必喜豈肯讓他人作去）寶玉也拏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寫上一個紅字。探春走來看看道。竟無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着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

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
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寫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
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幾個軒館
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者愛起一別號可笑可笑）寶
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個水亭叫枕
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倒底是舊主人
家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
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
自寫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拏了一張薛濤箋過來一

并寫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寫明某人的號李紈等
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　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無跡　瘦損清霜夢自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　寥寥坐聽晚砧遲
誰憐我為黃花病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　酒杯茶盞莫淹留

和二聯今本用改不如原本之自然又不年靜花病字亦佳今本改為瘦字

好知三徑絕塵埃今本作好和井逕

霜前月下誰家種　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　冷吟不盡興悠悠
黄花若許憐詩客　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　籬畔庭前處處栽
昨夜不期經雨活　今朝猶喜帶霜開
冷吟秋色詩千首　醉酹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護惜　好知三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　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疏籬畔科頭坐　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　看來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負　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　几案婷婷點綴幽
隔坐香分三徑露　拋書人對一枝秋
霜清紙帳來新夢　圃冷斜陽憶舊遊
傲世也因同氣味　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　遶籬欹石自沉音
毫端運秀臨霜寫　口齒噙香對月吟
滿紙自憐題素怨　片言誰解訴秋心
一從陶令平章後　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　豈是丹青費較量
聚葉潑成千點墨　攢花染出幾痕霜
淡濃神會風前影　跳脫秋生腕底香

莫認東籬閑採掇　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眾莫知　漫將幽意叩東籬
孤標傲世偕誰隱　一樣開花為底遲
圃露庭霜何寂寞　鴻歸蛩病可相思
休言舉世無談者　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　折來休認鏡中粧
長安公子因花癖　彭澤先生是酒狂

漫將幽意叩東籬句甚佳今本改為喃喃負手叩東籬既負手則非叩可知矣以詩論句極俗陋以狀論人似痴獮

短鬢冷沾三徑露 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時人眼 拍手憑他笑路旁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 潛度偷移山徑中
窗隔疎燈描遠近 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 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 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 和雲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莊生蝶 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依隨雁斷 驚迴故故惱蛩鳴
醒時幽怨同誰訴 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 宴賞纔過小雪時
蒂有餘香金淡泊 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葉蛩聲病 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風知有會 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贊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

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
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
新怨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然後簪菊對菊供菊
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説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
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
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
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轉至拋書人對一
枝秋已經妙極將供菊説完沒處再説故又回來想
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道固是説你的口

底噙香一句也敵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
秋無跡夢自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
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
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偺誰隱為底遲真個把個菊
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
一時也舍不得離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説的大
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
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
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底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

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自知這
幾句罷了寶玉不及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
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
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蟹來就在大圓桌
子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
詩總寫寶玉不及我已吟成誰敢還作呢說着便忙洗了手
提筆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於詩後又寫詩豈人世想的到的奇極怪極眾人看道

食蟹

持螯更喜桂陰涼　潑醋擂薑興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　橫行公子却無腸
臍間積冷才忘忌　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為世人美口腹　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可有這一說寶玉笑
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黛
玉聽了並不荅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
一首眾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　堆盤色相喜先嘗
螯封嫩玉雙雙滿　殼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怡卿八足　助情誰勸我千觴（不脫自己身分）

對斟佳品酬佳節　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作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詩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寶釵接着笑道我又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　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　皮裡春秋空白黃

看到這裡眾人不禁叫絕寶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敵腥還用菊　性防積冷定須薑

於今落釜成何益　月浦空餘禾黍香

眾人看畢都說是食螃蟹這首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請看此回中閨中兒女能作此等豪情韻事且筆下各能自盡其性情毫不乖舛作者之錦心繡口無庸贅瀆其用意之深獎勸之勤讀此文者亦不得輕忽戒之

第三十九回

只為貧寒不揀行富家趨入且逢迎豈知着意

無名利便是三才最上乘

此回回目今本改為村老老情哥哥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是信口開河　癡情子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来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麼呢怎麼不来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来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拏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拏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拏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

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只有鳳了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拏了盒子回来說二奶奶叫奶奶和姑娘們别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是方纔舅太太那裡送来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来你就貪住碩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拉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

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拏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𧍝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只管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體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来駄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来送盔甲。有個鳳了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不要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拏了我来打趣著取笑兒了。

寶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人来。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二個来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譬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

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的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外頭老實。心裡有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的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觔鼎。他不是這丫頭。就得這麼周到了。平兒笑

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守得住。我倒有個臂膀。說着滴下淚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杯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裡坐

坐便問道這個月的月錢為什麼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纔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何苦還這操心平兒笑道這幾年拏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拏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必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着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拏来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来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来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来打抽風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来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了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眾人見他進来都忙站起来了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又不同何錯綜巧妙

得情得理之至耶妙妙

劉姥姥因上次来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来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来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罷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又命小了頭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

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嗑了兩杯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到想著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稱了兩個三個這麽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又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裡彀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眾的也有摸的著的也有摸不著的劉姥姥道

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殼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寫平兒到伶俐如此劉姥姥道見過了吋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窓外看天色是八月中當開窓時細緻之甚也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麽樣周瑞

家的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些沉東西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去罷這可不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說着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

怕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挐三作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隨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的小厮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来趕平兒叫姑娘（想這一個姑娘非下稱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姑娘此定是姑姑姑娘之稱每見大家有小童稱少主妾曰姑姑娘者按此書中千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器物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者無疑矣）平兒又問說什麼那小厮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等着我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

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又来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来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纔来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了来奶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交代過襲人的話看他比鳳姐又甚一層李紈之語不謬也不知阿鳳何福得此一人）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

了。平兒等来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連寶玉一併算入姐妹隊中了妙極劉姥姥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飄颻。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了環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奇文都在劉姥姥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凡天下人都該站著阿鳳獨坐纔是如何今見阿鳳獨站著哉真正極妙文字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不知賈母之號何其多耶衆人曰老太太阿鳳曰老祖宗僧曰老菩薩姥姥曰老壽星却似衆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則各盡其妙

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来讓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来看此句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神妙之極劉姥姥忙起身答道。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浪。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了。劉姥姥笑道。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

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姐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叫他快收拾去。我正想個地裡現摘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

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親。別要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淌。鳳姐兒見賈母歡喜。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合他取笑。他是鄉邨裡的人。老實。那裡擱的住你打趣他。說著。又命人去

先拣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拏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鴛鴦身分寫出來了）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

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還好聽些。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却生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們都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菓種地。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

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著必定是有人抽柴草來了。我爬著窗兒裡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致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劉姥姥口氣如此）纔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有說不相干的。

別唬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環回說。南院馬棚裡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下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唬的口內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看著真的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一段為後回作引）寶玉且忙著問劉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裡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

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裡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来託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一個孫子原来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来果然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的雪團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

夕話是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偺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請老太太賞菊花如何寶玉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偺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偺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

道俗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看了他一眼也不荅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真的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茗玉

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嘆息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纔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

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作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

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回來寶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聽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到是朝南開的也是稀破的我

我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兒的我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裡有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

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賞你。正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厮来說。老太太的房裡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第一寫勢利之好財。第二寫窮苦趨勢之求財。且文章不得雷同。先既有詩社。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聽鬼之遺事。以振其餘響。即此以點染寶玉之癡。其文真如環轉無端。倪可指。

第四十回

兩宴不覺已深秋惜春只如畫春游可憐富貴誰能保只有恩情得到頭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道我有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平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狠是命人傳與厨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先起來看着老婆子了頭們掃那些落葉(八月盡的光景)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到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拏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

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拏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擡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擡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姥姥也上去瞧瞧劉姥姥聽說巴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至裡面只見

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一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著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撑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

翡翠盤子来裡面奉著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来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来笑道讓我打扮你老人家說着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揷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日這樣體面起来衆人笑道你還不折下来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的今日老風流纔好說笑之間来至

沁芳亭子上了環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来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劉姥姥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麽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日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麽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

女兒他就會畫等明日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脫生的罷賈母少歇了一回便要領着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姥你上來走仔細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

們的那繡鞋別沾髒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踹滑了咕咚一交跌倒眾人都拍手哈哈的笑起來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姥姥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搥一搥劉姥姥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盖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

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個了頭把自己窻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窻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了頭們荅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拏几子。我恐怕老太太

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纔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日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窻上紗顔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拏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顔色糊窻的紗呢。明日給他把這窻上的換了。鳳姐兒

忙道昨日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明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拏了兩疋出來作兩床綿紗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日還說嘴薛姨媽等都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他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聽聽鳳姐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

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字叫作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兒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来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作了帳子糊了窓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彩紗如今上用的

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了頭不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賈母道。可不是這個。先時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拏這個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拏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兒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讚不已。劉姥姥也覷着眼看個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拏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已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

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的。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拏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收着霉爛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劉姥姥念佛道。人人說大家子住大房。昨日見老太太正房

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曬東西預備個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收放東西若離了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益發齊整了滿屋裡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作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我都帶你瞧瞧說著一徑離了瀟湘館遠遠的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偺們就坐

一面說著便向紫菱洲蓼漵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趂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偺們說外頭老爺吃酒吃飯都有一個蔑片相公拏他取笑兒偺們今

日也得了一個女篾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知是說的劉姥姥了也笑說道偺們今日就拏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頭端過兩盤茶来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拏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筯按人数佐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来讓劉

親家近我這邊坐着衆人聽說忙抬了過来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劉姥姥一夕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管寫薛姨媽到来只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個一桌劉姥姥傍着賈母一桌賈母平日吃飯皆有小了環在旁邊拏着漱盂麈尾巾子帕物如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麈

尾来拂着了環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問劉姥姥説道别忘了劉姥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入了坐拏起筯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拏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説道這义把子比俺那裡鐵掀還沉那裡强的過他説的衆人都笑起来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了環上来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

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賈母這邊説聲請劉姥姥便站起身来高聲説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着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来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叫噯喲寶玉早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只説不出話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

着他奶姆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撑着。還只管讓劉姥姥。劉姥姥拏起筯来。只覺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雞子也俊。下的這蛋小巧。怪俊的。我且㑳嚢一個。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賈母笑的眼淚出来。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了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要㑳嚢一個。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呢。你快嚐嚐罷。那

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便伸筯子要夾。那裡夾的起来。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的来。纔伸着頸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筯子要親自去撿。早有地下的人撿了起来了。劉姥姥嘆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回子又把那個快子拏了出来。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了頭指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筯。是鳳姐和鴛鴦拏了来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

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筯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順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姥姥道這個菜裡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来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媽媽来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閑話這裡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姥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說道別的罷了我只愛

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大家不過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来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姥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偺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劉姥姥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来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着鴛鴦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得回来又鬧鴛鴦便坐

下了。婆子們添上碗快來。三人吃完。劉姥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的風兒都吹得倒。鴛鴦便問今日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二奶奶屋裡平了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猫。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拏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鴛鴦道。這

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著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松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窰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

西墻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的襄陽烟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内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著小鎚。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丫環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首便設著臥榻拔步床。上懸著葱綠雙繡花卉

草虫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的夯子。沒乾淨的亂鬧。到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眾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偺們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

習他們也逛一逛。咱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叫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下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的。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的近。衆人都說那裡狠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咱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怕醃臢了屋子。咱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吃酒去。說著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著老太太姨媽太太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了頭却好。只有兩個

玉兒可惡。回来吃醉了。咱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著衆人都笑了。一齊出来。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来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来。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撑船。賈母在艙内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不要。給我進来。鳳姐兒笑道。怕什麽。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恍。忙把篙子遞與駕

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媽媽與衆丫環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来拔去寶釵笑道你瞧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天天徃那裡還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咱們別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漵的蘆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爽

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叫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笑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媽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来說着命鴛鴦

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數句萬不可少今本偏刪去 又王夫人等都笑回說今本無王夫人三字及都笑等字以至此數句竟不成文理

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

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閑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殼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拏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個東

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慢慢找去明日再拏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茵絨毯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花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

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兩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姥姥劉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厨之外攢盒式樣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

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日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到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偺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盃鳳姐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便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

聽了這話都說很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禮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杯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便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

只吽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說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眾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眾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得一張六與么

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采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副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朶風前舞鴛鴦道右邊還是長五張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牽牛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

道閑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落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呢喃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

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飲朝儀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眾人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鴛鴦都要聽劉姥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過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庄家人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知說的這麼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眾

原本與今本不同之處每回皆在數百字以上凡無甚出入之處則不加注明閱者以兩本相比較讀之自知

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長四是個人劉姥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眾人閧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姥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眾位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道大火燒了毛毛虫眾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姥姥道一個蘿蔔一頭蒜眾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大笑起

來只聽外面亂嚷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寫貧賤輩低首豪門凌辱不計誠可悲夫此故作者以警貧賤而富室貴豪亦當於其間著意

第四十一回

任呼牛馬從來樂隨分清高方可安自古世情難意擬淡妝濃抹有千般

立松軒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攏翠庵　劉老嫗醉卧怡紅院

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聽了閧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又逗笑道實告說罷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醉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杯取了來便失手掉了地下也打不了眾人聽了又笑將起來鳳姐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然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件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吃遍

一套方使得劉姥姥聽了心下掂掇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然竟有我時常村庄上縉紳大家子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到都見過從來沒見有木頭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使的木碗子不過誆我多吃兩碗别管他橫竪這酒蜜水似的多喝點子也不怕想畢便說取了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去豐兒聽了答應着纔要去鴛鴦笑道我知道我這十個杯還小些況且你纔說是木頭的這會子又拏了竹根子的來到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

木根整摳的十個大套杯挐來灌他十下子鳳姐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姥姥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的那大的足有小盆子大第十個極小的還有手裡杯子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圖記因忙說道挐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麼這麼些個鳳姐笑道這個杯沒有嗑一個的理我們家因沒有這些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你既要使好容易尋了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姥姥嚇的忙道這可

不敢好姑奶奶竟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都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都道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姥道阿彌陀佛我還使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吃罷鴛鴦等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姥姥兩手捧着嗑乾賈母道慢些吃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揀了菜賈母笑道你把茄胙揀些喂他鳳姐聽說依言揀些茄胙送入劉姥姥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姥姥笑道別

哄我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罷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姥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這半日。姑奶奶你再喂我些讓我細嚼嚼。鳳姐果又揀了些放入口內。劉姥姥因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什麼方法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四五月裡的新茄包兒摘下來。把皮和穰子去盡。只要淨肉。切成頭髮細的絲兒。曬乾了。拏一隻肥母雞。靠出老湯來。把這茄子

絲上蒸籠蒸的雞湯入了味。再拏出來曬乾。如此九蒸九曬。必定曬脆了。盛在磁罐子裡封嚴了。要吃時拏出一碟子來。用炒的雞爪子一拌就是了。劉姥姥聽了。搖頭吐舌道。我的佛祖。到得十幾隻雞兒來配他。怪道好吃。一面說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鳳姐笑道還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姥姥忙道了不得了。那就醉死了。我因爲愛這樣兒虧他怎樣作來着。鴛鴦笑道酒也吃完了。這到底是什麼木的。劉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的。你們在

金門繡户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裡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他一面說一面細細的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杯體沉斷乎不是杉木的一定是黃松的衆人聽了閧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女孩子們都到了藕香榭了請老太太的示下就演罷還是等一會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到忘

了他們了就叫他們演罷那婆子答應着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簧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令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拏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來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的口邊王夫人便就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座王夫人提了自己的煖酒壺下席來衆人皆出了席薛姨媽也立起來賈母忙命李紈鳳姐二人接過壺

來讓你姑媽坐下大家纔方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著實有趣說著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兩個多吃一杯你林妹妹雖不會吃也別饒他說著自己已經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乾了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瞧劉姥姥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舜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人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出席笑道

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隨著賈母游玩賈母因要帶著劉姥姥散悶遂攜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花這是什麼石劉姥姥一一的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的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怎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姥姥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的是鸚哥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老

鸛子怎麽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了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也就不餓了也罷就拏了這裡來大夥兒隨便吃些了頭們聽說走去抬了兩張高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來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糖糕一樣是松穰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是什麽餡子婆子們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

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子也不喜歡吃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個捲兒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與了頭了劉姥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因揀了一朶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里最巧的姐兒們拏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麽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是不得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等你家去時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兒吃這個罷別人揀各人愛吃的吃了一兩點兒就罷了劉姥姥原

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作的小巧不顯堆盤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人攢了兩盤子並一個攢盒𢬵與文官等吃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回那大姐兒因抱着個大柚子頑的忽見板兒抱着個佛手便也要佛手了頭們哄他取去大姐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了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麵菓子吃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

踢着頑去也就不要那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畢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至院中只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的修理比他處的越發好看了一面說一面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在這裡坐坐罷把你的好茶𢬵來我們吃一杯就是了妙玉聽了忙去烹了茶來寶玉留神看他怎麽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

盤裡面放一個成窯五彩泥金小蓋鍾奉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道。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着遞與劉姥姥說。你嚐嚐這個茶。劉姥姥接來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只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瓜皮青描金的官窯新磁蓋碗。斟了茶來。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

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扇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來。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我們吃梯己呢。三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作什麼。這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盃。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妙玉忙將那成窯杯命道婆不用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姥姥吃了。他嫌髒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拏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耳。杯上鐫着𤮩爮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

四月眉山蘇軾賞於秘府的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杏犀盉妙玉斟了一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常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把這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八

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的湘妃竹根的一個大海來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麼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蹧蹋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驢了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的吃了果覺輕清無比賞贊不已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

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道。這也是舊年的雨水麽。妙玉冷笑道。你這麽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来。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麽嚐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火爆氣不盡。如何吃的。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敢多話。亦不敢多坐。吃過茶。便約寶釵走了出来。寶玉也隨出来。和妙玉陪笑道

那茶杯雖然髒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我吃過的。我就軋碎了。只是我可不親自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我只交給你。快拏了去罷。寶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都髒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拏来。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幺兒来。河内打幾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

這正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來。只擱在山門外頭墻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自然。說着便袖了那杯出來。便遞與賈母房中的一個小丫頭子拏着。說明日劉姥姥家去時。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命人將竹椅小轎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眾丫環婆子圍隨去了。

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了出去。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眾丫環婆子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他搥着腿。吩咐人道。老太太那邊醒了。你們就來叫我。說着就歪着睡着了。于是眾人方散出來。寶玉湘雲等看着丫環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到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着劉姥姥各處去頑。眾人也都

跟着取笑。一時来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姥姥道。噯喲。這裡還有個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彎腰。劉姥姥道。笑什麽。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這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麽廟。劉姥姥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拏他取笑時。劉姥姥覺的腹内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小了頭。要了兩張紙。就解中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人帶了

他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姥姥因嗑了些酒。他的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又吃了許多油膩飲食。因發渴多嗑了幾杯茶。不免通瀉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来。酒被風禁。且又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眼花頭眩。辨不出路逕。回頭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亭榭。都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路慢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姥姥心中自忖。這裡也

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去了。來到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只有五六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清的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姥姥便渡過石來。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一房門。于是進了房門。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了出來。劉姥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要我碰頭碰到這裡來。說了。只見那女孩兒不答應。劉姥姥便趕上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瞧。一面用手去摸。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著葱綠灑花軟簾。劉姥姥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踏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纔要出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進來。劉姥姥詫異。忙問道。親家母。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你找我來了。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只見他親家

只見笑不答言劉姥姥笑道你好沒見世面這園子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帶了一頭他親家也不答應便忽然想起常聽見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罷想畢用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去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姥姥又驚又喜便邁步出去忽見有一副最精

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外面衆人等他不見板兒見沒了他姥姥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吊在茅廁坑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婆子去了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度其道路定是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了頭們看見若不進花障子

再往西南上去。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叫他遶會子呢。我且瞧瞧去。一面想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看屋子的小了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聲如雷。忙進來。只聞得酒屁臭氣。滿屋一瞅。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諕的忙趕上來。將他推醒。那劉姥姥驚醒。睜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失錯了。並沒弄醃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忙將當

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合香。仍舊蓋上頂。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只說是你醉了。在外頭山子石上打了個肫兒。你隨我出來。劉姥姥滿口答應。跟了襲人。出至小了頭們房中。命他坐了。又與他兩碗茶吃。劉姥姥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位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一樣。襲人笑道。這個是寶二爺的卧室。劉姥姥唬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前頭出去。見了眾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的。眾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下回分解

總評

劉姥姥之憨從利妙玉尼之怪圖名寶玉之奇黛玉之妬亦自斂跡是何等畫工能將他人之天王作我衛護之神祇文技至此可為至矣

第四十二回

誰說詩書解悞人豪華相尚失天真見得古人原立意不正心身總莫論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話說賈母一時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等去吃飯他姊妹們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姥姥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說明兒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過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

各房裡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的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荅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的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說不好過呢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在那裡發熱呢劉姥姥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人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回來了因為你在這裡要叫你逛逛一個園子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找我去了

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起熱來劉姥姥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小人家比不得我們的孩子們會走了就墳圈子裡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眼又乾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著一語提醒了鳳姐便叫平兒拏出玉匣記來叫彩明念彩明翻了一會念道八月廿五日病者東南方得之遇見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道果然不錯園子裡

頭可不是花神一面說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著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人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要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姥姥道這也有的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太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以後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

惱到底貧苦些你這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還壓的住他劉姥姥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幾時生日鳳姐道正是呢生的日子不大好可巧是七月初七劉姥姥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他作巧哥兒罷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這名字他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却從那巧字上來鳳姐聽了自然歡喜忙道謝又笑道你只保佑他應了你這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

咐道明兒偺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姥姥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姥姥忙說不要多破費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拏着走越發心裡不安起來鳳姐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不好也罷帶了家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来說姥姥過這邊来瞧瞧劉姥姥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拏與他瞧又說道這是你昨兒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

送你一個實地子月白紗作裡子這是兩個繭紬作
襖兒作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作件
衣服穿這是一盒子各樣的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
的也有你沒吃過的拏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
强些這兩條口袋是你前兒裝瓜菓來的如今這一
個裡頭裝了兩斗玉田京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
裡頭是園子裡的各樣的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都
是我們奶奶給的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共是一
百兩銀子是太太給的叫你們拏去或者作個小本

買賣或是置幾畝地以後再別求人告友的說着又
悄悄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這條裙子還有四塊包
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姥姥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
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送了平兒說一樣
劉姥姥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
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念佛道姑娘說那裡
話來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還沒處買
這樣的去呢只是怪臊的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負了
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

這樣。你放心收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
把你們晒的那灰條菜乾子和豇豆葫蘆條兒各樣
菜乾。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
了。別的一概不要。別枉費心。劉姥姥千恩萬謝的答
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
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了車來裝上。
不用你費心。劉姥姥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
謝的辭了鳳姐。方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
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命人出

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說大夫來了。老嬤嬤們要
請賈母進帳子去。放下帳子來。賈母道。我已老了。那
裡養不出那阿物來。還怕他笑話不成。不用放帳子。
就對面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撑過一張小桌子來。放
下一套書。便命人出去請大夫。一時只見賈珍賈璉
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進。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
走邊磚。跟著賈珍到了階磯上。早有四個婆子走在
兩邊。打起簾子。邁步進去。只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
賈母穿著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

兩邊四個未留頭髮小了頭都捧著蠅帚漱盂等物
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排立兩旁碧紗廚後隱隱
約約有許多穿紅著綠戴寶簪珠的人王太醫便不
敢抬頭上来請了安賈母見他穿著六品服色便知
是御醫了含笑稱呼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貴姓賈
珍道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
好脉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生的
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来也是世交一面說一面
慢慢的伸手放在書上王太醫忙屈膝在榻上歪著

頭胗了半日又胗那隻手畢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
笑道勞動珍兒讓出去書房裡坐好生看茶賈珍賈
璉等忙荅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出至外書房中
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不過偶感一點風寒究
竟不用吃藥不過畧清淡些常煖着一點兒就好了
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呢便按方煎
一劑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著吃了茶寫了方剛
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出来笑說王老爺也瞧
瞧我們王太醫聽說忙站起来就奶子懷裡用左手

挽著大姐兒的手右手胗了胗脉又摸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說了姐兒又要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幾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好了說畢告辭賈珍等送出回來拏了藥方回明賈母命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寶釵姊妹們見大夫出去方從廚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了一坐也回房去劉姥姥見無事方上來向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你

姥姥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了劉姥姥十分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兩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眾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作的收著也是白收著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兒叫我拏出兩套來送你帶回去或是自已家裡穿或是送人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裡是你前兒說要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清心丸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著總包在裡頭了這是兩

個荷包帶著頑罷說著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錁子來給他瞧瞧笑道荷包你拏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姥姥已經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聲佛聽鴛鴦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便笑著仍與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你留著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拏了成窯鍾子來遞與劉姥姥道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姥姥道這是那裡說起我那一世修了來的令兒這樣的說著便接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

洗澡換的那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姥姥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拏了兩件出來與他包好劉姥姥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閑了可再來又命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個小子來帮著他拏出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姥姥到了鳳姐那邊一併拏了東西在了車兒命小廝搬了出去裝上一直送劉姥姥上車去了不提且說寶玉等吃過飯又往賈母處問過安

回園中至分路各歸之時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来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来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問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們瞧這寶了頭瘋了審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好個千金小姐滿嘴裡說的都是什麼你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来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麼来你不過挐我的錯兒罷了你到說出来我聽寶釵笑道你還粧憨兒昨兒行酒令兒你說的

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裡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了昨日失於檢點把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来摟著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導我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知道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追問了因拉他坐下吃茶欵欵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勾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

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喜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著我們偷看我們却偷著背了他們瞧後来大人知道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纔丟開了所以偺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這並非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能有幾

個這樣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讀書悞了他可惜他到把書蹧蹋了所以到是耕種買賣到沒什麼大害處你我只該作些針線之事纔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看也罷了最怕是見了這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来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大姑娘寶二爺都在那裡等着呢寶釵道又有什麼事黛玉道偺們到那裡就知

道了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然衆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先笑道社纔起就有脫滑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呢惹的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姥姥一句話黛玉忙接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那一門子的姥姥直叫他個母蝗虫就是了說的衆人都笑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

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兒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日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李宮裁道我請你們來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衆人知道他是取笑惜春便

都笑問說還要怎樣黛玉也自己掌不住笑道又要照著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日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淡淡的回想却有滋味我到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贊的他越發逞起強來了這會子又拏我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上呢惜春

道原說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了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緻樓臺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上能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裡又用草虫了或者羽毛到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虫兒不畫罷了昨兒的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典衆人聽了又大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個

名字就叫作攜蝗大嚼圖。眾人聽了，越發笑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響，不知什麼倒了，急忙看時，原來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上笑的，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起來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勁，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眾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寶玉忙趕上去扶了起來，方漸漸的止了笑聲。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屋裡，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略鬆，忙開了李紈的粧奩，拿了抿

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出來，指着李紈道：這是你帶着我們作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眾人笑了，到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着你明兒得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咱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四了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

裡有幾幅邱壑的如何成得這園子都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既照樣兒往紙上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想紙上的地步遠近該多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點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斜了階磯也離了縫甚至於桌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豈不倒成了

一張笑話兒第三件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褶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的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跏了腳染臉撕髮到是小事依我想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玉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悮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好叫寶兄弟拏出去問問那幾個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極好詹子亮的工緻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

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要問去也等著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拏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薛濤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就說你不中用那薛濤紙寫字畫寫意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最托墨禁的皴搜若拏來畫這園又不托色又難烘染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匠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塊重絹叫相公給礬了

出來叫他照這圖樣刪削著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籠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氊子好畫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得從新再治纔好惜春道我何從有這些畫器不過寫字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再有不過是兩枝著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怎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卻還有只是你也用不著給你也白放著如今我且替你收著

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兒替你開個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來靜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枝二號排筆四枝三號排筆四枝大染四枝中染四枝小染四枝大南蟹爪十枝鬚眉十枝大著色二十枝小著色二十枝開面十枝柳條二十枝箭頭四兩南赭四兩石黄四兩石青

四兩石綠四兩管黄四兩廣花八兩蛤粉四匣胭脂十張大赤飛金二百張魚子金二百張青金二百張廣匀膠四兩淨礬二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别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偺們淘澄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彀使了再要頂細的絹羅四個粗羅二個擇筆四枝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碟子三十個風爐兩個大小沙鍋四個新磁缸二個新水桶四隻長一尺白布口袋四條桴炭二十觔柳木炭一觔三屜木箱

一個實地紗一丈生薑四兩醬半觔黛玉忙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寶釵道作什麼黛玉笑道你要生薑合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口鍋來好炒顏色吃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拏薑汁子和醬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火就炸的衆人都道原来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拉着探春悄悄的道瞧畫畫兒又要這樣水缸箱子来了想必他糊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出来了探春噯了一聲笑了個不住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

的嘴你問問他說你的是什麼話寶釵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一面說一面走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嘴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作姐姐的教訓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衆人不知話内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要和他頑的忽聽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厮鬧了便放起他来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

怪不得老太太疼你眾人愛你伶俐今兒連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攏一攏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替他攏上去寶玉在旁看着只覺更好看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叫我替他抿去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沒有的就去買了來我帮着你們配寶玉收了单子大家閑話了一回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請安賈母原非大病不過是勞乏了着了些涼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劑藥踈散了踈

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事下回分解

總評

摹寫富貴至於家人女子無不粧點論詩書講畫法皆盡其妙而其中隱語驚人教人不一而足作者之用心誠佛菩薩之用心也讀者不可因其淺近而渺忽之

第四十三回

了與不了在心頭迷却原來難自由如有如無

誰解得相生相滅第傳流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麽大病。請醫生吃了藥也就好了。便放了心。因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去的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請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問這會子又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送來的鵪鶉崽子湯我嚐了嚐到有味。又吃了兩塊肉。心裡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

鳳了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老太太素日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炸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吃稀粥。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厨房傳話。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請你。不為別的。初二日是鳳了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就想着給他作生日。偏到跟前就有大事混過。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大家好生樂一樂。王夫人笑道。我也這麽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

我想性年不拘誰作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狠生分似的今兒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著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著偺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著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頑王夫人笑道這個狠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益發高興起來忙命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並寶玉那府裡珍兒媳婦並賴大家的等有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了頭婆子見賈母十

分高興也都高興起來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時的工夫老的少的上上下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地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地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命拏幾個小杌子來給賴大家的等幾個有體面年高的嬤嬤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等只管地下站著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嬤嬤

告了罪。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着把方纔的一席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好的。情愿這樣。也有畏懼鳳姐的。巴不得來奉承的。況且都是拏的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銀子。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王二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也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向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

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兩。說着高興。過會子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是為鳳了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拏出三四倍來暗裡補上。我還作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道。依你怎麽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饒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了那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

都說狠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又笑道我還有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和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忙笑道到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說的狠是要不是你我呌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個交給二位太太一位照一個派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

賴大的母親因又問道少奶奶出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可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是財主分位雖低錢却比他們的多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媽媽聽了連忙答應是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例就是了又回頭呌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了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環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道你難道不替你主子

作生日。還入在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有了。這是官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們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禮。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了。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兒。叫一個了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一個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拏筆硯來算明共記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厭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嬸子來

湊銀子給你作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作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你給我離了這裡。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了来咱們樂。說着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零。賈母道。一日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彀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了頭說那一班。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咱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到是花幾個錢叫一班来聽聽。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率

性吽鳳了頭别操心受用一日纔是尤氏荅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去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散去便往鳳姐房中来商議怎麼辦法的話鳳姐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吽我們来原来单為這個出了錢不筭還要我来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别拉膿誰又沒吽你来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别人辦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

他興的這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潑出来了二人又說了一回話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来尤氏方纔起来梳洗因問是誰送過来的了頭們說是林大娘尤氏便命吽他進来了頭們走至下房吽了林之孝家的過来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頭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来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了環們回說那府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来了尤氏笑

罵道小蹄子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日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說要學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住了到了你們嘴裏就當正經的話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環答應着忙接了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的和姑娘們的還有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裏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已梳洗了命

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笑道都齊了鳳姐笑道都齊了快拏了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到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弄鬼呢怎麼你大嫂子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穀麼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穀了我再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作人令兒又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

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也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纔是不依你呢說着把平兒一分子拏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這分子收起去等不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因說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下了再償我也是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不許我作情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一面又往賈母處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

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的喜歡呢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了他說還使不了呢說着一逕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一分也還了他見鳳姐不在跟前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閑錢鳳了頭便知道了有我應着呢二人聽說方千恩萬謝的收了於是尤氏一逕出來坐車回家不在話下且說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

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的並說書的男女瞎兒全有因而都打點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人道今日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寳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忘了說着便命丫環去瞧作什麼呢快請了來丫環去了半天回來說花大姐姐說今日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来說可不真出了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没有的事憑他什麼

事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着見襲人走来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裡上下衆人来凑熱鬧他到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笑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裡去就趕回来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果如此也

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俗們只管作詩。等他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賈母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內有件私事。於頭一日。就吩咐茗烟明日一早要出門。備下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別的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橫竪就來。茗烟也摸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那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子裡後門等

着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就趲下去了。茗烟也只得跨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茗烟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去處。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纔好。說着率性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茗烟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茗烟道。這裡可有賣香的。茗烟

道香到有不知要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香茗烟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茗烟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作什麽使我見二爺時常小荷包裡有碎香何不用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回手從衣襟下掏出一個荷包來摸了摸竟有兩星兒沉素香心內歡喜道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已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好些於是又問爐炭茗烟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裡有這個既要用這些東西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

來又不這樣没命的跑了茗烟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別的東西如今我們率性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茗烟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偺們家去偺們這一去到那裡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茗烟道別說是偺們家的香火就是平常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

菴的如何令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了真比如這水仙菴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来并無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来到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来了事出意外就像天上掉下個活龍来的一般

忙上来問好命老道来拉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来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来寶玉道一槪不用单用個香爐便命茗烟出至園後要揀一塊乾淨地方兒竟揀不出来茗烟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来至井臺上將爐放下茗烟站過一邊寶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便命收了

去茗烟答應着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裡祝道我茗烟跟隨二爺這幾年二爺的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明極精雅的位姐姐妹妹了二爺的心事不能出口等我代祝你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来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来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這鬚眉濁物

了說畢又磕幾個頭纔爬起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論茗烟起来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說道我已經和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呌他隨便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强吃些我知道今兒咱們裡頭大排筵宴熱閙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出来的横竪在這裡清静一天也就盡到了禮了若不吃些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素的吃些何妨茗烟道這纔是呢還有一說偺們出来了必有人不放心若說沒人不放

心就晚了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頭一件老太太和太太也放了心第二件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二爺有意原不過陪著父母盡孝道二爺若單為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來回去你怕擔不是所以拏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出來不過為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天不進城這已完

了心願趕著去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茗烟道這更好了說著二人来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些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茗烟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烟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著些一面說著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来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裡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来了都喜的眉開眼笑說阿彌陀佛可来了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服脫了自去尋

了華服換上。問在什麼地方坐席。老婆子回說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寶玉聽說。一徑往花廳上來。耳內早已隱隱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他來。便收淚說道。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回來。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不答。只管擦淚。寶玉忙進廳內。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寶玉與鳳姐行禮。賈母王夫人都說他不知好歹。怎麼也不說聲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

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說著又罵跟的人。偏都聽他的。詣往那裡去就去。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那裡去了。可吃了什麼沒有。唬著了沒有。寶玉只應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昨日死了。給他道惱去。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以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答應著。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多慮了。他已經回來。大家該放心樂一回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了恨。今見來

了。喜且不盡。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著了驚怕。反百般哄他。襲人早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笑的。也有罵的。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攢金辦壽家常樂。素服焚香無限情。

寫辦事不獨熙鳳。寫多情不漏亡人。情之所鍾必讓若輩。此所謂情情者也。

第四十四回

雲雨誰家院飄來花自奇鶯鶯燕燕鬬芳菲枝

枝因風滴玉露正春時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荊釵記寶玉和姊妹們一處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薛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上去作什麽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着哭也就盡情了寶釵不荅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鳳姐痛樂一日本來自己懶待坐

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便吃着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給那沒席面的大小了頭並那應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窓外廊簷下也只管坐隨意吃喝不必拘禮王邢二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了頭坐在上面你們好生替我作東難為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荅應了又笑回說坐不慣首席坐上頭橫不是豎不是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

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聽說忙也進来笑道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道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吃我當真就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来坐下命人拏了臺盞来斟酒笑道一年到底難為你孝順老太太和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麽疼你的親自斟盃酒你乖乖兒的在我手裡嗑一口鳳姐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嗑尤氏笑道說的不知你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

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不得了趂着儘力灌喪兩鍾罷鳳姐見推不過只得嗑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来敬酒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嗑一口賴大媽媽見賈母尚這等高興也少不得来凑趣兒領着些嬤嬤們也来敬酒鳳姐也難推脫只得嗑了兩口鴛鴦等也都来敬酒鳳姐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嗑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呢往常到有些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到拏起主子的款兒来

了。我原不該来。不嗑。我們就走。說着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趕上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嗑就是了。說着斝過酒来滿滿的斟了一杯嗑乾。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似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来。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来。平兒留心也忙跟了来。鳳姐便扶着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個小了頭子正在那裡站着。見他兩個来了。回身就跑

鳳姐便疑心忙叫。站住。那了頭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面連平兒也叫。只得回来。鳳姐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堂。叫那小了頭也進来。把槅扇關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臺磯上。那了頭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来。拏繩子鞭子。把這眼睛裡沒主子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了頭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磞頭求饒。鳳姐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說規規矩矩站住。怎麽到往前跑。那小了頭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来。我又記掛着房裡沒人。所

以跑了。鳳姐道。房裡既無人。誰叫你又来的。你便沒見我。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𩓐子叫了你十来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强嘴說着。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了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了頭臉上紫脹起来。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了頭子先還强嘴。後来聽見鳳姐要燒了紅烙鐵来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来這裡瞧着奶奶的。若是散了。先叫

我送信兒去。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回来了。鳳姐見話中有文章。必有别的緣故。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作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快告訴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說。立刻拏刀子来割你的嘴。說着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了頭嘴上亂戳。唬的那了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别說我說的。平兒在旁勸。一回推他快說。那了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来房裡的。睡了一會醒了。打發人来瞧瞧奶奶說纔坐席。還得好一會纔来呢。二爺就開了箱子

拏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老婆去叫他進来他收了東西就往偺們屋裡来了二爺又叫我来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来一逕来家剛至院門只見有個小了頭在門前探頭一見了鳳姐縮頭就跑鳳姐提著名字喝叫站住那了頭伶俐見躲不過了率性跑了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了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将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

鳳姐啐道你早作什麼来著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来推乾淨兒說著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了頭一個趔趄便攝脚的走至窗前往裡聽時只聽裡面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到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許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麼就該犯夜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顫又聽他兩個都賛平兒便疑平

兒素日背地裡自然也有埋怨的話了那酒越發湧上也並不忖度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一腳踢開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住鮑二家的打了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罵道好淫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淫婦忘八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的乾哭罵道你們作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作什麼說着也把鮑二家的廝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

来高了興未曾作的機密一見鳳姐来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来把酒也氣上来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自己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来踢罵道好淫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怕打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裡說話為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来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去找刀子要尋死外面眾婆子了頭忙攔住解勸這裡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自己一頭撞在賈璉懷內叫道你們一條

藤兒害我被我聽見了到都唬起我來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墻上拔下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乾凈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鳳姐見有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丟下衆人便哭著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出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內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

問怎麼了鳳姐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商議說我利害要拏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氣了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為甚麼要害我他燥了就要殺我賈母等聽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拏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拏著劍趕來後面許多人跟著賈母素日疼他們連母親嬸母也無關礙故逞強鬧了來邢

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種子你越發反
了老太太還在這裡呢賈璉也斜著眼道都是老太
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
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只管撒嬌撒痴
誕言誕語的還只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
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
賈璉聽見這話方趔趄著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
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
兒賈母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年輕饞嘴猫似

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樣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
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說
的眾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等明兒我叫他來
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燥著他因又罵平兒那
蹄子素習我到看他好怎麼暗地這麼壞尤氏等笑
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了頭拏著人家出氣兩口子
不好對打拏著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似的
呢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
到不像那狐媚魘道的既這麼著可憐見兒的白受

他主子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屈了明兒我叫鳳姐兒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抬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素日鳳了頭何等待你今兒他不過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拏你出氣難道拏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吃醉了你只管這會子委屈素日你的好處豈不都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

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會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待你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了平兒道二奶奶到沒說的只是那個淫婦他又偏拏我湊趣兒我們糊塗爺到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落淚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

我替他們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拏些燒酒噴噴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便吩咐小了頭子們舀水洗臉燒熨斗來平兒素習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子們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今見他這般心中

也暗暗的掂掇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周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拏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來與他換便連忙脫下自己的衣服忙去洗了臉寶玉在旁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前將一個宣窰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向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

兒上香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青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似別的粉青重澀滯隨後看見胭脂也不是成張的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賣的胭脂都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裡用一點水化開抹在唇上手心裡剩的就彀打頰腮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

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枝並蒂秋蕙用竹剪擷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跟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的人極清俊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跟前稍盡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

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日還遭荼毒想來此人薄命似黛玉尤甚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淚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中儘力幾點痛淚復起身又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拏熨斗熨了疊好見他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漬又在面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會也往稻香村來說了一回閒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只跟著賈母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

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著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了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屍去到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嚇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可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

認不是賈母又道那鳳了頭和平兒還不是美人似的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髒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淫婦打老婆打屋裡的人你還是大家的公子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甚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甚施脂粉黃黃的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了

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是最有禮的再不會冲撞人他日後要得罪了你我自然要作主叫你降伏他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向鳳姐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饒過我罷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了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平兒來命賈璉鳳姐兩個安慰他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聽賈母一說便趕上來說道姑娘昨兒受了委屈了

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起。我賠了不是不筭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着也作下揖去。賈母笑了。鳳姐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兒来安慰他。平兒忙走上来給鳳姐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為聽了旁人的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淚来。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頭。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

奶。都是那淫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哭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事。即刻回我。我不管是誰。拏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磕了頭。老嬤嬤答應了。送他三人回至房中。鳳姐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淫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一個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

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足了光這會子還
嘮叨難道還叫我給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强也不
是好事說的鳳姐無言可對噗的一聲笑了賈璉也
笑道又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只見一個媳
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都吃了一驚
鳳姐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麽大驚小怪
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
婦吊死了娘家親戚要告呢鳳姐笑道這到好了我
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他

們一回又威唬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吊錢也就依了
鳳姐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他只管叫他去告
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鎮唬他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
到問他個以屍訛詐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
和他使眼色兒心下明白便出去等着賈璉道等我
出去瞧瞧看是怎麽樣鳳姐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
逕出來和林之孝商議命人去作好作歹許了二百
兩銀子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
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了幾名來帮着辦喪事那些

人見了如此。縱要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别添補開銷過去。又梯己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內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灌丧醉了。你别惱怨。打了那裡了。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打重。只聽說奶奶姑娘們都進來了。下回分解。

總評

富貴少年多好色。那如寶玉會風流。閻王夜叉誰曾說。死到臨頭身不由。

第四十五回

富貴榮華春暖。夢破黃糧愁晚。金玉作樓臺。也
是戲場粧點。莫緩莫緩。遺却靈光不遠。

石頭記　卷五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正在安慰平兒忽見衆人進來忙讓了坐平兒斟上茶來鳳姐笑道今兒來的這麼齊全到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一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我想必得你去作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為畫園子的

圖兒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說只怕後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拏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笑道我又不會作什麼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作也不要你作詩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們別哄我了我猜着了那裡是請我作監社這分明是叫我作一個進錢的銅商你們算什麼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們月錢不彀花了想出這個法子來拘了我去好和我

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一席話說的衆人都笑起来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把姑娘原交給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的他們不好你還要勸這會子他們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是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因有個小子又添了十兩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地各人取租錢年終分年例又是上上分兒

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兩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拏出一二百銀子来賠他們頑頑能幾年的限他們各人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調唆他們来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落海乾我還通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話他就瘋了似的說了兩車無賴的泥腿市俗家常打算盤分金撥兩的話出来這東西虧他脫生在詩書大官名門之家作小姐出身出了嫁又

是這樣他還是這麼著若生在貧寒之家小門小户的作個小子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黄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未平你今兒還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也不要你們兩個只該換一個過子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的這

臉子竟是為給平兒來報仇的我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麼一位仗腰子的人早知道有鬼拉著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大奶奶姑娘們給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著衆人又都笑起来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定要給你争氣纔罷平兒笑道雖然如此奶奶們取笑我禁不起李紈道什麼禁不起有我呢快拏鑰匙叫你主子開了樓房找東西去鳳姐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裡去我纔要把這米賬和他們算一算那

邊大太太又打發人来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淌還有年下你們添補的衣服還沒打點給他們作去李紈笑道這些事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們小姐們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養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反到逼我的命了況且悞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碍他姊妹們若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

管閑事連一句現成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豈敢帶累你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鳳姐笑道這是什麼話我若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這裡吃飯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作社會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作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你們還攆出我来也使得說的衆人又都笑起来鳳姐又

道過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的這些東西都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著使若少什麼照著你們的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在太太跟前還在珍大爺那裡呢說給你們別硼釘子去我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咱們家去罷等著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著便帶著眾人就要走鳳姐道這些事再無兩個人都是寶玉作出來的李紈聽了忙回身

笑道正是為寶玉來反忘了頭一社就是他悞了我們臉軟你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的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眾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著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了頭扶了賴嬤嬤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讓大娘坐又都給他道喜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恩典我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兒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

去賴大媳婦笑道我那裡管他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你別說你是官兒了就橫行霸道起來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胞胎主子的恩典放你出來上托著主子的洪福下托著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認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麼個東西來從小兒三災

八難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麼個銀人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的忍饑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州縣官兒雖小事情卻大為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地不容你李紈鳳姐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幾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

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著新官服色。到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到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父親呢。你只管受用你的就完了。閑了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一天牌。說一天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大嬤嬤忙站起來接了。笑道。姑娘不管叫那個孩子倒來罷了。又折受我。說著。一面吃茶。一面

又道。奶奶不知道這些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樣。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連主子的名聲也不好了。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著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護在頭裡。當日老爺小時挨你爺爺的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了。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

天打還有東府裡的珍哥兒他爺爺那繞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朶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到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管的到三不着兩的他自已也不管一管自已怎麼怨的這些兄弟姪兒不怕他你心裡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說心裡不知怎麼罵我呢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

到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賴嬤嬤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話且不說且說陳穀子爛芝蔴的混搗因為我的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酒請這個也不是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樣榮耀就傾了家我也是願意的因此吩咐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擺幾席酒請老爺們爺

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們第三日再把我們的這兩府裡的伴兒們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著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紈鳳姐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笑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是沒有賀禮的也不知道放賞吃完了一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要賞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

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又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周瑞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了鳳姐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小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

說在外頭張羅他到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来兩個女人進来了他纔帶着小幺們往裡抬小幺兒們到好他拏的一盒子到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首人去了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到罵了彩明好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作什麼賴嬤嬤笑道我當什麼事情原来為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了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攆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偺們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個

板子以戒下次仍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聽說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磕頭起来又要與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来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来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单子與鳳姐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拏進来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裡幫

怡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来閑坐一則
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
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日間作及至賈母
處王夫人處省候二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閑話半時
園中姊妹也要度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閑每
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
之際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
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来覺得比往常又重
些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已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

盼個姊妹們来說些閑話排遣排遣及至寶釵等来
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
病中且素日形體姣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
待不周禮數踈忽都不苛責這日寶釵来望他因說
起這病症来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
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明
人来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又不老
又不小成個什麽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
知道我這病是不能好的且别說病只論好的日子

我是怎麼個形景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血氣。也是不好的事。黛玉嘆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然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若吃慣

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裡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說我那些好話。我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悮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無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了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贊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要是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

悮了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你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說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這個病也沒什麽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巳經鬧了個天翻地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麽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的人未免嫌我太多事了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寶玉和鳳了頭兩個他們尚虎視耽耽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又不是他們這裏正經主子原是無依

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巳經多嫌著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裏又有買賣地土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是和他們家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分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

臉笑道人家纔拏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裡的煩難告許你聽你反拏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得自替你解一觧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强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來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勞

師動衆的黛玉忙嘆道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口裡的只愁我在你跟前失於應候罷了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来和你說句話兒寶釵答應著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嗑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来秋霖霢霂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重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来便在燈下隨便拏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

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其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凄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綠。
抱得秋情不得眠。　自向秋屏移淚燭。
淚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霢霂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條。　疎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淚洒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要安寢。了環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完。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斗笠。身上披著簑衣。黛玉不覺笑了。說那裡來的一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了。吃了藥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笠脫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住燈光。向黛玉臉上照一照。覷著眼細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

好了黛玉看蓑衣裡面只穿著半舊紅綾短襖繫著綠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綠紬灑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綉的綿紗襪子靸著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不怕雨鞋襪子也到乾净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子纔穿了来脫在廊簷上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閑了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

来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時男婦都戴的我送你一頂冬天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了畫兒上畫的和戲扮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来方想起話来忖度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滿面飛紅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寶玉卻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拏起来看了一遍不禁叫好黛玉聽了忙起来奪在手內向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經背熟了燒了也無益黛玉道我也好些多謝你一天

来幾次瞧我下雨還来這會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請回去明日再来寶玉聽說回手向懷中掏出個核桃大小的一個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擾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来問道你想什麽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起来明兒早起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着沒有有兩個婆子答應道有人在外面拏着

傘點着燈籠呢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綉毬燈拏了下来命點上一枝小蠟来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裡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麽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来黛玉道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照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拏着的你自己拏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来就失了手打了也有限的怎麽又忽然變

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了寶玉聽說連忙接了過去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提着明瓦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了頭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了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頭一逕去了就有蘅蕪院的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姑娘說了姑娘先吃着吃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快

夜又長了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了光了橫豎每夜各處有幾個上夜的人悞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了黛玉聽說笑道難為你悞了你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個頭到外面接了錢打着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

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與我雖素習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幔。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睡了。暫且無話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請看賴大。則知貴家奴婢身分。而本主毫不以為過。知習慣自然。故是有之。見者當自度是否可也。

第四十六回

畏脚與纏頭。欲覔終身伴。顧影自為憐。靜住深
深院。好事不稱心。惡語将人慢。誓死守香閨。
遠却楊花片。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着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了戴了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的人都遣出去悄向鳳姐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鴛鴦要他作房裡的人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到是平常的事只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

法子鳳姐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裡肯況且平日說起閑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沒的耽悞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這話很喜歡老爺呢這會子迴避還迴避不及反到拏草棍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如今老爺上了年紀行事不妥

太太該勸纔是比不得年輕作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兒子姪兒孫子一大羣還這麽鬧起來怎麽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五妾的也多偏偺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了頭這麽鬍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大兒子要了作房裡的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一篇不是也沒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到說我不勸你還不知道的那性子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知道他婆婆秉性愚拙只知

承順賈赦以自保貪婪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布凡出入銀錢一經他手便尅嗇異常以賈赦浪費自為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他如此說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也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来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了頭就是那麽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的話那裡信得我竟是個獃子璉二爺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

那樣怎不立刻拏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就罷了依舊拏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發笑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訕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說的給更好不給也沒妨碍衆人也不得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更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若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

鴛鴦說他雖害燥我細細告訴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擱不住他願意常言要去難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的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個不想爬高望上不想出頭的這半個主子不作倒愿意作奴才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暗想鴛鴦素習是個可

惡的雖如此說包不嚴他就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拏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拏我出起氣來到沒意思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方纔臨來舅母那邊送了籠子鵪鶉來他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的晚飯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拏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

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到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去作什麽的到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閑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著作針線見了邢夫人忙站起來邢夫人笑道作什麽呢我瞧瞧你植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便

進来接他手内的針線瞧了一瞧只管讚好放下針
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合色綾襖青
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面烏
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幾點雀斑鴛鴦
見這般看他自己到不好意思起来心裡便覺詫異
因笑問道太太這回子不早不晚的過来作什麼邢
夫人使了個眼色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
鴛鴦的手笑道我特来給你道喜来了鴛鴦聽了心
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

夫人又道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無有個可靠的人
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来的不乾
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来家三兩日又合鬼弔
猴的因此滿府裡要挑一個家生子兒的女兒收了
又沒有好的不是模樣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
個好處沒有那個好處因此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
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作人温柔
可靠一概是齊全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
屋裡比不得外頭新買的你這一收進去了進門就

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終得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重了你如今這一來你可遂了素日的心高志大的願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燥便又說道這有什麽燥處你又不用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樣便又說道你這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真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

作到願作丫頭三年二年不過配上個人還是奴才你跟了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或男或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裡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作去錯過了這個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了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麽個爽快人怎麽又這樣積粘起來有什麽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包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言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

話怕燥你等他們問你這也是理等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房中來鳳姐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搖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必妥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瞧罷鳳姐道太太叫來這屋裡商量依了還可若不依白討個燥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鵪鶉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着去了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

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往園裡來這裡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在鳳姐房裡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的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去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着平兒平兒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聽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率性把方纔鳳姐過去回

来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與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這是偺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和紫鵑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兒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来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作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裡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作小老婆就是大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

婆我也不能去平兒笑著方欲荅言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免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石背後找尋不是別個却是襲人笑著走了出来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聽說著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聽道真真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給你個法子不用費事就完了鴛鴦道什麼法子你說来我聽聽平兒笑道你向老太太說

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兒。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的。誰知應在今日了。襲人笑道。他們兩個都不願意。你向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玉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燥又是急。因罵道。兩個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拏著你們當作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你們到替換著取笑兒。你們自為都有了結果了。將来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

如意。你們且收著些兒。別忒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央告道。好姐姐。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是老太太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將来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

西去了○他橫竪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死了○他先放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麽個光景○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爲難○我剪了頭髮○當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樣樂得乾淨呢○平兒笑道○眞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此○燥一會子怎麽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著就是了○大太太纔說找我老子娘去○我看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邊看房子沒上來○終究也尋的著○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

惜你是這裡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人是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麽樣○牛不嗑水强按頭○我不願意○難道呌了我的老子娘來就愿意了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九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裡沒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句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

娘說句話平兒襲人都粧不知道笑道什麼事這樣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贏瓜子打呢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了我來到那裡我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大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罷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使勁的啐了一口指著罵道你快夾著那油嘴離了這裡好多著呢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話什麼喜事狀元

痘兒灌的漿兒又滿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是舅爺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額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著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著牽三掛四的俗語說當著矮人別說短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有惹著

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麽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别這麽說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到别牽三掛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老爺封了我們姨娘了况且我們兩個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横行覇道的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了我罵了他他燥了没的盖臉又拏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他就挑出這個空兒来他嫂子自覺没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勸

了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裡藏着作什麽的我們就没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裡找我們寳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兒説是来家来了我疑惑怎麽没看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屋裡找去又遇見他們屋裡的人説也没去我心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来了我一閃你也没看見後来他又来了我從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説話来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没看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没見你

你們六個眼睛竟沒見我三人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個正是寶玉走来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来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裡出来迎頭看見你来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来哄你見回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来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我好笑原要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後来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們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了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

笑道偺們再找一找去只怕還找出兩個人来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了鴛鴦已知話俱被寶玉聽了去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道這石頭上冷偺們回房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来又忙讓平兒来家吃茶平兒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来四人竟往怡紅院来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此時自然心中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且說邢夫人因問鳳姐鴛鴦的父母鳳姐回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

京看房子從不大上京他哥哥金文翔現在是老太太那邊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聽了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細細說與他金文翔媳婦自是歡喜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着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倒罵了我一頓因鳳姐在旁不敢提平兒只說襲人也幫着他搶白我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

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因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文翔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忙道你不會拏嘴把子打他回回我一出了門他就逛去了我回家來連個影兒也摸不着他的他必定也幫着說什麼来金文翔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著鳳姐便命人去快打了他來告訴他我來家了大太太也在這裡呢請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上来

回說林姑娘打發人来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来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你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来說道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来賈璉回道上次東京的信来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去不知如今是活是死便是活着人事不知叫来無用他老婆又是個聾子

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下流囚攮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這裡唬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来了小么兒們直帶到二門口去隔了五六頓飯時纔出来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回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来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進来回賈母說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命他出去鴛鴦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强出

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聽。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作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沒法。少不得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因說道。我這話告訴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是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寶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以後誰還敢收他。此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自然往外聘。想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誰家。也出我的手心。除

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了。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不與你相干。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說。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去。回聲老太太。他哥嫂聽了。只當他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即

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寶釵等姊妹並外頭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喜之不盡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在園子裡他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索性說我戀著寶玉不然要等著往外聘憑我到天邊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中去終究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著眾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

天王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把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沒造化該討吃的命服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不是真心暫且拏話支吾日後再圖別的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膝子從膝子裡頭長疔爛了出來爛化成醬原來他一進來時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右手就鉸眾婆娘丫頭忙上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

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亂顫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呢外頭孝敬暗地裡盤算我王夫人忙站起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是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是不好勸的寶釵也不便為姨媽辯李紈鳳姐寶

玉一概不敢辯這正用著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又小因此在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裡人小嬸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了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我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

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不提我看著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著我娘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娘在這裡不認却推給誰去我到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著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來道起來使不得終不成你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了頭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到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

太到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眾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到聽聽這不是鳳姐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似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到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笑道等我修了這輩子来生脫生個男人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道璉兒不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

糊了的捲了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来了忽見了環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出来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鴛鴦女從熱鬧中别具一副腸胃不輕許人一事是宦途中藥石仙方

第四十七回

不是同人且莫浪作知心語似假如真事事應
難詐著緊温存白雪陽春曲誰堪比船上要離
未解奸俠趣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毒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來。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方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也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

漸漸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呢。你到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勸兩句都使不得。還由着你老爺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都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的。賈母道。他逼着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痛。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天丟下爬

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一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細心些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點子該要去的他就要了來了該添什麼的他就度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略一點半點我如今反到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算和你們要東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的剩了他一個年紀還大些我凡百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二則他還投主子們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

這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都料理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以至家中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連你小嬸和你媳婦也都省心我有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弄個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大一個真珠人來不會說話也是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呌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我只要這個

丫頭。但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樣。你來的也巧。你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和你姑娘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們忙答應着去了。衆人忙趕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環說道。我纔來了。又作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覺。那丫環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嫌乏。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完了。說着。只得和這丫頭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偺們鬬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偺們一處坐着。别叫鳳丫頭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就是偺們娘兒四個鬬呢。還是再添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也花了。偺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瞧着些兒。鳳姐兒嘆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到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

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道我正要筭算今兒該輸多少錢呢我還想贏你瞧瞧場子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了一時鴛鴦来了便坐在賈母下手鴛鴦之下是鳳姐鋪下紅毡子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鬬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全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個眼色與鳳姐兒鳳姐正應該發牌便故意躊躇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的手裡挐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真頂不下来薛姨媽道我手裡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来

是察牌的薛姨媽道你只管察你且發下来我瞧瞧是張什麽鳳姐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到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兒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擲下牌来說你敢挐回去誰叫你錯了鳳姐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可埋怨誰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該打著你那嘴問著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器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可不是這樣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

姐正数著錢聽了這話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彀了我的了竟不為贏錢单為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数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因和薛姨媽説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拏起牌來笑道二奶奶不給錢麼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交運了便命小了頭把他那一吊錢都拏過來小了頭子真就拏了擱在賈母旁邊鳳姐忙笑道賞我罷我照数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了頭小器不過是頑兒罷了鳳

姐聽説便站起來拉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一個木箱子便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進去了牌也不用鬬了老祖宗的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情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住偏平兒怕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兒叫他進去到省事不用作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

裡的牌撤了一桌子推著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呢站了這半天還沒動呢趁早兒去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纔略好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的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不去罷合家子連二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

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又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著這個拏我出氣罷說著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著鳳姐眼尖先就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杯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伶俐賈母便問外

頭是誰到像小子一伸頭鳳姐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一個人影兒等我瞧瞧去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出門不出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作鬼作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呢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去問問賈母就忙道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多少問不的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作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作探子的鬼鬼祟祟到唬了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

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着治他去罷說着眾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賈母笑道可是我那裡記得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作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他什麼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過了些從無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言語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說着你不聽到底碰

在綱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来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了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搥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来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来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含愧自此要告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

究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来名喚嫣紅收在屋内不在話下這裡鬬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来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家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有好幾處驚人駭目的外面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很遠的也就沒来賈赦也沒来賴大家内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

個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了他是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無可不可且賈珍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坐在一處問長問短說此說彼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

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習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他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要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死也不放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吩咐我纔一進門雖然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他出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

沒一盞茶時見寶玉出来了頼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罷我張羅人去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沒有柳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人放鷹離他墳上不遠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到那裡去瞧了瞧果然又動了一點子回家来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道怪道上月我們大觀園池子裏結了蓮蓬我摘了

十個叫茗烟出去到他墳上供去回来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沒有他說不但沒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着不過是這幾個朋友新築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作不得主行動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能由我使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呢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了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来隨手就光的不如趂空兒

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為這個要打發茗烟找你去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去處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個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你不知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到好寶玉想了一

想說道既是這樣到是迴避他為是只是你要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走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道自然要辭的你只別和人說就是了說着便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嚷亂叫誰放走了小柳兒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一般忙趔趄走上來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

弟你往那裡去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好兄弟
你一去都沒興了好歹坐一坐你就是疼我了憑你
有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你只別忙有你這個哥你
要做官要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
恨又愧忽心生一計便拉他到別處笑道你真心和
我好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他如此說喜得心癢難
撓乜斜著眼忙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話來
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
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到下處咱們

提另嗑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色的孩子從沒
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了去那裡有
人伏侍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
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拏真心待你你到不信了薛蟠
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
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呢湘蓮道我
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舍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
蟠笑道有了你我還要家作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
在北門外橋頭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

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心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於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拏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已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去了至門外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直上馬出城橋上等候薛蟠沒頓飯時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走來張着口瞪着眼頭潑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望遠處瞧不曾留心

近處反蹓過去了湘蓮又是笑又是恨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找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忙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緊緊的跟隨湘蓮見前面人跡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咱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心告訴人去的就應誓了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

我要日久變了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語未完只聽噔的一聲頸後好似鐵鎚砍下来一般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了湘蓮走上来瞧瞧知他是個笨家子不慣捱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掙扎起来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兩點仍舊跌倒口内說道原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好說為什麽哄出我来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認認大爺是誰你並不哀求你還傷我

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子過来從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已醒了大半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噯喲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朝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為我錯聽了旁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旁人你只

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有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饒你薛蟠哼哼著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喲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噯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這水嗑兩口薛蟠一面皺眉道這水髒的狠怎麼嗑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嗑我嗑說著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嗑了一口猶未咽下去只聽咕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

髒東西你快吃乾净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點陰功饒我罷這個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到燻壞了我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上騎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在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便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們素日是懼怕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著小廝們尋蹤問跡直

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一帶葦坑旁邊薛蟠的馬拴在樹上眾人都道可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来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来一看只見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内外滚的似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内已猜着了九分忙下馬命人攙了出来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兒調到葦子坑裡来了必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想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在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得命人到關廂

裡僱了一乘小轎来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赴席去薛蟠百般央告又命他不要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去了賈蓉仍往賴家来回覆賈珍並說方纔形景賈珍也知被湘蓮所打笑道他也須得吃了虧纔好至晚散了便来問候薛蟠自在卧室將養推病不見人且說賈母等回来各自回房時薛姨媽和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其原故忙趕来瞧瞧薛蟠時見臉上身上雖有瘡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

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拏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醉後反臉亦是常事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偺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養好了出的去時那邊珍大哥璉二哥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手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到顯的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令

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二三個虧他到罷了薛蟠在炕上痛罵柳湘蓮又命小廝們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禁住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害怕逃走了薛蟠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自鬪牌一節寫貴家長上之尊重卑幼之侍奉遭打一節寫薛蟠之獃湘蓮之豪薛母寶釵之言無不逼真

第四十八回

心地聰明性自靈○喜同雅品講詩經○姣柔倍覺
可憐形○　皓齒朱唇真嬝嬝○痴情專意更娉婷○
宜人解語小星星○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柳湘蓮逃走。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愧見親友。轉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年過六十。自幼在薛家當鋪內攬總。家內也有三二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來當鋪內照管照管。

趕端陽節前。我順路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著要躲個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作買賣。究竟戥子算盤。從沒拏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

往曉間薛蟠告訴了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好歹你守著我。我還放心些。況且用不着你作買賣。也不等這幾百銀子來用。你在家裡安分守已的。就強似這幾百銀子了。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事。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主事。學習著作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況

且那張德輝又是年高有德的。偺們和他是世交。我同他去。怎麼得有舛錯。我就一時半刻有不好的去處。自然他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到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我自己打點了一走。明年發了財回來。那時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裡說的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犯。越發難拘束他。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

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命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就打發他去試一試只打諒丟了八百一千銀子橫豎有夥計們幫着呢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了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

媽聽了思忖半晌說道到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了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向裡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薛蟠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門的日子大世兄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老年的嬷嬷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

名當年請事舊奴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厮二人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单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内養的大青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備薛姨媽寶釵等連日勸戒之言是不必細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来辭了賈宅諸人賈珍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送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淚眼看他去了方回来薛姨媽上京帶来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

老嬤嬤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下一個男人因此薛姨媽即到書房中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了進来收貯命那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並也進来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香菱姐姐和我作伴兒去我們園子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向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著兩的鶯兒

一個人不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来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到是慢慢的打聽着有知道来歴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嬤嬤並臻兒送至蘅蕪院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来香菱笑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奶奶說的大爺去了我和姑娘作伴兒去我又恐怕奶奶多心說我貪着園內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

就每日来一淌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趂着這機會率性住上一年我也多個作伴的你也遂了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趂着這個工夫你教給我作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今兒頭一天進来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說搬進園来若有提起因由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来作伴兒就完了回来進了園子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菱答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走来香菱忙問

了好平兒只得免強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来作伴兒正要打發人去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話我竟沒話答應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也有個主人廟裡也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兒便是園子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户的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著因又向香菱笑道你既来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隣舍去寶釵笑道我正要叫他去呢平兒道你

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来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家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概也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的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来了又是為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什麼半

路途中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了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裡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一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世人都叫他作石獃子窮的連飯也沒得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把二爺請到他家裡坐着拿出這扇子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有的了

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的真跡回來告訴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銀子偏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天天罵二爺已經許他五百兩了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雨村那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個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

死是活老爺拏著扇子問著二爺說人家怎麼弄来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為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坑家敗業也不算什麽能為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拏話堵老爺了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来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著不知拏什麽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那裡有種丸藥上棒瘡的姑娘快尋一丸子給我家去給他上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子来與平兒寶釵道既這

樣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過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来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見香菱也進園来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来了也得了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為師我雖不通大畧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作師你可不許膩煩黛玉道什麽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

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竟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的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

只愛陸放翁的詩有一對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聚墨多

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念一入了這個格局是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的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的詩作了底子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

庾鮑等人的詩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是個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詩給我拏出来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拏来遞與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兒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拏了詩回至蘅蕪院中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来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樣

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詩来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都讀了黛玉道可領畧了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我到領畧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来我聽香菱笑道據我看来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無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些意思了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見

塞上一首內一聯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到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字竟找不出来。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来天地青。

這白青兩字。也似無理。想来必得這兩字。方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幾千觔重的一個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怎麽想来。我們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灣住船。岸上沒有人。有幾顆樹。遠遠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看了這兩句。到像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用多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来呢。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那個淡而現成。說着便

把陶淵明的

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烟

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依依兩字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越發到學雜了你就作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東道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們我不過羨慕纔學着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真作詩呢若說我們認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倒

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他們聽見偺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誰不真心嘆服他們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的鸚哥兒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别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出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怎有人知道呢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

香菱又逼著換出杜詩來又央告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等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月景甚好我正要謅一首竟未謅成你就作他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拏了詩回來又苦思一回作兩句詩又舍不得杜律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腦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獃頭獃惱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作了一首先與寶釵

看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作法你別怕燥只管拏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拏了詩找黛玉來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旅客添愁不耐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看了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丟開再作一首只管放

開膽子去作。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索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土。來往的人都詫異。李紈探春寶玉寶釵等聽得此信。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要瘋了。昨夜咕咕噥噥。直鬧到五更天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了。一回來。獃了半日。作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作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

天生人。再不虛賦性情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生人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彀像他這樣苦心就好了。學什麼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去了。探春笑道。偺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拏着詩和他講究呢。衆人因問黛玉作的如何。黛玉道。這也算難為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寫道是

非銀非水映窓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残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玉看了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到還使得你看句句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上起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又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前竹下閑步摳心

搜腸耳不旁聽目不他視一時探春隔窓笑說菱姑娘你閑閑罷香菱怔怔的答應道閑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是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拉他往四妹妹房裡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也醒一醒纔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之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畫繪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

香菱見畫兒上有幾個美人因指著笑道這個是我們姑娘那個是林姑娘探春笑道既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著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後香菱滿心還是思想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後上床卧下兩眼鰥鰥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作成了沒有這會子乏了且别叫他正想著只聽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

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了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還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起來梳洗了會同姊妹們往賈母處來香菱苦志學詩精神誠聚日間不能作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錄出來自己並不知好歹便拏了又找黛玉來剛至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作詩說夢話衆人正笑著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著要詩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一扇之微。而害人如此其毒。藏之者固是無味。構求者更覺可笑。多少沒天理處。全不自覺。可見好愛之端。斷不可生。求古董於古墳。爭盆景而蕩產。勢所必至。可不慎諸。

第四十九回

此回原為起社，而起社却在下回。然起社之地，起社之人，起社之景，起社之題，起社之酒餚，色色皆備，真令人躍然起舞。

第四十九回

白雪紅梅園林佳景　割腥啖羶閨閣野趣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在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要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中不信料着他們是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了頭子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們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了頭們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妹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還有一

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妹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合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寳釵笑道我們薛蝌合他妹妹来了不成李紈也笑道我們嬸子又上京来了不成他們如何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納悶来至王夫人上房内只見烏壓壓的一地人原来邢夫人之兄嫂帶了女兒岫烟進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家親戚一處打帮来了走至半路泊船時正遇李紈之寡嬸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同

敘起来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他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寳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来所以今日會齊了来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兒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来應在今日一面敘些家常一面收看帶来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紈寳釵自然和嬸母妹子敘離别之情黛

玉見了先是歡喜次後想起眾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单無個親眷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来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等道你們還不快看人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到像寶姐姐同胞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如今你們瞧瞧去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来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

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自笑自嘆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来喜歡的笑向襲人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的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的兩個妹妹到像一把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来找寶玉因說道偺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

道正是呢這是你一高興起詩社所以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不曾探春道我纔都問了他們雖是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襲人笑道說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著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話據我看怎麼樣連他姐姐並所有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詫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好去呢我到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已經逼著太太認了

乾女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道果然的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到不妨原該多疼女兒些纔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了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自然心裡沒有詩興況且湘雲又沒來顰兒纔好了人

人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了頭来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合寶姐姐心也閒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社豈不好偺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聽寶姐姐的妹妹不算他一定是偺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偺們家住偺們央告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裡住下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歡喜道到是你明白我終究是個糊塗心腸空歡喜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說著兄妹二人一齊往賈母處来且說賈

母見了薛寶琴甚是歡喜便命王夫人認作乾女兒因此歡喜非常連園中也不命住晚上跟著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賈母便合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子裡住幾天逛逛再家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鳳姐籌算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岫烟有些不遂意之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邢岫烟家去住的

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亦照迎春分例一樣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冷眼瞅着岫烟的心性行為。竟不像邢夫人。並他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温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們多疼他些。邢夫人到不大理論了。賈母合王夫人因素習李紈賢惠。且輕年守節。令人敬伏。今兒他寡孀来了。便不肯令他外頭去住。那李嬸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這裡安插既定。誰知保齡侯史鼎又還

委了外任大貟。不日又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舍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定要合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熱鬧多少了。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岫烟再添上鳳姐合寶玉一共十三個人。敘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這十二個皆不過是十五六七歲。或有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個同月同日。或有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大半是

時刻月分而已。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了。連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娘了環。也不能細細分別。不過是姊妹弟兄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囉唣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是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起來。便沒晝沒夜。高談濶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拏著作詩當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

清。偏又添了你這麼一個話口袋。滿嘴裡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著現在的兩個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作什麼。湘雲聽了。忙笑問是那兩個。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笑道。獃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二人聽了都大笑起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道。是那裡的。寶琴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出來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

来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織的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可見是老太太疼你了這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道真俗語說各人有緣法我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来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中来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合太太說笑多坐一會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可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偺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寶釵道說你沒

心却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就有些像你你天天說要我作親姐姐我今兒竟叫你認他作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半日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就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来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着就由他怎麼着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去別多心寶釵忙站起身来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裡的這段福氣你到去罷仔細我們委屈着你我就不信我那些

免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都進來了寶釵猶是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真心惱的再無別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指着寶玉寶釵對湘雲笑道莫不是他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又指着黛玉湘雲便不嘖聲寶釵忙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合他的妹妹一樣他比我還更喜歡呢那裡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實據寶玉素習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然尚不知近日黛玉寶

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居然與寶釵之說相符便心中悶悶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別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趕着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真是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本性聰明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見諸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合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待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

萃的便更與他親近異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悶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黛玉回房歇着寶玉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不惱過麼這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的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雅為他這是幾時的三個虛

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你說說我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我反落了單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起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告訴了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

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年少了些似的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裡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毡的斗蓬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作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

香村來黛玉換上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皮裡鶴氅束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縧頭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已都在那邊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毡與羽毛緞的斗蓬獨李宮裁穿一件青哆囉呢對襟褂子薛寶釵是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裳並無有遮雪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着賈母與他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子大褂子頭上戴着一頂挖雲鵝黄

片金裡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大貂鼠的風領圍着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拏着雪褂子故意粧出一個小騷達子来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着一件半舊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彩綉龍窄褙小袖掩襟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着綠皮小鞾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

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孩兒更俏麗些湘雲笑道快商議作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来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遇下雪不如偺們大家凑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彀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好又不比蘆雪菴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爐作詩老太太想来未必高興況且偺們小

頑兒单給鳳了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彀了送到我這裡来指著香菱寳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人不算偺們裡頭二了頭病了不算四了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来我包總五六兩銀子也儘彀了寳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自己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横竪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来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寳玉因心裡記罣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起帳子一看雖然

門窓尚掩只見窓上光輝奪目心内躊躇起来抱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窓屜從玻璃窓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寳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来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皮襖子罩一件海龍皮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簑戴了金籐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庵来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裝在玻璃盆内一般於是走至山

坡之下。順著山脚。剛轉過去。已聞得一陣寒香拂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住了脚。細細的賞玩一回。方欲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来。原来李紈打發了去請鳳姐的人。寶玉来至蘆雪庵。只見丫環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来這蘆雪庵蓋在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窓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逕。逶迤穿蘆度葦過去。就是

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環婆子見他披簑戴笠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来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来。剛至沁芳亭。只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来。圍著大紅猩猩毡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一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来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屋裡梳頭更衣。一時衆姊妹来齊。寶玉只是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来。頭一樣菜便

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們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卻等不得。只拏茶泡了一碗飯。就着野雞瓜子。忙忙的咽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了。便吩留着鹿肉與他晚上吃。鳳姐兒忙說還有呢。方罷了。史湘雲悄合寶玉計較道。有新鮮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拏了園中弄着又頑又吃。寶玉聽了。把不得一聲兒。便真合鳳姐要了一塊。

命婆子送入園中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庵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生出多少事故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呢。正說着。只見李嬸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麽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合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乾凈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了。快拏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了

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等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去吃。那怕吃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怎麼大雪怪冷的。替我作禍呢。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拏了鐵爐鐵叉鐵絲蒙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可不許哭。說着同探春過去了。鳳姐打發平兒來回覆不能來。為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

頑笑。因而褪去手上的鐲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等及李嬸深為罕事。探春與李紈笑道。你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齊了。你們還沒吃彀。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方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說。怪髒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吃的甚有味。林

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覺好吃便也吃起來一時鳳姐打發了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大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罷小了頭聽說去了一時只見鳳姐也披了斗蓬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凑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了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庵一哭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麽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清高最可厭我們這會子腥羶大吃大嚼回

來都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作不好了把那鹿肉掏了出來就把這雪壓蘆葦摁上些以完此劫說着吃畢洗漱了一回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詫異鳳姐笑道我知道這鐲子去向你們只管不用找作詩去不出三日管就見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作什麽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作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到忘了如今趕着作幾個好的預備着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

炕屋裡。只見杯盤菓菜。俱已齊備。墻上已貼出詩題來。寶釵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作詩。我只起三句罷。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別次序的好。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此文線索在斗篷。寶琴翠羽斗篷。賈母所賜。言其親也。寶玉紅猩猩毡斗篷。為後雪披一襯也。黛玉白狐皮斗篷。明其弱也。李宮裁斗篷是哆囉呢。昭其質也。寶釵斗篷是蓮青斗紋錦。致其文也。賈母是大斗篷。尊之詞也。鳳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雲有斗篷不穿。着其異樣行動也。岫烟無斗篷。敘其窮也。只一斗篷。寫得前後照耀生色。

一片含梅咀雪文字。偏從雉肉鹿肉鵪鶉肉上以煊染之。點成異樣筆墨。較之雪吟雪賦諸作。更覺幽秀。

第五十回

此回着重在寶琴。却出色寫湘雲。寫湘雲聯句極敏捷聰慧。而寶琴之聯句不少於湘雲。可知出色寫湘雲。正所以出色寫寶琴。出色寫寶琴者。全為與寶玉提親作引也。金針暗度。不可不知。

第五十回

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著。便令眾人拈鬮為次序。第一却是李紈。鳳姐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眾人都笑說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可別笑話。我只有一句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眾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經事去罷。鳳姐笑道。我

想下雪必刮北風。昨晚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眾人聽了。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合李嬸平兒又吃了兩杯酒。各自去了。這裡李紈寫上。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迎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無心飾萎苕。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年稔府粱饒。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聞潮。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綺袖籠金貂。光奪窗前鏡。

黛玉道。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限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
只見湘雲站起来道
　龍鬬陣雲銷　　野岸迴孤棹
寶琴也站起来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
眉挺身的說道

　如絮念征徭　　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贊好也便聯道
　林枝怕動搖　　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剪剪舞隨腰　　煑芋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
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令見
黛玉推他方聯道
　撒鹽是舊謠　　艇簑猶泊釣

湘雲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到耽擱了我。只聽得寶琴聯道。

林斧乍停樵。伏象千峯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徑遙。花緣經冷聚。

寶釵與衆人又忙贊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聯道。

空山泣老鴉。階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下茶杯。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

黛玉聯道。

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聯道。

瑞釋九重焦。僵卧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

湘雲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接着便道。

寂寞荒池榭。

湘雲也忙聯道。

清貧陋巷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冰漸沸。

湘雲見了自為又該自己。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彎了腰。忙念了一句。眾人問到底說的是什

麼。湘雲喊道。

石樓閒睡鴨。

黛玉笑的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煖親猫。

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寶釵笑着稱好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猶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脉脉

寶琴也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顧不得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

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根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来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伏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了。眾人笑道。到是你自已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已聯的分了。便命寫出来。因說道。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来。便聯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數了數了。雖無作完了韻。若生扭用了。到不好。說着大家来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你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了。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去折一枝来。眾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為荅應着。便

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的狠你且吃一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来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杯酒你要取不来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酒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生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說是一面命了環將一個聳肩瓶拏来貯了水准備插梅因又笑道回来該咏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忙道今兒斷乎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閑着也沒趣回来還罰寶玉他說

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作去黛玉笑道這話狠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彀莫若揀那聯的少的人作紅梅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二位屈才又且是客琴兒合顰兒雲兒三個人也搶了許多了我們一概都不作只讓他三個作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作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作紅字李大妹妹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依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叫他作衆

人問是何題湘雲道命他就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眾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嘻嘻背了一枝紅梅進來眾丫環忙已接過插入瓶中眾人都笑稱謝寶玉笑道你們賞玩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又遞過一杯煖酒來眾丫環上來接了簑笠撣雪各人房中丫環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朱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吃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推寶玉快作寶玉道好姐姐妹妹讓我自己用韵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薛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眾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作去寫道是

詠紅梅花 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冲寒先喜笑東風魂飛庾嶺春

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綠萼添粧融寶炬縞仙扶
醉跨殘虹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咏紅梅花得梅字　　李綺

白梅懶賦賦紅梅逞艷先迎醉眼開凍臉有痕皆
是血酸心無限亦成灰誤吞丹藥移真骨偷下瑤
池脫舊胎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謾疑猜

咏紅梅花得花字　　薛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春粧兒女競奢華閒庭曲檻無
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

泛絳河槎前生定是瑤臺種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稱賞了一回又指末一首說更好寶
玉見他年紀最小才更敏捷深為奇異黛玉湘雲二
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
處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来了
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道有到有了纔一看
見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一想湘雲聽說便拏了
一枝銅火箸擊著香爐說道我擊鼓了若鼓絕不成
又要罰了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来笑道

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裁

黛玉寫了摇頭笑道起的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莱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又摇頭說巧湊而已湘雲忙催二鼓寶玉

又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来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大家纔評論只見幾個了環跑進来回道老太太来了衆人忙迎出来大家又笑道怎麽這様高興說着遠遠見賈母圍着大斗蓬戴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紬傘衆人擁轎而来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来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合鳳了頭来了大雪

地裡我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来踹雪衆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下轎一面答應着賈母来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来着了說着李紈早命人拏了個大狼皮褥子来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我因為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骨牌忽然想起你們来了我也来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来探春另拏一副杯箸来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便問那個盤子裡是什麼東西衆人忙捧

了過来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到罷了撕一兩點腿子来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来撕賈母又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樣纔是不然我就去了衆人聽了方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到儘下邊去了賈母因問作何事来着衆人便說作詩賈母道有作詩的不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裡好頑衆人答應了說笑了一回賈母便說這裡潮濕你們别久坐仔細受了潮濕因說你四妹妹那裡暖和我們到那裡瞧瞧他的

畫兒趕年可有了。衆人笑道。那裡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有了。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盖園子還費工夫。說着仍坐了竹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門。門樓之上。裡外皆嵌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裡的鑿的度月兩字。來至當中。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裡遊廊過去便是惜春的卧房。門斗上有暖香塢三個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毡簾。已覺溫香拂臉。大家進入房中。

賈母並不歸坐。只問畫兒畫的在那裡。惜春笑回道。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不好看。故此收起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脫懶兒。快拏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披着紫絨褂。笑孜孜的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要的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自是喜悅。便道。我怕你們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個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來。論理孝敬不在這上頭。鳳姐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為

到了老祖宗那裡鴉沒雀靜的問小頭子們他們也不肯說叫我到園子裡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火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趕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來回老祖宗債主已去不用躲了已備下希嫩的野雞請吃晚飯去再遲一會子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擡過轎子來賈母笑着扶了鳳姐仍上竹轎

帶着衆人說笑着出了夾道的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山坡上遙等身後一個了環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人他却在這裡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上配着他的這個人品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麽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披大紅猩氊的

人来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衆人道姑娘們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来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每人送了你們一枝梅花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来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来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来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到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

妹們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兒晚上我原想著今兒要合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聽得女兒說老太太心下不大爽快因此今日也沒敢驚動早知如此我正該請的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裡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費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笑道姑媽仔細忘了如今先稱五十兩銀子来交給我收着下雪我就預備下姑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

既這麼說姨太太就給他五十兩銀子收著我合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裡不快就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合鳳姐得了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合我的主意一樣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著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委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燥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有眼色的試一試姑媽若鬆呢拏出五十兩來就合我分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翻過臉來拏我作法子說出這些話來如今我也不合姑媽要銀子我竟替姑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太太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眾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要與寶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

告訴賈母道可惜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到多跟着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是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許了梅翰林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疾鳳姐也不等說完便嗐聲不止說偏不巧我正要作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給誰說媒鳳姐笑道老祖宗別管我心裡看准了他們兩個却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家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之意聽見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閑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親囑惜春不管冷暖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合了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日老太太只叫作燈謎兒回了家合綺兒紋兒睡不

著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一個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到該作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著說就是在止於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猜黛玉笑道哦是了是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看著他笑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又

道綺兒的是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說妙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作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作些淺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道我編了一枝點絳唇却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著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事後終難繼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

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這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却好。末後一句怎麼解。湘雲道。那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把去的。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兒姨媽說。琴兒妹妹見的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正用著你的詩又好。何不編幾個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鍥梓一層層。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

打一物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琅玕節過謹提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好把欷歔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是。

騄駬何勞縛紫繩。馳城逐塹見猙獰。
主人指示風雷動。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過来笑道我從小兒所走的地方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的古蹟作了十首懷古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到巧何不寫出來大家看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詩詞之俏麗燈謎之隱秀不待言須看他極整齊極參差愈忙迫愈安閒一波一折路轉峯迴一落一起山斷雲連各人局度各人情性都現至李紈主壇而起句却在鳳姐李紈主壇而結句却在最少之李綺另是一樣弄奇

最愛他中幅惜春作畫一段似與本文無涉而前後文之景色人物莫不筋動脈搖而前後文之起伏照應莫不穿插映帶文字之奇難以言狀

第五十一回

文有一語寫出大景者。如園中不見一女子句。儼然大家規模。疑是姑娘一語。又儼然庸醫口角。新醫行徑。筆大如椽。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習所經過各省內的古蹟為題作了十首懷古詩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塵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鑄金鏞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汝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得風流號　惹出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　冰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操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　温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賤骨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舍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方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道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

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這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偺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難道偺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偺們探春道這說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弄出這古蹟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單是關夫子的墳到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生的事業

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那愛敬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自古來有些名望的人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皆有註批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會皆不是冬日天短不覺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前

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進來說他母親病了想他女兒他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鳳姐命他酌量去辦理鳳姐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了頭子跟了襲人去外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要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

要去鳳姐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他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服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拏著包袱也要好的手爐也拏好的臨走時叫他先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來了兩個了頭與周瑞家的拏著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到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子葱綠盤金彩綉錦裙外面穿著青緞灰鼠皮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賞的到是好的但只這褂子太素了些

如今穿著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還沒有得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出的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等年下太太給你作的時節再作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器話。取笑兒來了。鳳姐笑道。太太那裡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體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像燒糊了的捲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到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衆人聽了。都嘆道。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拏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裡的夾包袱。裏面只包著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

子鳳姐又命平兒把那一個玉色紬裏的哆囉呢包袱拏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拏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猩毡的一件是大紅羽紗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拏這猩猩毡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著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緞羽紗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就只他穿著那件舊毡斗篷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

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彀再添上你提著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器的只以東西為是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著又囑咐襲人道你媽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来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盖去可別使他們的鋪盖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囑咐了周瑞家的

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房子說着跟了襲人出去了吩咐小厮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嬷嬷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大丫頭們那兩個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嬷嬷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

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嬷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病已挺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熏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盡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

放下来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與寳玉鋪床。晴雯嗳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来鬧。此時寳玉坐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来笑道。你們煖和罷。都完了。晴雯笑道。終究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来。湯婆子還沒拏来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婆子。咱們那熏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不用。寳玉笑道。這個話。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

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往他那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寳玉卧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熏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寳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来。晴雯已醒。因叫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旁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屍的。麝月翻身打個哈氣。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作什麼。

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著紅紬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襖兒再去仔細冷著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著起夜的一件貂頦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拏了大漱盂寶玉漱了口然後纔向茶隔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蕩了一蕩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已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

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著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著你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著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氊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著素日比別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熏籠隨後出來寶玉笑勸道罷呀凍著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去了將出房門忽然一陣微

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麝月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去了晴雯忙回身進来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你就蠍蠍螫螫老婆漢像的寶玉笑道到不為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偺們是頑意兒反到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来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晴雯聽說便上来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

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冷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来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一聲門響麝月慌慌張張的笑進来說道唬了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来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来我纔看真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到鬧起人来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說道晴雯出去了我怎麽不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這裡渥呢我若不嚷的快可

是到唬你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舊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道可不就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要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白站站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大火盆上銅罩揭開拏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素香來放在火盆內仍舊罩上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嚔寶玉嘆道如何到底

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裡這麼嬌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中隔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偺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大家笑了一會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於轉動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

知道了又吽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裡縱好倒底冷些不如在這裡你就在裡間屋裡淌着我吽人請了大夫来悄悄從後門進来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来了人問起来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来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怎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裡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来瞧瞧別回太太罷了老嬤嬤去了半日回来說大奶奶

知道了說吃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的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二爺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過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来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了一句你素習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来了寶玉便走過来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

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帳中單伸出手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忙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嬤嬤忙拏了手帕一塊掩了。那太醫方胗了脉。起身到外間。向嬤嬤們說道。小姐的病症是外感內滯。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

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環迴避。那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班房內坐了。開了方子。老嬤嬤們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嬤嬤悄悄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

病人是他屋裡的了頭到是個大姐那裡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著拏了藥方進去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黄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拏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黄如何禁得誰請了来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来老嬤嬤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請王太醫去到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

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来了也並沒曾給錢不過每年節一齊送禮那是一定的例這個人新来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少了不好看寶玉聽了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拏錢我和你找去說著二人来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子櫃了上一隔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隔却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

笸籮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拏了一塊銀子。提起戥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到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作買賣。弄這些作什麼。麝月聽了。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偺們不認得戥子。到說偺們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

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個。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拏了去罷。寶玉道。你只快請了王大夫來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胗了脉。後說病症與前相倣。只是方子上果無枳實麻黃等藥。到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分兩比先也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然疎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

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園子裡長的幾十年的大楊樹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的起麝月等笑道野坟裡只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楊樹那麼大體樹葉子只一點子沒一絲風他也是亂響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燥的纔拏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吊子找了出來

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弄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草香都雅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却好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遣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了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

等天和暖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到便宜吃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裡後門裡頭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單給他姊妹們弄飯鮮東西菜蔬是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野雞獐麅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著呢就怕又添個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

便多費些事姑娘們冷風朔氣的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兄弟也禁不住何況眾位姑娘賈母道正是這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太多如今又添出這些事来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著我只疼這些小孫子小孫女兒就不顧你們這當家的人了你既這麼說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過来請安還未過去賈母便向王夫人等說道今兒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了頭的臉二

則衆人不伏。令兒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像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尤氏等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就是在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了。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世人都信得。獨老祖宗不當信。不當說。老祖宗只有聰明伶俐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

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二百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下偺們兩個老妖精似的。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再從猜謎着色便與前回重複且又是一幅即景聯詩圖矣成何趣味就燈謎中生一番譏評別有清思迥非凡艷

閣起燈謎接入襲人了却不就襲人一面寫照作者大有苦心盖襲人不盛飾則非大家威儀如盛飾又豈有其母臨危而盛飾者乎在鳳姐一面於衣服車馬僕從房屋鋪盖等物一一檢點色色親囑既得掌家人體統而襲人之俊俏

風神畢現

文有數千言寫一瑣事者如一吃茶偏能于未吃以前既吃以後細細描寫如一掔銀偏能於開櫃時生無數波折平銀時又生無數波折心細如髮

第五十二回

寫黛玉弱症的是弱症。寫晴雯時症的是時症

寫湘雲性快的是快性。寫晴雯性傲的是傲性

彼何人斯。而具肖物手段如此。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話說眾人各自散後寶釵姊妹等向賈母吃畢飯寶玉因記掛着晴雯便先回園子裡来到了房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卧於炕上臉面燒得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發燒因說道别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却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来找他出去

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况且他並不知你病特来瞧你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巧取和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麼又忽然瞞起我来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窓根下聽聽他們說些什麼回来告訴你說着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窓下潛聽只聞麝月悄

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門即刻就傳給園子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查訪我們只疑心跟邢姑娘的人本来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拏了起来也是有的再不料是你們這裡的宋媽媽去了拏了這隻鐲子說是小了頭子墜兒偷起来的被他看見来回二奶奶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還有人提起来趂愿這會子又

跑出一個偷金鐲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坊上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到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別和一個人說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見也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的誰知鐲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映著日頭還在那裡我就揀了起来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来告訴你們以後防著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来你

們商議著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蹄子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皮子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蝦鬚鐲到是這顆珠子還罷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单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著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喜的是平兒能體貼自己氣的是墜兒小竊再嘆墜兒那樣個伶俐人作出這樣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語一長一短告訴了晴

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强的如今病著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豎鳳眼圓睁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勸道你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之心了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只保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二和藥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胗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些燒仍

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平安散給他嗅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扣金星玻璃的一個扁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有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秘製平安散。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嗅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見怎樣。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腦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盒子笑道。了不得。好辣。快

拏紙來。早有一個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拏來醒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覺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率性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和二姐姐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作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拏了半截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頭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拏着靶兒鏡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

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到俏皮了二奶奶說了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著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剛到了院門忽見寶琴的小了頭名小螺者從那邊過來寶玉忙趕上問道那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邢

岫烟也在那裡四人團坐在熏籠上叙家常呢紫鵑倒坐在煖閣裡臨窗作針黹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可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來遲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上坐著並不冷說著便坐在黛玉常坐搭著灰鼠椅搭的一張椅子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裡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單瓣水仙點著宣石便極口贊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昨日未見黛玉因說道這是你家大總管賴大嬸子送薛

二姑娘的兩盆臘梅兩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
送了蕉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
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兩
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
個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杯子不離手我竟是
藥養著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来薰越發弱了況且
這屋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
去這花也到清淨了沒雜味来攪他寶玉笑道我屋
裡今兒也有病人吃藥呢你怎麼知道了黛玉笑道

這話奇了我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
早来聽說古記這會子来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
偺們明兒下一社又有題目了就詠水仙臘梅黛玉
聽了笑道罷罷我再不敢作詩了作一回罰一回沒
得怪羞的說著便把兩手握起臉来寶玉笑道何苦
来又奚落我作什麼我還不怕燥呢你到握起臉来
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
每人四首詩四闋詞頭一個詩題詠太極圖限一先
的韻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

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強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兒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著聯垂滿頭戴着都是珊瑚琥珀猫兒眼祖母祿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他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

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個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作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拏出來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裡取來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了來的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了頭微笑不語寶釵笑道偏這個顰兒慣說這些白

說把你就伶俐的黛玉笑道若帶了来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寳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裡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来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寳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寳琴方荅應記得是一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難為他了寳釵道你且別念等把雲兒叫了来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来吩咐道你到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来了作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瞧去再把我們那詩獃子也帶来小

螺笑着去了半日只聽見史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来了一頭說一頭果和香菱来了衆人笑道未見形先已聞聲寳琴等忙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叙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来聽聽寳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有淺深

滿南春歷歷　馬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强一語

未了只見麝月走来說太太打發人告訴說二爺明日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好不能親自来寶玉忙站起来荅應是因問寶釵寶琴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单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落後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来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来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日再說罷一面

下了階磯低頭正要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的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遍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裡好了只咳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来一面說一面就挨進身来悄悄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了進来瞧黛玉問姑娘這兩天好黛玉便知他是從探春處来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黛玉忙陪笑讓坐說難為姨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来又忙命倒茶一面

又使眼色與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夜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熏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熏籠上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時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該醒醒了只是睡不彀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咱們叫起他來穿好衣服抬過熏籠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嬤嬤們已經說過不叫你在這屋裡怕過了病

氣如今叫他們看見咱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呢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來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們來收拾妥了纔命秋紋檀雲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氈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

寶玉進來。寶玉見賈母面向裡還未起來呢。賈母見寶玉身上穿著荔色哆囉呢的天馬箭袖大紅猩猩毡盤彩繡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子。賈母問道。下雪麼。寶玉道。天陰著呢。還沒有下雪。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了走去。果然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爍。又不似寶琴所披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作雀金呢。這是哦囉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把那件野鴨子頭的給了你小妹妹了。這件給

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決絕之後。他總不和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著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去了。寶玉只得來到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便回至賈母房中回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糟塌了。賈母道。就剩

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作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著又囑咐他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答應了幾個是老嬤嬤們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奶兄李貴王榮張若錦趙品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著茗烟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子背著衣包抱著坐褥攏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嬤嬤又吩咐了他六個人些話六個人忙答應了幾個是便捧鞭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攏著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

趙品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偺們打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来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家書房天天鎖著的爺可以不用下来罷了寶玉笑道雖鎖著也要下来的錢啟李貴等都笑道爺說得是要托懶不下来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也要勸他兩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不教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引出角門来正說話時頂頭果見賴大進来寶玉忙攏住馬意欲下来賴大忙上来抱

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来笑攜他的手說了幾句話接著又見一個小廝帶著二三十個拏掃箒簸箕的人進来見了寶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那為首的小廝打踡兒請了個安寶玉不識名姓只微笑點了點頭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了人去於是出了角門外又有李貴等六個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来匹馬專候一出了角門李貴等都各上了馬前引旁圍的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

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来如墻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著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鑽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篆兒忙進来問姑娘作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絕了就剩了你不成說著只見墜兒也蹭了進来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来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

頭裡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前
湊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
取出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作
什麼拈不得針拏不得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
手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
哭亂喊麝月忙拉開墜兒按晴雯睡下笑道你纔出
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
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吩
咐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寶二爺當面使他

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背後罵他今兒務必
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
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
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寶二爺今兒
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我們自然有
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叫他家的人來領了他出去麝
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帶了去早清靜
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他
的東西又來見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

免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你這話只等寶玉来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是背地裡姑娘就叫他名字在姑娘就使得在我們就成野人了晴雯聽說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我出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

講理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理别說嫂子你就是賴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叫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不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的挑糞的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日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他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字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念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這個来了過一

日嫂子閑了在老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在老太太跟前當些體面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子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来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爺說家裡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了頭子拏了擦地的布来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立賭氣帶了墜

兒就走宋嬤嬤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這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磕個頭没有别的謝禮罷了便有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個心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翻身進来給他兩個磕了兩個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不睬他那媳婦噯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翻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来進門就噯聲跺脚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喜喜歡歡的給了一件褂子誰知

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說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香爐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著叫人悄悄的拏出去。叫個能幹織匠人織上就是了。說著便用包袱包了。交與一個老嬤嬤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答應去了。半日。仍舊拏回來說。不但織補匠人。能幹裁縫繡匠並作女工的。問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

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拏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這會子又著急。寶玉笑道。這話到說的是。說著便遞與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織的。如今偺們也拏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屋裡除了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

如何作的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頭髮披上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撑不住待要不作又恐寶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幇着紉綫晴雯先拏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裡又找哦囉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将裡子拆開用茶鍾口大小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紉了兩條線分出經緯亦如界綫之法先界出地子来然後依本衣之紋来回織補織補兩針又看看織補兩針又端詳端詳無奈頭暈眼黑氣喘神虛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旁一時又問吃些滚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再補一時又拏一件灰鼠斗蓬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命拏個拐枕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告道小祖宗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把眼睛摳摟了怎麼處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

剔去[illegible]毛來。麝月道。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來。寶玉忙要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聲。便身不由自主。倒下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前幅以藥香花香聯絡爲章法後幅以西洋鼻烟西洋依弗哪藥西洋畫兒西洋詩西洋哦囉斯國雀金裘聯絡爲章法極穿插映帶之妙

寫寶玉寫不盡却於僕從上描寫一番於管家見時描寫一番於園工諸人上描寫一番園中馬是慢慢行出門後又是一陣烟大家氣象公子局度如畫

中一段寫黛玉與寶玉滿懷愁緒有口難言說不出一種凄凉真是吳道子畫頂上圓光

第五十三回

除夕祭宗祠一題極博大元宵開夜宴一題極富麗擬此二題於一回中早令人驚心動魄不知措手處乃作者偏就寶琴眼中款款叙来首叙院宇匾對次叙抱厦匾對後叙正堂匾對字字古艷檻以外檻以内是男女分界處儀門以外儀門以内是主僕分界處獻帛獻爵擇其人應昭應穆從其諱是一篇絕大典制文字最高妙是神主看不真切一句最苦心是用貫苙為檻邊傳蔬人用貫苙為儀門傳蔬人體貼入細噫文心至此脈絕血枯矣誰是知音者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金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著。彼此歇下。沒一頓飯時天已大亮了。且不出門。只叫快傳大夫。一時王太醫來診了脈。疑惑道。昨兒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到清了。這汗後失於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

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嗳道。好太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癆病了。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習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習飲食清淡。饑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靜臥為主。次則服藥。故於前日一病時。靜臥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治。如今勞碌了些。又

加倍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姊妹皆各
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亦便寶玉自能變法要湯要
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
將平兒所說宋媽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墜兒出去
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了一遍襲人也沒
別說只說太性急了些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
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嬸嬸
之弟又接了李嬸和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
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猶未大愈因此詩社之

日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
日近王夫人與鳳姐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
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
題且說賈珍開了宗祠看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
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
外上下皆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
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了頭捧
了一茶盤押歲的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
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

成色不等共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說著遞了上去尤氏等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人收起這個來叫他把銀子錁快快交進來丫環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偺們春季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偺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看過辦了祖宗的供上領皇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偺們那

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體面又是沾恩賜福的偺們這樣一兩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若不仗著這個銀子拏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的周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著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著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了又分在光祿寺的官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了下來光祿寺的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著實想念賈珍笑道他

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錫四字那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又寫着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賞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吃過飯盥漱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過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布袋

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順便去問問你璉二嬸子正月裏請客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咱們再請時就不能重犯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咱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了過去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裡拿着個稟帖並一篇賬目

回說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
今兒纔來說着賈蓉接過稟帖和賬目來忙展開捧
着賈珍倒背着手向賈蓉手内看紅帖上寫着門下
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
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
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說別看文法
只取個吉利罷了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
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
十隻湯羊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

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風
乾羊二十個鱘鰉魚二十尾各色雜魚二百尾活雞
鴨鵞各二百隻風雞鴨鵞二百隻野雞兎子各二
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觔海參五十觔鹿舌五
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觔榛杏桃松仁各二口
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觔上等選用銀霜炭一
千觔中等的二千觔柴炭三萬觔玉田胭脂米二石
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穀各五十
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糧食牲口

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庄頭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四隻活黑兔四對白兔四對活錦雞兩對洋鴨兩對賈珍便命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他起來你還硬朗進孝回道托爺的福還走的動賈珍道你兒子也大了該叫他走走也罷了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的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

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的很躭擱了幾日走了一個月零兩天是因日子有限了怕爺心焦可不趕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烏進孝忙前進了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起接接連連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日九月裡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打了一千三百里地連人帶屋子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

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說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彀作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到有兩個報了旱潦你又打擂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八百多地誰知竟又大差了他現管著那府裡八處地比爺這邊多著幾倍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多二三千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都可已沒有什麼別項大事不過是一年費用多呢

我受用些少呢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可以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倒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添了事是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這話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萬歲爺的庫給了我們不成他心裡總

有這心他也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到節不過賞些彩緞古董頑意兒總賞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兩銀子夠一年的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多賠出幾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淨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人老實分明不知裡頭的事黃柏木作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蓉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悄的商議要偷出老太太的東

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是你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太多了實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個法子來使人知道就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却有個算盤還不至如此田地說著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的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去然後自己留下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來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的子姪喚來散與他們接著榮

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着猞猁猻大裘命人在廳柱下石磯上太陽中鋪了個大狼皮褥子坐下看各子姪們来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来領物賈珍叫他過来説道你作什麼也来了誰叫你来的賈芹垂手回説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叫就来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着無事的無進益的小叔叔小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

道士們每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道士分例銀子都從你手裡過你還来取這個来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內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説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比先到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還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違拗你你手裏又有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来夜夜招集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了這會子花的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来

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和你璉二叔說換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忽見人回北府水王爺送了字聯荷包來了賈珍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答應去了這裡賈珍看著領完東西便回房與尤氏吃畢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比往日忙都不必說到了臘月二十九日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板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

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照點的兩邊金龍一樣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穿朝服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先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前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薛寶琴是初次進賈府宗祠便細細留神打諒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著一匾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大字旁書衍聖公孔繼宗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是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

百代仰烝嘗之盛亦是衍聖公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臺上設著青綠古銅鼎彝等器抱厦前上面懸一九龍金字匾寫道是星輝輔弼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鬧龍填青匾寫道是慎終追遠四字旁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邊香爐輝煌錦帳繡幙雖列著些神主

却看不真切只見賈府諸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毯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著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爐輝煌上面正居中懸著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站立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厮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接了按次

序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
眷在檻內。每賈敬捧菜至。傳至賈蓉。賈蓉便傳與他
妻子。妻子又傳與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
傳至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桌上。邢
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共放。直至將菜飯
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下階。歸入階位之首。當
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
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
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正堂三間

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的。無
隙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佩微微搖
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
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等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內
早已襲地鋪滿紅氈。當地放著象鼻三足鰍沿流金
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新紅氈。設著大紅彩繡雲
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
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
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

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四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脚爐讓寶琴等姊妹坐了尤氏用茶盤親自捧茶與賈母蓉妻捧與眾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蓉妻又捧與眾姊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吃畢茶邢夫人等忙先起身來伏侍賈母賈母吃了茶與老妯娌閑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了晚飯

過去果然我們就不及鳳了頭不成鳳姐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快走罷偺們家去吃去别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的什麼似的那裡擱的住我鬧況且每年我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去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眾人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裡看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直送出來至煖閣前上了轎尤氏等閃過屏風後面小厮們纔領轎夫上來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這裡轎出大

門。只見這一條街上。東邊合面設立著寧國府儀仗執事樂器。西邊設立著榮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直開到底。如今便不在煖閣前下轎了。過了大廳。便轉彎向西。至賈母這邊廳上下轎。衆人圍隨。來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裀繡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嬤嬤們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又起身。只見兩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拉著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

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諸子姪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說著。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兩旁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婦小廝丫環。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又散押歲的錢。荷包金錁。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竈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著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

正門上也挑著大明角燈兩溜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嘈雜笑語喧闐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又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飲宴畢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家受禮畢便換衣裳歇息所有賀節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二人說話取便或者同寶玉寶琴釵黛等趕圍棋抹骨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著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院內皆是戲酒親友來的絡繹不絕一連

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綵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皆去隨便領了半日王夫人和鳳姐連日被人請去吃酒不能勝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佳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媳等家宴賈敬素不茹酒也不去請他於後日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仍出城修養去了這幾日在家內亦是靜室默處一概無聽無聞不在話下且說賈赦畧領了賈母之賜也便告辭而去

賈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也就隨他去了賈赦自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自然是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便快樂另與這邊不同的這邊賈母花廳之上共擺了十來席每一席旁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寸寬二三寸高的點着宣石佈滿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內放着舊窰茶杯並十錦小茶杯裡面泡着上等香茗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紅透繡花卉並草字詩詞的瓔珞原來繡這瓔珞

的也是個姑蘇的女子名喚慧娘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精於書畫不過偶然繡一兩件針線作耍並非世賣之物凡這屏上所繡之花卉皆倣的是唐宋元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來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舊句或詩或歌不一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連斷皆與筆寫無異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他不仗此技獲利所以天下雖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當

令便稱為慧繡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倣其針跡愚人獲利偏這慧娘命夭十八歲便死了如今再不能得一件的了所有之家亦不過一兩件而已皆惜若寶玩一般更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們因深惜慧繡之佳便說這繡字不能盡其妙這樣針蹟只說一繡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將繡字隱去換了一個紋字所以如今都稱為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也只有兩三件上年將兩件已進了上目下只剩這一副瓔珞一共十六扇

賈母愛之如珍如寶不入請客各色陳設之內只留在自己這邊高興擺酒時賞玩又有各色舊窯瓶中都點綴著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嬸薛姨媽賈母於東邊設一席是透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上一頭又設一個極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著茶碗漱盂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盒子賈母歪在榻上與眾人說笑一回又自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向薛姨媽笑道恕我老了骨頭疼放肆容我歪著相陪罷又命

琥珀坐在榻上。拿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有一張高几。却設著瓔珞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精緻小高桌。設著酒杯匙箸。將自己這一席設於榻旁。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著。每一饌一菓來。先捧與賈母看了。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撤了放在他四人席上。算他四人是跟著賈母坐。故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下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一路是寶釵李紋李綺迎春探惜等姊妹。兩邊大梁上。掛著一對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

穗燈。每一席前豎一柄漆幹倒垂荷葉。葉上有燭信插著彩燭。這荷葉乃是鏨琺瑯的。活計可以扭轉。如今皆將荷葉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全向外照。看戲分外真切。窗隔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各色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堆或摳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菱賈菖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族中眾人。奈他們或有年近懶於熱鬧的。或有家內無人不便來的。或有

疾病淹纏。欲来竟不能来的。或有一等妒富愧貧的。甚至於有一等憎畏鳳姐之為人。賭氣不来的。或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来的。因此族中雖多。女客来者。只不過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来了。男子只有賈芸賈芹賈菖賈菱四人。現在鳳姐手下辦事的来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間小宴中數來。也算是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家的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張桌上搭着一條紅毡。毡上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彩繩串好。兩個人

抬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指示。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的跟前。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道。放在當地罷。這媳婦們都素知規矩的。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彩繩抽去。竟堆在桌上。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因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的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道。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

笑說難為他說得巧便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四個
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簸籮聽見叫賞便走上去
向桌上的散錢堆內每人撮了一簸籮走出戲臺說
道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
著向臺上便撒只聽豁啷啷滿臺錢響賈珍賈璉已
命小廝們抬了大簸籮的錢來暗暗的預備在那裡
聽見賈母一賞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叙元宵一宴卻不叙酒何以清菜何以馨客何以盛令何以行先於香茗古玩上渲染几榻坐次上鋪叙隱隱為下回張本有無限含蓄超邁獺祭者百倍

前半整飭後半疎落濃淡相間祭宗祠在寧府開夜宴在榮府分叙不犯手是作者胸有成竹處

第五十四回

積德於今到子孫都中旺族首吾門可憐立業
英雄輩遺脉誰知祖父恩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倣戲彩斑衣

話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錢聽見賈母說賞他們也忙命小廝們快撒錢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烏銀新熳壺遞過來賈璉捧在手內隨了賈珍先至李嬸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杯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一杯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著罷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俱垂手旁立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止二人捧酒那賈環弟兄等卻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著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悄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著跪作什麼呢有這樣的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笑道再等一會子再斟去說著等他二人斟完起來方起來又與邢夫人王夫人斟過了酒賈珍笑道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他們到便宜些說了賈珍等

方退出去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燈八齣正在鬧熱之間寶玉因下席来往外走賈母因說你往那裡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来燒了衣服寶玉道不往遠去只出去就来賈母命人好生跟着於是寶玉出来只有麝月秋紋並幾個小丫頭隨着賈母因問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拏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子們出来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沒了因為熱孝不便前頭来賈母聽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

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不成皆因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忙過来笑回道今兒晚上他便沒孝那園子裡也須得他看着燈火花炮最是躭險的這裡唱戲園子裡的人誰不偷来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都是齊全的若他再来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樣都不便宜所以我吽他不用来只看屋子散了又齊備我們這裡又不躭心又可以全他的禮豈不三

處有益老祖宗要叫他我叫他來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狠是比我想的周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死了我怎麽不知道鳳姐笑道前兒人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麽就忘了賈母想了一想笑說想起來了我的記性平常了眾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還記得這些事賈母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一塲末後給了個寶玉魔王虧他魔了他這幾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咱們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

要給幾兩銀子發送也就忘了鳳姐道前兒太太已賞了他四十兩銀子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鴛鴦的娘前兒也沒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叫他兩個一處作伴兒去又命人將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兩個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裡烤火和管茶房的人偷空兒飲酒鬪牌寶玉來至院中

雖是燈花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偺們悄悄的進去唬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踪的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人對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嬤嬤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都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可知天下的事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到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回首太太又

賞了四十兩銀子這也算養我一塲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偺們回去罷讓他兩個靜靜的說一會話兒襲人正一個悶悶的他幸而來的好說着仍悄悄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背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都站住背過臉來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了頭子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了這裡寶玉剛轉過身來只見兩個媳婦兒迎面走來問是誰秋紋

道寶玉在這裡呢你們大呼小叫仔細唬了他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道大節下来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便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拏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東西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寶玉笑道命揭開盒子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蓋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菜饌點了點頭邁步就走麝月秋紋胡亂擲

了盒蓋跟上来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到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到說你們連日辛苦了却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麼麝月道這好的也狠好那不知禮的也太不知禮寶玉笑道你們是明白人躭待他們是粗笨可憐的人就是了一面說一面来至園中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鬬牌却不住的出来打探見寶玉来了也都跟上了来至花亭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了頭一個捧着小沐盆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在那裡久等秋紋忙先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

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的這水小了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阿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滚水這還冷了呢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一手端着茶杯又提着一壺滚水走來小了頭便說好奶奶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兒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了取去罷那裡會走大了脚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把老太太的茶杯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忙提起壺来就倒秋紋道彀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有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来寶玉洗了手那小了頭拏小壺倒了些漚子在他手内寶玉漚了秋紋麝月也趂熱水洗了一洗也漚了跟進寶玉来寶玉便要一壺煖酒也從李嬸薛姨媽斟起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杯說着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又讓着薛李二人薛李二人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連你姐姐妹妹一齊都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寶玉聽說答應着按次斟了至黛

玉前偏他不飲。拏起杯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又替他斟上一杯。鳳姐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寶玉忙道。沒有喝冷酒。鳳姐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於是寶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丫環們斟了。然後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一巡。坐了一會。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後。又獻上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滾菜的吃些再唱。又命將各色菓子

拏些與他們吃去。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命他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何書好。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有添的什麼新書。那兩個女先兒回說。到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道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到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大概說說原故。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

氏名喚王忠曾作過兩朝宰輔如今告老回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們忙上去推他道這是二奶奶的名字混說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尊諱鳳姐笑道怕什麼你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呢女先兒又說道這一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見了大雨走到一個庄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所以

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姑娘名喚作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作鳳求鸞不用說我已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了女先兒笑道原來老祖宗聽過這一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過便沒聽過猜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才子佳人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開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

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就是滿腹的文章作出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子滿腹文章去作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的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自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

人口不少奶母了環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麽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了環你們白想想那些都是管什麽的可是前言不荅後語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来了賈母笑道這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有一等妬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了来汚穢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魔了他也想一個佳人所以編了出来取樂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别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香大家就如今眼

下真的拏我們這中等人家比說也沒有那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可知謅掉了下把的話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了頭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叫歇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這些雜話給孩子們聽鳳姐走上来斟酒笑道罷了酒冷了老祖宗嗑一口潤潤嗓子辯謊罷這一回就叫作辯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

兩家話花開兩朶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二位親戚吃一杯酒聽兩齣戲之後再從昨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說一面笑話未曾說完衆人俱已笑倒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鋼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兒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罷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笑道外頭的只有一位珍大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了這麼大這幾年因作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的規矩了

便不是從小兒兄妹便以伯叔論那二十四孝上的班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的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了一笑多吃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話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到是虧他纔這一路笑的我心裡痛快了好些我再吃一鍾酒吃着又命寶玉也敬你姐姐一杯鳳姐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半杯剩酒拏起吃了酒杯遞與丫環另將温水浸的杯換了

一個上来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温水浸着待換杯斟了新酒上来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個書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便說道好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和絃按調撥弄起来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来早有丫環拏了添換的衣裳送来穿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

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裡面恐坐不下。賈母笑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併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密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說著便起身。衆媳婦們忙撤去殘席。在裡面順炕併了三張大桌。另又添換了菓饌擺好了。賈母便說。這却不要拘禮。只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著便讓薛李二位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著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著寶

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著賈菌。尤氏李紈夾著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兒帶著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了。又都進來。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要起來。你快歇著去罷。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說。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答應了一個是。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等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

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竟無一對雙全的就忘了蓉兒了這可全了蓉兒就合你媳婦坐在一處到也團圓了因有媳婦兒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高興又要吵起來且把那些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臺上唱兩齣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們聽說答應了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傳小厮伺候小厮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帶出只留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個人從遊廊角門出來

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估量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賈母皆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雅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這些姑娘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却比大班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隨着笙笛一概

不用文官笑道這也使得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薛姨媽喜的都笑道好個伶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作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道叫芳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聽個野意罷了若省一點力兒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答應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

下書衆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因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用簫管隨他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支多有小生吹簫隨的這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個就筭出奇了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節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來即如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記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

月圓媳婦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斟了一巡鳳姐因見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著女先兒在這裡不如叫他們擊鼓咱們傳梅行一個春喜上眉稍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席上取了一枝紅梅來賈母笑道若到誰手裡住了吃一杯酒也要說一個什麼纔好鳳姐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輸了誰說個笑

話兒罷眾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他肚子裡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見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喜歡那小了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姊妹們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眾了頭子們擠了一屋子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命將些湯點菓菜與文官等吃去便命響鼓那女先兒們皆是慣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怒馬之馳或如掣電之疾按其鼓聲慢轉梅亦慢鼓聲急轉梅亦急恰恰

至賈母手中鼓聲忽住大家哈哈一笑賈蓉忙上来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比鳳丫頭還好還多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無什麼新鮮笑話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了因說道一家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個媳婦惟有那第十個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屈便商議說偺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

不像那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婆老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大媳婦有主意便道偺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一問叫我們脫生人為什麼单給那小蹄子一張巧嘴我們都是笨的衆人聽了都歡喜說這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到閻王廟裡来燒了香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的駕到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正等的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来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拏金箍棒打唬的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因問原

故九個魂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把脚一蹻嗟
嘆了一聲道這個原故幸虧遇見我就等著閻王来
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個魂聽了求說大聖發個慈
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却不難那日你們妯
娌們十個脫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這裡来因為撒了
泡尿在地下你們那個小嬸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
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
家都笑起来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笨嘴笨
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

紈道這裡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别裝沒事人兒
薛姨媽笑道笑話兒不在好歹只要對景就發笑說
著又擊鼓起来小了頭子們只要聽鳳姐的笑話便
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記須臾傳了兩遍
剛到了鳳姐手裡小了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
住了鼓衆人齊笑道這可拏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
個好的别太逗人笑的腸子疼鳳姐吃過酒想了一
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合家子賞燈吃酒真
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婦孫子媳婦

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滴搭搭的孫子孫女兒姪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嗳喲真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數貧嘴的又不知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起身笑道人家費力說你們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底下怎麽樣鳳姐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作了一屋子吃了一夜的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便再無別話都怔怔的還等他往下說只覺冰冷

無味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個過正月半的一個人扛着一個房子大的爆竹往城外頭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看拏香火點着了只聽噗哧一聲衆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扛爆竹的人道怎麽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他本人沒聽見不成鳳姐道這本人是個聾子衆人聽說一回想不覺一齊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沒說完的問他頭裡那一個怎麽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唆到了

第二日是十六年也過了節也過了我看著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的事了眾人聽說復又大笑起來鳳姐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偺們也該聾子放爆竹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子握著嘴笑的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了頭越發嘴貧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爆竹來偺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著小厮們就在院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皆係

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著各色花炮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畢駁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裡薛姨媽便摟著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等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爆竹呢還怕這個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在懷中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著你別害怕你這會子撒嬌兒了聽見放爆竹吃了蜜蜂兒屎的似的令兒又輕狂起來了鳳姐笑道等散了偺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厮們放的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

一色的放了又放有許多的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響之類的零碎小爆竹方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了滿臺的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夜長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忙道也有棗兒熬的杭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笑道不是油膩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又忙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到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已命人撤去殘席另設上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便吃了些

用過嗽茶方散十七日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宗祠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家這幾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也有高興直等衆人散方回的也有興盡半日一時就來的凡諸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怕拘束不會自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會只說賈母留

下解悶所以到是家下人家請賈母可以自便之處方高興去俇俇閑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讀此回者凡三變不善讀者徒賛其如何演戲如何行令如何桂花燈如何放爆竹目眩耳聾應接不暇少鮮讀者賛其坐次有倫巡酒有度從演戲渡至女先從女先渡至鳳姐從鳳姐渡至行令從行令渡至放花爆脫卸下來井然秩然一絲不亂會讀者須另具卓識單著眼史太君一席話將普天下不近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齊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傀儡畫一幅行樂圖鑄一面菱花鏡為全部總評

噫作者已逝聖嘆云亡愚不自諒輙擬數語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第五十五回

此回接上文恰似黃鐘大呂後轉出羽調商聲

别有清涼滋味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話說剛將年事忙過。鳳姐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自恃强壯。雖不能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麽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樣。一個人有多大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

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個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禀賦血氣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强鬪智。心力使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於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一時難痊。調養到八九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的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卸事。

園中人多又恐失照管因又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就鬪牌吃酒白日裡睡覺夜裡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懼怕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的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别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如若不聽你來告訴我别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孟春黛玉又犯了

嗽症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院中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不便宜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房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畧畧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匾題著輔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

吽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媳婦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好搪塞後又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和平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侯公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世

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弔賀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當權時到更謹慎了些因此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去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性連夜裡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

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纔回至廳上坐下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家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兒死了昨兒回過太太了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來說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的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妥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家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

姐兒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兒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子是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吳新登家的媳婦聽了忙答應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去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娘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這有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

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本是忘了也陪笑回說這也不是什麽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到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道既這麽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卻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記不得到来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賬去若有這個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来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反像我們沒主意了

吳新登家的滿臉通紅忙轉身出来眾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時吳新登家的取了舊賬来探春接過来看時上面有兩個家裡的賞過皆是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註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四兩銀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看吳新登家的答應去了忽見趙姨娘進来

李紈探春忙讓坐下。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踹姨娘。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聽我說。我在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和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探春笑道。原

来為這個。我並不敢犯法違理。一面就坐了。拏賬翻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的舊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這倒不成。不但襲人。將来環兒收了外頭的女孩兒。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舊規矩辦的。領的是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不均。那是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

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裡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另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個女孩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重看了我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作一件好事姨娘到先来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了那纔正經是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来趙姨娘沒了別話荅對便

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該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的奴才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来着李紈在旁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有拉扯的心口裡怎麼說的出来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拉扯奴才来着他們的好歹自然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来問你

你如今現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就不依你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施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兒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飛去了探春不聽完已氣的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去了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了我到素習按禮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既這麼說每

日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去為什麼不拏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兩三個月尋出一個由頭來徹底子翻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道理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口止住只見平兒走進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呢就只沒得空兒李

纨見平兒進来因問他作什麽平兒笑道奶奶説趙姨奶奶的兄弟死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四兩如今請姑娘奶奶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説道又好好的添什麽誰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過命的不成你主子倒也巧呌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拏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作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来愛怎麽添怎麽添去平兒一来時已明

白了對半今聽一番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来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環捧了沐盆巾帕靶鏡等物来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環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沐盆那兩個丫環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類平兒見待書不在這裡便忙上前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来

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盆中盥沐那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睁着眼睛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去伺候着先説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麼沒眼色来着姑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説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别怨我唬的那個媳婦忙陪笑説我粗心了一面説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来了一步兒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

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説忘了我説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查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查平兒忙笑道他有這一次包管腿上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别信他們瞅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来混説着又向門外説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偺們再説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説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弊小姐小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

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的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的。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於太太的事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都笑道。好丫頭。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到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沒人煞

性子。正要拿他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叫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作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剩的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領了月錢的。環哥兒的是姨娘屋裡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是大奶奶屋裡領怎麼學裡每人又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兒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

你奶奶就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著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們捧了飯盒來待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著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你去罷在這裡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著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了環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

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要飯要茶的連一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著你叫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已經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了一撣石磯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

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了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的新茶出來也悄悄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喉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們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怒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兒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着衆人道都是趙姨奶奶鬧的平兒

又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墻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到三不到兩的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眼裏沒人心裏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畧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治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口聲衆人道如何敢平兒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算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的必有兩塲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姨娘的姑娘你們都看見了二奶

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也就只單懼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眾人忙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的防護一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道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就說

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道是為什麼平兒與眾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眾人作榜樣呢何若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拏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着老太太的嘴若不拏你們作一二件榜樣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的威勢的就怕他不敢動只拏我們軟的作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

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押的住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的燥一鼻子灰我趂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来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環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都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了吳大娘纔討了沒意思偺們又是什麼有臉的他們一邊悄悄

議論等飯完回事只覺裡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碗箸之聲一時只見一個丫環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子抬出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着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来方有待書素雲鶯兒三個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来待書命小丫頭們好生伺候着我們吃了飯来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一個一個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

一件大事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此偺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這一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的說與他聽了鳳姐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子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了不成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說是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

事如今有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們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挑庶正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不背地裡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

嘆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又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兩三個小爺一位老祖宗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到也勾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梯己拏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兩三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銀子不拘那裡省一抿子也就

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的了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銀子如今再省儉些陸續也就彀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偺們且别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况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炕讓

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跳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裡就不伏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偺們家務事況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拏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到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来得又是偺們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却是和寶玉一樣疼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

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個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作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他這一個人帮着偺們也省些心於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刻人恨極了暗地裡笑裡藏刀偺們兩人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到弄壞了趂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偺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

他雖是姑娘家他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拏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回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反囑咐我鳳姐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我一概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

滿嘴裡你兒我兒起來平兒笑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笑道你這小蹄子要翻多少過子纔罷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嘔我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了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的分例暫已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吃了飯伏侍盥漱

畢囑咐了豐兒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人已散

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噫事亦難矣哉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賈母之愛以王夫人之付託以鳳姐之未謝事暫代數月而奸奴蜂起內外欺侮錙銖小事突動風波不亦難乎以鳳姐之聰明以鳳姐之才加以鳳姐之權術以鳳姐之貴寵以鳳姐之日夜焦勞百般彌縫猶不免騎虎難下為移禍東吳之計不亦難乎況聰明才力不及鳳姐權術貴寵不及鳳姐焦勞彌縫不及鳳姐又無賈母之愛姑娘之尊太太之付託而欲左支右吾撐前達後不更難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業每讀至此不禁為之掩書以起三復流連而欲泣也

第五十六回

敘入夢景極迷離却極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筆端。全從至情至理中寫出。齊諧莫能載也。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環婆子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見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來請吃酒他家花園中的事見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因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

粉每人又有二兩這又同纔剛學裡的一樣重重疊疊事雖小錢有限看起来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是該有分例的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與他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個我們天天各人拏着錢找人買胭脂粉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人按房交與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東西原是為的是一時當家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

得鬧姑娘們偶然一時要幾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受了委屈可知這個錢為這個纔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裡的姑娘各門的姊妹都是現拏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了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搪塞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来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裡弄了来的那平常東西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或是兄

弟哥哥兒子買了来纔使得若使了官中的人買去照舊是那樣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是舖子裡壞了的不要了他們都弄了来單預備給我們的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来外辦豈肯和他善開交又說他使壞心要奪這外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寧可得罪了主子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得使奶媽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裡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擲一半算起来費兩遭子錢不如把買辦這一分

子兒了罷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裡頭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們的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咱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女兒說閒話兒誰知那麽個園子除他們戴的花兒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總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原是千金小姐不知道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有看見朱夫

子有一篇不自棄之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的時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夫子都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子書當日姬子曾云登祿利之場處運籌之境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義念出底下一句來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

聰明人。這些正事上竟沒經歷過如今可惜遲了些
李紈笑道。叫了人家來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
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小事上用學問那小
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拏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
去了。三人都是取笑之談。說笑了一回。仍談正事。探
春因又接着說道。偺們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
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利息。若此時也出脫
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這樣人家行的事。若
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

人作踐。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的所有的老
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事的。派準他
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
年可有些孝敬。一則園子有專管之人。修理花木。自
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
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
不枉每年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些花兒匠
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錢。將此有餘以補不足。
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

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這一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第一省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們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在園子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去陪襯反吽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

兒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他說他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竪三姑娘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你奶奶也想的到只是必有個不可辦之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他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兒也不許掐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天與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了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奶便不和偺們好聽他這

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好了不和的也便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奴才我見他更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猫鼠兒似的站了半天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麽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姑娘不枉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待人的好處口中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每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被趙姨娘所累也不免都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静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塲又提這沒要緊的事作什麽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裡搜剔不遺已經不當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的我也不肯到像抓了尖兒豈可不商量了再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許一聲

說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說我說是白走一淌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的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又將他們一齊傳来李紈即將大概告訴了他們衆人聽見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片竹子单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笋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来了進園瞧姑

娘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单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来麽回事的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荅道勤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賛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人来與他三個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来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

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個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麥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耕種之事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意培植豈不更好探春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院裡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色香料香草兒都是這些東西算起来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单只說春夏天二季玫瑰花並那籬笆上的薔薇花月季花寶香金銀藤等類的沒要緊的花草

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幾個錢探春笑道原来如此只是弄這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姑娘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贊你你到来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為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閑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我的人来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人来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

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道的不用咱們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那是他們的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咱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說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作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好的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公同斟酌出幾個人來俱是他四

人素習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出去取藥並派煎藥的人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

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有半分這是家常的舊例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别入他們的手每年算賬竟歸到裡頭来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到不好不如吽他們領一分子去就派他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子裡的人動用的東西我替你們算出来了有限的幾件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了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苕箒簸箕撣子

並大小禽鳥鹿兎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少一年通共算起来也省的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取租錢的房也能置得幾間了薄地也可添幾畝了雖然還有富餘的但他們既辛苦一年也要吽他們剩些粘補粘補自己雖是興利節用為綱亦不可太嗇總再省上三二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

艱難了他們裏頭卻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裏花木也可以每年滋生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那裏搜不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那時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子裏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幾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道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了這個之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拏出幾吊錢來大家湊齊单散

與那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他們也是日夜在園中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分內也該粘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率性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了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裏卻有些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上你們幾個菓子多掐上幾枝花兒你們有寃無處訴呢叫他們也得些便宜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不去受賬房的轄制又不與鳳姐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拏出

幾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强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拏出錢來呢那不得管事的聽了每年終又無故得錢都歡喜起來口內說道他們每年辛苦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好穩吃三注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不說這事你們一般聽見姨媽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兒別的姑娘們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管分明是吽姨媽

操心你們奶奶又多病多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個街方鄰居也要幫着些何况是親姨媽托我我少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釣譽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來我怎麽見姨媽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那素昔的老臉也都丢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麽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看管皆因看得你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面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媽聽見了教訓一場猶

可。倘或被那幾個管家娘子知道了。他們不用回姨媽。竟教導你們一塲。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少的氣。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何不你們自己存些體面。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子周全的謹謹慎慎。使那些有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你們籌畫這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你們自己想想這話。衆人聽了。都歡聲鼎沸。說姑娘說的狠

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真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到這裡只見林之孝家的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单送上來。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等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各色寧紬十二疋。上用宮紬十二疋。上用緞十二疋。上用紗十二疋。上用各色紬綾四十疋。李紈也看過。便說道。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賈母。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都過來。將

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道。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戴之物。皆比主人不甚差遠。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拏了四個脚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站起來回說。昨日進的京。今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

去了。故先令奴才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好。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了人家沒有。四人回道。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又更

好更不自尊自大的。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們哥兒也跟著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著老太太。賈母道。幾歲了。念書了沒有。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太太也不敢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們那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說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得白。老太太便叫他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等道。偏也叫作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

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個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像有個似的。只是十來年沒進京都。記不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眾媳婦丫環答應了一聲。走進來。賈母笑道。園子裡把咱們的寶玉叫了來。給這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眾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著也進了京呢。

一面說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忙笑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模樣兒相倣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的孩子們再養的嬌嫩除了面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麽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樣兒是一樣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来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麽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畧動一動也不依所以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話未說完李紈等忍不住笑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麽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来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錯使人見了可疼可愛背地裡所

以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了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他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還都治的過来第一天生下来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来

了王夫人進来問安畢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来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来說了一回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他家也有一個寶玉行景也是一樣眾人都為天下世宦之家多有同名者也有祖母溺愛孫者亦古今之常情不是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回至園中去看史湘雲病去湘雲說他你放心鬧

罷。先是單絲不線。孤樹不林。如今有了個對子了。閙
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個去。寶玉道。
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寶玉了。湘雲道。怎
麼列國有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
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是一樣。這是沒有的事。
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
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名。藺與司馬。雖同名。
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話
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

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
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覩。
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忽忽睡去。
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我們大觀
園。竟又有這個園子。正疑惑間。從那邊來了幾個女
兒。都是了環。寶玉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
還有這干人。只見那些了環。咲道。寶玉怎麼跑到這
裡來了。寶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來陪笑說道。因我
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家的花園。好姐姐們。帶我

徍徍眾了環都笑道原来不是咱們家的寶玉他生的到也還乾淨嘴兒到也乖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竟有個寶玉了環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来的一個臭小子也亂叫起来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是一個笑道咱們快走罷别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咱們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来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真亦有我這

樣一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寶玉又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臺階進了屋内只見榻上有一個人卧着那邊有幾個女孩兒做針線也有嘻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了環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麽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胡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作了一個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

個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吽我臭小子不理我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来到這裡原来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寶玉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寶玉道如何是夢真而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来說老爺吽寶玉唬的二人都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寶玉便忙吽寶玉快回来快回来襲人在旁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思恍惚因向

門外指道纔出去了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照了一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人捧過嗽盂茶滷来嗽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裡安了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来天熱人肯困那裡想的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是先淌下瞧着影兒頑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看

得著自己。吽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吽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探春看得透。算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是有才幹者。故贈以敏字。寶釵認的真。用的當。責的專。待的厚。是善知人者。故贈以識字。敏與識合。何事不濟。　敘園圃事極板重。却極活潑。營心孔衣。帶以圖記。勞形案牘。不費謳吟。高人焉肯以書香混於銅臭也哉。

第五十七回

作者發無量願欲演出真情種性地圓光徧示三千遂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畫一幅大慈大悲圖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寶玉　慈姨母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聽說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中的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的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二人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裡做針線便上来問他昨日夜裡咳嗽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著彈墨綾子薄綿襖外面只穿著青緞子夹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穿這樣单薄還在風口裡坐著春風纔至時氣最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偺們只可說話别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又打

著那起混賬行子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合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合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還恐遠不及呢說著便起身携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忽覺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看著竹子發了回獃因祝媽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走了出来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来直獃了五六頓飯時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来從此

經過忽扭項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腮頰在那裡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来蹲下笑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来招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總不許你們理我你又来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

紫鵑因問他太太作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合玉釧兒姐姐在下房裡說話。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吽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来合太太告了假去給他兄弟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了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往髒地方去。恐怕弄髒了。自己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

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吽紫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又病着。竟廢了大事。悞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小東西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合姑娘身上推。吽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了。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雪雁道。這會子就去。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聽了。忙問在那裡呢。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

雁好生聽咔若問我答應我就来說著便出了瀟湘館一直来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裡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别人也是這樣說將来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下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来挨著我坐著紫鵑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兄妹兩個正說話之間趙姨

娘一頭走進来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来問你正是前日你合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不可間斷若只管合他要去也太托實雖不便合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畧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合鳳姐姐說了我正要告訴他沒得說完我如今聽見說他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来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

想起來叫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二三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個家去紫鵑道你妹妹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纔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撒謊紫鵑冷笑道你看小了人你們賈家雖是大族人口多除了你們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

太心疼他年小雖有伯叔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落人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將你送他的也打點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打了一個焦雷一般紫

鵑看他怎麼回應只見他總不作聲忽見晴雯找来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便自己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獃的一頭熱汗滿面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光景慌張起来只說時氣所感熱身子被風吹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来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起他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

茶眾人見他這樣一時忙亂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便先叫人出去請李嬤嬤一時李嬤嬤来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荅用手向他脉上摸了一摸嘴唇人中上邊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来深竟也不覺疼李嬤嬤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便摟着放聲大哭起来急的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来李嬤嬤搥床搗枕說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一世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

以請他来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都哭起来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来見紫鵑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了便走上来問紫鵑道你纔合我們寶玉說些什麼你瞧瞧他去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子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慌了忙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麼那個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涼了話也不說了李嫫嫫掐着他

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李嫫嫫都說不中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一聽此言李嫫嫫乃久經老嫗說他不中用了哇的一聲將腹中之藥一槩嗆出抖腸搜肺熾胃煽肝的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来紫鵑忙上来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哭道你不用搥你竟拏繩子来勒死我是正經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了真襲人道你還不知道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

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只怕就醒過來了
紫鵑聽說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
王夫人等都已在那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內
出火罵道小蹄子你合他說了什麼紫鵑忙道並沒敢
說什麼不過說了幾句頑話兒誰知寶玉見了紫鵑
方噯喲了一聲哭出來了眾人一見方都放下心來
賈母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
他打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
我也帶了去眾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

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
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
子素日是個伶俐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
的哄他作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素來心實可巧林
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兄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
大比別的兄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剌的說一個去
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
傷心這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合姨太太只管安心
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著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

家的都来瞧哥兒来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着𠯿他們来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来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来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絶了没人来接他你只管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賈母道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来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聽我一句話罷衆人忙荅應了又不敢笑一時

寶玉又一眼見了十錦隔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𠯿說那不是接他們来的船来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拏下来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回王太醫来了賈母忙命快進来王夫人薛姨媽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旁王太醫進来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拏了寶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

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閉較諸痰迷似畧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醫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說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著開方子若治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去磕頭若耽悮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

故滿口說不敢並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了藥服下去果然比先安靜些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著他另將琥珀去服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息這邊事務盡知心中暗嘆幸喜衆人都知寶玉原有些獃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

去一夜遣人来問訊数次李奶母帶領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来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將却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的藥漸次好起来寶玉心中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又或作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著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

是你鬧的還得你来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見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呢暫且不提此時却說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来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學與他瞧引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来起先那樣他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話你就認真了寶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真沒了人了縱有也是極遠的

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有流寓縱有人来接老太太也是不肯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你不依只怕是口裡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道誰定了親定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軋這勞

什古了都沒勸過說我瘋了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来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們瞧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灰灰還有形跡不如再化一股烟烟還有凝聚人還看的見須得一陣大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来紫鵑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勸他道你不用著急這原是我心裡著急故来試你寶玉聽了更又詫異問道你又著什麼急紫鵑

笑道你知道我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合鴛鴦襲人是一様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合我極好比他蘇州帶来的好十倍一刻半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都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来問你誰知你就獃鬧起来寶玉笑道原来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總話活着咱們在一處活着不活着咱們一處

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說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看来了寶玉笑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来婆子荅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吽你去的偏生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疊鋪盖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覺好照明兒出門帶着輕巧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

東西送過去然後别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了些病又多哭幾塲今見紫鵑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服侍賈母夜間人定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到實聽見偺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荅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脾氣性格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你這會子不歇一歇還

嚼什麼蛆紫鵑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到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人趂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共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擱了時光還不得稱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頷子後頭了甚至於當作了頭使妾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是

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若沒了老太太。也只好憑人欺負罷了。所以說拏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黃金萬兩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了頭今兒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罷。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著竟自己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

待他睡了。便直哭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强盥嗽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他。又囑咐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的禮。黛玉亦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得去。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四五天方完。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

是個荊釵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
素習行止浮奢又恐怕蹧蹋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
躇之間忽想起薛蝌未曾娶親看他二人恰是一
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而謀之於鳳姐兒鳳姐兒便
合賈母說薛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自已不
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
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的這是極好的好事
等我合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
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

薛家根基不錯且現大富大貴薛蝌生得又好且賈
母硬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
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
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此來原是投
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的早接口說妙極賈母笑道
我最愛管個閑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
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抬了十萬銀
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
一位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

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都忙道喜。賈母吩咐道。俗們家的規矩。你們是知道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的理。如今你算在當中替我料理。也不可太儉。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吩咐的。只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到還容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

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合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些。不好與寶釵姨妹共處閑話。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還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

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於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人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個有氣之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却是意外之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

與寶釵閑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因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麽到全換了夾的岫烟見問低頭不荅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到想著不錯日子的因姑娘打發人和我説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麽横竪有二姐姐的東西

嚷著些搭著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丫頭媽媽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嘴裡是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却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五天。我倒得拏出些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皺眉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量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

如今不先完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合媽再商議。有人欺負你。你只管耐些煩兒。千萬別自己弄出病來。不如把一兩銀子明兒也率性給了他們。倒都歇了心。你以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們刻薄你。你裝聽不見。各人走開就完了。倘或短了什麼。你別存那小家子女兒氣。只管找我去。並不是作親後方如此。你一來時。偺們就好的。便怕人說閑話。你打發小丫頭子悄悄的合我說去就是了。

岫烟低頭答應了。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玉珮問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笑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但還有一說。也要知道。這些粧飾。原出於大官富貴之家。你看我從頭至脚。可有這些富麗粧飾麼。然而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来着。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来你過我們家。這些沒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

色從實守分為主。不比他們纔是。岫烟笑道。姐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寶釵忙笑道。你也太聽說了。這是他的好意送你。你不佩着。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裡。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叫了頭送到我那裡。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凍病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作恒舒當。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道。這鬧在一家子去了。夥計

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東西倒先來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閑話呢寶釵笑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天連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合他所以今兒瞧他兩個一瞧也都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麼想的到姨媽合大舅母又作了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

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個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究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你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他母親懷裡笑說道咱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

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到的人。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用手摩弄著寶釵。嘆向黛玉道。你這姐姐就合鳳姐兒在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得他開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任有多少愁也散了。黛玉聽說。流淚嘆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心。寶釵笑道。媽瞧他輕狂。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的。到底沒個親人。又摩挲著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

傷心了。你不知道。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常常合你姐姐說。心裡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這裡人多口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了。我們也伏上水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作娘。若是棄嫌我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我就認了。纔是好呢。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

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屬相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和寶釵道我哥哥已經相準只等來年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合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我不依薛姨媽便也摟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合你頑呢寶釵笑道真個的明兒媽合老太太說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彀上來要抓他

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問寶釵道連邢女兒我還怕你哥哥蹧蹋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門好親前兒我說定了邢女兒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到被他說了我們的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沒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

疼他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道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也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個主意為什麼不合老太太說去薛姨媽呵呵笑道你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㛰子去了紫鵑聽了臉紅了笑道

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起來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小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起來說阿彌陀佛該也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二人及至屋內婆子了環都笑起來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太雖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閑了時合我們老太太商議商議姨太太竟作媒保成這門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太必喜歡的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拏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也不

認得。地下婆子們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個乖。可不是白學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人都笑道。真真是個獃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看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話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姑娘們見了。也都成了獃子了。衆婆

子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寶玉他倒是外頭常出去走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鋪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問道。是那裡揀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一張死了不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拏著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

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揀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環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拏来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麽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麽又給你送去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来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子老婆子了頭

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麽荊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咱們園裡一處住去豈不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寫寶玉黛玉呼吸相關不在字裏行間全從無字句處運鬼斧神工之筆攝魄追魂令我哭一回嘆一回渾身都是獃氣

寫寶釵岫烟相叙一段真有英雄失路之悲真有知己相逢之樂時方午夜燈影幢幢讀書至此掩卷出户見星月依稀寒風微起默立階除良久

第五十八回

用清明烧紙徐徐引入園內烧紙較之前文用燕窩隔回照應別有草蛇灰線之趣令人不覺前文一接怪蛇出水此文一引春雲吐岫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紅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說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許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許嫁娶賈母邢夫人尤氏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以後方回在偏殿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陵離都來往得

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少不得又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辦理榮寧兩府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環等薛姨媽也只得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女二人雖去然亦時常來往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處因家務冗雜且不時趙姨娘與賈環

来聒噪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狭小况賈母又千叮
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疼愛
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至瀟湘館来合黛玉同房一
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激不盡以後便如寶
釵之呼連寶釵前亦且以姉姉呼之寶琴前直以妹
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覺親切賈母見如
此也十分喜悦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姉妹禁
約了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
天天過来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

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
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
也甚操勞當下寧榮二府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
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料下處
的又有先踹踏下處的也都各有差使因此兩處下
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那現執
事的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事的照
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的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
都也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

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有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戲儘可留著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到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件醜事粧神弄鬼的這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例的偺們如今損陰

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偺們家的小子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問問那十二個女孩子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他的父母來親自領回去賞他們幾兩銀子盤費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父母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一面說與總理人每教習給銀八

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大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只以賣我姐妹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沒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舍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蕋官送了寶釵

將小生藕官指與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放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眾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來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過午飯略歇片刻復入朝待中晚二祭完畢方出方

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此內比邱尼焚修房舍極多極靜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了環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便又將梨香院內服侍的衆婆子一概撤回都散在園內聽使更覺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

勢凌下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循理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稱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欺隱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上坟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幾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寶玉未大愈故不曾去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飯碗就睡存在心裡可不好寶玉聽

說只得拄了一枝杖靸着鞋步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又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的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病與人家另是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寶玉便

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道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那屋裡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便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我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已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壻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孩兒不過二年便

是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烏髮如銀紅顔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正悲嘆時忽見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来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来與杏花一會否正胡思間忽見一片火光從山石那邉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一大

驚又聽那邉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来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越發疑惑起来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内還拏著火守著些紙錢灰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裡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作一聲寶玉數問不荅忽見一婆子惡狠狠走来拉藕官口内說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

孩氣怕辱沒了臉便不肯去婆子說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在外頭隨心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來燒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又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狠看真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婆子聽如此說益發狠

起來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盡的遺紙揀了兩塊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証在這裡我只合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就拖着要走寶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拏了那個回去我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合我要一掛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錢把把的合林姑娘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讖原不許一個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纔好些能起來偏你

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沖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太回來我就說他故意來沖神紙保佑我早死藕官聽了越發得了主意反倒拉著婆子要走那婆子聽了這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太我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奶們去就說是爺祭祀我看錯了寶玉道你也不用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吽我來帶他我怎好不回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吽到

了又被林姑娘吽了去了寶玉想了一想方點頭應允那婆子去了這裏寶玉又問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裡燒這幾張必有私自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於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派的人物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並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笑道我也便不合你細說你只回去背人悄問芳官就

知道了。說畢佯常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到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已算大好了。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来。因記掛着要問芳官那原委。偏又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合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問。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女兒洗過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

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拏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點子猴崽子。挑么挑六。醎嘴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你們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雯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是什麼。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老的也太不公道。小的也太可惡。

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少爹沒娘的在這裡沒人照看他反倒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這如何怪的他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以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管他那裡照看不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走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頭油並些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己洗不許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花擺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作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老人家太不懂事了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害燥還有臉打他他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我就打他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合人辦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幾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院子裡教

導過兒女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打得罵得誰許他本人的老子娘又中間管閒事了都這樣管起來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針線作什麽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媽來吵來着你也跟着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老太太又不得閑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偺們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纔好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倒打的人狼號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幾日門你

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睛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不要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門檻子說這些老婆子們都是些鐵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管反倒挫磨天長地久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紬灑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了拷打紅娘了這會子

又不粧就是活現的還是這麼鬆怠怠的寶玉道他是本来面目極好倒别弄緊襯了晴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方纔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来接著厨房內的婆子們来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們聽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鬧了一陣也沒留心聽鐘幾下子了晴雯道那鐘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著拏過表来瞧了一瞧說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幾

下子昨兒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小丫頭子挑了盒子進来站住晴雯麝月揭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這稀飯鬧到多偺一面擺一面又看那盒子內却有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好燙襲人笑道幾日沒見葷腥饞的就這樣起来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輕用口吹油因見芳官在側邊便遞與芳官笑道你也學著些服侍別一味獃憨獃睡的

口勁輕着別吹上吐沫星子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原来芳官等初到時就從外邊認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與他們漿洗皆不曾入內答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令亦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深恐不令芳官認他作乾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令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来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

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軋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內隔裡来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了頭子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了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還有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幾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

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氣又恨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兒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便嚐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己也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寶玉嚐了半碗吃了幾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捧收出去了小了頭子又捧了沐盆盥嗽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寶玉便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裝

頭疼說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飯你就在這屋裡作伴兒把這粥給你留着一會兒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這裡寶玉合他只二人寶玉便將方纔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庇護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滿面含笑又嘆一口氣說道這事說來可笑可嘆寶玉聽了忙問他到底祭的是誰芳官笑道他祭的是死了的藥官寶玉道這是友誼也是應當的芳官笑道他那裡是友誼竟是瘋傻

的想頭說他自己是小生蘂官是小旦常作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演那曲文排塲皆是真正温柔體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作戲尋常飲食起居兩個人竟是你恩我愛藕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温柔體貼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說道這又有大道理比如男子死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為是但只是不把死的丢開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

不是禮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獃說來可是好笑寶玉聽說了這篇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與他講未免不便須得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寶玉道以後斷不可燒紙錢原是後人的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以後逢時按節只備一個爐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虔誠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

分出等列各式各樣来的殊不知只以誠信二字為主即值倉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也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者享祭便是鬼神皆是来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爐不論日期時常焚香他們皆不知原故我心裡却各有所因隨便有新茶新水供一鍾兩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於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爺也都来享所以說只在敬不在虛名以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錢了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

回来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道理徹上徹下提筆左縈右拂浩浩千萬言不絕又恐後人溺詞失旨特自註一句以結六回誠曰信

杏子林對禽惜花一席話彷彿茂叔庭草不除襟懷

第五十九回

山無起伏便是頑山水無瀠洄便是死水此文於前回敘過事字字應於後回未敘事語語伏是上下關節至鑄鼎象物手段則在下回施展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吒燕　絳芸軒裏名將飛符

話說寶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杖前邊來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管事媳婦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環十個老婆子媳婦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

先幾日預發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挿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蓉妻坐二乘馱轎王夫人在後只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子與婆子丫環等並放些隨換的衣服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趕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

出入人等皆是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門關了自領了環婆子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来帶領十来個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院中土潤苔青原来五更時落了

幾點微雨於是喚起了湘雲等人来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不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来鶯兒應了纔要去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来因見柳葉纔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說你會拏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

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帶着葉子編他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拏着他却一行走着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来的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道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笑道這一個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来至瀟湘館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

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贊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了薛姨媽方合黛玉要硝黛玉忙問紫鵑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来問候媽媽也不敢勞他来瞧我梳了頭同媽都過去往你們那裡去連飯也端了那裡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来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與藕官二人正說的

高興不能相舍。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着。豈不好。紫鵑聽如此說。道這話到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一塊汗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淌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舍得去。鶯兒只管催。他們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

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二三年。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算。只算一日我們的米菜。不知賺了多少家去。合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逢我

們使他們一使兒就怨天怨地的你說說可有良心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時是一顆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麽變出許多的不好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却也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麽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倒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合姨媽他老姊妹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沒

個進益幸虧有這園子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在怡紅院家裡省了一個人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散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我姨媽剛合藕官吵了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合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他不給他洗昨日得了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己有月錢就沒了錢要洗時不管

襲人晴雯麝月那一個跟前合他們說一聲也都容易何必借這個光兒好沒意思既以我不洗他又叫妹妹小鳩兒洗了纔吽芳官果然就吵起來接著又要給寶玉吹湯你說笑死了人我見他一進來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强作知道足的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分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弄這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姨媽管著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害每

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照看深恐有人蹧蹋我又怕悮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老姨媽兩個照看的謹謹慎慎一根草兒也不許人動你還掐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亂折亂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環帶的必要送些折枝的去另外還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

麼再合你們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兒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那姨娘果然拄了拐走来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多少鮮花心內便不受用看着鶯兒偏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来照看照看你就貪住頑了挐我作隱身符兒你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姨媽你別信小燕的話都是他摘下来的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春燕笑道你

可少頑兒你只顧頑兒老人家就認了真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兼之年邁昏憒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以老賣老挐起拄杖来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合我強嘴兒呢你媽恨的牙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来合我梆子似的打的春燕又羞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老就認真打我我媽為什麼恨我我又沒燒胡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去

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我豈不愧那
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這裡不
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見這般蠢話便賭氣紅
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老人家要管那一刻管不得
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老管去說着
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有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
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作什麼呢這婆子便接聲兒
道你來瞧瞧你的女兒連我也不伏了在那裡排揎
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姨媽你又怎麼了我們

了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姨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
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姨媽那裡容人說話便將
石上的花籃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兒這麼大孩
子頑的他先領着人蹧蹋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
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隨他的心便上來打
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來了幾年你也跟着那
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了乾的我管不得
你是我肚裡吊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
這樣你們這起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

該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汗子麼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臉上問道這叫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屄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老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干人凡房中大些的了頭都比他們有些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於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令姊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出打他自己又要受晴雯等之氣不免着急起來又忙

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又拉他他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腳下被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蹧蹋了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己且掐花兒往各房送去不提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去問安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

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兒多還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雖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子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這會還管什麼說著便又趕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來見麝月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便直奔了寶玉去眾人都笑說這可是沒有的事都鬧出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畧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合你討一個情還討

不下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又一行哭又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了麝月又向婆子及眾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的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伏口伏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了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來那小了頭子應

了便走。衆媳婦上来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罷。平姑娘来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平姑娘来了。也平個理。沒有個娘管女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的平姑娘。他有情呢。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就吃不了的兜着走。說話之間。只見那小了頭子回来說。平姑娘正有事。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與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如此說。自不舍得出去。

便又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来了。況且我是寡婦。家裡沒人。正好一心無掛的在裡頭伏侍姑娘。姑娘們也便宜。我家裡也省些交過。我這一去。又要自己生火過活。將来不免又沒了過活。襲人見他如此。早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說。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来。天天鬬口。也叫人笑話。失了體面。晴雯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正經。誰合他去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吩咐我。以後改過。姑娘們那

不是行好積德。又央春燕道。原是我為打你起的。究竟沒打成你。如今我反受了罪。你也替我說說。寶玉見如此可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鬧。那婆子一一謝過了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的且省些事兒也罷了。能去了幾日。只聽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来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呌我不知管那一處的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来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正合珍大奶奶等

算呢。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来了八九件了。你這裡是極小的。算不起數兒來。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不知襲人問他果係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藕堤柳暖。閬苑春濃。薰之晨粧初罷。疎雨梧桐。正可借軟草以慰佳人。採奇花以寄公子。不意鶯嗔燕怒。逗起波濤。婆子長舌。丫環碎語。羣相聚訟。又是一樣烘雲托月法。

第六十回

前回敘薔薇硝戛然便住至此回方結過薔薇硝條接筆轉出玫瑰露引起茯苓霜又戛然便住着筆如蒼鷹搏兎青獅戲毬不肯下一死爪絶世妙文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幾日告訴你如今沒有頭緒呢且也不得閑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環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個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

到寶姑娘房裡給鶯兒幾句好話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合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著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面走著一面說閑話兒春燕因問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閙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問著我春燕道若媽安分守己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的好處我且告訴你一句話寶玉長說這屋裡人無論家裡外

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老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麼。春燕道。誰可扯這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時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合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等語。鶯兒忙笑讓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畧站一站。一面走上來遞了一個紙包與他

們說是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器了。還怕那裡沒有這個與他。把把的你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是我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來。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便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先點頭。春燕會意。便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蕊

官之事並與他硝寶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為他想的到賈環聽了便伸著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彎腰向鞾桶内掏出一張紙来托著笑說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與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相贈不肯與别人連忙攔住笑說别動這個我另拏出些来寶玉會意忙笑包上說道快取來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奩看時盒内已空

心内疑惑早間還剩了些如何沒了因問人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道這會子且忙著問這個不過是這裡的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拏些什麼給他們那裡看的出来快打發他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拏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内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裝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合趙姨娘閒談賈環

嘻嘻笑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的銀硝強你且看看可是這個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聲笑了說道你合誰要来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的因笑道這也是好的硝粉一樣留著擦罷自是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他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耍你依我拏了去照臉摔

給他趂著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来問你不成便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他不成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何苦生事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快休管橫豎與你無干乘著抓著了理罵他那些浪淫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毛崽子的氣平白我說你一

句兒或無心錯拏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到會扭頭暴筋瞪着眼墩摔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就罷了你明兒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這本事我也替你羞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氣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我去我捱了打你敢是不疼我你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了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伏你只這一句話便戳了他娘的肺

便喊說我肚子裡爬出來的我再怕起來這屋裡越發有些話頭了一面拏了紙包子便飛跑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正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見趙姨娘氣恨恨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去趙姨娘又說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的掂人分兩放小菜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夏婆子聽了正中己

懷忙悶因何趙姨娘悉將芳官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兒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兒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到頭裡。人家還沒拏進個什麼來。就說使不得。不乾不淨的東西忌諱。你老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老自己掌不起來。誰還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剩著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頭貨。得罪了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著理。紮個法子。我在旁幫著作個証據。你老把威風抖一抖。也好爭

別的理。便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卻細細的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閙起來。還有我們幫著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著膽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聽見黛玉在那裡。便往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笑讓道。姨奶奶吃飯。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撒來。指

芳官罵道。小淫婦。你是我銀子錢買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拏這個哄他。你也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人的。芳官那裏禁的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若說沒了。又恐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家。我知道什麼是粉頭麪頭的。姨奶奶犯不着

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呢。襲人等拉他說道。休胡說。趙姨娘氣的上來便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別合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挨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撞頭打滾。潑哭潑鬧起來。口內便道你打的起我麼。你照照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我還活着。便撞在他懷裏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襲人說。別管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

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
如此心中各各稱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
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稱願當下藕官
蕊官正在一處作耍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
官兩個人聞了此信慌忙找着蕊藕二人說芳官被
人欺負咱們也沒趣須得大家破着臉大鬧一塲方
爭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
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便一
頭撞去幾乎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

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
笑一面假意去拉勸他們眾人急的襲人拉起這個
又跑了那個口内只說你們要死有委屈只好說這
沒理如何使得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
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
頂住四人只說你只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
挺的淌在地下哭的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
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著平
兒與眾媳婦走來將四個喝住問起原故趙姨娘便

氣的臉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荅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嘆氣說道這有什麽大事姨娘也太肯動氣了我正有句話要請姨娘去商議怪道了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来在這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来尤氏李紈都笑說姨娘請到廳上来偺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了頭子們原是些頑意兒喜歡合他說說笑笑不喜歡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兒狗兒抓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

恕時也只該叫了管事媳婦們去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不見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些人調唆没的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做粗活心裡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席話說的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和尤氏李紈說這麽大年紀行出来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麽意思也直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聦又軟心裡又没計算

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調停的作弄出來個欸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来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尋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来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查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来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的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合我們不對每每的造言生事前兒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玉叫他燒的寶玉自己應

了他總沒話令兒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合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實誰知夏婆子孫女兒蟬姐兒便是探春處當役的時常與房中了環們買東西呼喚人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在廳上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蟬姐兒出去叫小幺兒買糕去蟬姐兒便笑說我纔掃了一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個別的去罷翠墨笑說我又

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句好話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著些兒說着便又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他嬋姐聽了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内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堦砌上說閒話那時他老娘亦在内嬋姐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之話告訴與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訴寃嬋姐忙攔住了說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

怎麼知道的可又叨蹬不好了說給你老防著就是了那裡忙到這一時兒正說忽見芳官走來扒著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碗涼的酸酸的東西只別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遣你來告訴我這麼一句話不嫌髒進來逛逛兒不是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著一碟糕來芳官便戲道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嬋姐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

娘你喜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的給你姐姐吃的不曾吃還放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呢說著便拏了一碟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頓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拏著那糕問到蟬姐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不過說著頑罷了你給我磕上頭我也不吃說著便把手內的糕一塊一塊的掰了擲著打雀兒頑口內說柳嫂子你别心疼我回來買二觔給你小蟬姐氣的怔怔的瞅著冷笑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

孽的他還氣我呢我可拏什麼比你們又有人進貢又有人作乾奴才溜溜你們好上好兒帮襯著說句話兒衆媳婦都說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他們對了口怕又生事拏起脚來各自走開了當下蟬姐也不敢十分說一面咕唧著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兒那話說了不曾芳官道說了等一二日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合我鬧了一塲前兒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

的什麼似的又不好問你再要的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来給他就是了原来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生的人物與平襲紫鴛皆類同因他排行第五便叫做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将来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他到那裡去應名兒正無頭路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服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亦待他們極好如今便合芳官說了

央芳官去與寶玉說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見事多尚未說得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回覆了寶玉却說寶玉前在正廳見趙姨娘厮吵心中自是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得等他吵完了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從蘅蕪院回来勸了芳官一陣方大家安妥今見他回来又說還要些玫瑰露送柳五兒去寶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罷說著命襲人取了出来見瓶中亦不多遂連瓶與了他芳官便自携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

的帶進他女兒来散悶在那邊墻角外一帶地方兒俇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腳兒芳官拏了一個五寸来高小玻璃瓶来迎面照着裡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拏鏇子来燙滚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都給你們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謝了又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精神好些進来俇俇只後邊一帶也沒什麽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合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也

沒見芳官道你為什麽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兒托你携帶他有了房頭怕沒有人帶着俇呢只怕俇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麽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裡吃這茶只嗽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沾着手五了頭送送五兒便送出来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倒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

難道還哄我不成你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無補上一個是紅玉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贅兒的也還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的合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拏人紮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老了倒難回轉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閑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合老的一說

沒有不成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趂如今挑上來了一則給我媽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塲二則我添了月錢家裡從容些三則我的心開一開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道我都知道了只放心二人別過芳官自去不提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金貴物兒却是吃多了又最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個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舅舅的兒子

昨日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如今我潲了半盞與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潲了半盞子去將剩的連瓶兒放在傢伙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別給他也罷了倘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事了他娘道那裡怕這些個來還了得了我們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內姪外甥子正淌着一見了這個他哥嫂姪男無不喜歡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和吃了一碗心中一暢頭目清

涼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子同他外甥素日相好的走來侯他的病內中有一小厮名喚錢槐者乃係趙姨娘之內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隨賈環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合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曾央托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卻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行止中已帶出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中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

外邊擇埒了錢家見他如此也就罷了怎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願今也来瞧望柳姪不期柳家的在内柳家的忽見一羣人来了内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說姑媽怎麽不吃茶就走倒難爲姑媽記掛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閒了出来瞧姪子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内取了一個紙包出来拏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天

一班子冷淡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兒粵東的官兒来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這地方千年松栢最多所以单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藥不知怎麽弄出這怪俊的白霜兒来說第一用人乳和著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第二用牛奶子萬不得滚白水也好我們想著正宜外甥女吃原要上半日打發小了頭子送了家去的他說鎖著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著主

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有要沒緊跑些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聲聞得裡頭家反宅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的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淌叶人傳呢我們的三四個人都找你老去了還沒來你老人家却從那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疑心起來那柳家的笑罵道好猴兒崽子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以硝出粉是正筆以霜陪露是襯筆前必用茉莉粉纔能搆起爭端後不用茯苓霜亦必敗露馬脚須知有此一襯文勢方不徑直方不寂寞寶光四映奇彩繽紛

第六十一回

数回用蟬脫體。絡繹寫来。讀者幾不辨何自起。何自結。浩浩無涯。須看他爭端起自環哥。却起自彩雲。爭端結自寶玉。却亦結自彩雲。首尾收束精嚴。六花長蛇陣也。識者著眼。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贜　判寃決獄平兒徇私

話說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得了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榪子蓋似的幾根黃毛撏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厮且不開門且拉着笑說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荅應你隨你乾吽去柳氏笑啐道發

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奶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似那鵞雞似的還動他的菓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個蜜蜂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郝舅母就看見了他離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潑聲浪嗓喊吽起來又是還沒供佛呢又是老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饞癆等李子出汗呢吽我也沒好話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

兩三個親戚都管著怎不合他們要去倒合我来要這可是倉老鼠合老鴉借糧守著的沒有飛的有小厮笑道噯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以後就用不著我了就便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喚著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精又搗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們有内纔難道我們就沒有内纔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呵裡頭却也有兩個姊妹成個體統的

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著只聽門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呌小猴兒們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来可就悮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合小厮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用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俱不敢自専单等他来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了頭那裡去了衆人都說纔往厨房裡找他們姊妹們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将茯苓霜擱起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了頭蓮花兒走来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雞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

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雞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来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十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来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些餿的吽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麽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吽我翻出来一面說一面真個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麽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麽心疼又不是

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便上来說道你少滿嘴裡混吣你的娘纔下蛋呢通共留這幾個預偹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来沒有還了得你們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都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就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膈天天又鬧出故事来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麽麵筋醬蘿蔔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

是荅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别伺候頭層主子了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罷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麽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為便宜都是為什麽前兒小燕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麽忙的還問肉炒雞炒小燕說因葷不好纔另叫你炒了麵筋的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倒說自己發昏趕著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倒拏我作筏子說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别說前兒一次

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凡各房裡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拏了錢另買另添有的没的名聲好聽說我單管姑娘的廚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算起賬來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來觔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彀做什麽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撑持不住還擱的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别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

寫了天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筭倒好連前兒三姑娘合寳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個油塩炒枸杞芽兒來打發個姐兒拏着五百錢給我我到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三二十錢的事還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裡頭保不住屋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拏着這個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東西的窩兒這是明白體下的姑娘

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了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說着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了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勢頭不好都忙站起來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了頭子

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来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亂播亂擲的慌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悞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沒有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他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了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

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在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嗑了一碗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隨用紙另包了一半趂黄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来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定遠遠的望着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個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

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合他說話。小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要緊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漵一帶。忽見迎頭林之孝家的帶著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之孝家的問道。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

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差了。方纔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來。他如何不向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這個我就實在的不懂得。他是何主意。可知你扯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叫我送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會。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出去了。所以沒合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聽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

了東西。幾個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到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合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沒聽見。今兒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每日鳳姐使平兒

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著。忙命打了燈籠。帶著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原是寶二爺屋裡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著取出露瓶。恐還有偷的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拏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病了。不理事。伏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環們都在

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待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給庄子上或賣了或配人平兒聽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的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送了來還等老

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着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無罪之人拏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子事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眾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作這沒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

又弄個賊来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於是又有一干素日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稱願都来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受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来怯弱有病這一夜誰知合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攆出他們去深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地来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一都應著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来訪襲人問他可

果真是芳官給他露了沒有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誰我却不知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天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許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陷害了因忙合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上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

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正無主兒如令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個緣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着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罷了難道我們好意攬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發炮先吵的合府裡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

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来就說是我合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倒也是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是件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贓来也容易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探

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合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個。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裡來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笑道。正是。你也要留個地步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裡寶二爺不

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合我好的一個姊妹。窩主雖是平常裡面卻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二人還是怎麼。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好姐姐放心。也別冤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拏了些與環兒是

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孥過各人去送他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寃屈了好人我心裡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悄的偷了的唬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

又叨蹬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是何等的乾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孥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無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往前邊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叫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幾個媳婦押解著柳家的等彀多時林之孝家的又
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沒人伺候姑
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一併
回明奶奶他到乾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
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
是園裡南角門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
不大認識高高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乾淨爽利的
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司棋的嬸娘
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卻是

咱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
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太派急了些如今的這事八
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主兒
是寶玉那日過來合這兩個孽障要什麼的偏他兩
個人漚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拏寶玉便瞅著他
兩個不提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拏了些什麼出來這
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
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拏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
差那茯苓霜也是外頭得了的他曾賞過許多人不

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一遍。鳳姐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攬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戴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咱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情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

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了頭都拏來。雖不必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沒縫的雞蛋。雖然這柳家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罣悮的。到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個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終久咱們是徃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

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月還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趂早見一半不見一半到也罷了一席話說的鳳姐到笑了說道憑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纔清爽些了沒的淘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趙姨痛兒弄得羞愧滿面柳家惜女幾至鞭楚隨身可知養子種孫自有大體莫學那溺愛禽犢柳家婆煮糕烹茶何等殷勤未得些兒便宜秦家婆偷倉盜庫百般賠墊反傷無數錢財可知君子安貧達人知命原有樂處

第六十二回

衆姊妹一番贈貺諸僧尼一番禱祝確是寶玉生辰園中行禮不亢不卑席上設筵不豐不嗇確是寶玉分地探春園棋理事氣象嚴厲香菱鬬草善謔姿態俊逸湘雲喜飲酒何等疎爽黛玉怕吃茶何等嫵媚晴雯刺芳官語極尖利襲人給裙予意極醇良字字曲到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擻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母女忙上來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

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得了這個空兒○攢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着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家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觔木柴○一石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的禮○又預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管不到的○好歹大家照管些兒○正亂着忽

有人来說與他看過這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捲旗沒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到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多少東西被玉釧兒吵深恐查詰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聽信兒忽見彩雲来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拏了出来照著彩

雲的臉摔了来說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合寶玉好他如何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人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彩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以至哭著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来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孽障氣的彩雲哭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来過兩

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著就要收東西。彩雲一頓賭氣。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間在被裡暗哭。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內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長走的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雙鞋襪。一套衣服。一百壽桃。一

百束上用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的頑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有隨便或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廳院中。有李貴等四五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禮畢。奠茶燒紙後便至寧府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禮畢。出至月臺上。

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房中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過見薛蝌讓了一會方進園来晴雯麝月二人並些小丫頭子夾着毡子從李氏一一挨着所長的房中到過便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嫫家讓了一會方進来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来說了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来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面咭咭呱呱一羣丫頭笑了来原来是小螺翠墨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個人都抱了紅毡笑着走来拜壽的擠破了門說拏麪来我們吃剛進門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寶玉忙迎出来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来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颭来了寶玉忙迎出来笑說我方纔到鳳姐

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閑出来回你後来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經當的起所以特趕来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安坐讓坐平兒便福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平兒連忙又下了一福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忙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来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聽了喜的忙作下

揖去說原来今兒也是姐姐的芳誕平兒還福不迭湘雲拉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奶趕着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一樣送到二姑娘房裡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就是老太太合寶姐姐他們娘

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的。初九日是璉二哥哥。二月裡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日是林姑娘。怎麽就不是偺們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個記性是怎麽了。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合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記得。探春笑道。原来你兩個到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這也是纔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有拜壽的福。也沒有受禮的職分。可吵鬧什麽。可不悄悄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們

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我今到要替你作個生日。我心裡纔過的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狠是。探春吩咐了頭去告訴他奶奶。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分子過生日呢。了頭笑著去了半日回来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麽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叨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兒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

来攪了去只在偺們裡頭收拾到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氏進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道何意因說道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如今我們是私下的又湊了分子单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来開了賬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

忙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寶釵一齊来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来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是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盃酒寶釵寶玉寶琴過来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囑薛蝌家裡的也不用送過他那邊去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

吃罷我們合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告過衆方同他姊姊回來一進角門寶釵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拏着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道小心沒過迂的你瞧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效了若是開着保不住那些人圖順腳趍近徃這裡走攔誰

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合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總有了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合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蹬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蹬出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鬧破大

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心裡已有稿子自有頭緒
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以後留神小心就
是了這話也不可向第二個人講說着來至沁芳亭
邊只見襲人香菱待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藕官蕊
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作耍見他們來了都說
芍藥欄裡頭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
他們同到芍藥欄中紅香圃五間小廠廳內連尤氏
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
去有賴林諸家來送禮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

來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
又巴巴的回過鳳姐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收的也
有收下的即刻賞人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吃過麵
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園門就有幾個丫環來
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園中筵開玳瑁褥設
芙蓉眾人都笑道壽星全來了上面四坐定要讓他
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
合你們的羣兒我倒覺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
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裡

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
倒是讓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愛吃的送過去倒自
在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應了探春等笑道既
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
命小了頭鋪了一個錦褥并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小
了頭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
回来送了東西来姨太太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離
了這裡出去小了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来
終究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寶玉面東坐

探春又携了鴛鴦来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
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
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
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
坐妥當探春等還要把盞與衆獻壽寶琴等說這一
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
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
說給姨太太解悶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
人送與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

好衆人有的說行令須都寫了拈鬮兒咱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拏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了連忙起身說我寫衆人大家想了一想共得十個念著香菱一一的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前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個出來打開看時上寫著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到有一半

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咱們行這個說著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卻是拇戰史湘雲笑著說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是令官我吃一杯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命取了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挨下擲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

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
來。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太沒頭緒
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
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想着這滿
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
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字。便知寶琴
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眾人擊
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叫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
說快罰他。又在那裡私相傳遞呢。閧的眾人都知道

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拏快子敲黛玉的手。於
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射寶釵合探春對了點子。探春
便射了一個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的很。探春
笑道。添一個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
個窓字。寶釵一想。便見席上有雞。便覆着用雞窓雞
人二典了。因覆了個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棲
於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杯。湘雲等不得。合寶玉
三五亂吽剗起拳來。那尤氏合鴛鴦隔着席也七八
亂吽剗起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剗拳。叮叮噹噹

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鴛鴦贏了尤氏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聽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我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 風急江天過雁哀 却是

一隻折足雁 叫的人九迴腸 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了個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亂劃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合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緣字二人會意各飲一杯湘雲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

纔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的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而砰湃　江間波浪兼天湧　須要鐵鎖

練孤舟　既遇著一江風　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行故意惹人笑又聽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揀了出来吃腦子衆人催他别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箸子舉著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了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来引的晴雯小螺鶯兒等一干人都走来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拏著我們取笑兒快罰他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搽不起桂花油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搽搽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罣悮著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低了頭彩雲有心不覺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譏寶玉的就忘了打趣著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分開了底下寶玉可巧與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個

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自已所佩通靈玉而言。便笑道姐姐拏我作戲。謔我却射著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著了。湘雲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是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兒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

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道。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的對點。划拳的划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呌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著。接著林之孝家的同著幾

個老婆子來。深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丫環們年輕。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無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躭心。李紈尤氏也都笑說。你們歇著去罷。我們也不敢呌他們多吃酒。林之孝家的等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呌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吃呢。何況太太不在家。自然是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

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們說的是。我們正也要吃呢。因回頭命取點心來。兩旁丫環們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著去罷。或是姨媽他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笑回不敢領。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去。平兒摸著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

橫豎偺們不認真嗑酒就罷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了頭笑嘻嘻走來說姑娘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櫈上睡著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著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卧於山石僻處一個石櫈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蜂蝶鬧嚷嚷的圍著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扶挽湘雲口內猶

作睡語說酒令唧唧嘟嘟說道

泉香而酒洌　玉盌盛來琥珀光　直飲到梅梢月上　醉扶歸　却爲宜會親友

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了吃飯去這潮櫈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漫起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不覺的因多罰了兩杯酒姣弱不勝便睡著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閧鬨着同人來至紅香圃用過水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拏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

命他嗑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送去鳳姐又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扶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黛玉合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合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廳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了磞頭有聲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兩

眼只瞅著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在旁邊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房裡小了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内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好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廳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

兒就是了探春點點頭道既這麼着就攆出他去等太太回來再作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合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看着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了頭到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到也一步兒不敢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幾件事這園子裡頭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拏我合鳳姐姐做筏子禁止別人最是心裡有算記的人豈止乖而已

黛玉道要這樣纔好偺們家裡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算着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偺們兩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去了寶玉正要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把把兒的倒了兩鍾茶來他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拏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合寶

釵在一處笑道一鍾茶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吃我再斟去寶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漱一漱口就彀了說着先拏起来嗑了一口剩下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内襲人笑道我再斟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彀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来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没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回顧一瞧說纔在這裡幾個人鬭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

快別要睡覺偺們外頭頑兒去一會兒就該吃飯了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来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偺們晚上家去再吃回来我叫襲人姐姐帶你桌子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不慣吃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剛纔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来我這裡吃了就是了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儘量吃彀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觔好惠泉酒呢

偏學了這勞什古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趁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著。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小燕接著。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肉。又一碟醃的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穰捲酥。並一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拏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

著。到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合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去。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彀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彀了。方纔麝月姐姐拏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盡彀了。不用再吃了。說著便站在桌子旁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著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著偺們晚上痛喧一陣。你襲人

姐姐合晴雯姐姐量也好也要嗑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趂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忘了此刻纔想起来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来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這五兒怎麽樣寶玉道你合柳家的說去明兒直吽他進来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到是正經小燕又吽進兩個了頭来服侍洗了手斟茶自己收了傢伙交與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

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拏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寶玉問你們作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們吃飯呢寶玉便笑着將方纔吃飯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聞見了就是好的隔口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着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個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麽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悞打悞撞的遇見了說約下可

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我是第一個要去的。又懶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燒個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合我拏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時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

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只佯憨。合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合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鬭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一個說我有星星翠。那一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一個又說我

有牡丹亭畔的牡丹菓那一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裏的琵琶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夫妻蕙我這一枝並頭者怎麼不是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

他笑罵道我把你這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裡汗瘉的胡說了荳官見他來要擰怎容他起身便連忙欠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著央告蕊官等你們來幫著我擰他這謅嘴兩個滾在草地下衆人拍手笑說道這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官回頭看見果然旁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拏他出氣也都閧笑了一散香菱起身一瞧那裙子猶滴滴點點流下水來正恨罵不

綫可巧寶玉見他們鬭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眾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說我有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髒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到有枝並蒂蓮口内說手内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蓮花又拈着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方低頭一瞧便嗳喲了一聲說怎麼就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裙最不經染香菱道這是前兒

琴姑娘帶來的姑娘作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纔上身寶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蹧蹋這一百條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琴姑娘帶來的你合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着你的先髒了豈不辜負了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們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蹧蹋東西不知惜福呢只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了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也有一樣的趕着

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髒了。我有個主意。襲人上月作了一條。合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來如何。香菱笑著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要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說。就是這樣

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著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歡喜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面低頭暗算。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身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個霸王。又因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的告訴他原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本又是個手中撒漫的。況與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言。忙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著香菱

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淘氣了。到底淘出個故事来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狭鬼使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已的一樣。又命寶玉背過臉去。自已叉手向内解下来。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髒了的交與我。拏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来。若拏回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拏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很。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拏了髒裙便走。香菱見寶玉

蹲在地下。將方纔的夫妻蕙與並蒂蓮用樹枝摳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来鋪墊了。將這蓮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来掩住了。方撮土掩埋平復。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做什麼。怪不得人人說慣會鬼鬼祟祟的。作這使人肉麻的事。你瞧瞧。這手弄的泥烏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来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扎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来問什麼。香菱只顧笑。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

走来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合你哥哥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来寶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著也回去洗手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寫尋閙是賈母不在家景况寫設筵亦是賈母不在家景况如此說來如彼說來真有筆歌墨舞之樂

看湘雲醉臥青石滿身花影宛若百十名妹花雲笙月鼓而簇擁太真者

第六十三回

此書寫世人之富貴子弟易流邪鄙。其作長上者有不能稽查之處。如寶玉之夜宴始見之文雅韻致。細思之何事生端不基於此。更能寫賈蓉之惡賴無恥。亦世家之必有者。讀者當以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說為念。方能領會作者之用意也。戒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他每人三錢銀子。其餘告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罈好紹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

替你過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兒。蠢蠢的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架橋兒撥火兒。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越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回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個跟

我去罷。說著。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歡的很。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好罷。寶玉聽了。不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我却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著大燈

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咱們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來。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咐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那樣大膽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進來歇歇。又叫襲人沏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明

日起遲了。被人笑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腳漢子。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媽每日進來。多是我不知道已經睡了。今兒因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澧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澧了一盃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嚐。都是現成的。說著。晴雯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趕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

字來。雖然在這裡。倒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一聲使得。若是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還姐姐不離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著人。却是合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纔是讀書知禮的呢。越自己謙遜。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

屋裡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猫兒狗兒輕
易也傷他不得這纔是受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
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
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
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
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
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也提
防著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著一面擺上酒菓襲
人道不用圍桌俗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

上坐又寬超又便宜說著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合四
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回搬運了
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燙酒寶玉說天熱
俗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
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就要安到五
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
已的這會子還漚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
於是先不上座且忙著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
頭上只隨便挽著鬢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

穿著大紅綿紗小襖子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著褲腳倚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合芳官兩個先划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著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鬭的水田小夾襖束著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著褲腳頭額編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鵝卵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帶著一個白菓大小的映紅鑲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還清引

的眾人笑說他兩個到像一雙生兄弟兩個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來說且等等再划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裡吃我們一口罷了於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團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不過只有小茶鍾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偺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的纔好別大呼小

呌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拏骰子咱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咱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也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兒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咱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户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呢？寶玉道：怕什麼，咱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蹬的大發了。寶玉道：怕

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一聲，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探春聽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再三的請了李紈合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襲人又死活

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
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拏個靠背墊
著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黛玉卻離桌
遠遠的靠著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
日日說人夜飲聚賭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
麼說人李紈笑道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
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著晴雯拏了
一個竹雕的籤筒來裡面裝著象牙花名籤子搖了
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

揭開一看裡面是五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拈
不知拈出個什麼來說著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著
一枝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畫著一枝牡丹題著艷冠
羣芳四字一面鐫刻的小字一句唐詩道及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註著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
拘詩詞歌曲道一則以侑酒眾人都笑說巧的很你
也原配牡丹花說著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
笑說芳官唱一枝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

了門杯好聽於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
光好衆人都道快回去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揀
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枝賞花時
　翠鳳毛翎紮帚叉　閑爲仙人掃落花　您看
　那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下　抵多
　少門外即天涯　你再休要斬黃龍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你與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你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　若遲呵錯
　叫人留恨碧桃花

纔罷寶玉卻只管拏著那籤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
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眼看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
奪了遞與寶釵寶釵擲了個十六點數到探春笑道
我還不知得個甚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
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
令這原是外邊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
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
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壻大家共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探春那裡肯飲卻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得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拏着他的手強擲了一個九點出來便該李紈掣李紈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這勞什子竟有些意

思衆人瞧那籤上畫着一枝老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的舊詩是

竹籬茅舍是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吃一杯不問你們廢與興說着便吃酒將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擲是個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便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一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兩個字改石涼兩個字。眾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間湘雲醉臥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眾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合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讓寶玉先飲。寶玉只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端起來便一揚頦子。黛玉只管合

人說謠。將酒全折在唾盂內了。湘雲便趁起骰子來擲了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上面是一枝荼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的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道。怎麼講。寶玉皺著眉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喝酒。說著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擲個十九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著聯春繞瑞。那面寫著一句詩。

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一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有什麼好的被我掣著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枝只見上面畫著一枝芙蓉題著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眾人笑說這個好極

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黛玉也自笑了於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著襲人襲人也伸手取了一根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著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舊詩寫著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眾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

鍾於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着招貴壻的你是杏花快嗑了我們好嗑探春笑道你說的是什麼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壻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的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見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来是薛姨媽打發人来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来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

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着衆人李紈寶釵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直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来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来襲人等又復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攢了各樣菓菜與地下的老嬤嬤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嬴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嬤嬤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罈已罄衆人聽了納罕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

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道好姐姐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儘力灌起來小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只管吽寶玉道不用吽了偺們且胡亂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他鬧酒只得輕輕的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對榻上倒下大家齊睡一覺不知所止及至天明襲人睁眼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

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吽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麽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了瞧方知是合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麽吃的都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麽不過纔兩次罷了偺

們也算是會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至興盡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來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聽見。衆人聽見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還東。短一位使不的。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

訴不得你。昨兒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吃的把燥都忘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竪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罷。哄合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兒他還席。必來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了。趕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的真。平兒笑道。這會子有事。不合你說。我幹事去了。遲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

上門来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臺底下壓著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臺底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拏了出来却是一張紙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来是一張粉箋上面寫著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了直跳了起来忙問是誰接了来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

人来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来笑說昨兒妙玉並無親身只打發媽媽送来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聽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拏紙来當時拏了筆硯看他下著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来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来

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合他做過十年的隣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合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来

如今又天緣湊巧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来有本而来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别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巧合求姐姐指教說着将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是生成的這等放誕詭僻了從来沒見拜帖上寫别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道理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

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然連他都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晉漢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是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賛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是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自謙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謂蹈於鐵檻之外之故。你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来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

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個字親自拏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戴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周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必須貂鼠卧兎兒帶脚上虎頭盤雲五彩小絨鞋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鑲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便說既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合茗烟一樣的小厮就是了寶玉

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偺們家現有幾家土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况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說的可不妙麼寶玉聽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狠好我也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再起個番名叫耶律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偺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

洞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俛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著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拏幾個反叛來豈不盡忠效力了何必借我們你鼓唇搖舌自己開心作戲却自己稱功頌德寶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秋萬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聽見說的有理二人自為妥貼合宜寶玉便

呼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賜為奴隷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每每自己束鑾帶穿摺袖近見寶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剃短髮便於面粉抹油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便將寶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頭上兩個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然是戲上的一個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喚作大英因他

姓韋便叫他作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藏惟大
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硃抹粉荳官身量年紀皆
極小又鬼靈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
也有喚作炒荳子的寶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俗
了竟是荳字別致喚作荳童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
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可喜
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妾過来遊玩這二妾亦是
青年嬌態女子不常過来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
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
只憑了環們去服侍且同衆人遊玩一時到了怡紅
院忽聽寶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個人
笑在一處問是什麽話大家也學著叫這名字又叫
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於叫出野驢子來引的
合園中人凡聽見者無不笑倒寶玉又見人人取笑
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郎思牙聞有金星玻璃
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溫都里納如今
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作溫都里納可好芳官聽了

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換了這名眾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叫玻璃閒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人來傳花為令熱鬧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二人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罷別替我們鬧亂子倒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寶玉忙笑說好姐姐們

別頑了沒的叫人跟著你們學著罵他偕鴛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著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賓天了眾人聽了唬了一大跳都忙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去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

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是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脈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至於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於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肚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眾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了壞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於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

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聽只命鎖著等賈珍來發落且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裡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

體便將外頭之事暫托與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他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之小女帶來一並起居纔得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人禮部因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病常養靜於都城之外玄真

觀今因病歿於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葬天子聽了隨下格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於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歸籍外著光祿寺賜祭朝中自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馳而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麼

賈璉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来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呌我們兩個来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稱賛不絶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璉等便將如何拏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内無人接了親家太太和兩個姨娘在上房住着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来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来賈珍下了馬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

爬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觀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些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先騎馬飛来至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隔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着進来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因年高喜睡常歪着了他兩個姨娘都和丫頭們作活計見

他来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来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紅了臉罵道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刨坎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銅熨斗来兜頭就打賈蓉抱着頭滚到懷裡告饒尤二姐便上来撕嘴又說等姐姐来家偺們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個又笑了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嚼

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餂着吃了衆了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着了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来告訴爺你吃不了的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樓着那了頭們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的狠是偺們饒那兩個了頭衆了頭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的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嚼舌根子的人吵嚷的那府裏誰不知道誰不背地裏嚼

舌說偺們這邊混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户誰管誰的事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况偺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麽利害璉叔還和那小廝姨娘不乾淨呢鳳姐那樣剛强瑞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合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為老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戴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安人點

頭道我的兒到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擠眼那尤二姐便悄悄咬牙含笑罵狠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青年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着打說媽別信這雷打

的連了頭們說天老爺有眼仔細看雷要緊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去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寶玉品高性雅其終日花園翠繞用力維持其閒淫蕩之至而能使旁人不覺被人不厭賈蓉不分長幼微賤縱意馳騁於中惡習可恨二人之形景天淵而終歸於邪其濫一也所謂五十步之間耳持家有意於子弟者揣此以照察之可也

第六十四回

此一回緊接賈敬靈柩進城原當鋪叙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熙鳳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過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於迎靈送殯極忙亂處却只閑閑數筆帶過忽揷入釵玉評詩璉尤贈佩一段閑雅文字來正所謂急脉緩受也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其喪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而觀者何啻萬數也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

到將靈柩停放正室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應客等事近親只有邢大舅等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理法所拘不免在靈旁藉草枕苫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內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行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旁假寐寶玉見無客到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

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来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覺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内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着笑站着説道你怎麽来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内咭溜咕嚕的亂響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来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

着誰来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説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了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来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説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勾神遣將的符咒也没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請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拏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内看時只見兩邊床上麝月秋紋碧痕紫綃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

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一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他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拏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

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說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所打的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因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

夏月有喪事方帶的著一年遇著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著另作了一個等打完了結子你換下那舊的來雖然你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著了到是大事說著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習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

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喫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人客來時令彼即來通稟若無甚要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隨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著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拏著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不大喫這些涼東西的拏這些瓜菓何用莫非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

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那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作什麼呢就來。那婆子荅應著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會著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什麼來。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阿詞阿。叫我傳瓜菓時。又聽得叫紫鵑將屋內擺著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了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鼒（子之切　小鼎也）放在桌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

呢。不犯先忙著把個爐擺出來。若說是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薰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薰臭了。要拏香薰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細想。心內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娘媽媽的忌日。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

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妹有感於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林妹妹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可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即設法開解既不致使其過悲而哀痛稍伸亦不致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着

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寶玉笑道你回来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沒甚事趂便請你回来歇息歇息再者彼處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回来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来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嘜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来

了兩三件了雖有三姑娘相幫辦理他又是個未出閣的姑娘也有好叫他知道的也有對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挣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罷了寶玉道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過鳳姐一直往園中來走進了瀟湘館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煙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桌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日可大好些了氣色到覺比先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道妹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狀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將來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話有些難說連忙掩住只因他雖說與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和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

重每每說話閙造次得罪了黛玉致彼哭泣今日原
為的是來勸解黛玉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
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
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
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重輕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
感本來素習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
端了茶來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
姑娘纔身上好些寶二爺又來嘔來了到底是怎麽
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嘔妹妹了一面搭訕着

起來閑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拏
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說道
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麽來了就混翻
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麽寶
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未知黛玉心中如何未
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
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
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
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

来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適纔將作了五六首一時困倦起来擱在那裡不想二爺来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麽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了給人看去寶玉笑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拏在手中看著便宜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拏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

記了拏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呢倘或傳揚開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静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過閨閣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到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拏出来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拏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他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内取出湊至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是

一代傾城逐浪花。吴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鄰女。頭白溪邊尚浣紗。西施
腸斷烏騅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虞姬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薄面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綠珠
長揖雄談態日殊。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紅拂
寶玉看了贊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作了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五美吟與後十獨吟對照）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

延壽永叔又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各能俱出已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俱相見

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打發我先回家來看視我趕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光景因賈璉遠路纔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畢畧坐了一坐喫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珖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率領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

賈瑞賈珖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之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合衆人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

胗脉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涼大家方纔放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数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政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姊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

日與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日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喫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幾個粗使了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户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下手遂

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俞祿来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擡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五百兩兩處買賣人俱来催討小的特来討爺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来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仙逝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偹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給發所以小的今日特来回爺或是爺

內庫裡暫且給發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小的好辦去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暫且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兩小的還可以挪借這四五百兩小的一時那裡辦得来賈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来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你先要了来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忙過這邊来回了尤氏復轉来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也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

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来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

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哥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老二我心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間叔姪閑話賈璉有心便提

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致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好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一零兒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樣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作二房如何賈璉笑道敢是好呢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了賈蓉笑道這都無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来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許與皇庄張家指腹為婚

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數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十數兩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到只是嬸子那裡却難

賈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

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主意行去管保無妨不過多花上幾個錢

賈璉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偺們府後坊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

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兩個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

之意賈璉那裡意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果然能夠說成了再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著已至寧府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提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到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

路園隨至廳上。賈璉一一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了環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亦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板壁坐了。賈璉坐在上首。與二姐寒溫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妹那去了。怎麼

不見尤二姐笑道。繞有事往後面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了環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睨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拏一條拴著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著往腰內摸了一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了帶來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喫。二姐道。檳榔到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不給人喫。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拏。二姐怕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喫剩下

的都揣了起來將欲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了環端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喫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巾上趁了環回頭時撂了過去二姐且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喫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却是尤老娘三姐帶着兩個小了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令其拾取這尤二姐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時只見二姐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

看手巾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敘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珍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拏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

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又命一個小了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拏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

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合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合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合二姨說的姨爹比起來就合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合他二姨努嘴兒二姐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趕了過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至廳上又

吩咐了家人些不可要錢喫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合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禄過来將銀子添足交彼拏去自己見他父親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禄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合他姨娘嘲戲了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經交給俞禄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趂便将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頭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

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過的親上作親比别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来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一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合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来将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况且他與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

他們閙去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作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素日全虧賈珍周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

子比張華勝強十倍遂連忙過來合二姐商議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合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賈蓉回復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了此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議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

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了頭賈珍又給了一房家人名叫鮑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時服役又使人將張華父子叫來逼勒著與尤老娘寫退婚書却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来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来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周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

喚至逼他與二姐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燄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銀十兩兩家退親不提外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黄道吉日娶二姐過門下回便見

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　致教連理起干戈

總評

五首新詩何所居。　顰兒應自日欷歔。
柔腸一段千般結。　豈是尋常望雁魚。

五百年風流債。一見了偏作怪。你負我愛自難休。天巧姻緣渾無奈。

父母者於子女階。莫失教訓說前緣。防微之處休弛縱。嚴厲纔能真愛憐。

第六十五回

筆筆敘二姐溫柔和順高鳳姐十倍言語行事勝鳳姐五分堪為賈璉二房所以深著鳳姐不念宗祀血食為賈宅第一罪人綱目書法

文有雙管齊下法此文是也事在寧府却把鳳姐之奸殺刻薄平兒之任俠直鯁李紈之號菩薩探春之號玫瑰林姑娘之怕倒薛姑娘之怕化一時齊現是何等妙文

第六十五回

膏粱子懼內偷娶妾　淫奔女改行自擇夫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合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也却稱了願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叫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

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了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鮑二家的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銷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絆鳳姐輩因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不管這些事便有那些遊手好閑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

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作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梯己一併搬了與二姐收着又將鳳姐之為人行事枕邊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進去二姐聽了自是願意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看已是兩個月的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回家時因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

命小厮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厮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概先遣回去只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燈時分悄悄進去兩個小厮將馬拴在棚內自往下房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了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個人原沒迴避鮑

二来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
吽你来服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
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爺
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
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
這腦袋了賈珍點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
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
那邊走走来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了
小了頭們賈珍便合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

小了頭子看不過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去取
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厨房合
鮑二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了頭也走了来
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上頭伏侍也偷来
了一時要吽起来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
賬的忘八你嚷喪那黃湯罷嚷喪醉了抱著你那膪
袋挺你的尸去吽不吽與你甚麼相干一應有我承
當風雨横豎洒不著你頭上這鮑二原是因妻子發
迹的近日越發虧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概不

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彀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家的陪着這些了環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上些好話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叩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合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拏酒来咱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二姐忙

上来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酒上来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去了兩個小了頭分了一個過来服侍賈璉的心腹小童拴馬去見巳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来厨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坐著吃酒見他来了說惟恐怕犯夜往這裡借宿一宵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来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来忽聽

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
踼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
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道。你三人就在
這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
喜兒喝了兩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
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
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
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爐子燒餅。
要有一個充正經人的。我痛把你媽一罵。隆兒壽兒

見他醉了。也不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
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
賈璉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果。掩門寬衣。
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
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
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
我雖標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致的好。賈璉
忙問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
拏我作愚人待。我什麼事不知道。我如今合你做了

兩個月的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將来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来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做長久之計方好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盡知你也不必驚慌你姐夫是作兄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来只見窻内燈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進去笑說大爺在這裡兄弟来請安賈

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偺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来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絶後再不敢到此處来了說着便要下跪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麽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来我合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来陪小叔子一杯賈珍笑道老二到底是你哥哥必要吃乾這鍾說着一揚頦子尤三姐站在炕上指着賈璉笑道你不用合我花馬吊嘴的偺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也見提着影戲人子上

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朦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拏著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會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合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合那潑婦拚了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嗑酒怕什麼咱們就嗑說著自己

綽起壺來便斟了一杯自己先嗑半杯摟過頸子來就灌說我合你哥哥已經吃過了咱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璉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本是風月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住尤三姐一疊聲叫將姐姐請來說要樂咱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咱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一溜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

為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紅襖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翹或並。無半刻斯文。兩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點丹砂。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獨將他二姐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那婦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畧試了一試。他弟兄兩個

竟全然無一點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兄弟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關門去了。自此後或畧有了環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潑聲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也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興。悄命小厮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裏也只

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的脾氣不堪自己仗著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舍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偺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包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著他不知偺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我不拏他們取樂作踐准折到那時

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聽勸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吃穿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著肥鵝又宰肥鴨或不稱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舊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遂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個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凡事到還知疼著癢的若論溫柔和順凡事必商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高十倍若論標

致言語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脚有了個淫字憑有甚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了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投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上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合珍大哥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終久要生出事來怎麼處賈璉道前兒我也曾回過大哥他只是舍不得我說是塊肥羊肉只是燙的慌偺們未必降

的佳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明日偺們先勸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已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過三巡不用姐姐開口先便滴淚泣道姐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番大禮要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得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理但終身大事一生

至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的也白過了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大家想來賈璉料定是此人無疑了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果不差果然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

寶玉二姐與尤老聽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人了眾人聽了都詫異除去他還有那一個亦如此想尤三姐笑道別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來回話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荅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忙問家裡沒人問麼興兒道小的回奶奶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賈璉忙

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荅應人来事務二姐拏了兩碟菜命拏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麽利害老太太多大年紀太太多大年紀幾個姑娘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人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就敢惹提

起我們奶奶来告訴不得奶奶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就算是一個好的那裡見的他到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合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常有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来堆成山好教老太太太太說

他會過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量著有好事。他就不管。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旁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著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己的事。不管。到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著他這等說他將來你不知怎樣說我呢。我差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

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奶奶這樣人。小的們也少挨多少打罵。也少提心吊膽的。如今跟爺的這些人。誰不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的聖德我們商量著叫二爺要出來。情愿答應奶奶呢。二姐笑道。猴兒急了。還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唬得這樣起來。你們作什麼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擺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一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

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奶這樣斯文良善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禮待他。他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便有禮讓他。他看見奶奶比他標致。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面打個爛羊頭。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口裡掂十個過子呢。氣的平兒性子發了。哭鬧一場。說又不是我自己尋的。你又浪著勸我。我原不依。你反

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說謊。這樣一個夜叉。怎樣反怕屋裡人呢。興兒道。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逃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了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這個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賢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別往外頭走邪路。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服侍。二爺原有兩個。誰知他來了。沒半年。都尋出不

是来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不好說自己臉上過不去所以強逼著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真是個正經人從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窩夫的一味忠心赤膽服侍他所以他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裡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合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容得呢興兒拍手笑道原来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守寡的大奶奶他的渾名兒叫做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

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們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學道理這是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閒事不管只因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大奶奶暫管幾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這麼大福了二姑娘混名叫二木頭戳十針也不噯喲一聲三姑娘的混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問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鸛窩裡出

了鳳凰四姑娘小他不是太太養的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太命太太抱過来養着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裡的姑娘不算另外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個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合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夾的出来風兒一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寶釵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

出門或上車或一時瞥眼一見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們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子規矩雖然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遠的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正經大禮自然藏開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已不敢出氣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暖了吹化了薛姑娘說的滿屋裡都笑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房內兄弟聚麀。棚內兩馬相闘。小厮與家母飲酒。小姨與姐夫同床。可見有是主。必有是奴。有是兄。必有是弟。有是姐。必有是妹。有是人。必有是馬。

第六十六回

余嘆世人不識情字常把淫字當作情字殊不知淫裏無情情裏無淫淫必傷情情必戒淫情斷處淫生淫斷處情生三姐項下一橫是絕情乃是正情湘蓮萬根皆削是無情乃是至情生為情人死為情鬼故結句曰来自情天去自情地豈非一篇盡情文字再看他書則全是淫不是情了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把興兒打了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這混話越發沒了捆兒了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跟寶玉那邊的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窓十載偏他

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他如今可也不敢管了成天瘋瘋顛顛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學文習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裡鬧再者也沒剛柔有一時喜歡見了我們時沒上沒下的亂頑一陣不喜時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

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又說嚴
了又還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到
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
他胡說偺們又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
嗑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
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那日正是和尚
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裡站著他只站在頭裡擋
著人人說他不知禮又說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
告訴偺們說姐姐不知道我不是沒眼色細想和尚

們髒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著他吃茶姐姐又要
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洗他連忙說我吃
髒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
他女孩兒們跟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
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兩
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如何三姐見有
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
模樣兒行事為人倒是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未
露出來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

則都還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二三年老太太便一開言卻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天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合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氏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為我悞了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偏的又

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須得半個月工夫纔回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不會朝更暮改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纔來也難為他眼力他自已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他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髮當姑子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

說来的話兒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合我們在那裡做生日。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做小生的叫柳湘蓮。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他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又来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麽樣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沒情沒義。他最和寶玉合的来。因打了薛獃子一頓他不好意思見我們。不知那裡去了一向。後来聽見

有人說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跟寶玉的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来時。他萍蹤浪跡。知道幾年纔来。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出来幹的出来。尤三姐走来說道。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麽是什麽。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服侍母親。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敲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一樣。說罷回房去了。賈璉沒了法。只得合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

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茗烟說竟不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未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日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長行果見小妹又竟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到了一看原來不是別人竟是薛蟠柳湘蓮深爲奇怪忙伸馬迎

上在馬上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便揀個酒店歇下叙談叙談賈璉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說合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麽你兩個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等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了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强盜已將東西刦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結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

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幾日心又聽見尋親事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

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道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姨的品貌是古今第一個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半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萍踪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不悞了人家須得留一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

理小弟素習寒貧客中何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物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拏去為定縱係水流花落之性斷不舍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

公事因又囑他十月以前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了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閉門闔戶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已隨分過活雖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眾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況喜之不盡亦念二姐之德大家敘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遇湘蓮之事說了出來又將鴛鴦

劍取出遞與三姐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一拔出來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鴛字一把上面鏨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雨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取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覆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大愈已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相遇了新友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拏

來交與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京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了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床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提舊事只感恩母子們十分承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笑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茗烟一干人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

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裡少了人物。单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大合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定。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来。可以細細問個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如今既得了個

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偷娶。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兩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人物。他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裡除了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乾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問我作什麽。連我也未必乾淨了。湘蓮笑道。

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到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索回定禮主意已定便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聽見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姑母於四月間定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物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

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翻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還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愿領責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請兄外坐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翻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無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身後

出来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并鞘送與湘蓮右手回時只望項下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慧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裡去了當下嚇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嚇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淚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無威逼他死是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手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

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道是剛烈賢妻可敬湘蓮反伏屍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来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来尤三姐這樣標致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廝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廝帶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冊子一卷向柳湘蓮泣道妾癡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已以死報此癡情令奉

警幻仙子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註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故因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了。說畢便走。湘蓮不舍。忙欲上前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自情地。前生悞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跡去了。湘蓮驚覺。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裡有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旁邊坐著一個跏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

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覺冷然如寒冰浸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隨那道士。不知那裡去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尤三姐失身時。濃粧艷抹凌辱群凶。擇夫後。念佛吃齋。敬奉老母。能辨寶玉。能識湘蓮。活是紅拂文君一流人物。

鴛鴦劍能斬鴛鴦。鴛鴦人能破鴛鴦。豈有此理。鴛鴦劍夢裏不會殺姦婦。鴛鴦人白日偏要助淫夫。焉有此情。真天地間不測的怪事。

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思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話說尤三姐自戕之後尤老娘以及尤二姐尤氏並賈珍賈蓉賈璉等聞之俱各不勝悲傷自不必說忙著人治買棺木盛殮送往埋葬却說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迷性不悟尚有癡情眷戀被道人数句偈言打破迷關竟自削髮出家跟隨道士飄然而去不知何往後事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甚喜悅正自高高興興要打算替

他買房治屋辦粧奩擇吉日迎娶過門等事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見薛姨媽告知尤三姐自戕與湘蓮出家的信息心甚嘆惜正自猜疑是為甚麽原故時值寶釵從園子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尤三姐他不是已經許定了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的這也狠好不知為什麽尤三姐自刎了湘蓮也出了家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

夕禍福這也是前生命定活該不是夫妻媽所為的是因有救哥哥的一段好處故諄諄感嘆如果他二人齊齊全全的媽自然該替他料理如今死的死了出家的出了家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損了自己的身子到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来了許多日販了来的貨物想来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来回幾個月媽同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不然到叫他們輕看了無禮似的母女正說之間見薛蟠

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未乾一進門来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可知道柳大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在園子裡聽見大家議論正在這裡纔和你妹子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這事奇不奇薛姨媽說可是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聰明的人怎麽就一時糊塗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他前世必是有夙緣的有根基的人所以纔容易聽得進這些度他的話去想你們相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单身一人在此你也該各處找一找纔是靠那跛足道士瘋瘋顛

顛的能往那裡去。左不過是在這房前左右的廟裡寺裡躲藏著罷咧。薛蟠說。何嘗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去。連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人人都說不曾看見。我因如此急的沒法。惟有望著西北上大哭了一場。回來了。說著。眼眶兒又紅上來了。薛姨媽說。你既找尋了沒有。把你待朋友的心也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呢。你也不必太過慮了。一則張羅張羅買賣。二則你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到是早些料

理料理。偺們家裡沒人手。兒竟是笨雀兒先飛。省得臨期丟三忘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子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作買賣去的夥計們。也該設桌酒席。請請他們。酬酬勞乏纔是。他們固然是偺們家約請的吃工食勞金的人。到底也算是客。又陪著你走了一二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驚怕沉重。薛蟠聽說。媽說的狠是。妹妹想的周到。我也這樣想來著。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頭

量又為柳大哥的親事又忙了這幾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就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子請請罷薛姨媽說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回說張總管的夥計送了兩個箱子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裏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箱子壓着未得拏昨日貨物發完了所以今兒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來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

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拏了家裏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纔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還是放了一二十日纔送來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必定是要放到年底下纔送進來呢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說想是我在路上叫賊把魂唬掉了還沒歸殼呢說着大家笑了一陣便向回話的小廝說東西收下了叫他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忙問是什麼好東西這樣捆着夾着的便命人挑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都是些綾羅緞紬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

物獨有寶釵他的那個箱子除筆墨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套花粉胭脂頭油等物外還有虎邱帶来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筋斗的小小子砂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装着又有在虎邱山上作的薛蟠的像泥揑成的與薛蟠毫無相差以及許多碎小頑意兒的東西寶釵一見滿心歡喜便叫自己使的了環来吩咐你將我這個箱子與我挐了園子裡去我好就近從那邊送送人說着便站起身来告辭母親往園子裡来了這

裡薛姨媽將自己這個箱子裡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着同喜了頭送往賈母並王夫人等處去不講且說寶釵隨着箱子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逐件件過了目除將自己留用外遂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單送頑意的也有送筆墨硯紙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胭脂頭油的酌量其人分辦只有黛玉與別人不同比諸人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一老婆子跟着往各處去送其李紈寶玉等以及諸人不過收了東西賞賜来使皆說

些見面再謝等語而已。惟有黛玉。他見江南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因想起他父母来了。便對着這些東西揮淚自嘆。暗想我乃江南之人。父母雙亡。又無兄弟。隻身一人。可憐寄居外祖母家中。而且又多疾病。除外祖母以及舅母姐妹看問外。那裡還有一個姓林的親人来看望看望。給我帶些土物来。使我送送人。粧粧臉面也好。可見人若無至親骨肉手足。是最寂寞極冷清極寒苦。無趣味的。想到這裡不覺就大傷起心来了。紫鵑乃服侍黛玉多年。朝夕不離左右的。深知黛玉的心腹。他為見了江南故土之物。因感動了心懷。追思親人的緣故。但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說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尚服丸藥。這兩日不過看着比那些日子畧飲食好些。精神壯一點兒。還筭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来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姑娘甚重。姑娘看着該歡喜纔是。為什麼反到傷感。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為的是叫姑娘喜歡。這反到招姑娘煩惱了。若令寶姑娘知道了。怎麼臉上下的来呢。再姑娘也想一想老太太

太們為姑娘的病症千方百計的請好大夫胗脉配藥調治所為的是病急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的哭哭啼啼的豈不是自己蹧蹋自己的身子不肯叫老太太看著喜歡難道說姑娘這個病不是因素日從憂慮過度上傷多了氣血得的麼姑娘的千金貴體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黛玉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快請話猶未畢只見寶玉已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得罪了你了你兩

眼哭的都紅了是為什麼黛玉不回答旁邊紫鵑將嘴向床上一努寶玉會意便往床上一看見堆著許多東西便知是寶釵送來的便笑著取笑說道好東西想是妹妹開雜貨鋪麼擺著這些東西作什麼黛玉只是不理紫鵑說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我們姑娘一看就傷心哭起來了我正在這裡好勸歹勸總勸不住呢而且又是沒吃了飯若只管哭太乏了犯了舊病可不叫老太太罵死了我們麼到是二爺來的狠好替我們勸一勸寶玉他

本是聰明人而且一心總留意在黛玉身上最重所以深知黛玉之為人心細心窄而又多心要強不落人後因見了人家哥哥自江南帶了東西来送人又係故鄉之物勾想起別的痛腸来是以傷感是寶這是寶玉肚裡揣摩黛玉的心病却不肯明明的說出恐黛玉越發動情乃笑道你們姑娘哭的原故不為別的為的是寶姑娘送来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来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話不由噯的一

聲笑了忙說道我憑他怎麼沒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一步田地上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也不是三兩歲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的平常小器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来寶玉忙移至床上挨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的擺弄着細瞧故意的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妹妹你瞧這一件可以擺在書閣兒上做陳設放在條案上做古董兒到好呢一味的將這些沒要緊的話来支

吾搭訕了一會。黛玉見寶玉那些獃樣子。問東問西的招人可笑。稍將煩惱去些。畧有些喜歡之意。寶玉見他有些喜色。便說道。寶姐姐送東西給偺們。我想着偺們也該到他那裡道謝去纔是。不知妹妹可去不去。黛玉原不願意。為送些東西來。就特特的道謝去。不過一時見了謝一聲就完了。今被寶玉說的有理。難以推托。無可奈何。同寶玉去了。這且不提。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忙下請帖。置辦酒筵。張羅了一日。果至次日。三四個夥計俱個個到齊。未免說了

些店內發貨賬目之事。畢。列席讓坐。薛蟠與眾人各位奉酒酬勞。裡面薛姨媽又着人出來致謝道乏。畢內有一位問道。今日席上怎麼柳大哥不出來。想是東家忘了沒請麼。薛蟠聞聽。把眉一皺。嘆了一口氣說道。休提休提。想來眾位不知深情。若說起此人。真真可嘆。于兩日前忽被一個瘋道士度化的出了家跟着他去了。你們眾位聽一聽。可奇不奇。眾人說道我們在店內也聽見外面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俗家子弟度了去了。又聞說一陣風

剗了去了又說駕着一片彩雲去了紛紛議論不一我們也因發貨事忙那裡有工夫當正經事也沒去仔細打聽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今聽此言那道士度化的原來就是柳大哥麼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解勸解任憑怎麼也不容他去又少了一個有趣兒的好朋友了實實在在的可惜可嘆也怨不得東家你心裡不爽快想他那樣一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柳大哥他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看破了道士有些什麼妖術邪法的破綻出來

故意假跟了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說誰知道果能如此到好罷咧世上也少一個妖言惑衆的人了衆人說難道你知道了的時候也沒尋找他去不成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因找了不見不怕你們笑話我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讓酒暢飲席上雖設了些雞鴨魚肉山珍海味美品佳餚怎奈東家皺眉嘆氣衆夥計看此光景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噎了幾杯酒吃了些飯食就都散了這也不必提且說

寶玉拉了黛玉至寶釵處來道謝彼此見面未免說幾句客言套話黛玉便對寶釵說道大哥哥辛苦苦的能帶了多少東西來擱的住送我們這些你還剩什麼呢寶玉說可是這話呢寶釵笑說東西不是什麼好的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大家看著覺新鮮似的我剩不剩什麼要緊我如今果愛什麼今年雖然不剩明年我哥哥去時再叫他給我帶些來有什麼難呢寶玉聽說忙笑道明年再帶了什麼來我們還要姐姐送我們呢可別忘了我們黛玉說你

只管說不必拉扯上我們的字眼姐姐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是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寶玉笑說我要出來難道沒有你一分不成你不知道幫著說反倒說起這散話來了黛玉聽了笑了一聲寶釵問你二人如何來的這樣巧是誰會誰去的寶玉說休提我因姐姐送我東西想來林妹妹也必有我想要道謝想林妹妹也必來道謝故此我就到他房裡會了他一同要到這裡來誰知到了他家正在房裡傷心落淚也不知是為什麼這樣愛哭寶玉剛

說到落淚二字見黛玉瞪了他一眼恐他往下還說寶玉會意隨即換過口來說道林妹妹這幾日因身上不爽快恐怕又病扳嘴故此着急落淚我勸解了一會子纔來了一則道謝二則一個人在房坐著發悶寶釵說妹妹怕病悶固然是正理也不過是在那飲食起居穿脫衣服冷熱上加些小心就是了為什麽傷起心来呢妹妹你難道不知傷心難免不傷血氣精神把要緊的傷了反到要受病的妹妹你細想想黛玉說姐姐說的狠是我自己何嘗不知道呢只

因我這幾年姐姐是看見的那一年不病一兩場病的我怕的了見了藥吃了見效不見效一聞見先就頭疼發惡心怎麽不叫我怕病呢寶釵說雖然如此說却也不該傷心到是覺著身上不爽快反自己強扎掙着出来各處走走逛逛把心鬆散鬆散比在屋裡悶坐着還強呢傷心是自己添病的大毛病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乏倦只是要歪着心裡也是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偏扭着他尋些事件作作一般裡也混過去了妹妹別怪我說越怕越有鬼寶

玉聽說忙問道寶姐姐鬼在那裡呢我怎麼看不見一個鬼惹的衆人烘聲大笑寶釵說道獃小爺這是比喻的話那裡真有鬼呢認真的果有鬼你又該嚇哭了黛玉因此笑道姐姐說的狠是狠該說他誰叫他嘴快寶玉說有人說我的不是你就樂了你這會子心裡也不懊悔了偺們也該走罷於是二人又說笑一回二人辭了寶釵出來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自已回家這且不提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環哥兒物件忙忙接下心中甚喜滿口誇獎人

人都說寶姑娘會行事狠大方今日看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家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搭拉嘴子他都想到寶在的可敬若是林姑娘也罷麼也沒人給他送東西帶什麼來即或有人帶了來他只是揀着那有勢力有體面的人頭兒跟前纔送去那裡還輪的到我們娘兒們身上呢可見人會行事真真露著各別另樣的好趙姨娘因環哥兒得了東西深為得意不住的托在掌上擺弄瞧看一回想寶釵乃係王夫人

之表姪女特要在王夫人跟前賣好兒自己疊疊歇歇的拏着那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一旁說道這是寶姑娘纔給環哥的他哥哥帶来的他年輕輕的人想的周到我還給了送東西的小了頭二百錢聽見說姨太太也給太太送来了不知是什麽東西你們瞧瞧這一個門裡頭這就是兩分兒能多少呢怪不得老太太同太太都誇他疼他果然招人愛說着將抱的東西遞過去與王夫人瞧誰知王夫人頭也沒抬手也沒伸只口内說了聲好給環哥頑罷咧

並無正眼看一看趙姨娘因招了一鼻子灰滿肚氣惱無精打彩的回至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說了許多勞兒三巴兒四不着要的一套閒話也無人問他他却自己咕嘟着嘴一邊子坐着可見趙姨娘為人小器糊塗饒得了東西反說許多令人不入耳生厭的閒話也怨不得探春生氣看不起他閒話休提且說寶釵送東西的了頭回来說也有道謝的也有賞賜的獨有給巧姐兒送的那一分兒仍舊拏回来了寶釵一見不知何意便問為什麽這一分沒送

去呢還是送了去沒收呢鶯兒說我方纔給環哥兒
送東西去的時候見璉二奶奶往老太太房裡去了
我想璉二奶奶不在家知道交給誰呢所以沒有去
送寶釵說你也太糊塗了二奶奶不在家難道平兒
豐兒也不在家不成你只管交給他們收下等二奶
奶回来自有他們告訴就是了必定要你當面交給
纔算麽鶯兒聽了復又拏著東西出了園子往鳳姐
處去在路上走着便對拏東西的老婆子說早知道
一就事送了去不完了省的又走這一淌老婆子說

閑著也是白閑著借此出来逛逛也好只是姑娘你
今日来回各處走了好些路兒想是不慣乏了偺們
送了這個可就完了一打總兒再歇着二人說著話
到了鳳姐處送了東西回来見寶釵問道你見了璉
二奶奶沒有鶯兒說我沒見寶釵說想是二奶奶還
沒回来麽了頭說回是回来了因豐兒對我說二奶
奶自老太太屋裡回房来不像往日歡天喜地的一
臉的怒氣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說話也不叫人
聽見連我都攆出来了你不必見等我替你回一聲

兒就是了○因此便着豐兒拏進去回了○出來說二奶奶說給你們姑娘道生受○賞了我們一吊錢○就回來了○寶釵聽了○自己納悶○也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生氣○這也不表○且說襲人見寶玉○便問你怎麼不逛就回來了○你原說約着林姑娘兩個同到寶姑娘處道謝去○可去了沒有○寶玉說○你別問○我原說是要會林姑娘同去的○誰知到了他家○他在房裡守着東西哭呢○我也知道林姑娘的那些原故的○又不好直問他○又不好說他○只粧不知道○搭訕着說別的寬解了一

會子○纔好了○然後方拉了他到了寶姐姐那裡道了謝○說了一會子閑話○方散了○我又送他到家○纔回來了○襲人說○你看送林姑娘的東西○比送我們的多些少些○還是一樣呢○寶玉說○比送我們的多着一兩倍呢○襲人說○這纔是明白人○會行事○寶姑娘他想別的姐妹等都有親的熱的跟着○有人送東西○況且他們兩個○不但是親戚○還是乾姐妹○難道你不知道林姑娘去年曾認過薛姨太太作乾媽的○論理多給他些也是該的○寶玉笑說○你就是會評事的一個公道老

兒說著話兒便叫小丫頭取了拐枕來要在床上歪著襲人說你不出去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寶玉便問什麼話襲人說素日璉二奶奶待我狠好你是知道的他自從病了一大塲之後如今又好了我早就想著要到那裡看看去只因璉二爺在家不方便始終總沒有去聞說璉二爺不在家你今日又不往那裡去而且初秋天氣不冷不熱一則看二奶奶盡個禮省得日後見了受他的數落二則借此佂一佂你同他們看著家我去去就來晴雯說這却是該的難

得這個巧空兒寶玉說我方纔說爲他議論寶姑娘誇他是個公道人這一件事行的又是一個周到人了襲人笑道好小爺你也不用誇我你只在家同他們好生頑好歹别睡覺睡出病來又是我擔沉重寶玉說我知道了你只管去罷言畢襲人隨到自己房裡換了兩件新鮮衣服拏著把鏡兒照著扺了扺頭勻了勻臉上脂粉步出下房復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話便出了怡紅院來至沁芳橋上立住往四下裡觀看那園中景致時值秋令秋蟬鳴於樹草虫鳴

於野見這石榴花也開敗了荷葉也将残上来了到是芙蓉近着河邊都發了紅鋪鋪的咕嘟子襯着碧綠的葉兒到令人可愛一壁廂下了橋不遠迎見李紈房裡使喚的丫頭素雲跟着個老婆子手裡捧着個洋漆盒兒走来襲人便問往那裡去送的是什麼東西素雲説這是我們奶奶給三姑娘送去的菱角雞豆襲人説這個東西還是偺們園子裡河内採的還是外頭買来的呢素雲説這是我們房裡使喚的劉媽媽他告假瞧親戚去帶来的孝敬奶奶因三姑

娘在我們那裡坐着看見了我們奶奶叫人剝了讓他吃他説纔喝了熱茶了不吃一會兒再吃罷故此給三姑娘送了家去言畢各自分路走了襲人遠遠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一個人拏着撣子在那裡動手動脚的因迎着日光看不真切至離的不遠那祝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来説道姑娘今日怎麼得工夫出来閑逛往那裡去襲人説我那裡還得工夫来逛我往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那祝老婆子説我在這裡趕螞蜂呢今年

三伏裡雨水少不知怎麼果木樹上長虫子把果子吃的巴拉眼睛的吊了好些下來可惜了的白攧了就是這葡萄剛成了珠兒怪好看的那螞蜂蜜蜂兒滿滿的圍着蜍都咬破了這還罷了喜鵲雀兒他也來吃這個葡萄還有一個毛病兒無論雀兒虫兒一嘟嚕上只咬破三五個那破的水淌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這些雀兒螞蜂可惡着呢故此我在這裡趕姑娘你瞧偺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蜍了許多上來了襲人說你就是不住手兒趕也趕

不了這許多你剛這裡趕那裡又來了到是告訴買辦說叫他多多的作些冷布口袋來一嘟嚕一嘟嚕的套上免得翎禽草虫蹧蹋而且又透風握不壞婆子笑道到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上來那裡就知道這些巧法兒呢襲人說如今這園子裡這些果品有好些種兒到是那樣先熟的快些祝老婆子說如今纔入七月的門果子都是纔紅上來要是好吃想來還得月盡頭兒纔熟透了呢姑娘不信我摘一個給姑娘嚐嚐襲人正色說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

吃不得。就是熟了。一則沒有供佛。二則主子們尚然沒有吃。偺們如何先吃得呢。你是這府裡的陳人。難道連這個規矩也不曉得麼。老婆子忙笑道。姑娘說的有理。我因為姑娘問我。我白這樣說。口內說。心裡想說道。勾了。我方纔幸虧是在這裡趕螞蜂。若是順著手兒摘一個嚐嚐。叫他們看見。還了得麼。襲人說我方纔告訴你要口袋的話。你就回一回二奶奶。叫管事的做去罷。言畢。遂一直出了園子門。就到鳳姐這裡來了。正是鳳姐與平兒議論賈璉之事。因見襲

人他是輕意不來之人。又不知是有什麼事情。便連忙止住話語。勉強帶笑說道。貴人從那陣風兒刮了我們這個賊地來了。襲人笑說。我就知道奶奶見了我是必有麻犯我一頓的。有什麼呢。但是奶奶欠安。本心墊著要過來請請安頭一件。璉二爺在家不便。二則奶奶在病中。又怕嫌煩。故未敢來。想奶奶素日疼愛我的那個分兒上。自必是體諒我。再不肯惱我的。鳳姐笑道。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就靠著你一個兒照看。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

你背地裡還墊著我。常悶。我聽見就很歡喜的什麼似的。今日見了你。我還要給你道謝呢。我還捨得麻犯你嗎。我的姑娘。襲人說。我的奶奶。若是這樣說。就是真疼我了。鳳姐拉了襲人的手。讓他坐下。襲人那裡肯坐。讓之再三。方纔挨炕沿脚踏上坐了。平兒忙自己端了茶來。襲人說。你吽小人們端罷。勞動姑娘。我到不安。一面站起接過茶來吃著。一面回頭看見床沿上放著一個活計簸籮兒。內裝著一個大紅洋錦的小兜肚。襲人說。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還有工夫作活計麼。鳳姐說。我本來不會作什麼。如今病了。纔好。熏著家務事。閙個不清。那裡還有工夫做這些呢。要緊的我都丟開了。這是我往老太太屋裡請安去。正遇見薛姨太太送老太太這些花紅柳綠的。到對給小孩子們做小衣小裳兒的穿著。到好頑呢。因此我就問老祖宗討了來了。還惹的老祖宗說了好些頑話。說我是老太太的命中小人。見了什麼要什麼。見了什麼拏什麼。惹的衆人都笑了。你是知道我是臉皮兒厚。不怕說的人。老祖宗只管說

我只管粧不聽見所以纔交給平兒給巧姐兒先作件小兜肚穿着還剩下的等消閒有工夫再做別的襲人聽畢笑道也就是奶奶纔能勾漚的老祖宗喜歡罷咧伸手拏起來一看便誇道果然好看各樣顏色都有好裁料也須這樣巧手的人纔對做況又是巧姐兒他穿的抱了出去誰不多看一看又說道巧姐兒那裡去了我怎麽這半日沒見他平兒說方纔寶姑娘那裡送了些頑的東西來他一見了狠希罕就擺弄頑了好一會子他奶媽子纔抱了出去想是

之了睡覺去了襲人說巧姐兒比先前自然越發會頑了平兒說小臉蛋子吃的銀盆似的見了人就赶着笑再不得罪人真真的是我奶奶的解悶的寶貝疙瘩兒鳳姐便問寶兄弟在家做什麽呢襲人笑道我纔求他同晴雯他們看家我纔告了假來了可是呢只顧說話我也來了好大半天了要回去了別叫寶玉在家裡抱怨說我屁股沉到那裡就坐住了說着便立起身來告辭回怡紅院來了這且不提且說鳳姐見平兒送出襲人回來復又把平兒叫入房中

追問前事越說越氣說道二爺在外邊偷娶老婆你說你是聽見二門上小小子們說到底是誰那一個說的呢平兒說是旺兒他說的鳳姐便命人把旺兒呌來問道你二爺在外邊買房子娶小老婆你知道麼旺兒說小的終日在二門上聽差如何知道二爺的事這是聽見興兒告訴的鳳姐說興兒是幾時告訴你的旺兒說還是二爺没起身的頭裡告訴的鳳姐說興兒在那裡呢旺兒說興兒在新二奶奶那裡呢鳳姐一聽滿腔怒氣啐了一口罵道下作猴兒葸

子什麼是新奶奶舊奶奶你就私自封奶奶了滿嘴裡胡說這就該打嘴巴又問興兒他是跟二爺的人怎麼没有跟了二爺去呢旺兒說特留下他在這裡照看尤二姐故此未曾跟了去鳳姐聽說忙的一疊連聲命旺兒快把興兒呌來旺兒忙忙的跑了出去見了興兒只說二奶奶呌你呢興兒正在外邊同小子們頑笑聽見呌他也不問旺兒二奶奶呌他做什麼便跟了旺兒急急忙忙的來至二門前回明進去見了鳳姐請了安旁邊侍立鳳姐一見便先瞪了兩

眼問道你們主子奴才在外面幹的好事你們打量我是獃瓜不知道你是緊跟二爺的人是必深知根由你須細細的對我實說稍有些兒隱瞞撒謊我將你的腿打折了興兒跪下磕頭說奶奶問的是什麼事是我同爺幹的鳳姐罵道好小雜種你還敢來支吾我我問你二爺在外邊怎麼就說成了尤二姐怎麼買房子治家伙怎麼娶了過來一五一十的說個明白饒你的狗命興兒聽了仔細想了一想此事兩府皆知就是瞞著老爺太太老太太同二奶奶不知

道終久也是要知道的我如今何苦來瞞著不如告訴了他省得挨眼前打受委屈再興兒一則年紀不知事的輕重二則素日又知道鳳姐是個烈口子連二爺還懼他五分三則此事原是二爺同珍大爺蓉哥兒他叔侄弟兄商量着辦的與自己無干故此把主意拏定壯着膽子跪著說道奶奶別生氣等奴才回禀奶奶聽只因那府裡大老爺的喪事上穿孝不知二爺怎麼看見過尤二姐幾次大約就看中了動了要說的心故此先同蓉哥商議求蓉哥替二爺從

中調停辦理做了媒人說合事成之後還許下謝禮蓉哥滿應將此話轉告訴了珍大爺珍大爺告訴了珍大奶奶合尤老娘尤老娘聽了狠愿意但說是二姐從小兒已許過張家為媳如何又許二爺呢恐張家知道生出事来不妥當珍大爺笑道這算什麽大事交給我便說那張姓小子本是個窮苦破落户那裡見得多給他幾兩銀子叫他寫張退親的休書就完了後来果然找了姓張的来如此說明寫了休書給了銀子去了二爺聞知方得放心大膽的說定了

又恐怕奶奶知道攔阻不允所以在外邊偺們後身兒買了幾間房子治了東西就娶過来了珍大爺還給了爺兩口人使喚時常推說給老爺辦事又說給珍大爺張羅事都是些支吾的謊話竟是在外頭住著從前原是娘兒三個住著還要商量給尤三姐說人家又許下厚聘嫁他如今尤三姐也死了只剩下那尤老娘跟著尤二姐住著做伴兒呢這是一往從前的實話並不敢隱瞞一句說畢復又磕頭鳳姐聽了這一篇言詞只氣得癡呆了半晌面如金紙兩隻

吊稍子眼越發直豎起来了渾身亂顫半天連話也說不上来只是發怔猛低頭見興兒在地下跪着便說道這也沒有你的大不是但只是二爺在外頭行這樣的事你也該早些告訴我纔是這却狠該打因你肯實說不撒謊且饒恕你這一次興兒說未能早回奶奶這是奴才該死的便叩頭有聲鳳姐說你去罷興兒纔立起身要走鳳姐又說叫你時須要快来不可遠去興兒連連答應了幾個是就出去了到外面伸了伸舌頭說勾了我的了差一差兒沒有挨一

頓好打暗自後悔不該告訴旺兒又愁二爺回来怎麼見各自害怕這且不提且說鳳姐見興兒出去回頭向平兒說方纔興兒說的話你都聽見了沒有平兒說我都聽見了鳳姐說天下那有這樣沒臉的男人吃着碗裡看着鍋裡見一個愛一個真成了喂不飽的狗實在的是個棄舊迎新壞貨只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他別想着俗語說的家花那有野花香的話他要信了這個話可就大錯了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狠沒臉親戚朋友見不得的事出来他

纔罷手呢平兒一旁勸道奶奶生氣却是該的但奶奶身子纔好了也不可過於氣惱看二爺自從鮑二的女人那一件事之後到狠收了心好了呢如今為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這都是珍大爺的不是鳳姐說珍大爺固然有不是也總因咱們那位下作不堪的爺他眼饞人家纔引誘他罷咧俗語說牛兒不吃水也強按頭麼平兒說珍大爺幹這樣事珍大奶奶也該攔阻不依纔是鳳姐說可是這話呢珍大奶奶也不想一想把一個妹子要許上幾家子纔好呢先

許了姓張的今又嫁了姓賈的天下的男人都死絕了都嫁到賈家來難道賈家的衣食這樣好不成這不是說幸而那一個沒臉的尤三姐知道好歹早早死了若是不死將來不是嫁寶玉就是嫁環哥兒呢總也不見給那妹子留一些兒體面叫妹子怎麼擡頭豎臉的見人呢妹子好歹也罷咧那妹子本來也不是他親的而且聽見說原是個混賬爛桃難道珍大奶奶現做着命婦家中有這樣一個打嘴現世的妹子也不知道羞燥躲避着些反到大面上揚名打

鼓的在這門裡丟醜也不怕笑話麼再者珍大爺也是做官的人別的律例不知道也罷了連個服中娶親停妻再娶使不得的規矩他也不知道不成你替我細想想他幹的這件事是疼兄弟還是害兄弟呢平兒說珍大爺只顧眼前叫兄弟喜歡也不管日後的輕重干係了鳳姐冷笑道這是什麼叫兄弟喜歡這是給他的毒藥吃呢若論親叔伯兄弟中他年紀又最大又居長不知教導學好反引誘兄弟學不長進擔罪名兒日後鬧出事來他在一邊缸沿上站著

看熱鬧真真我要罵也罵不出口來再者他那邊府裡的醜事壞名兒已經叫人聽不上了必定也叫兄弟學他一樣纔好顯不出他的醜來這是什麼做哥哥的道理到不如撒泡尿浸死了替大老爺死了也罷了活著作什麼呢你瞧東府裡大老爺那樣厚德吃齋念佛行善怎麼反得了這樣一個兒子孫子大概是好風水都叫他老人家一個拔盡了平兒說想來不錯若不然怎麼這樣差著格兒呢鳳姐說這件事幸而老太太老爺太太不知道倘或吹到這幾位

耳聽裡去不但偺們那沒出息的二爺挨打受罵就是珍大爺和珍大奶奶管保要吃不了的兜著走呢連說帶鬧了半天連午飯也推頭疼沒過去吃平兒看此光景越說越氣說道奶奶也煞一煞氣兒事從緩來等二爺回來慢慢的再商量就是了鳳姐聽了此言從鼻孔內哼了兩聲冷笑道好罷咧等爺回來可就遲了平兒便跪在地下再三苦勸安慰一會子鳳姐纔畧消了些氣惱嗑了口茶喘息了良久便要了拐枕歪在床上閉著眼睛打主意平兒見鳳姐淌

著方退出偏有不懂眼的幾個回事的人來都被豐兒攆出去了又有賈母處著瑪瑙來問二奶奶為什麼不吃飯老太太不放心著我來瞧瞧鳳姐因是賈母處打發人來隨勉強起來說我白日有些頭疼並沒別的病請老太太放心我已經淌了一淌兒好了言畢打發人去後卻自己一個將前事從頭至尾細細的盤算多時得了個一計害三賢的狠主意自己暗想須得如此如此方妥主意已定也不告訴平兒反外面作出嘻笑自在無事的光景並不露出惱恨

妬嫉之意於是叫了頭傳了来旺来吩咐令他明日傳喚匠役人等收拾東廂房裱糊陳設等語平兒與衆人皆不知為何縁故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余讀左氏見鄭莊讀後漢見魏武謂古之大奸巨猾惟此為最今讀石頭記又見鳳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剛占步高留步寬殺得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斵喪元氣不少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閙翻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遇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時事情辦妥回程將是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

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叩門鮑二家的開了門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話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報進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待於是忙整衣來迎接出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梢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

若九秋之菊兩個女人攙扶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迎望恕倉卒之罪說着便福了下來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攜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命了環拏褥子来便行禮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皆係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膽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一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重不可

眠花卧柳恐惹父母躭憂此皆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卧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過二爺早行此禮以備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家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姐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房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

體方是大禮若姐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何安再者使外人聞之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倒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實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姐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

生此事我今來求姐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同親妹和同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後悔可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姐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服侍姐姐梳洗只求姐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

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咱們的丫頭以後快別如此說著又命周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來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此只求姐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

認他作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膽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婦在旁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依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樣鳳姐道這有何難姐姐的箱籠細軟只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守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

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淺也不曾當過家不明白世事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拏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於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攜手出來同坐一車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去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着輕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

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竟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尤氏進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他標致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了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環都

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李紈見那邊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敢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了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幾個了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園中媳婦。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無不納罕。都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慧起来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

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来。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奶。拏些来。善姐道。二奶奶你怎麽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大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来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那裡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省着

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的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樣呢。一席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兒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不端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拏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著。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卻是和顏悅色。滿嘴裡姐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

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細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他壻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貲花盡。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

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壻尚不知道原来這小夥子名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命他將張華勾来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背旨瞞親仗財倚勢强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獺狗扶不上墻去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彀平息旺兒

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囑咐旺兒他若告了你就合他對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作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調唆来往過付都是我就是了張華便得了主意合旺兒商議定了寫上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寃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傳旺兒来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著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驚

動衆位兄弟我犯了事說不得快来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别鬧了。於是来至堂前跪倒。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磞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扳扯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别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磞頭說。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来。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来。張華便說出賈蓉来。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

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来。便忙將王信喚来。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拏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拖欠了賈府銀兩。誑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交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此時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著賈珍之事。忽有人来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快作道

理。賈蓉慌了，忙来回賈珍。賈珍說：我早防這一着。只虧他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奶来了。賈珍聽了這句，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来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進来。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至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說：什麼事情這麼忙

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了来，說道：你尤家的了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絶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人送来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脚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我来了。在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們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咱們兩個

一同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再同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磞頭只求姑娘嬸嬸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出腦子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樣沒天理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嬸嬸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嬸嬸別生

氣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又自己問着自己說以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麼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嬸的話麼衆人又是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滾到尤氏懷裏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偺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拏再偺們過去見了老太太太太闔族中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

我已親身接了来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著收拾房子和我的一樣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五百銀子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来放聲又哭起祖宗爺娘来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

揉搓成了一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尤氏沒別話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一面說哭著兩手搬著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著不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何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抱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来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的葫蘆就只會

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
不聽你說說着又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
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得他們
聽吽我怎麽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只好聽着罷了
衆姬妾丫環媳婦已是烏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
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求給留臉
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
喝罵賈蓉出去請大哥哥來我問他親大爺的孝纔
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

着日後教導子姪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與
我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作
的我父親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嬸嬸若
鬧了起來兒子也是一個死只求嬸嬸責罰兒子兒
子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嬸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
事嬸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
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
兒一般嬸嬸既教訓就不合兒子一般見識了少不
得還要嬸嬸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

是嬸嬸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了官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說嬸嬸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子方纔說用過五百銀子少不得

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嬸嬸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反叫嬸嬸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嬸還要周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我替你們周全我雖然是個獃子也不至如此獃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

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奶太好性兒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啐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到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抓着他總然死

了死的倒比凍餓死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在身就是兩重罪背着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拏着這滿理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量少不得拏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拏住了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水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

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舍了命纔告偺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竟許他銀子。只叫他應了枉告不實的罪。偺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照你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叨蹬出事來。這可怎

麼樣。雖不怕他。也終就心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銀子。終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我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愿意了事得錢。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叫他去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忙道。雖如此說。我斷舍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叫他出去。好姪兒。你若疼我。只寧可多給他錢為是。賈

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本人出來他却作賢良人如今怎說怎依鳳姐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究怎麼樣呢你也同我過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又這個腔兒我看不上待要不出了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一片癡心說不得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

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又親上作親的我願意娶來作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難等待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出來暫且住着等滿了服再圓房仗着我不害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可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嬸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兩個過去拜謝尤氏忙

命了環們服侍鳳姐梳粧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酒捧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許與尤二姐又説我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須得如此如此方救下衆人纔無罪少不得我去折開這魚頭纔好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人謂鬧寧國府一節極凶猛賺尤二姐一節極和靄吾謂鬧寧國府情有可恕賺尤二姐法不容誅鬧寧國府聲聲是淚賺尤二姐字字皆鋒

第六十九回

寫鳳姐寫不盡。却從上下左右寫。寫秋桐極淫邪。正寫鳳姐極淫邪。寫平兒極義氣。正寫鳳姐極不義氣。寫使女欺壓二姐。正寫鳳姐欺壓二姐。寫下人感戴二姐。正寫下人不感戴鳳姐。史公用意。非念死書子之所知。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鳳姐之言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来尤氏那邊怎好不過来的跟着鳳姐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說着大家先来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致媳婦進来忙覷着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来笑道老祖宗到細細

的看看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来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等給老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旁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别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拏出手来瞧瞧鴛鴦又揭起

裙子來。賈母看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慧。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聲名不雅。深為憂慮。見他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

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有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人來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妻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人。至於那些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有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民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

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数交足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府領人鳳姐一面嚇得来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退准惹人家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来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從小曾與人家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

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旁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這只好由他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沒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来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於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

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面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到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約共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個五更便回家去

了賈蓉打聽得真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枉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已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將此事再告訴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

他或訛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
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
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
大作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
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說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
截路的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
裡驗屍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要扯謊我再使人打
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
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

回家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
房子的老兒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
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
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
歲的丫頭賞他為妾名喚秋桐者賈璉叩頭領去喜
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有些
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
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
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

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来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也心中納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祠然後過来辭拜賈母等人合族中人直送到灑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内答應也說些大禮套話不必繁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是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懷别意無人處只合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狠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你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合姐

夫有些首尾沒人要的了你揀了来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個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来這日久天長這些個奴才跟前怎麽說嘴我反弄了個魚頭来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一人衆丫環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秋桐自為是賈赦所賜無人擠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娼婦也来占我的强鳳姐聽了暗樂尤二姐聽了暗怒暗氣鳳姐既粧病便不合尤二

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拏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内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沒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奶奶的聲名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却往園子裡偷著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拏耗子。我的猫只拏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後也要遠著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紈迎春惜春等

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寶黛一干人暗為二姐躭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來了。倒還都憫恤他。每日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說鳳姐。並沒露出一點壞形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習以來。因賈赦姬妾丫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邁昏聵。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幾個知禮有恥的。餘者或合二門上小子們嘲戲的。甚至賈璉眉來眼去相

偷期約的只懼賈赦之威未敢到手這秋桐便合賈璉有意從未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似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可喜借他也發脫二姐自已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鬭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已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在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

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慧我却作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砂子去讓我合淫婦做一回纔知道鳳姐在屋裡只裝不聽見不做聲兒氣的尤二姐在屋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成天家嚎喪背地裡咒二奶奶合我早死了他好一

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俊了可知心就
嫉妬鳳了頭到好意待他他到這樣爭鋒吃醋可是
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衆人見賈母不喜
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的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
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看他這般與他
排解排解那尤二姐原是個花為腸肚雪為肌膚的
人如何禁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個月的暗氣便
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思漸次黃瘦下去
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

姐姐你一生為人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
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狠定要弄你
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既進來時
亦不容他這樣此亦理數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
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還依我將此劍斬了
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
白的喪命且無人可惜尤二姐泣道妹妹我生品行
已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結殺戮之冤隨我
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笑道姐

姐你終是個癡人。自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聚麀之亂。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来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已有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得見憐。生了下来還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況于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来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

前去効力。回来時好討蔭封。小廝們走去。便請了個姓胡的太醫来了。號叫君榮。進来胗脉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来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来。胡君榮又胗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露一露。醫生觀觀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来。尤二姐

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何如。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淤血凝結。如今只以下淤血通經脈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來。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醫生。一面着人再去請醫生調治。一面命人去打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擅用

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閒言閒事別管。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又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長齋念佛。眾人見了。無不稱贊。賈璉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作湯作水。着人送去與二姐

吃又罵平兒不是個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懷個胎如今二奶奶這樣皆因俗們無福或犯了什麼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了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調治服藥打人為尤氏十分盡心他心中早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幾個月再來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子瞎肏的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

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眼兒誰那裡來的孩子了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朶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還是一點攙雜沒有的呢罵的眾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了鳳姐一陣又罵賈璉不

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頭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悄的勸他好養着。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從到了這裡。多虧姐姐照應。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閑氣。我若逃出命來。我必報答姐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

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淚說道。想來都是我錯了。你我原是一片癡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些事來。尤二姐忙道。姐姐這話錯了。姐姐不告訴他。他豈有打聽不出來的。不道是姐姐說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進來。方成個體統。與姐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胎已打下來了。無可懸心之處。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

死到還乾净常聞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
刎又乾净想畢掙扎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
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幾次恨命直頸
子方嚥了下去了於是連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
上炕満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
環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去梳洗鳳姐和秋
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沒人心
打着罵着使喚倒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
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拏出個樣兒來别太過了

墻倒衆人推於是丫環們聽了急推房門進去看時
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方嚇慌了喊叫起來
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衆人雖素習懼怕鳳姐然
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强如今死去誰
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
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妹
你怎麼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
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
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

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三間来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不便對着正墻開了通街一個大門兩邉搭棚安壇塲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蓋了八個小厮合幾個媳婦圍隨從內子墻一帶抬往梨香院来那裡已請下天文生預偹揍起衾单一看只見這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貌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来勸叔叔解着些兒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

墻賈璉會意只悄悄跌脚說我想着了終究對出来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奶卒於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三天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賈璉道三日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不敢多停因小喪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塲纔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寳玉早已過来陪着哭了一塲衆族中也都来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病着忌三堂不許我去因

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觀園中来逵過羣山至北頭墻根下往外聽隐隐約約聽了一半言語回来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一撒也認真了開喪破土起来既是二房夫妻一場停五七抬出去或一燒或檢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環来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奶拏銀子呢鳳姐只得来了便問他什麽銀子家裡近来艱難你還不知道俗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雞兒吃了過

年糧昨兒我把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裡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拏去說着命平兒拏了出来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拏自己的梯己乃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并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服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来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厮了環来拏便自己拏着来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来到廂房拉

住賈璉悄遞與他說你只別做聲纔好你要哭外頭
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聽說便說你
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
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個念想兒平兒只
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拏了銀子與衣服走來命人
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
瞧至晚間果抬了一副好板来價銀五百兩賒着連
夜趕造一面分派人口穿孝守靈賈璉晚來也不進
去下回分解

總評

鳳姐初念在張華領出二姐轉念又恐仍為外
宅轉念即欲殺張華為斬草除根計一時寫来
覺滿腔都是荊棘渾身都是爪和安得借鴛鴦
劍手刃其首以寒千古奸婦之膽

看三姐夢中相叙一段真有孝子悌弟義士忠
臣之概我不禁淚流一斗濕地三尺

第七十回

空将佛事圖相報已觸飃風散艷花一片精神

傳好句題成讖語任吁嗟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裡去賈璉無法只得又合地主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己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務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個廿八歲的單身小廝應

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兒見了先来問賈母合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合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强第二個琥珀現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合賈環分磡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擇了原来這一向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著過年過節

出了多少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雖得了工夫怎奈寶玉因冷淡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接閑愁胡恨一重不了又一重弄的情色若癡言語常亂似染怔忡之症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間房内咭咭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合麝月兩個人按住温都裡那兒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皮襖走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

雯只穿着葱綠花紬小襖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裡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洒花的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亂蹬笑的喘不過氣来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来抓晴雯肋肢晴雯怕癢笑的忙丟下雄奴来抓寶玉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碧月来說昨日晚上奶奶在這裡把塊

手巾忘了去。不知可在這裡。小燕道。有有有。我在地下拾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出来。晾著。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合琴姑娘也擯住了。如今琴姑娘往老太太前頭去。更覺寂寞了。兩個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個雲姑娘落了單。正說著。只

見湘雲又打發翠縷来說。請二爺快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問那裡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寶玉聽了。忙梳洗了出来。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拏著一篇詩看。見他来時。都笑說道。這會子還不起来。偺們的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来纔好。湘雲笑道。一起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做桃花社。寶玉點頭

道狠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説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説着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裡走一壁裡看那紙上寫的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内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内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淚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誰作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做叢菊兩

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只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是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黛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從

来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著人回舅太太来了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来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来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是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去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

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一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饍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来接鳳姐兒一並請甥男甥女閑樂一日賈母合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

去另粧飾了起来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了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的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拏出来共算數了一數纔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工夫難道只有了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從今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来天天快臨

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月都有也要大概看的過去寶玉聽了忙的自己親檢了一遍實在搪塞不過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窓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来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来再做別的因此出来遲了賈母聽說便十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来王夫人房中說明王夫

人說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的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這裡賈母也說怕急出病來探春寶釵等都笑說老太太不用急書雖替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工課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寶釵

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也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得過去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寶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是鍾王蝇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寶玉向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說親自來道謝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搪塞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所讀之書又温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工可巧近

海一帶海嘯又蹧蹋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著賈政順路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冬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擱在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豈使鵑啼燕妬　且住且住　莫放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笑道偺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改個樣兒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著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菓品之類就打發人分頭去請衆人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限幾個調來寫了綰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到平常少不得胡編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便拈得

了臨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鵑炷了一枝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著寶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噯喲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又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盡了李紈等笑道這算輸了瞧三了頭的半首且寫出來探春聽

說忙寫了出來眾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寫道是

南柯子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都好作何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輸不肯勉强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沒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機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總然好也不算得說着看黛玉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隊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誰舍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你去　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果然是好的因又看寶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　誰知香雪簾櫳　江南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於喪敗我想柳絮原係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

的意思眾人笑道不要太謙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這一首臨江仙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　幾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眾人拍案叫絕都說好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

首為尊纏綿悲感讓瀟湘妃子情致嫵媚卻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又怎麼罰李紈道不要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為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響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眾人唬了一跳丫環出去瞧時簾外丫環嚷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眾丫環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誰家放的斷了繩拏下他來寶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

紅姑娘放的拏下来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
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這個不成我不管我
且拏起来探春道紫鵑也學小器了你們一般的也
有這會子拾人家丟了的也不怕忌諱黛玉笑道可
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罷把我們的拏
出来我們也放晦氣紫鵑聽了趕令小了頭們將這
風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来找
好與他們去的這裡小了頭子們聽見放風箏巴不
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著拏出一個美人風箏来

也有搬高櫈的也有細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寶
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了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
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個
軟翅大鳳凰好寶玉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笑道
你去把你們的拏来也放一放翠墨笑嘻嘻的果然
取去了寶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個小了頭子家去
說把昨兒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来小了頭子
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兒放丟了寶玉
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

氣罷了。了頭們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子來。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命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翠墨帶著幾個小了頭子們在那裡山坡上已放了起來。寶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來。寶釵也高興也取了一個來。卻是一連七個大雁。都放起來了。獨有寶玉的美人放不起來。急的寶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寶

玉恨的擲在地下。指著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拏出去另打了頂線就好了。寶玉一面使人拏出去另打頂線。一面又取出一個來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了環們又都拏了許多各式各樣送飯的頑了一回。紫鵑笑道。這一回的勁大了。姑娘來放罷。黛玉聽說。用手帕墊著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來。隨著風箏的勢將籰子一鬆。只聽一陣豁喇喇響。登時籰子線盡。黛

玉因讓衆人来放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黛玉笑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們姑娘越發小器了那一年不放幾個子今日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来齊籰子根下寸絲不留咯噔一聲鉸斷笑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那風箏飄飄颻颻只管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雞蛋大小轉

眼只剩了一點再轉眼不見了衆人皆仰面䁖眼說有趣有趣寶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裡去了若落在有人烟處被小孩子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来把這個也放去叫他兩個作伴兒罷了於是也用剪子剪斷照先放了探春正要剪自己的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皆笑說且别剪你的看他到像要来絞的樣兒說着只見那個鳳凰漸逼近来遂與這鳳凰絞在一處衆人方要往下收線那一家也

要收綫正不開交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帶
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來衆人笑道這個也
来絞絞且別收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到有趣呢說着
那喜字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亂
頓誰知綫都斷了那三個風箏飄飄颻颻都去了衆
人拍手哄然一笑說道有趣可不知那個喜字是誰
家的忒促狹了些黛玉說我的風箏也放了我也乏
了我也要歇歇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
好散說着看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

著養乏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文與雪天聯詩篇一樣機軸兩樣筆墨前文以聯句起以燈謎結以作畫為中間橫風吹斷此文以填詞起以風箏結以寫字為中間橫風吹斷是一樣機軸前文叙聯句詳此文叙填詞畧是兩樣筆墨前文之叙作畫畧此文叙寫字詳是兩樣筆墨前文叙燈謎叙猜燈謎此文叙風箏叙放風箏是一樣機軸前文叙七律在聯句後此文叙古歌在填詞前是兩樣筆墨前文叙

黛玉替寶玉寫詩此文叙寶玉替探春續詞是一樣機軸前文賦詩後有一首詩此文填詞前有一首詞是兩樣筆墨噫參伍其變錯綜其數此固難為粗心者道也

第七十一回

叙賈母開壽筵。與寧府祭宗祀。是一樣手筆。俱
為五鳳裁詔體。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晏然復聚於庭室自覺喜幸不盡所有大小事務一概發付於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席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與賈珍賈璉等商議定

了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府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幾處大地方來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主郡主王妃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誥命並遠近親友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的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便絡繹不絕禮部奉

旨欽賜金玉如意各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四個。帑
銀千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
枝。迦南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二對。銀錠四對。彩
緞十二疋。玉杯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
武官員之家。凡素有往来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
屋内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凡慶壽之物都擺上。請
賈母過目。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過来瞧瞧。後来煩
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了頭收了。改日閑了再瞧。至
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

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南安王
北静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個公侯世交應襲。
榮府中南安太妃北静王妃並幾位世交公侯的誥
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入大
觀園内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
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席。上面兩桌席是兩王妃。
下面依次便是衆公侯的誥命。左邊下手一席陪客
是錦鄉侯的誥命。與臨昌伯的誥命。右邊下手一席
方是賈母的主位。邢王二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

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環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臺上參了場臺下一十二個未留髮的小厮伺候須臾一小厮捧了戲單至堦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来。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遞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前。太妃讓了一回。點了一

齣吉慶戲。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纔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来的人。拏出賞来。各家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来。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腼腆所以吽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的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吽人請来。賈母回頭命鳳

姐去把史薛林带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鳳姐荅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呢。寶玉也從廟裡回來。鳳姐說了話。寶釵姊妹與黛玉探春湘雲五人。來至園中。大家見了。不用請安問好讓坐等事。衆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賛不絶。人非草木。見此數人。焉得不垂涎稱妙。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裡。聽我來了也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合你叔叔算賬。因一手來拉探春。一手來拉寶釵。問幾

歳了。又連連誇賛。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偹用的禮物打點出兩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香串五副。南安太妃笑道。別笑話。留着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静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徃了一徃。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先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

坐轎而去接著北静王妃略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更不出来會人一應都是邢王二夫人款待有那些老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等還禮款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裡去白日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著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賞禮事務晚間在李紈房中歇宿這一日晚間服侍賈母晚飯後賈母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子吃的歇歇

去明兒還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著退了出来到鳳姐房裡来吃飯鳳姐在楼上看著收送禮的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裡與鳳姐疊衣服尤氏因問你們奶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有不請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餓的我受不得了說著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来這裡有點心且點補一點兒回来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的這樣我園子裡合他姊妹們鬧去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来至園中只見園中正

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猶吊著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了頭子吽該班的女人那了環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兒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了頭應了出去到一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子分菜菓呢因問那一位奶奶在這裡東府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又聽見是東府裡的奶奶不大在心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纔散了小了頭子道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

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了頭聽了道噯喲噯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来的怎麼哄起我来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這會子打聽了梯己信兒或是賞那一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著狗顛兒似的傳去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這兩個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了頭揭挑急了便羞激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

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什麽清水下雜麪你吃我也見的事各家門另家户你有本事排場你家人去我們這邊你還早些呢了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身進来回話尤氏已早入園来因遇見了岫烟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庵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我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裝了幾樣葷素點心来與尤氏吃兩個姑子寶琴湘雲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了頭子一逕找了来氣狠狠的把方纔的話都說了出来尤氏聽了冷

笑道這是兩個什麽人兩個姑子同寶琴湘雲等聽了生怕尤氏生氣忙勸說沒有的事必定是這一個聽錯了兩個姑子笑推這了頭道你這孩子好性氣那糊塗老媽媽們的話你也不該来回纔是偺們奶奶萬金之軀勞乏了幾天黄湯辣水沒吃偺們哄的他歡喜一會兒還不得一半兒說這些話作什麽襲人也忙笑拉出他去說好妹妹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来再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兒叫来襲人笑

道我請去尤氏道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来
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的千秋奶奶生
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為
老太太的千秋我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
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
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子將這話告訴周瑞家的周瑞
家的不管事因他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
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
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的跑入怡紅院来一面

飛走一面口内說道氣壞了奶奶可使不得我們家
裡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
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幾日再筭賬尤氏見了他便
笑道周姐姐你来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大開
着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
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芽也沒
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吩咐了他們
了說這幾日事多人雜一晚就關門吹燈不是園裡
的人不許放進去今兒就沒了人這事過了幾日必

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説小了頭子的話。周瑞家的道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兒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叫他們説這各家門各家户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了燈關上正門和角門子了。只見鳳姐打發人來請尤氏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餑餑請你奶奶自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纔的事回了鳳姐。又説這兩個婆子好像管家奶奶。時常我們合他説話都是狠虫一般。奶奶若不戒飭大奶奶臉上過不去。鳳姐道既這

般記着這兩個人的名字等過了這兩天細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幾下子。或是他施恩饒了他們。隨他去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兒。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来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来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来。交到馬棚裡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麽事。此時已經點燈坐車進来。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了。了頭們出来説。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園

子裡呢吽大娘去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了環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來因笑說我不過為找人找不着因問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吽進來到要你白跑了一遭不大的事已經擱開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笑道這是那裡的話只當你沒去白問你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鳳了頭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又攔

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道噯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還跑些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的如此這般進来了又是個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個好察聽的且素日又與管事的女人們扳厚互相連絡作首尾方纔之事已經聞得八九聽林之孝家的如此說便恁般如此告訴了林家的一遍林之孝家的聽了笑道原來如此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呢也不過打幾下子就完了趙姨

娘道我的嫂子事雖不大可見他們太猖狂了些巴巴兒的傳進你來明明的戲弄你頑耍你快歇歇去明兒還有事呢也不留你吃茶去說畢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側門前就有方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来哭著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吽你娘吃酒混說了惹出事来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綑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了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哭啼求告纏的林家的無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著門路不去

却纏我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的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走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求大太太什麼完不得的事一語提醒了這一個了頭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個單放了他媽又只打你媽的理說畢坐車去了這一個小了頭子果然過来告訴了他姐姐合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起先也興過時只因賈母近来不大興邢夫人所以連這邊的人也減了威勢凡賈政這邊有些體面的人那邊皆虎視耽耽這

費婆子倚老賣老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嘴裡胡亂詈罵着出氣如今賈母慶壽這樣大事乾看着人家逞才賣技辦事呼么喝六的弄手脚心裡早已不自在雖閑言閑語亂鬧這邊的人也不合他較量如今聽見周瑞家的綑了他親家越發火上燒油仗着酒興指着隔斷的墻大罵了一陣便走上来求邢夫人說他親家並沒有不是說過了這兩日還要打求太太我那親家也是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合二奶奶說聲饒他這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鴛鴦之後討了沒

意思後来見賈母越發冷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要見他姊妹賈母又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裡早已怨忿不樂只是使不出来又值這一干小人在側他們心内嫉妬挾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裡造言生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告那邊的奴才後来漸次告到鳳姐只說鳳姐只哄着老太太喜歡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着璉二爺調唆二太太把這邊正經太太到不放在心上後来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太不喜歡

太太都是二太太合璉二奶奶調唆的邢夫人總是鐵心銅膽的人婦人家終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因此着實惡絶鳳姐今又聽見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賈母高興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姪輩只穿便衣出来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席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探惜姊妹等圍繞因賈瑞之母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

姐兒還有幾房子女大小共二十個賈母獨見喜鸞與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命他兩個也過来榻前同坐寶玉却在榻上脚下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溜皆順着房頭輩數坐下去簾外兩廊却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方是男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早已都行完了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人媳婦然後是各家的丫環足鬧了兩三頓飯

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子裡放了生賈赦等焚過香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臺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出來便合他母親說他兩個的母親素日都承鳳姐兒的照顧也巴不得一聲兒他兩個也愿意在園內頑耍至晚便不回家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著衆人陪笑合鳳姐求情說我聽見昨兒晚上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綑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

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偺們家先倒折磨起老人家來了不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的好日子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許多人又羞又氣一時抓尋不著頭腦憋的臉紫脹起來回頭向賴大等家的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為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裡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為什麼事鳳姐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

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道我原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理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開發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理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是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說著回頭就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灰心滾下淚來因

賭氣回房哭泣又不肯使人知覺偏又賈母打發琥珀來問立等著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你哭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眼淚洗了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圍屏十二扇是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的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

這樣這兩樣别動好生放着我要給人的鳳姐答應了鴛鴦忽過来向鳳姐面上只管細瞧引的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麽鴛鴦笑道怎麽他的眼睛腫腫的所以我詫異賈母聽說便叫近前来也觑着眼看鳳姐笑道纔覺得一陣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别又是受了誰的氣了鳳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太的好日子我也不敢哭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就合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帮着兩個師父替我揀

豆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合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别說我偏心說話之間先擺上一桌素的来兩個姑子吃了然後擺上葷的奉賈母吃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喜鸞四姐兒二人也叫来跟着他二人吃吃畢洗手點上香捧過一升豆子来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方一顆一顆的揀在簸籮裡每揀一顆念聲佛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上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又說些佛家的因果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

說鳳姐兒哭之一事又合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曉問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那邊大太太當著人給二奶奶沒臉來賈母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了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著奴才們把一家子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拏著這個作法子明是當著人給鳳姐沒臉罷了說著只見寶琴等進來也就不說了賈母因問你在那裡來寶琴道在園裡林姐姐屋內大家說話來賈

母忽想起一事忙喚過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到園裡各處女人跟前吩咐吩咐留下的喜姐兒合四姐兒雖然窮合家裡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我知道偺們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個富貴心兩隻體面眼未必把他兩人放在眼裡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荅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著便一逕往園裡來先到了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丫環們說都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

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道。你這會子又跑了來作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也逛逛麼。於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把各房的了頭頭兒喚了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的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個也趕不上。李紈道。鳳了頭仗着鬼聰明。還離腳踪兒不遠。咱們是不能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了頭呢。他可憐見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

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是難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機變。未免治一經。又損一經。如今咱們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奴字號的奶奶們。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纔好。稍不得意。不是背地嚼舌。就挑三窩四。不過安靜日子。這不是三姑娘聽着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裡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的許多。我說倒

不如小人家兒人少的好雖然人少寒苦些倒是娘兒們歡天喜地的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著我們不知我們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苦難更利害寶玉道誰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話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該應濁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無罣礙只知道合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倦了睡再過幾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子後事也不慮寶玉道我能彀合姊妹

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獃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知道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輩子衆人不等話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合他說話纔好若合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太

太也寂寞我来合你作伴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哄誰說的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是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息眾人都且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閂此時園内無人来往只有該班房内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個作伴的也不曾提燈籠獨自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生又要小解因下了甬路尋微草處行至一山石後大桂樹陰下剛轉過石後只聽一

陣衣衫響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見他来了便想往樹叢裡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趂月色看准一個穿紅裙子梳鬅頭的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的司棋鴛鴦只道他合別的女孩子也在此小解見自己来了故意藏躲恐嚇着頑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嚇着我我就喊起来當賊拏了這麽大了頭也沒黑家白日的只管頑不彀這本是鴛鴦的戲語叫他出来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来使眾

人知覺更不好了且素日鴛鴦又合自己親厚不比别人便從樹後跑出来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别嚷鴛鴦反不知因何忙拉他起來笑問這是怎麼說司棋滿面紫脹又流下淚來鴛鴦再一回想那一個人影兒恍惚像一個小廝便心下猜疑了八九自己反羞的面紅過耳又怕起来因定了一回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道要死要死司棋又回頭悄說道你也不用藏著姐姐已看見了快出来磕頭

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爬出来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要緊鴛鴦道你放心我橫豎不告訴一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出去了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接聲說道我在這裡有事畧住住手我就出来了司棋只得鬆了手讓他去了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敘一番燈火未息門戶未關敘一番趙姨失體費婆瀹氣敘一番林家托大周家獻勤敘一番鳳姐灰心鴛鴦傳信非為本文煊染全為下文引逗良工苦心可謂慘淡經營

司棋事從鴛鴦誤嚇得來是善周全處方與鴛鴦前後行景不至矛盾一何精細如此

第七十二回

此回似著意似不著意似接續似不接續在畫師為濃淡相間在墨客為骨肉停匀在樂工為笙歌間作在文壇為養局為別調前後文氣至此一歇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强羞說病　来旺婦倚勢覇成親

話説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紅心内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説出来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了旁人横竪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裡不説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凡晚間便不大往園中来因思園中尚有這些奇事何况别處因此連别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来那司棋因從小兒合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

住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時常司棋回家時二人眉来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囑園内老婆子們留門看到今日乘亂方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的風情了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来直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内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

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静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来悄告訴他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下里找他呢司棋聽了氣個倒仰因思道總是鬧了出來也該死在一處他自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意的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懨懨的成了大病鴛鴦聞知那邊走了一個小廝司棋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到這樣因而自已反過

意不去指着来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已立身發誓與司棋聽說我要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别白蹧蹋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偺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拏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着走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的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個靈牌我天天焚香禮拜保佑你一生福壽雙全我若死了時變驢變馬報荅你再俗語說千里搭棚

沒有個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偺們都是要離這裡的。俗語又說浮萍尚有相逢日。為人豈無見面時。倘或日後偺們遇見了。那時我又怎麼報你的德行。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席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正是這話。我又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壞你的聲名。我白去獻勤。況這事我自己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再不許行了。司棋在枕邊點頭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

見鳳姐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因順路兒也來望候。因進入鳳姐院中來。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立身待他進去。鴛鴦剛入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你且別屋裡坐着。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丫頭子倒了茶來。鴛鴦因悄問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只看他懶懶的。平兒見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一日了。這有一月之前。便是這樣。又兼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

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鴛鴦忙道既這樣怎麼不請大夫治呢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説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兒身上怎樣他就動了氣反説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查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説起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往前又湊了

一湊向耳邊説道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漸漸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大病鴛鴦聽了忙道噯喲依你這話這可不成了血崩了平兒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説你倒會咒人呢鴛鴦見説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個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合親家娘説我還納悶後來也是聽見媽細説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平兒笑道你知道我也竟

忘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進来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来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麽孫大人家。来合偺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来。賴死一語未了。小丫頭子跑進来說二爺来了。說話之間。賈璉也走至堂屋門口。内喚平兒。平兒答應着。纔要出来。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内。来至門口。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鴛鴦姐姐。今兒貴體踏賤地。

鴛鴦只坐着笑道。来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服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裡還敢勞動来看我們。正說巧的狠。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為穿着這袍子熱。先来換了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天可憐。省我走這一淌。姐姐先在這裡等我了。一面在椅子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麽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来的和尚。孝敬了一個臘油凍的佛

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拏過来擺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賬上還有這一筆却不知此時這件東西着落何方古董房的人也回過我多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便道老太太擺了幾天厭煩了就給了你們奶奶你這會子又問我来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老王家的送来你忘了或是問問你們奶奶合平兒平兒正拏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来回說交過来了現在樓上

放着呢奶奶已經打發過人出去說過給了這屋裡了他們發昏沒記上又来叨蹬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麽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麽好東西什麽沒有的物兒比那強十倍的東西也沒有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又愛上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鴛鴦笑道怨

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嗑上兩杯酒那裡清楚的許多一面說一面就起身要去賈璉忙也立身說道好姐姐再坐坐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了頭子怎麼不潗好茶來快拏乾淨蓋碗把昨兒進上的新茶潗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銀子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通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禮還有幾家的紅白大事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

支借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可怎樣呢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用不着的金銀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個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來賈璉笑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的起千數兩銀子的事只是他們的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氣我合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

忽有賈母處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們那裡沒找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早已醒了。聽他合鴛鴦借當。自己不便荅話。只淌在炕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了。賈璉笑道。雖然未應準。却有幾分成手。須得你晚上再合他一說。就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事。倘或說准了。這會說的好聽。有了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了。誰合你打飢荒去。倘或老太

太知道了。到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道。你說謝我什麼。賈璉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平兒在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謝的。昨兒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却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拏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罷了。賈璉笑道。你們也太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銀子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兩。只怕也難不倒你。不合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

要利錢真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背着我嚼說我的不少就差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王家可那裡來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叫我惡心了你們看着你們石崇鄧通把王家地縫子掃一掃就彀你們過一輩子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怕燥現有對証把太太合我的嫁粧細細的看看比你們的那一樣兒是配不上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兒就急了這有什麼這樣的你要使

一二百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有先拏進來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著含口墊背忙了什麼賈璉道何苦來這麼著不犯著這麼肝火盛鳳姐聽了又自笑道不是我著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著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坟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留下個男女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這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半晌方說道難為你想着想的周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纔用

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問道。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便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得女人。因要求太太房內的彩霞。不知太太怎麼樣就沒有計較得。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娘隨便自己揀女壻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筭門當戶對的。一

說去自然成的了。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著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我做成了。奶奶又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一試。誰知白討了一個沒趣。若論那孩子倒好。與我素日合意兒。是他心內沒有甚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合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

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點子事放在心上。待若不管只是看著他是鳳姐兒的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過不去。因說道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兒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帶著定禮。就說我的話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鳳姐看著旺兒家的便扭嘴。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個人去。叫他女人來。合他好說。更好些。雖然他

們必依。這事也不可太霸了。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施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旁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說了這事。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概都趕今年年底下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我的聲名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公道說我們還省些事不大得罪人。鳳姐冷笑道。我也是一場癡心白使了。我真果的還等錢作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

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合你姑爺一月的錢再連上四個了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子裡去了如今倒落了個放賬破落戶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偺們以後就坐著花花到多早晚兒再說這不是樣兒麼前兒老太太的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有那沒要緊的大銅錫器四五箱子拏出來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的

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倒有十來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幾年各人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奶奶太太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好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卻又不知名姓找我問他作

什麼他說娘娘打發来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位娘娘他說又不是俗們家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上来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的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太監来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彀了鳳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賈璉便躲入套間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来讓他椅上坐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

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来問舅奶奶家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兩過幾天就送過来鳳姐見說笑道什麼是送過来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都一齊送了過来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器這也提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是這樣記的清還我們不知還了多少了只怕沒有若有只管拏去因叫

旺兒媳婦来。不管那裡先支二百兩銀子来。旺兒媳婦會意說我纔到别處支不動纔来合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来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個金項圈拏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着。去了半日。果然拏了一個錦盒子来。裡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是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拏去果然拏了四百兩銀子来。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一半。那一

半命人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拏去辦八月中秋的節禮。那小太監便告辭。鳳姐命人替他拏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来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来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来張口一千兩。我畧應的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將来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三二萬銀子的財就好了。一面說話。一面平兒服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来。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来。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

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也未必保的長。將來有事。只怕未必不連累咱們。寧可疎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合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一個不知。賈璉道。横竪不合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真了是為了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又說些家道艱難。便趂勢又說人口太衆了。不如減些。好回回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

的老家人。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裡一年也省些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該使四個的便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太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是一件好事。又滋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裡議到這個上頭。前

兒官媒拏了個庚帖来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来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團聚忽然就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這事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二爺想的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来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屋裡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這會子誰閒着我打發個人去說一聲就說我的話就是了林之孝聽了答應着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頭吃酒賭

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們到底是一輩的事彩霞那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得越發出條的好了何苦来白蹧蹋他作什麼賈璉道他小子原會吃酒不成人林之孝道豈止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為我們看他是奶奶的陪房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罷了賈璉道我竟不知道這些事既這樣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子鎖起来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

孝出去。鳳姐晚間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他總不願意。見鳳姐親自合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承出來。鳳姐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道。我原要說的。打聽他小兒子太不成人。故還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給他老婆不遲鳳姐聽說。便說道。你聽見誰說他不成人。賈璉道。不過是家裡的人。還有誰。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的意。何況奴才呢。我纔已合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應了。難道又叫他來不要了不

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必退。明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裡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是與賈環有舊。尚未准令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貌醜陋。心中越發懊惱。生恐旺兒仗鳳姐之勢一時作成。終身為患。不免心中急躁。遂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與彩霞契合。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日調唆賈環去討。一則

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個了頭將来還有遷延着不説意思便丢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舍又見他妹子来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因説道且忙甚麽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了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書所以再等一二年趙姨娘道寶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爺難道還不知道賈政聽了忙問道是誰給的趙姨娘纔欲説只聽外面一聲響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夏雨冬風常不解其何自来何自去鴛鴦與司棋相哭發誓事已瓦釋水消及平地風波一起措手不及亦不解何自来何自去

第七十三回

賈母一席話。隱隱照起全文。便可一直叙去。接筆却置賊不論。轉出賭錢。接筆又置賭錢不論。轉出姦証。接筆又置姦証不論。轉出討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勢如怒蛇出穴。蜿蜒不就捕

第七十三回

癡了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趙姨娘合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塌了屈戍了吊下來趙姨娘罵了了頭兩句自己帶領了環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了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寶玉纔睡下了了環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門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了環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

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了來作什麼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這般如此在老爺前說了明兒你仔細老爺問你話說着回身就走襲人欲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裡寶玉聽了這話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兒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總無他策只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不相干也可以搪塞想罷忙披

衣起來要讀書心中正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內現有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帶註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是夹生的若平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子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經来因近来作詩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也未曾吩咐過讀的縱不知也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幾十篇這幾

石頭記 卷八

年来竟未曾記得半篇片語雖閑時也曾遍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苦工夫如何記得這是斷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亦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時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其中或一二股內或承題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游戲或悲感稍能動心悅意偶一讀之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温習這個又恐明日盤詰那個若温習

那個又恐盤詰這個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却帶累著一房了環們皆不能睡襲人麝月晴雯等幾人大的是不用說在旁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眼朦朧前仰後合起來晴雯因罵道什麼蹄子們一個個黑日白夜挺屍挺不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腔調來了再這樣我拏針戳你們兩下子說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了頭子坐著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裡驚醒恰正是晴雯說

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央說好姐姐姐姐我不敢了眾人都發起笑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都睡纔是你們也乏了該替換著睡去襲人忙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通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書上等過了這關由你再張羅別的去也不算悞了什麼寶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讀了沒有幾句麝月又斟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吃著因見麝月只穿著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麝月笑

指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心且畧對着他些罷。話猶未了。只聽金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墻上跳下來了。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的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脫此難。正好忽逢此驚。便出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粧病。只說唬着了。正中寶玉心懷。因而遂傳起上夜看門的人等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

了眼出去。想是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作人了。晴雯說別放狗屁。你們查的不嚴。怕得不是。還拏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人見的。寶玉合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唬的顏色都變了。滿身皆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的。難道依你們說就罷了不成。衆人聽了唬得不敢嘖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合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的衆人皆知。寶玉著了驚唬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

仔細搜查又一面吽查二門外鄰園墻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内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衆男人命仔細訪查一回細問内外上夜男女人等賈母聞知寶玉被唬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料到必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的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来請安鳳姐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賈母聽如此説都默無所荅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身子不好幾日園内的人比先放肆了

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小的頑兒不過為熬困近来漸次放蕩竟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一百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争鬪相打之事賈母忙説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来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鳳姐又病着所以没回只告許了大嫂子合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為要錢常事不過怕起

爭端殊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再保不住門户不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尋張不見李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作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相伴皆係了環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再有別事倘畧沾帶了關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比素常稍加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四個媳婦到來當著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命即刻拏賭家

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園中傳齊人一一盤問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合錢之多少原來這三個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眾人將為首

者每人四十大板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錢貶入坑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親戚又給他打了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着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媽媽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今日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他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大約這些奶媽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

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拏一個作法子恰好果然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各散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便往鳳姐處來閑話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尋衆姊妹閑談邪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會也就往園內散散悶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笑嘻嘻的走來手內拏着個花紅柳綠的東西低

頭一壁瞧著一壁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著邢夫人擡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癡了頭又得了個什麼狗不識兒這麼歡喜拏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来的與賈母這邊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活的一個了頭只因他生得體肥面濶兩隻大脚作粗活簡捷爽利其心性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言常在規矩之外賈母因喜歡他爽利便捷又喜他出言可以發笑便起名為獃大姐發悶時便引他取笑一毫無避忌因此又呌他作癡了頭

他總有失理之處見賈母喜歡他們依然不去責備這了頭也得了這個力賈母不喚他時便入園內来頑耍今日正在園內掏促織忽在山石背後得了一個五彩繡香囊極其華麗精緻固是可愛但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盤踞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癡了頭原不認得是春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来正要拏去與人瞧看是以笑嘻嘻的一壁看一壁走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

個說的巧真是個狗不識呢太太請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来一看嚇的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忽在山石背後撿了這個邢夫人道快休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纔是皆因素日是傻子以後再別提起這傻大姐聽了反唬的白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自己據在袖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至且不形於聲色且来至迎春室中迎春正因他

乳母獲罪自覺無趣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来了遂接入內室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偺們的人作出這事来什麼意思迎春低首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無法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拏出小姐的身分来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只等外人共知這是什麼意思再者只他去放頭兒還恐

怕他巧言花語借簪環衣服作本你這心活面軟的未必不周濟他些若被他騙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頭弄衣裳邪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對兒赫赫揚揚璉二爺鳳奶奶兩口子遮天蓋地百事周到竟通共這一個妹子全不在意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話說只好憑他罷了況且你也不是我養的你雖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該彼此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我想天下的

事也難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春丫頭也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如今你娘死了從前看來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丫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這可不是異事到是我一生無兒無女的一生乾淨也不能惹人笑話議論為高旁邊伺候的媳婦們便乘機道我們的姑娘老實仁德那裡像他們三姑娘伶牙俐齒會要姊妹們的强他明知姐姐這樣他竟不照顧一點兒邪夫人道連

架上匣內放著預備八月十五恐怕要戴呢姑娘就該問老奶奶一聲只是臉軟怕人惱如今正無著落明兒要都戴時獨咱們不戴是何意思呢迎春道何用問自然是他拏去暫借一肩兒我只說他悄悄的拏了出去不過一日半晌仍舊悄悄的送來就完了誰知他就忘記了今日偏又鬧出事來問他也無益綉橘道他何曾是忘記他是識准了姑娘的性格所以纔這樣如今我有了主意我竟走到二奶奶房裡將此事回了他或他著人去要或他省事拏出幾個

他哥哥嫂子還如是別人又作什麼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道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去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著又有探事的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綉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拏去當了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著呢叫問司棋司棋雖病著心裡却明白我去問他他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

錢來替他賠補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省些事罷寧可無事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娘怎麼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呢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乳母之媳王住兒的媳婦正因他婆婆得了罪來求迎春去討情聽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的主意去回鳳姐估量這事脫不去了且又有求迎春之事只得進來哭着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鳳

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稍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因總未撈過本來就遲悞了可巧今兒又不知誰走了風聲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是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下終究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從小兒吃奶的情分往老太太那邊去討個情面救出他老人家來纔好迎春先便說道好嫂子你趂早打了這妄想要等我去說情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

人。我自己愧還愧不過來。反去討臊。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討情是一件。莫絞在一處說。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王住兒家的聽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仗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益。偏偺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

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裡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項錢豈不白填了眼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作什麽白填了三十兩銀子。我且合你算一算。姑娘要了些什麽東西。迎春聽見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你不能拏了金鳳來。不必牽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們問時。我只說丟了。

也妨碍不着你什麽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吽繡橘倒茶來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作什麽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的錢這如今要准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麽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勉强過來幫着繡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寶黛玉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來安慰他走

至院中聽得兩三個人較口探春從窻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了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探春在內不勸而止遂趂便要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的迎春笑道沒有說什麽不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纔聽見什麽金鳳又是什麽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誰合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合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姐不是合

我們一樣有月錢的。一樣的用度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是由著奶奶媽媽們使。連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是算賬。不過是要東西。只說得一聲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過了頭兒。他賠出許多來。究竟姑娘何曾合他要什麽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合他要。必定是我們合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礙。何得帶累於他。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合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合

我的事也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我那邊的人。有抱怨我的。姐姐聽見也即同怨姐姐。是一理。咱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麽要什麽。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纍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王住兒媳婦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既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尚未散人的。拏出些來贖了。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著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

十分罪也只一人受去沒有砍兩個頭的理你依我竟是合二奶奶說去在這裡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去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使個眼色與待書待書出去正說話忽見平兒進来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遣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使眼色與二人令其不可遂以

別話分開探春見平兒来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的委屈平兒忙道姑娘怎麼委屈誰敢給姑娘氣受快吩咐我當時住兒媳婦慌了手腳遂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插口的理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来的幾時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房裡来的例呢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房裡沒禮的誰愛来就来平兒道都是你們的不是姑

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住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著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住兒媳婦。合他婆婆。仗著是媽媽。又瞧著二姐姐好性兒。如此這般。私自拏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揑造假賬折算。威逼著還要去討情。合這兩個了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吽。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後

就制伏我。並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樣今日說這話出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還不是大事。極好處治。但他現是姑娘的奶嫂。據姑娘怎麽樣爲是。當下迎春只合寶釵閱感應篇。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聞得。忽聽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麽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拏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

不要了。太太們要問。我若能隱瞞遮飾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沒有個為他們反欺誑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竟有個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眾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食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許多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哉。一語未了。只見一人進來。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一篇姦盜淫邪文字反以四子書五經公羊穀梁秦漢諸作起以太上感應篇結彼何心哉他深見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美如玉等語誤盡天下蒼生而大奸大盜皆從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結為五陰濁世頂門一聲棒喝也眼空似箕筆大如椽何得以尋行數墨繩之

探春處處出頭人謂其能吾謂其苦迎春處處藏舌人謂其怯吾謂其超探春運符咒固足役鬼驅神迎春說因果更可降狼伏虎

第七十四回

司棋一事。在七十一回叙明。暗用山石伏線。七十三回。用繡春囊在山石一逗便住。至此回可直叙去。又用無数曲折。漸漸逼來。及至司棋忽然頓住。結到入畫。文氣如黄河出崑崙。横流数萬里。九曲至龍門。又有孟門呂梁峡束。不得入海。是何等奇險怪特文字。令我拜服。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検大觀園　矢孤介杜絶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了迎春之言。正是好笑。忽見寶玉也来了。原来管厨房的柳家媳婦之妹。也在案內因園中有素與他不睦的。便又告訴出来。說柳家的合他妹子是夥計。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實賺了錢兩個人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得了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日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故走来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金星玻璃告訴了

寶玉。寶玉因思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来約同迎春去討。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来。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来時。都問你的病可好了。跑来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来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閑話。平兒便出去。那玉住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橫竪去贖了来。平兒笑道。你遅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去了就過去了。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趂早贖

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王住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說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我趕晚拏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作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這兩天可吃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掛着我剛纔又出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合他妹子通同開局凡他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就可閒一時

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些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自己反賺了一身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病好了我也作個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自不在心上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化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合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

劉纔吽過我去吽我不管那裡先遷挪二百銀子作八月十五日節間使用我回沒處遷挪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遷挪我白合你商量你就搪塞我說是沒地方了前兒那一千兩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合別人說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来要尋事奈何人鳳姐道那一日並無一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天笑道是了那日晚上送東西来的

時節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也来送漿洗的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見大箱子自然要問必是小了頭子們不知道說了出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了頭来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来衆了頭們慌了都跪下賭咒發誓說自来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說道他們必不敢多說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再別討沒意思因吽平兒把我的金項

圓挐来且暫押二百銀子来送去完事。賈璉道。越性多押二百。俗們也要使呢。鳳姐道。狠不用。我没處使錢。這一去還不知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挐去。吩咐一個人。叫了来旺媳婦来領去。一時挐了銀子来。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合平兒猜疑是誰走的風聲。竟擬不出来。鳳姐道。知道這事還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趂便。又造言生事。那邊正合鴛鴦結下讐了。如今聽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饞肚飽。没縫兒還要下蛆。如今有了這個因由。恐怕

又造出些原故来。又説些沒天理的話。也定不得。在你璉二爺還不妨。只是鴛鴦正經女兒。帶累他受委屈。豈不是俗們的過失。平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原看的是奶奶。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鴛鴦雖應名兒是他的私情。其實他是回過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孫男弟女多。這個也借。那個也借。到跟前都撒個嬌兒。合誰要去。因此只粧不知道。總鬧了出来。究竟他也無碍。鳳姐道。理雖如此。只是你我知道的便罷了。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一語未了。人報太

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為何事親來。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的小了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奉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光景。心內著慌。不知怎麼樣了。忙應了一聲。帶著眾了環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性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臺基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著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人含著淚。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

鳳姐拾起一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把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了空兒。誰知你也合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裡。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了頭拾著。不虧你婆婆遇見了。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裡來。鳳姐聽了。也變了顏色。忙問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妻。

餘者老婆子們要這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
自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你們又和
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
還合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撿得。倘
或了頭撿著。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了頭
們撿著出去。說是園內撿著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
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
便倚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
理。我也不敢辯我並沒有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

太太細詳其理。這香袋是外頭僱工做的。請看帶子
穗子。一概是賣貨。若是內工繡的。自然都是好的。我
便年輕不尊重些。也不要這勞什古子。此是一。二者
這東西也不是常帶著的。我總有也只好在家裡。焉
肯帶在身上各處去。況且又在園裡。個個姊妹我們
都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
們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雖年輕不尊重。亦不能糊
塗至此。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的媳婦。算起奴才
來。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了。況且他們也常

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身上的四則除我常在園裡之外還有那邊太太常帶幾個小姨娘們來如嫣紅翠雲等人皆係年輕他們更該有這個還有珍大嫂子他也不算甚老他也常帶過珮鳳等人來焉知又不是他們的五則園內丫頭太多保的住個個是正經的不成焉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著出去或借著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可以下保

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大家子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拏話激你但如今卻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給我瞧說是從傻大姐手裡得的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眾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查纔得確實總然訪不著外人也不得知道這叫作胳膊折了在袖內如今惟有趁著賭錢的因由草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

個人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內以查賭為由再如今的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閒出事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裁革不但姑娘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合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難纏咬牙的拏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的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也不用遠比只說你林妹妹的母親未出閣時是何等

嬌生慣養是何等金尊玉貴那時像個千金小姐的體統如今這幾個姊妹不過比人家了頭略強些罷了通共每人只有兩三個了頭像個人餘者總有四五個小了頭子竟是廟裡的小鬼如今還要裁革了去不但於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窮不至此我雖無受過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寧可我省些別委屈了他們以後要省儉先從我來倒使得你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地訪拏這事要緊鳳姐聽

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來興兩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保善家的走來方纔正是他送了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了打聽此事十分關切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你也進園來照管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王保善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環們不大抽奉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他們的

事故又尋不著恰好生出這樣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見王夫人託他正撞在心坎上連忙應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說論理這事早該嚴禁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子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當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是有的本是常情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嬌貴些你們該勸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導尚且不是何況他們王保善家

的道別的都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寶玉屋裡的晴雯丫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的樣兒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個吊眼睛來罵人妖妖嬈嬈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的心裡狠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

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眾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狠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王保善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若有這個也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況且又出來了這事好好的寶玉倘或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

到園裡去。只說我說的話。叫他們留下襲人麝月服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你即刻快來。你不許合他說什麼。了頭子答應著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這些了環皆知王夫人最惡喬粧艷飾語薄言輕者。故晴雯不敢出頭見王夫人。今因連日不自在。並無十分粧飾。自為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亸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容面貌。却正是上月的那人。

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天真爛熳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辭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個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且放著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詫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著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他便不肯以實言對。只說我不大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合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

只問襲人麝月兩個人。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作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笨。不能服侍。老太太罵了我一頓。說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麼。我聽了這話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寶玉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閑著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

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自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實。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保善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去罷。站在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拏手巾握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

姐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我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到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保善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著邢夫人生事總有千百樣的言辭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著王保善家的道太太且請養息身體要緊這些小事只管交給奴才如今要查這個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猛不防帶著人到各處丫頭房中搜尋一遍想來誰有

這個斷不單只有這一個自然還有別的東西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的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保善家的便請鳳姐同入園喝命園門皆鎖上從上夜的婆子處抄揀起來不過抄揀出些多餘剩下蠟燭油等物王保善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明兒回過

太太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了頭們房内去因迎向鳳姐問是何故鳳姐說丢了一件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保善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吽本人来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来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是平常動用之物隨放

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方欲代晴雯開只見晴雯挽著頭髮闖進嗡啷的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著底子朝上往地下盡情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王保善家的也覺沒趣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往別處去鳳姐道你們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東西來難回話去衆人都道都細細的翻著看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的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

時物件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是如此偺們就往別處去說著一逕出來因向王保善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不得的王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來鳳姐笑道我也這樣說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下了忽報這些人來也不知為何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許起來只說睡著罷我們就走這邊且說些閑話那個王保善家的帶了衆人到丫環房中也

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在紫鵑房中抄出寶玉常換下來的兩副記名符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扇套之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寶玉往年往日手內曾拏過的王保善家的自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合他們從小兒一處混了幾年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這也不算什麽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算不清要問這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王保

善家的聽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又到探春房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著了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丫環們秉燭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丢了一件東西○訪查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越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著呢○說著○便命丫環們把箱一

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何必生氣○因命丫環們快快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著替待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卻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著○一針一綫○他們也沒的收藏○要搜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

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已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真抄了。偺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百足之虫雖死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

笑道。既是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到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便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那王保善家的本是個心內無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自為衆人沒眼力沒膽量罷了。那裡有一個姑娘。

就這樣起来況且又是庶出便敢怎麽他自恃是陪房連王夫人尚且另眼相看何況别人令兒見探春如此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獻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麽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别瘋瘋顛顛的了一語未了只聽拍一聲響王家臉上早著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時大怒指著王保善家的問道你是什麽東西敢来拉扯我的衣服我不過看著太太的面

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專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樣好性兒由著你們欺負他就錯了主意你来搜揀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拏著我取笑兒說著便親自解衣卸裙拉著鳳姐兒細細的翻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上鳳姐平兒等忙與探春束裙整袂口内喝著王保善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的起来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勸探春休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性早

一頭碰死了。不然。豈許奴才來我身上翻賊贓呢。明兒我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然後過去給大娘陪禮。該怎麼。我就領。那王保善家的討了個沒意思。在窗外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捱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探春喝命丫環道。你們聽着他說話。還等我合他對嘴去不成。待書等聽說。便出去說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你的造化了。只怕你舍不得去。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

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這還算笨的。背地裡就只不會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待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只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暖香塢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環們房中一一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紀尚幼小。嚇的不知當怎樣。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金

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為查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鞾襪等物入畫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珍大爺賞我哥哥的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著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著的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帶他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這話若果是真呢

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的什麼不可以傳遞呢這到是傳的那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扯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合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拏我合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是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次方可我們這裡人多若不拏一個人作法那些大的聽見了又

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若依他我就不依鳳姐道我看
他素日還好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
並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
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肯合這些了頭們鬼鬼祟祟
的這些了頭們也都照顧他鳳姐聽了便命人記下
將東西且交與周瑞家的暫拏着明日對明再議於
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處來迎春已經睡着了衆人
叩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了環
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保善家的外孫女鳳姐倒要

看看王家私藏不私藏遂留神看他搜揀先從別人
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搜了一會王
保善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關箱周瑞家的
道且住這是什麼說着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棉襪
並一雙緞鞋來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
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一總遞與鳳姐看鳳姐
因理家事每每看帖並賬目也頗識得幾個字了便
看那帖子是大紅雙喜箋帖面上寫道上月你來家
後父母已覺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

你我之意愿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得說話千萬千萬再賜香袋二個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畧表我心千萬收存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畢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保善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兄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中已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著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故寫的賬目不成個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不算過來你是司棋的姥姥他的

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保善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是他姑表兄弟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著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一跳這王保善家的一心只要拿人錯兒不想反拿住他外孫女兒又氣又燥周瑞家的等人又都問著他道你老可聽見了明明白白再沒的說了如今據你老人家該怎樣這王保善家的只恨沒地縫兒鑽進去鳳姐只瞧著他嘻嘻的笑向

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你們老娘操一點心他鵶鵲不聞的給你們弄個好女婿來大家倒省心周瑞家的也笑著湊趣兒王保善家的氣沒處洩自己回手打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著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裡衆人見這般俱笑了個不住又半勸半諷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之心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裡去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來帶了人拏了賍証回來且自安歇等待明日辦理誰知

到夜裡一連起來幾次下面血淋不止至次日便覺身體軟弱頭目發暈遂撑不住請太醫來胗脉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奶係心血不足虛火入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卧好眠胃弱土虛不思飲食聊用升陽降火養榮之劑寫案畢遂開了幾樣藥名不過是人參當歸黃耆等類之劑一時退出有老嬤嬤們拏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事暫且不理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會到園中去又看過李紈纔要望候衆姊妹們去忽

見惜春遣人来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去惜春便將昨晚之事細細告訴與尤氏又命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来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是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塩竟成了私塩了因罵入畫糊塗脂油朦了心的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環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着鳳姐姐帶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邊的人鳳姐姐不帶他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来的却好快帶了他去或

殺或賣我一概不管入畫聽說又跪下哭求說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情分好歹生死在一處罷尤氏合奶娘等人也都十分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了下次再不敢的從小兒服侍你一塲到底留着他為是誰知惜春雖年幼却天生成一種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獨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丟了他的體面咬定牙斷乎不肯更又說的好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已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我每日風聞得有人背地裡議論多少不堪閑話我

若再去連我也編派上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議論我們就該問著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著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惱好歹自有公論又何必去問人古人說的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勗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勾了不管你們從此後你們有事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

說這四了頭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方纔這篇話無原無故又不知好歹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卻又能寒人的心衆媽媽笑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卻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幾個字所以都是些傻子看著明白人倒說年輕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榜眼古今第一個才子我們是糊塗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狀元榜眼難道就沒有糊塗的不成可知他們更有不能了悟的更多尤氏笑道你道好纔是才子

這會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悟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畫了。尤氏道。可知你是心冷口冷的人。惜春道。古人曾說的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我。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見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激烈。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令見惜春又說這句。因按捺不住。因問惜春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到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

是千金萬金小姐。我們以後就不敢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清靜。尤氏也不答言。一逕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諸院皆宴息。獨探春秉燭以待。大有隄防。的是幹才。須另置一席款待。

鳳姐喜事。忽作打破虛空之語。惜春年幼。偏有老成練達之操。世態何常。知人其難。

第七十五回

賈珍居長不能承先啟後丕振家風兄弟問柳尋花父子呼么喝六賈氏宗風其墜地矣安得不發先靈一嘆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回道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麼機密事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令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麼瞞人

的事情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近日也畧覺清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一二人來說些閒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往日和藹可親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這半日可曾在別處屋裡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揀了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我也不餓李紈道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麪倒是對碗來你嚐嚐說畢便吩咐人去對茶尤氏

仍出神無話跟的了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兒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洗一洗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来取自己粧奩素雲一面取来一面將自己的脂粉拏来笑道我們奶奶不嫌髒這是我的噥着用些李紈道你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麽公然拏出你的来幸而是他若是别人豈不惱呢尤氏道這又何妨自来我每逢過来誰的沒使過今日又嫌髒了一面說一面盤膝坐在炕上銀蝶上来忙代為卸去腕鐲戒指又將一大袱手巾蓋在下截將衣服

護嚴小了環炒豆兒捧了一大盆温水走至尤氏跟前只彎腰捧著銀蝶笑道說一聲沒權便的說一個葫蘆就是個瓢奶奶不過待咱們寬些在家裡不管怎樣罷了你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當着親戚也只隨便罷了尤氏道你隨他去罷橫豎洗了就完事了炒豆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上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的假禮假體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彀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知他已知昨夜之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作事就竟彀使了尤氏道你倒問

我你敢病著死過了去一語未了。人報寶姑娘來了。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忽然一個人走來。別的姊妹都怎麼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媽媽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著老人家夜裡作伴兒。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著尤氏笑。尤氏也只看著李紈笑。一時

尤氏洗沐畢。大家吃麵茶。李紈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媽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著。不能親自來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然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寶釵道。落什麼不是呢。這也是通融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來。你合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姑娘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

著人報雲姑娘合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的。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叫人攆的。不如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必要死住著。纔好。偺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多磞著你姊妹們的氣頭兒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竈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惜了

頭也不犯囉唣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畏事不敢多言。因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畏頭畏尾的。實告訴你罷。我昨兒把王保善的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著了罪呢。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因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日怎的抄揀怎的打他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之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僻性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

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
我奶媽子出去打聽王保善是怎樣回来告訴我說
王保善家挨了一頓打嗔著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
倒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作且再
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荅一時估量著前頭
用飯湘雲合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
了李紈往賈母這邊来賈母坐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
因何獲罪如今抄没了家產回京治罪等語賈母聽
的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来了因問從那裡来的可

知鳳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樣尤氏便忙回道今
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偺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
量偺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經王夫人道都已齊
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
冷賈母道多穿兩件衣裳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
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早有媳婦丫環們擡過
飯桌来王夫人尤氏等忙上来幇著捧飯賈母見自
已的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個大捧盒內捧了幾樣
菜来便知道各房另外孝敬的舊規矩賈母因問都

是些什麼上幾次我就吩咐過如今可以把這些蠲了罷你們還不聽如今比不得先輻輳的時光了鴛鴦忙道我說過幾次都不聽也只得罷了王夫人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麵筋豆腐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來賈母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都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同寶琴對面坐下待書忙取出碗來鴛鴦又指幾樣菜道這兩樣

看不出是什麼東西是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嚐了兩點便命將那兩樣着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以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然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問有稀飯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這碗筍合這盤風醃菓子狸給顰兒寶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你就

来吃了罷尤氏答應著待賈母洗手漱口畢賈母便
下地合王夫人說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寶琴二人
也起来了笑道失陪尤氏笑道剩我一個人大排桌
不慣賈母笑道鴛鴦琥珀来趂勢吃些又作了陪客
尤氏笑道好好好我正說呢賈母笑道看著多多的
人吃飯最有趣的又指銀蝶道這孩子也好也来同
你主子一塊兒来吃等你們離了我再立規矩去尤
氏道快過来不必粧假賈母背著手看著取樂因見
伺候添飯的手內捧著一碗下人的米飯尤氏吃的

仍是白杭飯賈母問道你怎麼昏了盛這個飯来給
你奶奶那人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
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著頭做帽子了
要一點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回道這一二年水旱
不定田上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
了所以都可著吃的多少關去生恐一時短了買的
不順口賈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
来了衆人都笑起来鴛鴦道既這樣你就去把三姑
娘的飯拏来添也是一樣就這麼笨尤氏笑道我這

個就彀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彀了。我不會吃的。
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著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
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
候。賈母說黑了。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大門
前上了車。銀蝶坐在車沿上。眾媳婦放下簾子來。便
帶小了頭兒們先直走過那邊大門口等著去了。因
兩府之門相隔沒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來往不必
定要周備。況黑夜之間。回來的遭數更多。所以老嬤
嬤帶著小了環只幾步便走了過來。兩邊大門上的

人。都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上也不
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廝挽轅拽輪。輕輕的便推拽
過這邊臺基上了。於是眾小廝退過獅子以後。眾嬤
嬤打起簾子。銀蝶先下來。然後挽下尤氏來。大小七
八個燈籠照的十分真切。尤氏見兩邊獅子下四五
輛大車。便知是來赴賭之人。遂向銀蝶眾人道。你看
坐車的是這樣。騎馬的還不知有幾個馬。自然在棚
裡拴著。咱看不見。也不知他娘老子掙下多少錢與
他們這麼開心。一面說。一面已到了廳上。賈蓉之妻。

帶家下衆媳婦了頭們也都来秉燭接了出来尤氏道成日家我要偷著瞧瞧也沒得便今兒到巧就便打他們窓户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提燈籠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小子們不要失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来至窓下只聽裡面稱三賛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著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来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際便生了個破悶之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来較射因說

白白的只管亂射終無裨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壞了式様必須立個罰約賭個利物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起飯後来射鵠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来的皆係世襲公子人人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闘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遊蕩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来射箭不便獨擾賈蓉一人之意於是天天宰猪割羊屠雞戮鴨好是臨潼闘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的好廚役好烹宰不

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悞矣武事當亦該習況現在世族也命賈環賈琮寶玉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著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一次便漸次以歇背養力為由。晚間或抹牌賭個酒東而已。至後漸次賭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鬬葉擲骰。放頭開局。日夜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名有些便益。巴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事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素

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胞弟。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濫漫使錢。待人無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飲者只亦不去親近。無論上下主僕。皆出自一意。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傻大舅。薛蟠更是早已出名的獃大爺。今日二人都湊在一處。都愛搶新快爽利。便會了兩家在外邊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幾家在當地下大桌子上打么番。裡間又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

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若成丁的男子到不了這裡故尤氏方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七八歲優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扮的粉粧玉琢的今日薛蟠又輸了一賬正沒好氣幸而擲第二賬完了算來除翻過來倒贏了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的也作了賬等吃呢打么番的未清且不肯吃於是不顧先放下一大桌賈珍陪着吃命賈蓉落後陪那一起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孌童吃酒又

命將酒去敬那傻舅傻舅輸了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醉意嗔着兩個孌童只趕着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就是這樣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不沾過只不過這一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都說狠是狠是果然他們風俗不好因喝道快敬酒陪罪兩個孌童都是演就的局套都跪下奉酒說我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勢就親近便是活佛活仙一時沒了

錢勢也不許理他。況且我們又年輕又居這個行次。求舅太爺體恕些。我們就過去了。說着便擧着酒俯膝跪下。那大舅心裡雖軟了。只還故作怒意。衆人又勸道。這孩子是實情話。說得倒是。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這樣起來。若不吃這酒。他兩個怎敢起來。邢舅已掌不住了。便說道。若不是衆位說我再不理。說着。方接過來一氣嗑乾了。又斟了一碗來。這大舅便酒勾往事。醉露真情起來。乃拍案對賈珍嘆道。怨不得他們視錢如命。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

若提起錢勢二字。連骨肉都認不得了。老賢甥昨日我和你那邊的令伯母賭氣。你不知道麼。賈珍道。不曾聽見。邢大舅嘆道。就為錢這件混賬東西。利害。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遭邢夫人棄惡。扳出怨言。因勸道。老舅你也太散漫些。若只管花去。有多少給老舅花的。邢大舅道。老賢甥你不知我邢家底裡。我母親去世時。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年長出閣。一分家私都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姊雖也出閣。他家甚也艱窮。三家姊尚在

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保善家掌管便来要錢也非要的是你賈府的我邢家家私也就彀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所以有寃無處訴賈珍見他酒後絮絮叨叨恐被衆人聽見不雅連忙用言語去解釋這外面尤氏等聽的十分真切乃悄悄向銀蝶道你聽見了這就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憐他親兄弟還是這麽樣可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再往下聽時正值打么番的也歇住了要吃酒因有一個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老舅我們竟

不曾聽得明白且告訴我我替評評這理邢德全見問便把兩個孌童不来理輸的只去趕贏的話告訴了一遍這個年少的就誇道這樣說来原實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且問你兩個舅太爺輸了的不過是銀子錢並沒有輸丢了指頭你怎麽就該不理他了衆人聽了都大笑起来連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等沒廉恥的小挨刀的纔丢了腦袋骨子就胡唚嚼毛的若再灌喪下些黃湯去還不知再唚出些什麼東

西来呢一面説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這裡賈珍直至四更時方纔散了就往佩鳳屋裡去了次日起来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預偹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你請你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荅應去了回了尤氏尤氏只得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又来説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説偺們是孝家明日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到好可以大家應應景兒吃些瓜菓酒餅尤氏道我到不願出門那邊珠大奶奶病了鳳了頭又睡倒了我再

不過去越發没了人了況且他又不得閑應什麼景兒佩鳳道爺説了今兒已辭了衆人直等十六纔来呢好歹定要請奶奶吃酒尤氏道請我我没得還席佩鳳去了一時又来道爺説連晚飯也請奶奶吃好歹早些回来呌我跟了奶奶去尤氏道這樣早飯吃什麼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説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已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説外頭有兩個新来的南京人到不知是誰説話之間賈蓉之妻也梳粧了来見過少時擺上飯尤

氏在上。賈蓉之妻在下。婆媳二人吃畢。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榮府。至晚方回。果然賈珍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餘者菓菜亦不可勝記。就在彙芳園中叢綠堂上。屏開孔雀。褥設芙蓉。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上下如銀。賈珍要行令。尤氏便叫佩鳳等四人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益發高興。便命取了一竿紫竹簫。命佩鳳吹簫。文化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散魂飛。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

有三更時。賈珍酒已八分了。大家飲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悚然疑畏起來。賈珍忙厲聲叱咤。問誰在那裡。連問幾聲。並無有人答應。尤氏道。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著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一時只聽得一陣風聲。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閣房槅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眾人都覺毛髮悚然。賈珍酒已醒了

一半只比别人撑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大没興頭起来免強又坐了一會就歸房安歇了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帶領衆人開祠堂行朔望之禮細看祠内都仍照舊好好的並無異怪之跡賈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閉上門照舊鎖上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来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内坐着説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来了都一一見過説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在進門杌子上坐了賈

母問道你兄弟這兩日箭如何了賈珍道大長了不但式樣好弓也長了一個力賈母道這也夠了且别貪力仔細努傷賈珍答應是賈母道昨日送来的西瓜月餅皆好賈珍道月餅是新来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賈母道此時月上了咱們且去上香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来園之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大燈嘉蔭堂前月臺上焚着斗香秉着風燭陳獻着瓜餅各色菓品邢夫人等一干女客皆在裡面久候

正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亭上去衆人聽說忙着到那裡去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王夫人等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子上去賈母道天天有人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疎散疎散筋骨於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路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燈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

隨不過百餘步至主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坐廠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於亭前平臺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桌椅形勢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居中賈母坐下左垂手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垂手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偺們人也甚少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幾個來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家裡去應景不

好来的如今吽女孩子們来坐在那邊罷於是將迎探惜三個請出来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来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在手中飲酒一杯罰笑話一個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皆要聽是何笑話賈政見賈母喜悅只得說方欲說時賈母道若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道只得一個若不笑只好愿罰了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

賈母道這必是好的賈政道若好老太太多吃一杯賈母道自然賈政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日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幾個朋友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就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来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舔未免噁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就這麼輕狂嚇的男人忙跪下說並不是奶奶脚臭只是昨晚吃多了黄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

日有些作酸的賈母衆人都笑了賈政忙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又擊鼓從賈政傳起可巧傳至寶玉鼓止因賈政在坐自是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內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管油嘴貪舌更有不是不如不說的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再限別的罷了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詩若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好好仔細賈母忙道

好好的行令如何又作詩賈政道他能的賈母聽說就命快作叫取了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等樣堆砌字眼要另出已見試試你這幾年的心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赦看道是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大不好便問怎麽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便說難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就罷了他能多大定要他作才子不成這就該獎勵他以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

回頭命個婆子出去吩咐書房內小子們把我海南帶来的扇子取兩把給他寶玉忙拜謝仍舊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了一首遞與賈政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聽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賞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来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来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針灸就好了

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即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甚遠怎麼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可知道天下的父母的心偏得多呢衆人都笑起来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見便知自己失言冒撞賈母疑了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行起令来不料這次花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其脾胃中不好務正也與寶玉一樣故每常也好看些詩詞

專好奇詭仙鬼一路。令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使也拾取紙筆立揮一絕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是詞句中略帶着不樂讀書之意。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氣。總屬邪派。將來都是不由規矩準繩一起下流貨。妙在古人云有二難。你兩個也可稱二難了。只是你兩個的難字。却要做難以教訓的難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以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說的賈赦都笑了。賈赦因要詩瞧一遍。

連聲贊道好。這詩據我看去。甚有氣骨。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螢火。一日蟾宮折桂。方得揚眉吐氣。咱們的子弟。都原該讀些書。不過比人畧明白些。可以看得過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不失咱們侯門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取了自己的頑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頭笑道。以後就這樣作法。方是咱們的口氣。將來這世襲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襲呢。賈政聽說。忙勸道。不過他胡謅如此。那

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上酒又行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賈赦聽了方止了令大家共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出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下回有一篇極清雅文字下幅有半篇極整齊文字故先叙搶快摸牌沉湎冒色爲反振有駿馬下坡鷙鳥将翔之勢

看聚賭一段宛然宵小羣居終日圖看賞月一段又宛然望族序齒燕毛錄說火則熱而說氷則寒文心固無所不可

第七十六回

此回着筆最難。不叙中秋夜宴則漏。叙夜宴又與上元相犯。不叙諸人酬和則俗。叙酬和又與起社相犯。諸人在賈政前吟詩。諸人各自為一席。又非禮。既叙夜宴。再叙酬和。不漏不俗。更不相犯。雲行月移。水流花放。別有機括。深宜玩索。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為一席眾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坐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著少了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偺們隨性都請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

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夫妻母子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有些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大家團圓却又不便請他娘兒們來說說笑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了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的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拏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

為此所以我纔高興拏大杯来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来因夜深體乏不能飲酒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盡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罽毡鋪於堦上命人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中天比先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来吩咐說音樂多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吹起来就彀了說畢剛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便走来

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那媳婦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蹩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趁著便兒你就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與老祖宗吃一夜賈母說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們小夫妻家今夜也要團圓團圓如何為我就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年輕已經十来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

且孝服未滿陪著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團圓之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狠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公轉眼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到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你就率性別去陪著我罷你叫蓉兒媳婦他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蓉妻荅應著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賈母仍帶眾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暖酒來正說著閑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嗚咽咽悠悠揚揚吹出笛聲來趂著明月清風天空地

靜真令人煩心頓解萬慮齊消都肅然危坐默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賛不已於是遂又斟上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眾人笑道實在好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著我們也得開心胸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中越慢的吹來越好說著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油的松穰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慢的吃了來再細細的吹一套媳婦們荅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瞧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

右脚面上白腫了些如今服了藥疼得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得賺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因就將方纔賈赦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聽王夫人等因笑說勸道這原是酒後說笑不留心也是有的豈有敢說老太太之理自當解釋纔是只見鴛鴦拏了軟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個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令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天亮纔歇命斟酒來一面戴了兜巾披了斗蓬大

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嗚嗚咽咽裊裊悠悠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賈母年老帶酒之人聽此聲音不免有觸於心禁不住墮下淚來衆人此時也都不禁淒涼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且住了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兒說與老祖宗解解悶賈母勉強的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是一個眼睛二

兒子是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四兒子是個啞叭正說到這裡只見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着之態尤氏方住了忙合王夫人輕輕請醒賈母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也不辜負這月色賈母道那裡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實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夜

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可倒要費心只有三丫頭可憐見兒的尚還等着呢你也去罷我們要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預備下竹椅小轎便圍着斗蓬坐上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衆媳婦收杯盤碗箸時少了一個細茶杯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誰失手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拿了磁瓦子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了只怕是跟姑娘們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是問問他們去一語未了

提醒了這管傢伙的媳婦因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拏着的我去問他去隨着便去找時到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鵑合翠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媳婦道我來問那一個茶杯往那裡去了你們倒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倒茶給姑娘吃的轉眼回頭就連姑娘都不見了那媳婦道太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合紫鵑道斷乎沒有悄悄的睡覺之理只怕在那裡走了走如今見老太太走了趕

過前邊送去了也未可知我們且往裡邊找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杯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麼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忙了明兒就合你要罷說畢回去仍查收傢伙這紫鵑合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提原來黛玉合湘雲二人並未曾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似當年熱鬧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覺對景感懷自去俯欄垂淚寶玉近日因晴雯病勢甚重諸事無心王夫人再三遣他去睡他

便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著惱。也無暇遊玩。雖有惜春迎春二人。便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景象自苦。我也合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姊妹天天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可是說的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作。咱們兩個聯句來。明

日着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不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那沿山坳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作凸碧山。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作凹晶館。這凹凸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只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兩處。有愛那山高

月小的便就這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窪迭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有陸放翁用了凹字說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但放翁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實合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這是後来我們大家把沒有名色的也都擬出註了出来寫了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進去與

大姐姐瞧了他又出来命給舅舅瞧過誰知舅舅倒喜歡起来又說早知道這樣那日就該叫他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看說着二人便同下了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因這幾間就在此山懷抱之中乃凸碧山庄之退居因低窪而近水故顏其館曰凹晶溪館因此處房宇不多且又矮小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今日打聽得凸碧山庄人應差與他們無干這兩個老

婆子關了月餅菓品併犒賞的酒併各色的菜二人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湘雲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這捲棚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坐上船吃酒倒好這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

這也罷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古人說的不錯說貧窮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稱心告訴他說竟不能稱心他也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了就如咱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也忝在富貴之鄉只你我就有許多不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得稱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寶玉探了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皆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是旅居客寄之人湘雲聽說恐怕黛玉又傷感起來忙道休說這些閒話

偺們且聯句正說間只聽笛聲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偺們的詩興偺們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偺們數這個欄杆的直柱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根就用第幾韻若十六根便是一先起這可新鮮湘雲笑道這到別致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笑道偏又是十三根元字這韻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押的穩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

要試試偺們誰強誰弱只是沒個紙筆記湘雲道不妨明日再寫只怕這一點記心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黛玉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只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

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對的比我的好○只是這一句又說熟話了○就該加上勁說了去纔好○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是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

你看了來再說○湘雲道○這也難不倒我○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笑道○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咱們對查出來大家再說○這會別躭悞了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你了○省了多少力○這樣現

成的韻被你得了。只是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金萱麼。再要鋪陳些富麗的話方是方纔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酕醄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道。下句好只是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卻好了。下句又溜了。只管拏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麼。不如說偺們。只得聯道。

歌吟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景或敲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說這時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麼押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背手
想了一想笑道彀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幾乎敗了
因聯道
庭烟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

的這會繞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
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何樹要查一查寶姐
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開夜合的我信
不及倒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
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確這也罷了只是
秋湍這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
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
句了因想了一想聯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說。這句對的也還好。只是下一句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单用寶婺来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擣。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待帝孫。　　虛盈輪莫定。

黛玉笑道。又用比興了。因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将涸。

湘雲方欲聯詩。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在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罷。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的水響一個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戛然一聲。却飛起一個白鶴来。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来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這個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窗燈燄已昏。　　寒塘渡鶴影。

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道。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麽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況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著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得意。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花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花魂

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著。不該作此過於淒楚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竟還未得。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淒了。不必再往下聯。若底下只這樣。反不顯這兩句了。倒覺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到唬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的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走到這裡

忽聽見你兩個聯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我聽見這一首詩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喪凄楚此亦關人之氣数而有所以我出来止住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滿園的人想已睡熟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着了快同我来到我那裡吃杯茶去罷只怕天就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来至攏翠庵中只見龕燄青青爐香未盡幾個老嬤嬤也都睡了只有小丫環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

喚他起来現去烹茶忽聽叩門之聲小丫環忙去開門看時却是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嬤嬤来找他姊妹兩個進来見他們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子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纔到了那山坡底下小亭裡找時可巧上夜的睡醒了我就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人說話後来又添了一個人聽見大家說往庵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小丫環引他們那裡去坐着歇歇吃茶自己都取了筆硯紙墨出来方纔的詩叫他二人念

着遂從頭至尾寫出來黛玉見他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若不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搪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可改正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不敢妄改評贊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的警句已出再若續時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無見妙玉作過詩令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的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法到底還該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

石頭記 卷八

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偺們的閨閣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有凄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鎖金鼎　脂冰膩玉盆
簫增嫠婦泣　衾倩侍兒溫
空帳懸文鳳　閑屏掩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歧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雞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若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思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中秋夜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

黛玉湘雲皆贊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舍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卻天天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想已快天明了倒底要歇息歇息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環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裏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裏還有人等著咱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裏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起來不如鬧林姑娘

一夜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盥漱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一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来覆去。黛玉因問道。你怎麽還沒睡着。湘雲笑道。我有擇席的病。況且去了困。只好躺躺罷。你怎麽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並非今日。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

却是你病的原故。所以不知是什麽。下回分解。

總評

詩詞清遠閑曠。自是慧業才人。何須贅評。須看他衆人聯句填詞時。各人性情各人意見。叙来恰肖其人。二人聯詩時。一番譏評。一番嘆賞。叙来更得其神。再看漏永吟殘。忽開一洞天福地。字字出人意表。

只一品笛。疑有疑無。若近若遠。有無限逸致。

第七十七回

司棋一事。前文著實寫來。此却隨筆收去。晴雯一事。前文不過帶敘。此却竭力發揮。前文借晴雯一襯。文不寂寞。此文借司棋一引。文愈曲折。

第七十七回

俏丫環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的病已比先減了些雖未大愈然亦可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来配調理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命人取時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包鬚末出来王夫人焦躁道用不著偏有但用著了再找不著成日家我說呌你們查一

查都歸攏在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撂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起来得多少換買来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来尋了些去太太都給過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一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了幾包藥来說我們不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是些什麼東西並無有一枝人參在內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来說也只有些參羔蘆鬚雖有幾枝也不是上好的每

日還要煎藥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邢夫人說因上次沒了，纔往你太太那裡去尋。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自過来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去當日所餘的，竟還有一大包，皆是手指粗的。遂稱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来交與周瑞家的拏去，命人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得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記號了来。不一時，周瑞家的拏了来說：這幾包都各包好記上名字了。但這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三十換也不能

得這樣的，就只是年代太陳了。這東西與别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了一百年後，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已成了朽株枯木，也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不拘好歹，再換些新的倒好。王夫人低頭半日，方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来罷。也沒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說給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的人們，揀好的換二兩来。倘或一時老太太再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座，乃笑道：姨媽

且住如今外頭買的人參都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作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攙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合參行交易如今我合媽媽說了叫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合參行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不妨偺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就難為你自走一遭更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好的歹的不知給了人多少

這會子輪到自己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偺們比不得那沒見識面的人家得了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這話很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來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個下落周瑞家的已合鳳姐等人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聽了雖驚且怒却又作難因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

那邊太太嗔著王保善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只好裝個忘了日久平靜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是咱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贓証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再指個丫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豈不反就擱了倘或那丫頭瞅空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個偷懶

的樣兒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咱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了吩咐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中回迎春道太太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太太太已賞了他娘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挑好的給姑娘使說着便令司棋打點出去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舍之意因前夜已聞得別的丫頭悄悄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舍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迎春

能保救下的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做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麽連一句話也沒了周瑞家的等說道你還想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子裡的人了依我們的話好快快收拾了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含淚道我知道你幹了什麽大不是我若說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麽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

將來終有一散不如你各自去罷周瑞家的道倒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與迎春磕頭合衆姊妹作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姑娘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塲迎春亦含淚荅應說你放心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命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拏著走了沒幾步後頭只見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眼淚一面遞與司棋一個絹包兒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塲如今一旦分離這個與

你作個念想兒罷。司棋接了。不覺又哭起來。又合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又哭告道。嬸嬸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這幾年好了一塲。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些事。便是不得已的。况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有工夫聽他們的這些話。因冷笑道。我勸你走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裡爬出來的。辭他們作什麼。他們

看你的笑聲兒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的罷了。難道就算了不成。依我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到後角門出去了。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而入。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抱著些東西。料著此去又不能來了。因聞得昨夜之事。又因晴雯之病。是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知是為何。昨日又見入畫已去。又見司棋出來。不覺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皆知寶玉素日行為。又恐嘮叨悮

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好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一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尊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作不得主你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却怎麼的好周瑞家的聽了寶玉之言忙發躁向司棋道如今你已是有事的人不是伏侍小姐的了若不聽話我就打得你了別想著往

日有姑娘護著任你們作耗越說著你還不好好兒的走如今又合小爺們拉拉扯扯的成個什麼體統那幾個媳婦不由分說拉著司棋就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急的只瞪著他們看看已去遠了方指著恨道奇怪奇怪只嫁了一個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的婆子們聽了也不禁笑起來說道這個寶二爺說的也不知是些什麼也不知從那裡學來的這些話叫人聽了又可氣又可笑因問道這樣說但凡女兒個個

都是好的了女人們個個都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也不錯也不錯婆子們笑道還有一句話我們糊塗不解倒要請問請問方欲說時只見幾個老婆子走来忙說道你們小心着傳齊了伺候着太太親自来園子裡在那裡查點人呢只怕還查到這裡来呢又吩咐快傳怡紅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哥嫂子来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妹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了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来親自查點便料定晴雯也保

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這後来稱愿之語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沒曾沾和懨懨弱息如今現從炕上拉了下来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道只許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好衣服留下給好了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了頭們都叫来一一過目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保善家的趁勢兒治倒了晴雯他合園中不睦之人他

也就隨機趁便下了些話說在王夫人耳中王夫人皆記在心裡因節間有事故忍了兩日所以今日特来親自到園中閱人一則為晴雯事猶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寶玉為由說他也近来已解人事都由屋裡了頭們不長進引誘壞了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較甚乃從襲人起至作粗活的小了頭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合寶玉一日生日的本人不敢答應老嬤嬤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却也

有幾分水色視其行止聰明皆露於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不害燥的他背地裡說的同日同時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通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為他素日合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来領了去配人又問誰是什麽耶律雄奴嬤嬤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

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懶怠出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着寶玉無所不為。芳官笑辨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來。王夫人笑道。你還强嘴。我且問你。前年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要柳家的五兒丫頭來着。幸而那丫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你們又是連夥聚黨遭害這園子。你連你乾娘都欺倒了。豈止别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尋個女壻去罷。把他的東西一概給他們。又吩咐上年凡有姑

娘們分使的唱戲的女孩子們。一概都令其乾娘帶去。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稱愿不禁都約齊了來。與王夫人磕頭。王夫人又滿屋搜檢一遍。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併命人收的收。擕的擕。着人拏到自己房内去了。因說道。這纔乾净省得旁人口舌。因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可要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饒。因喚人查看了書。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去清净。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别

處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當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也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錯。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寶玉聽如此方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多說著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

了。心上第一個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的還猶可。獨有晴雯是一件大事。乃推他勸道。哭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今日已經好了。他這家去。倒清淨養幾天。你果然舍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叫他進來也不難。不過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誹言。一時氣頭上。如此罷了。寶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佻些。在太太是深知道這樣美人似的。必不安靜。所

以狠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這也罷了。偺們私自頑的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襲人道你有甚忌諱的。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合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慢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孟浪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

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他兩個又是陶冶教育的。焉能還有孟浪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弱。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合你辨嘴的那日起叫上來作些細活。未免奪佔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合你一樣。從小過來的。雖然他生的比人強些。也沒甚麼要緊。就只他的情性爽利。口角鋒鋩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們。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悞。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寶

王有疑他們之意竟不好再往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来白哭一會子也無益倒是養著精神等老太太喜歡時回明白了再要他進来是正理寶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太太平服了再瞧勢頭去要他時知他的那病等的等不的他自幼上来嬌生慣養何嘗受過一日委屈他這一下去就同一盆纔抽出来的嫩箭蘭花送到猪窩裡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沒有親爹娘只有一個醉泥鰍的姑舅哥哥他這一

去時是不慣的那裡還等得幾日知道還能見他一面兩面能不能了說著又越發傷心起来襲人笑道可見你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間點燈我們偶然說一句畧妨碍些的話就說是不利之談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該的他便比別人嬌些也不至這樣起来寶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堦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来因說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婆

婆媽媽的了。這樣話豈是你讀書的男人說的。草木怎又關係起人來。若不是婆婆媽媽的。真也成了個獃子了。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合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是孔子廟前之檜。墳前之蓍。諸葛祠前之柏。武穆王墳前之松。這都是堂堂正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則萎。世治則榮。幾千百年了。枯而復生者幾次。豈不是兆應。就是小題目比。也有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端正樓之

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邊。襲人聽了這篇癡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人來。還有一說。他總好。也滅不過我的次序。便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握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弄的去了三個。再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

如此你也不能了局寶玉乃道從此休提起全當他們三個死了不過如此況且死了的也曾有過也沒見我怎樣總是一理如今且說現在的倒是把他的東西瞞上不瞞下悄悄的打發人送與了他再或偺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拏幾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們看的小器了又沒人心這話還等你說我纔已將他素日所有的衣裳以至各色各物總點下了都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

叫宋媽給他拏出去我還有攢下的錢也有幾吊也給他去罷寶玉聽了感謝不盡襲人笑道我原是早已出了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現成的好名兒還不會買來不成寶玉聽了他方纔的話忙陪笑撫慰一回晚間果密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特便出了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瞧偏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銀子

買的那晴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因嘗跟着賴嬤嬤進来賈母見他生的十分伶俐標致十分喜愛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使喚後来所以到了寶玉房裡這晴雯進来時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有姑舅哥哥專能庖宰也流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大家的收買進来食工食賴大家的見晴雯雖到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在賴家却還不忘舊故又将他姑舅哥哥收買進来把家裡的一個女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後誰知他姑舅哥哥一朝身安樂忘却當年流落

時任意飲酒家小也不顧偏又娶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並無嫉妒衾枕之意這媳婦遂恣意縱慾延攬滿宅内的英雄收納材俊上上下下竟有一半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行逕與上回所述的多渾虫多姑娘一般這媳婦却叫做燈姑娘目今晴雯只有這門親戚出来就住他家此時他表哥往外頭去了那燈姑娘吃了晚飯也去串門子去了只剩下晴雯一人在

外間房内眇着寶玉命那婆子在院内瞭望他獨自掀起草簾進来一眼就瞧見晴雯睡在蘆蓆土炕上幸而衾枕被褥還是舊日鋪的見了心裡不知自己怎麼着纔好因上来含淚伸手輕輕的拉他悄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一夕話病上加病嗽了一口纔朦朧睡着忽聞有人喚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来我只當今生不得見你了一句話未完便咳嗽了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的分兒晴雯道阿彌陀佛你来的狠好且把那茶倒半盞給我喝渴了這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那爐臺上就是寶玉看時雖有個黑沙吊子却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拏個碗也大也粗不像個茶碗未到手内先就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拏了来先拏些水洗了兩次後又用水汕了兩遍方提起茶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顏色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遞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咱們的茶寶

王聽說。先自己嚐了一口。並無清香。只一味苦澀。畧
有茶意而已。嚐畢。方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
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
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
說的飽飫烹宰。饑饜糟糠。又道。飯飽弄粥。可見都不
錯了。一面想。一面流淚。問道。你有什麽話。趁著沒人
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麽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
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道橫竪三五日的光景。
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

的比人畧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
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大不服。今日既已擔
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
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癡心癡意。只說大家橫
竪是在一處。不想平空裡生出這一節話來。有冤無
處訴。說畢又哭。寶玉拉著他的手。只覺骨如枯柴。腕
上猶帶著四個銀鐲。因泣道。且卸下這個來。等好了
再帶上罷。因與他卸下來。擱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
個指甲。好容易長了二寸長。這病好了。又損好些。晴

雯拭淚就伸手取剪子將左手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内將貼身穿着一件舊紅綾襖脫下並指甲都與寶玉道這個你收了以後就如見我一般快把你的襖兒脫下来我穿我將来在棺材内淌着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該如此只是擔了虛名我也是無可如何了寶玉聽說忙寬衣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們看見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擔了虛名率性如此也不過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

進来說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作什麽看我年輕又俊敢是来調戲我麽寶玉聽說忙陪笑央道好姐姐快别大聲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出来瞧瞧他燈姑娘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来笑道你不叫我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在炕沿上却緊緊的將寶玉摟入懷中寶玉如何見過這個叠突突的跳起来了急的滿面紅脹只說好姐姐别鬧燈姑娘也斜醉眼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風月場中

慣作工夫的。怎今日就反訕起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放手。有話好說。外頭有婆子聽見什麼意思。燈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已叫那婆子去園子門等你我等什麼似的。今兒等着了你。雖然聞名不如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竟是個沒藥性的爆竹。只好粧幌子罷。倒比我還發訕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概聽不得的。就比方纔我們小姑下來。我也料定你們素日偷雞摸狗。我進來一會在窗外細聽屋裡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談及於此。誰知你兩

個竟還是個不相擾的。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後你只管來。我不囉唕你。寶玉聽說。纔放下心來。方起身整衣央道。好姐姐。你千萬照看他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出來。又告訴晴雯。二人自是依依不捨。也少不得一別。晴雯知寶玉難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寶玉方出來。意欲到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日。恐裡面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且進園來了。明日再作計較。因乃至後角門看時。只見角門上小

厮正抱鋪盖。裡邊嫫嫫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免門就關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中。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他越發自尊自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暱。比先幼時反到疎遠了。況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并寶玉及諸小了頭們凡出入銀錢衣履事務。也甚煩瑣。且有失血舊症。雖愈。每因勞碌風

寒所感。即嗽中帶血。故邇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常醒。又極膽小。每醒必喚人。因晴雯睡卧警心。且舉動輕便。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皆係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問。因思此任比日間要緊之意。寶玉既答不管怎樣。襲人只得還依舊年之例。遂將自己鋪盖搬來設於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獃。及催他睡下。襲人等也都睡後。聽著寶玉在炕上長吁短歎。復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的安頓了。畧有鼾聲。

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
晴雯襲人忙睜開眼連聲答應問作什麼寶玉因要
吃茶襲人忙下去向盆内蘸過手從暖壺内倒了半
盞茶来吃過寶玉乃笑道我近来叫慣了他却忘了
是你襲人笑道他一乍来時你也是睡夢中直叫我
半年後纔改了我知道這晴雯人雖去了只怕這兩
個字是不能去的説着大家又卧下寶玉又翻轉了
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頭走来
仍是往日形景進来哭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

從此就別過了説畢翻身便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
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
説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你就知道胡
鬧被人聽着什麽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
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
了頭立刻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
玉快洗臉穿了衣裳因今免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
花老爺因喜歡他前免作得詩好故此要帶他去這
都是太太的話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告訴立逼他

快來老爺在上房裡還等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已經來了再着一個人去叫蘭哥兒也要帶他去呢這等說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鈕子一面開門一面早有兩三個人一行扣衣裳一行外頭分頭去叫襲人聽得叩院門便知有事忙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着叫人來舀了面湯催寶玉起來盥漱他自去取衣服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拏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履來只拏那二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亦無法只得忙忙的前來果然

賈政在那裡吃茶呢十分喜悅寶玉忙行了省晨之禮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了寶玉賈政命他坐了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如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强你們作詩寶玉須得幫助他們兩個王夫人等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四人去了方欲過賈母這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人的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那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也不吃飯也不吃勾引上藕官

蕋官三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作尼姑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求求太太或是就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作女兒去罷我們也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入得的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了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姑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住兩日至今未回聽得此信巴不得又拐兩個女孩子去好作活使喚因都向王夫人道太太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門輕易難入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原是連一切衆生無論雞犬皆要度脫他無奈迷人不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悟即可以超脫輪迴所以如今現有虎狼蛇虫得道的就不少如今這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過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兒命苦入了這風流行次將来

知道終身怎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別要阻他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好善的先聽彼等之語不肯聽其自由者因思芳官等不過皆係小兒女一時不遂意之談恐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姑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來求說探春等事心緒甚繁那裡著意在這些小事上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

帶了作徒弟去如何呢姑子們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問他們去若果真心即上來當著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們已是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到傷心可憐忙命人取了些東西來都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

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圓信出家去了再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晴雯與寶玉永絕一段的是消魂文字看寶玉幾番獃論真是至誠種子看寶玉給晴雯斟茶又真是獃公子前文敘襲人奔喪時寶玉夜来吃茶先呼襲人此又夜来吃茶先呼晴雯字字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語語嬰兒戀母雉鳥尋巢

第七十八回

文有賓主不可誤。此文以芙蓉誄為主。以姽嫿詞為賓。以寶玉古歌為主。以賈環賈蘭詩絕為賓。文有賓中賓不可誤。以清客作序為賓。以寶玉出遊作詩為賓中賓。由虛入實。可歌可詠。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見賈母喜歡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丫頭也大了而且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出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

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丫頭我看他甚好怎麼就這樣起來我的意思這些丫頭的模樣爽利言語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寶玉使喚誰知變了性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了本事的人未免

有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驗過的三年前我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色色比人强只是不大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却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畧次一等然放在屋裡也算是一二等的了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来從未逢迎著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閙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就悄悄的把他了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擧出二兩

銀子来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學好之意且不明說者一則寶玉年輕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躭悮了書二則寶玉最是為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到縱性起来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了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来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来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還有錯悮的而且你這不明與寶玉的主意更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是心裡知道罷了我深知寶玉將来也是個不聽妻妾勸的我也觧不過来

也從未見過這樣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他這種和了頭們好却是難得我為此也躭心每冷眼查看他只合了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他原是了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大家笑了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又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打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省晨伺候過早飯又笑說了一回賈母歇晌午覺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

藥可曾配好鳳姐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是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又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怎麼寶了頭私自已回家睡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妖嬈我也不喜歡他我也說與你嫂子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況且又大了用不著這些奶子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了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日等你姨媽好了就進來你

姨媽究竟無甚大病不過還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住一塲倒得罪他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好好的得罪他們他們天天在園子裡面住着左不過是他們一羣人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口無心孩子似的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說正經話幹正經事去却像個孩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前以至於大小人的跟前最有儘讓又恐怕得罪

了人可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妹出去想必為着前日搜檢衆丫頭的東西的原故他自然為信不及園子裡的人纔搜檢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丫頭老婆子在內我們又不好搜檢他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笑道我原早要出去的只是姨媽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母親

又不好了。家裡兩個靠得的女人也病著。所以我趁便出去了。姨媽今既知道了。我正好明講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出去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仍搬進來的為是。休為無要緊的事。反跡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說的話太不解了。並沒為什麼事我出去。我為的是媽近日神思較先大減。而且夜間晚上。沒有靠得的人。通共只我一個。二則我哥哥眼前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并家裡一切動用的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著媽去

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三則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著。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裡走。又沒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做出一件事來。豈不兩礙臉面。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皆小。且家裡沒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共。或作針線。或頑笑。皆比在外頭悶坐著不好麼。但如今彼此都大了。也都有事。姨媽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那園子也太大。一時照顧

石頭記　卷八　五

不到，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兒，就可以少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執意辭去，此後還要勸姨媽該減些的也就減些罷，也不會失了大家子的體面。據我看園子裡的這一向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媽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們家當日也是這等零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道：這話依我說，便不必強他了。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等已回來，因說父親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

了。王夫人忙問道：今日可曾丟了醜。寶玉道：不但不丟醜，倒拐了東西來了。接著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們手裡接了東西來。王夫人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套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著，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旃檀香的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作何詩詞。寶玉一一答應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拏著，同寶玉環蘭前來見過賈母。賈

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掛着晴雯答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賈母說快回房裡換了衣服疎散疎散就好了不許睡倒寶玉聽了便忙入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了頭來等候見寶玉出來秋紋便將筆墨拏起一同隨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拏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綠綾子夾襖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褲子是晴雯做的因嘆道這條褲子以後

收了罷真是物在人不在了麝月忙道這是晴雯針線麼又嘆道真是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花襖兒石青鞾子越顯出這靛青頭皮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聽不見又走了兩步便止住步道我要走一走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叫兩個小了頭跟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回來寶玉道好姐姐等我一等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

捧著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寶玉聽說正中心懷。便讓他兩個去了。他便帶了兩個小了頭到一石後。也不怎麼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可打發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這一個荅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道回来說什麼。小了頭道回来說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今兒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人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了。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問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了頭子道沒有聽見叫別人。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聽真。旁邊

那小了頭子最伶俐。聽見寶玉如此說。便来說道。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道。不但我聽的真切。我還親自偷著看他去的。寶玉聽說。忙問你怎麼又親自看他去。小了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了。我們不能別的。只去瞧瞧他也不枉了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太太知道了。打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著挨一頓打。偷著下去瞧瞧他。誰知他生平為人聰明至死不變。也因他想著那起人不可說話。所以只閉眼養

神見我去了。睜開眼拉著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實情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愿心。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下少了一位花神星勑命着我去司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那寶玉須待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該死之人。閻君勾取了過去。是差些小鬼來提人魂。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錢紙澆些漿水。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可就多

待些工夫。又從來皆說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人至五更之語。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捱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至回來看表時果然是未時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這時候倒都對合。寶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個神。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發獃。寶玉又問道但不知是他作總花神去了。還是他單管一樣的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謅不出來。

恰好這是八月節園中芙蓉正開這丫頭見景生情忙答道我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機不可洩漏你既這樣虔誠我告訴你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了天機五雷就來轟頂他就告訴我說他是單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愁而生喜乃指芙蓉花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司掌我就說那樣人必有一番事業作的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腸想畢忙至房

中又另穿帶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徑出園來往前日之處來意謂停靈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去希圖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就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去了剩的衣履簪環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兄嫂自收了為日後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寶玉走來撲了個空寶玉發怔自立了半天別沒法兒只得翻身進入園中

待回自房。甚覺無趣。因乃順路来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問問了頭。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到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内搬的空空落落的。不覺吃了一大驚。忽見幾個老婆子道。寶姑娘出去了。這裡交給我們看着。還沒有搬清楚呢。我們帮着送了些東西去。這也就完了。你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掃灰塵也好。從此你老人家也省跑這一處的腿子了。寶玉聽了。怔了半晌。看着那院中的香藤異蔓。仍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一派。更又添

了傷感。默默出来。又見門外的一條翠樾埭上。也半日無人往来。不似當日各房中的了環不約而来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埭下水。仍是溶溶脉脉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畫芳官等五個。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寶釵。迎春雖尚未去。然連日也不見回来。且接連有媒人来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事。不如還找黛玉去相伴一時。回来還是合襲人廝混。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

是同死同歸的想畢仍往瀟湘館来偏黛玉尚未回来寶玉想亦當出去送送晴雯纔是無奈又怕悲感還是不去的好遂又垂頭喪氣的回来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来找他說老爺回来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来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来到王夫人房中賈政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寶玉到書房去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俊逸忠義慷慨八字皆備到是個好題目

大家都要作一首輓詞衆人聽了都忙請教是何等妙題賈政乃說近日有一位恒王出鎮青州這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輒開宴日會衆女習戰闘攻拔之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想這恒王也是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是自然如此但更有可

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駭然驚問道。不知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強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惡不足大舉。因輕騎前剿。不意賊衆頗有詭譎智術。恒王二戰不勝。遂為賊衆所殺。於是青州府内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爾我何為。遂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集聚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事。我意亦當殞身於王。爾等有願隨者。即時同我前往。同一死戰。如不願者。亦早各散。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願去。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衆賊不防。竟被斬戮了幾員首賊。然賊見不過是幾個女人。料不濟事。遂回戈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倒作成了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自天子以至百官。無不驚駭道奇。後朝中方遣將去剿滅了。其事不必深論。只就這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可羡不可羡。衆幕友都嘆道。實是可羡可奇。果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著一

清客摟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寫成了一篇短序。賈政看道。不過如此。他們却原是有序。因送往禮部去了。未曾抄得來。大家聽了這新聞。都要作一首姽嫿詞。說話之間。賈環叔姪亦到。賈政命他們看了題目。他兩個雖則能詩。相去寶玉不遠。但一件他二人終是別途。若論舉業一道。似高過寶玉。若論雜學則遠不及。況他二人才思滯鈍。不及寶玉空靈。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澁。寶玉雖不算是個讀書人。然他天性聰明。且素習好些雜書。他自謂古人

中也有杜撰的。也有失誤處。拘較不得許多。若只管怕前怕後起來。堆砌成篇。也覺得甚沒趣味。因心裡懷着這念頭。每見一題。不拘難易。他便毫無費力之處。就如世上的油嘴滑舌之人。無風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長篇大論。胡扳亂扯。謅出一篇話來。雖無稽考。却都說得四座春風。雖有正言厲語之人。亦不得壓倒這一種風流去的。近日賈政年邁。名利亦漸冷。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姪輩中。少不得規以正路。因見寶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

許起來。也還不算十分玷辱祖宗。况母親溺愛。遂也不以舉業逼他了。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又要環蘭二人舉業之餘。怎樣也如寶玉纔好。所以每如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閑言少敘。且說賈政又命三人各作一首。先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環蘭二人近日當着多人。皆作過幾首了。膽氣愈壯。看了這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尚出神呢。賈政同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是一首七言絶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王爲肌骨鐵爲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幕友看了。便皆大贊。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源。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詩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是大幾歲年紀主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到還不大甚錯終不懇切衆人道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兩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了功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又問寶玉怎樣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了寶玉笑道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立身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

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必要長篇歌行方合題勢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古詞或擬白樂天長恨歌半叙半吟流麗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自提筆向寶玉笑道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搥你那屁股誰許你大言不慚了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衆幕友道起的就有力賈政道姑存之且看他底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樸老健。極妙。第四句平叙出。也最得體。賈政道。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極。好個不見塵沙起。又承一句將軍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聲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衆人聽了。更拍手笑道。益發化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坐。見其嬌而且聞其香否。不然。何體貼至此。寶玉笑道。閨閣習武。縱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嬌怯之形的了。賈政道。還不快續。你又說嘴了。寶玉聽了。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絛瀟洒。更流麗。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媚的妙。賈政道。只顧用這一句。底下如何能轉至武

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轉煞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些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道這一句可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看了笑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若使得我好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

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又一句底下怎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眾人道好個走字且通句精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時

兩零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沙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道鋪設的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乃又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是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豔李穠桃臨戰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實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電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大贊不止。都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

然說了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家眾人皆無別話獨有寶玉一心淒楚回至園中猛看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了環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著芙蓉嗟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之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比俗人去靈前祭弔又更覺別致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住道雖如此也不可太草率了也須得衣冠齊整奠儀周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如今若學世俗之奠禮斷

然不可也還別開生面另立個排場風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汙行潦蘋蘩薀藻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則誄文輓詞也須另出己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套頭塡幾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須灑淚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寧使文不足悲有餘方是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切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今作俑無奈今之人全切於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風一洗皆盡恐不

合時宜於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我
又不為世人觀閱稱贊何必不遠師楚人之言招魂
離騷九轉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
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喻隨其所之信
筆而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誌痛辭達意盡為
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於繩尺之間哉寶玉本是個
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了這片歪意怎得有好詩好
文作出來他自己卻任意纂著並不為人知慕所以
大肆妄誕之意杜撰成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

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
歌又備四樣晴雯所喜之物於是夜月下命那小丫
頭捧至芙蓉花之前先行了禮將那誄文即挂於芙
蓉枝上了泣涕念曰

惟

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
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
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
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

自臨濁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沒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與衾枕櫛沐之閒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兒曩生之日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氷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媖閑嫗媼咸仰惠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耐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

之疚故儞櫻脣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諑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戶牖豈招尤則替實擭詬而終既屯幽沉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野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鄉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齒委金鈿於草

莽。鬆翠奩於塵埃。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屆節。白帝司權。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清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息。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灑秋垣。隔院悉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老。埋香屏後。蓮瓣無聲。鬭草庭前。蘭芽枉待。拋殘繡線。銀箋綵縷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驅車而遠涉芳園。

令犯慈威。復泣杖而遽拋孤柩。及聞槥棺被焚。慚違共穴之盟。石槨成災。愧逮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墟。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遶烟塍而泣鬼。自爲紅綃帳裡。公子多情。始信黃土壠中。女兒薄命。汝南泣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爲災。豈神靈而亦妒。箝詖奴之口。罰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因蓄此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

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以濁玉之思深為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相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其位始信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確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自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污慧聽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

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

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

列羽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於旁耶

驅豐隆而為庀從兮望舒月以臨耶

聽車軸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

聞馥郁而譪然兮紉蘅杜以為纕耶

炫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為璫耶

籍葳蕤而成壇畤兮檠蓮焰以燭蘭膏耶

文瓟瓟以為觶斝兮灑醽醁以浮桂醑耶

瞻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覿耶

俯窈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
期汗漫而為夭閼兮忍捐棄余於塵埃耶
倩飛廉之為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
余中心為之慨然兮徒噭噭而何為耶
卿偃然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
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復奚化耶
余從桎梏而懸附兮靈格全以嗟来耶
来兮止兮卿其来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
臨於茲余亦莫覩搴烟蘿而為步障列鎗蒲而森

行伍警柳眼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於桂
巖宓妃迎於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敔徵嵩嶽之
妃啟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
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簠匪筥
發軔乎霞城返旌乎玄圃既顯微而若通復氤氳
而倏阻離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斂兮星高
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余
乃欷歔悵望泣涕彷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篔簹
鳥啁啾而欲下魚唼喋以空昂誌哀兮是禱成禮

兮期祥鳴呼哀哉尚饗

總評

前文入一院必叙一番養竹種花為諸婆爭利煊染此文入一院必叙一番樹枯香老為親眷凋零淒楚字字實境字字奇情令我把玩不釋婉嫿詞一段與前後文似斷似連如羅浮二山煙雨為連合時有精氣來往

第七十九回

靜含天地自寬○動蕩吉凶難定○一啄一飲係生成○何必夢中說醒○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影中有人聲倒唬了一跳走出來細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的了寶玉不覺紅了臉笑道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蹈於熟濫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頑意誰知又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一讀長篇大論不知

說的是些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多情黃土壠中女兒薄命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熟濫些放著現成的真事為什麼不用偺們如今都是霞彩糊窓的窓隔何不就說茜紗窓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覺跌足笑道好是極到底是你想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人現成的好景妙事儘多只是愚人蠢才說不出想不出罷了就只一件既然這一段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可在我實不敢當說著又接連一二百句不敢當黛玉笑道

何妨我的窓即可為你之窓何必分晰得如此生跡古人異姓陌路尚然同肥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偺們呢寶玉笑道論交之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黄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率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你誄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今寧可棄此一篇大文萬不可棄此茜紗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紗窓下小姐多情黄土壠中丫環薄命如今一改雖於我無涉我也是愜懷的罷了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

頭何用作此語況且小姐丫環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呢寶玉忙笑道這是何苦来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他並不是我説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莫若說茜紗窓下我本無緣黄土壠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胡亂之想外面都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的好再不必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纔剛太太打發人叫你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想是

明兒那人家來拜允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涼偺們只顧站着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去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又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了環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果然有王夫人打發老嬤嬤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那邊去與適纔黛玉

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偉身體健壯弓馬嫺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貲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有室賈赦見其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情愿擇為東床嬌壻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十分稱意但想來攔阻亦未必聽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況且自他

父母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當年不過是彼祖希慕寧榮之勢有不能結之事纔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說娶的日子甚急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等事越發掃興了每日癡癡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陪四個了頭過去更又跌足自

已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屛帳翛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鬬色之可比既領畧得如此寥落悽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菱荷紅玉影蓼花菱葉不勝愁重露繁霜壓纖梗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

點污棋枰古人惜别憐朋友况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歎
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来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
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来作什麼多日
不進来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
来如今你哥哥回来了那裡比得先時自由自在的
了纔剛我們奶奶使人找你鳳姐姐竟找不着說往
園子裡来了我聽見了我就討了這件差使進来找
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稲香村呢如今我往稲香村

去就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
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
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這地方好空落落的寶玉
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
竟不能等我找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来寶
玉道什麼正經事這麼忙香菱道為你哥哥娶嫂子
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倒是那一家子的只聽
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說李
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並不

知道犯了什麼罪叫人好好的議論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貿易時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合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大門戶的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也都知道的闔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問道如何又稱桂花夏家香菱道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桂花凡這長安城中桂花局都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供應因此纔

有這個混號兒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著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們家竟絕了後寶玉忙道咱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如何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是通家常來往的從小兒都一處廝混叙老親又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親熱又令他

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朶兒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一心就看準了連當舖裡的夥計們一羣人蹧蹋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着呢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奶奶去求親我們奶奶原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户對的也依了合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量了幾日打發人去一説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狠忙我也巴不得早些娶過來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説但

只我倒替你躭心慮後呢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什麼話素日偺們都是厮抬厮敬的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是什麼意思怪道人人都説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説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滴下淚來只得沒精打彩回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喚晴雯或魘魔驚悸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悸悲悽之所致

蕪以風寒外感故釀成一疾卧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来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該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来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准出門行走這百日内連院門也不許出只在房中頑笑至五六十日後就把他拘束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得住諸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合那些了頭們

無所不至恣意耍笑作戲又聽得薛蟠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通文墨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耳鬢厮磨從今一别縱得相逢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切之至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了環們厮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内只不曾拆了怡紅院合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

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心中自為寶玉有心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寶姑娘不敢親近他。可見我不如寶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時常合他角口。氣的痛哭。自然唐突他也是有的了。從此到要遠避他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寧些。二則又聞得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溫雅和平的。因此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

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也便十分殷勤小心服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纔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也識得幾個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之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兒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嬌養太過。竟釀成個盜跖的性氣。愛自己尊若菩薩。待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合了頭們使性弄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

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腼腆溫柔須要拏出這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熟爛將來必不能自立旂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臥榻之側豈容人酣睡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作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二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因想桂花曾

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樣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試著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槩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走出去了這金桂便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飯不進粧起病

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蛋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你是個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灌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操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求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丈夫越發得了意更裝出些張致來總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

意惟自怨恨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來自此更加一倍小心不免氣概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又將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金桂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尋隙又無隙可尋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合香菱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他香菱二字是誰

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笑道奶奶不知道我們姑娘的學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誇呢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作誄後黛玉飄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說至迎春事遂飄然而去作詞後香菱飄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說至薛蟠事遂飄然而去一點一逗為下文引線且二段俱以正經事三字作眼而正經裏更有大不正經者在文家固無一呆字死句

從起名上設色別有可玩

第八十回

叙桂花嫡用實筆。叙孫家惡用虛筆。叙寶玉卧病是省筆。叙寶玉燒香是停筆。

石頭記　卷八

第八十回

懦弱迎春腸迴九曲　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話說香菱言還未盡金桂將顴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嗤兩聲拍着手冷笑道菱角誰聞見香来着若說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去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角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皆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豆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

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未說完金桂的了環名喚寶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要死要死你怎直呼起姑娘的名字来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賠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奶奶别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来此刻連我一身一體

俱屬奶奶何得換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
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字金桂冷
笑道我雖說的是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的名字反
不如他的意他能來了幾日就剌我的回了香菱笑
道奶奶有所不知當日我來的時候原是老太太使
喚的故此姑娘起的名字後來我自服侍了爺就與
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
了況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
桂道既這樣說來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

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
奶這樣罷了自此以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
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
見金桂的丫環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
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
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
其意想其意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
上了寶蟾如今且舍了寶蟾去與他他一定就合香
菱疎遠了我且乘他疎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

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待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剷茶來吃薛蟠接碗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假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裡失悞豁啷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拏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着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都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儍子薛蟠只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饞癆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

合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蓋臉便趂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就把誰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耐越發放大膽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起來寶蟾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

潑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在難分之際便叫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捨兒專做些粗笨的生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香菱到我屋裡將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尋著香菱說菱姑娘奶奶的手帕忘了在屋裡了你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因近日金桂每每的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

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耳面飛紅忙轉身迴避不迭那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今見香菱撞來也畧有些慚愧還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今既被香菱遇見了便恨無地縫兒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出來口內還怨恨不迭說道強姦力逼著等語薛蟠好容易圈哄的要上手却被香菱衝散不免一腔興頭變作了一腔惡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一口

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作什麼來撞尸遊魂。香菱料事不好。三步二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於是恨的只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趕着香菱踢打了兩下。香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合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成親。命香菱過來陪自已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髒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

勞動服侍人。又罵說你那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了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人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去時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叫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睡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寶珍一般。一概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這

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着來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
忍一面設計擺佈香菱半月光景忽又裝起病來只
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請醫療治不效衆人都
說是香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枕頭内抖出
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
心窩内於是衆人反亂起來當作新文先報與薛姨
媽薛姨媽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反亂起來立刻
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寃枉衆人大約是寶
蟾的鎮壓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

房裡何苦奈何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
不是我自己害我自己不成雖有別人誰可敢進我
的房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
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道大家丟開罷了橫豎
治死了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
上說左不過是你三個多嫌我一個說着一面慟哭
起來薛蟠更被這一夕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
來一逕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辯便劈頭劈臉渾身
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不迭薛姨

媽跑来禁喝說不問明白就打起人来這了頭服侍了你這幾年那一點兒不周到不盡心他豈肯如今作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青紅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生怕薛蟠耳軟心活便益發嚎啕大哭起来一面又哭喊道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香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到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来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来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

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了頭說被他霸佔了去他自己反先佔溫柔讓夫之禮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作的實是俗語說的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事了因此無法只得賭氣罵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了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了頭什麽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

就来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来賣了他。你就心靜了。說着。又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来找個人牙子。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出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罷了。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窓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扯着一個的。我們狠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出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

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頭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的身顫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窓子拌嘴。虧你是舊家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叫的。說的是什麼。薛蟠急的跺脚說。罷喲。人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作二不休。越性發潑喊起来了。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就留下他。賣了我。罷。誰還不知道你薛家有錢。行動拏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兒施為。還等

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作什麼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的銀的也賠了○畧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佔去了○該擠發我了○一面哭一面滚揉○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咳聲打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早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叫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咱們家從來只知買過人○並不曾有賣過人之說○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

喚我正也沒人使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淘氣不如打發了他到乾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竪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如賣了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這邊○也只得罷了○自此以後○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逕○一心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本來怯弱雖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癆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胗視服藥○亦

不效驗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惟有暗中垂淚怨命而已薛蟠雖曾仗著酒膽挺撞過三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與他身子著他隨意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與他頸子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鬧一陣罷了如此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薛蟠越發軟了氣骨雖是香菱猶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雖不能十分暢意也就不覺他礙眼了且姑置之不究如今又漸次尋趁上寶蟾寶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個烈火乾柴既合

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容讓一半點兒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角口後来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於廝打他雖不敢還手便大潑性拾頭打滚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至薛蟠此時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於二者之間十分鬧的沒法便出門躲在外頭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来鬬紙牌擲骰子作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以油炸焦骨頭下酒吃的不

耐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薛蟠此時亦無別法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絞家星罷了都是一時無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人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眾姊妹不差上下的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為奇之至因此心下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話來孫紹祖甚屬

不端姑娘惟有背地淌眼抹淚的只要接了來家散宕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兒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罷正說着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日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睡着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嬤嬤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還願這廟裡已是於昨日預備停妥寶玉天

生性怯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這天齊廟本係前代所修極其宏壯如今年深歲久又極其荒涼泥胎塑像皆極其兇惡是以怱怱的供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嬤嬤合李貴等人圍隨着寶玉到各處散宕頑耍了一會寶玉困倦復回至靜室安歇衆嬤嬤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這王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這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丹色色俱備亦常在寧榮兩府走動熟慣都與他起了個

混號兒喚作王一貼言他膏藥最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李貴等正說哥兒別睡着了廝混着見王一貼進來都笑道來的好來的好王師父你極會說古記的說一個我們小爺聽聽王一貼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麵筋作怪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喝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茗烟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在這屋裡坐着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膏藥從不拏進這屋裡來的知

道哥兒今日来頭一兩天就拏香薰了又薰的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来話長其中細理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配賓主得宜溫涼兼用貴賤殊方內則補元氣開胃口養榮衛寧神安志去寒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去死肌生新肉去瘋散毒其效如神貼過的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到有一種病可也貼的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效驗若不

見效哥兒只管揪著鬍子打我的老臉拆我的廟何如只說出病原寶玉笑道你猜的著便貼的好了王一貼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靈了寶玉命李貴等你們出去散散這屋裡人多越發蒸臭了李貴等聽說且都出去自便只留茗烟茗烟手内點著一枝夢甜香寶玉命他坐在身旁却依在他身上王一貼心有所動便笑嘻嘻的走近前来悄悄的說道我可猜著了想是哥兒大了如今有了房中事情要滋補的藥可是不是說猶未了茗烟先喝

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茗烟道信他胡說唬的王一貼不敢再問只說哥兒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們的妬病方子沒有王一貼聽說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沒經過到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竿見影的見效寶玉道什麼湯藥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作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

熟為度每日清早吃這麼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明日不效吃到明年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要死去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著寶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笑道不過是閑著解午盹兒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可就值錢實告訴你們說罷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

神仙去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巳到吉時
請寶玉出去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方進城回家
那時迎春巳來家好半日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巳
待過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泣泣的告訴
王夫人這些委屈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所有
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三兩次便罵我醋汁
子老婆擰出来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他五千兩銀子
不該使了他的如今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
的臉說道你別合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

千兩銀子把你准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到
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圖仗我們的富
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合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強壓
我的頭晚了一輩又不該作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
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的嗚嗚咽咽連王
夫人並眾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勸
說巳是遇見了這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
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作這門親的大老爺
執意不聽一心情願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這也是

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了娘幸而過嬸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清靜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解勸一面問他隨意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著我的屋子還得在園子裡住得三五天死了也甘心不知下次還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鬬牙鬬齒亦是萬萬人之常事何必說這喪氣的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的房屋命姊妹們

陪伴著解釋他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丫環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了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

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文一為擇壻者說法一為擇妻者說法擇壻者必以得人物軒昂家道豐厚蔭襲公子為快擇妻者必以得容貌艷麗粧奩富厚子女盈門為快殊不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試看桂花夏家指揮孫家何等可羨可樂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貽恨可慨也夫



有正書局發行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貳版

▲全部十二冊

原本紅樓夢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印刷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九號 有正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京廠西門 有正書局

分售處 天津 南京 奉天 漢口 揚州 蘇州 杭州 南昌 廣州 成都 有正書局